

因 果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斂其所事，誑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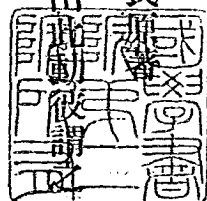
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狼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訛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散葉五穀，勞擾衆生，破人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材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至富，巧詐求

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鬪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狠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餒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亂眞，採取姦利，壓良爲賤，謾罵愚人，貪婪無厭，咒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紛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咏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入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

救饑，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感應篇

閩中黃正元 秦一氏



太上尊稱也，開章揭此二字，示人凜凜不敢違悖之意，由

此則彼謂之

感，由彼答此謂之應，言善惡受報不爽毫釐也。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注）人心寂然不動，理欲未形，無理欲自無吉凶，及發而見諸事，則吉緣理生，凶緣欲集，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自然而不可易，是禍福之來，人所自召，有何門路，古人所以晝勤三省，夜惕四知，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際，無非趨福避禍之意耳。

淮西庠生葉諸梁，家極貧，教蒙餬口，有本城巨室馬姓者，延爲西席，教伊二子，見葉爲人倜儻，深相契重，每歲館金百兩外，另有後贈，更出貲代其生發，葉感激知己，竭力教其二子，數年間，葉亦家累千金，成富翁矣，後馬爲郡倅，病卒任所，二子浪費無度，金珠田產，俱憑葉手變賣，葉輾轉圖謀，盡有其業，致馬二子一貧骨立，一日，葉夢至陰司，有官據案而坐，馬在階下，歷數其負義忘恩之罪，官大怒，罰變爲牛，葉再四哀懇，求放回陽，願盡退前產，照應二子，官曰，爾旣悔過，權放爾還，若不踐此言，永墮阿鼻矣，葉醒語其婦

，婦曰，今日我家享用，皆馬之業也，即使退還原本，仍不失爲富翁，何苦與鬼結仇，葉意遂決，次日，訪其二子，棲身破屋，荒廚冷竈，淒涼可憐，見葉大哭，葉亦想起前情，執手涕泣，遂挈二子歸家，爲之整理衣服，贈銀百金，先爲目前用度，數月後，盡出前所得財產，令一子開張典鋪，一子出外經商，二子歷過艱難，亦痛改前非，辛勤立業，各擁重貲，具本利還葉，葉堅却不受，曰老夫赤貧，承令先尊高誼，得有今日，慎勿辭，庶老夫與令先尊終交情，他日地府相見，可彼此長笑耳，時中秋賞月，醉臥窗下，見馬來謝曰，先生向日所爲，雖屬不應，但我之二子，習成奢侈，留產于彼，亦必花費，幸先生代管數年，吾二子從艱難之後，方克改悔成立，是先生慎守吾產，而又成全吾子，此恩此德，吾已告諸冥官，轉奏上帝，先生後福甚長，特來奉報，謝別而去，葉自此凡有經營，靡不如意，所獲倍於馬產，四子克繼書香，稱望族云。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注）此申明上文自召之旨，蓋善惡感應，毫髮不爽，如人做一善事，初無心於得福也，而善報自至，人做一惡事，初無心於得禍也，而惡報自至，猶形之與影，跬步相隨，世人不察，謂某人

善而得禍，某人惡而得福，遂起疑議之端，殊不知有報之本身者，有報之子孫者，形影之喻，乃言其必然，非概謂其速也，即影之肖形，亦有遠近之殊，影遠則大，影近則小，善惡之報，豈獨不然，速則報輕，遲則報重，或惡業多則先受惡報，或善業多則先受善報，或善心退轉，則因福而得禍，或惡念改悔，則又因禍而得福，人能常將果報二字，省察於中，自然禍滅福生矣。

（善報）康峻字重山，爲人慷慨，雖處貧困，時存濟人利物之心，一日，往維揚，舟抵高郵湖，暮有老人至舟，謂峻曰，爾存好心，已感動上帝，明日即行佳運矣，吾有銀一兩，送子作本，可得二十盒也，峻辭不受，老人堅留而去，峻雖不明二十盒之旨，因老人之言，大有元機，次日將銀付舟子，買湖中菱藕至維揚，果賣銀二兩，此後販賣，俱得加倍，獲利無算，數年，遂成巨富，始悟老人所云，二十盒者，乃二十次對盒利息也，於是焚香告天，大出貲財，廣行陰騭，一收買糧食，減價半糶，任人自量，二荒年施粥，老疾婦女，給照票日領升米，三設義塾，積書萬卷，延名儒生，招徠四方英俊就學，厚其膏火，四設普濟堂，遠近有疾貧民，每人給房一間，床一張，蓆一領，延

名醫住其中，挨房診視，道地藥材，量給飲食，資補病愈，給其人盤費回家，五代完貧戶錢糧，六親戚鄰里有男三十未娶，女二十未嫁者，給貲婚配，七施棺木掩骼埋胔，八立育嬰堂，僱乳母收養遺棄嬰孩，九朔望賑獄囚，每人給米三升，錢三十文，饅首四枚，十厚給貧窮無子寡婦，收養無依廢疾年老之人，其餘一切善事，靡不踴躍力行，後途遇前贈金老人，峻邀至家拜謝，老人笑謂曰，爾貧時存濟人利物心，吾故贈爾貲本，喜爾得利之後，廣行陰隲，上帝嘉悅，獲報無窮，尙勉旃哉，峻果享壽一百四歲，無疾而終，七子十餘孫，皆登顯位，世世簪纓。

浙江錢塘朱嘉猷，業齋，好善，林少穆先生觀察浙江時，朱乞楷寫感應篇，及陰隲文兩篇，勒石印施，殆逾萬紙，獲帖者寶其楷法之工，朝夕臨寫，遂得漸明經義，補助身心，一時書者，施者，皆膺福報，朱之子世杰，出宰安徽，林公後官兩湖總制。聽琴仙館筆記

（惡報）張和爲差役，心惡毒，綽號張獻忠，謂其殺人無厭，儼如流賊也，常坐酒肆茶館，聽旁人說話，以小摺記之，生端詐害，若不遂意，或囑盜誣扳，或命案牽累，不破其家不止，有一寡婦與幼女度日，

和百計謀姦，強娶爲妾，並淫其女，又疑婦有外情，綁縛四肢，用麪杖通其私，立死，復賣其女爲娼，一富戶家臨溪畔，適上流有屍浮下，和冒認屍親，誣詣富戶謀殺，監禁獄中，詐銀數百兩，賄囑禁卒，斃富戶於獄，其子赴上控告，和囑盜於山僻無人之處，將其子推落崖岸而死，致富戶一門俱絕，一幼尼頗有姿色，和乘夜借宿，強姦之，尼不能拒，焚香訴佛，自縊，師畏勢不敢報官，一某典史與和相交甚厚，每有詞狀，和俱代爲說合過付，錢物均分，某任滿積有千金，挈家回籍，和率無賴假云遠送，至中途，搶奪一空，某因平時往來俱有筆據，且微員不應有千金，不敢聲張，負屈投河，妻孥流落，一古寺有銅觀音，和詭云，請歸供養，截爲數段賣銀入己，一日和誕辰，親友畢集，正飲酒間，和忽擲盃瞋目，大呼曰，冤對來矣，暈絕于地，稍時，作寡婦聲曰，你強佔我母女，又將我慘殺，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躍起取廚刀，自割其勢，又作富戶父子聲曰，爾謀我家財，又傷我命，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用刀割其耳，挖其兩目，又作幼尼之聲曰，我出家修行，被爾強姦自縊，我奉觀音菩薩法旨，要爾抵命，和連聲曰，該抵，用刀截其鼻，斷其左手五指，又作典史聲曰，

我與爾相交，只說爾是好人，誰知爾包藏不良之心，害我身死家亡，今日相逢，叫爾一一現報，利自用刀先剝四肢，次屠腸，次刎斷其首，拋擲零落，慘過碎副而死，未一年，家被火焚，妻女不能自存，報亦極矣。

秦檜墓在建康，成化乙巳秋，被盜發，獲金銀器具鉅萬，盜被執赴部鞫末減其罪，蓋後世猶恨檜之惡也，覺世篇注證

秀水屠戶潘麟，肆惡橫行，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子告曰，吾死至地獄見閻君，閻君言善惡之報，毫釐不爽，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無從曉諭，以故受者方苦，作者愈熾，深可悲憫，今潘麟罪惡多端，著令暫回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自剖其腹，自斫手足而死，遠近喧傳，觀者萬餘。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注)自此至算盡則死，言人一生所爲，日夜時刻，上下四旁，皆有鬼神鑒察也，算謂壽數，及享用衣食之類，奪除而去之也，犯輕者奪算亦輕，犯重者奪算亦重，過者無心之失，神尙衡其輕重，以奪其算，而大奸大惡，上干神怒，立受顯戮，不問可知矣。

祁天宗，恃才放誕，逢人自誇理學，而所爲皆詭僻不經，尤不信鬼神，常肆嫚罵，讀書僧寺，天雨薪濕，呼童劈木身靈官作爨，夜夢紅鬚執鞭之神，厲聲叱責曰，爾何無禮至此，本應鞭擊爾死，因爾前生苦志芸窗，故今世具此聰明學問，應科甲聯登，祿入萬鍾，遐齡壽考，今爾狂妄誇大，高已卑人，冥司錄過依陰律勘斷，爾應享之福，已經削除一半，此後若不知悔，必罹重罰，正無煩吾之一鞭也，天宗醒後，不但懼，且自述其夢，誇於同輩曰，邪鬼畏我矣，衆皆匿笑，其父喜讀佛書，母奉觀音大士甚虔，天宗乘母睡熟，偷將聖像燒燬，母流涕謂之曰，爾作惡不悛，只願你生好兒子，天宗聽之漠然，年逾四十，屢赴棘闈不第，心志昏迷，貪酒戀色，無所不至，有名家少年子，強誘雞姦，豈知引水入牆，少年轉通其媳，遂致帷薄貽譏，一日白晝，見二陰役持巨鎖，鎖去，帶至東嶽府，發罰惡司議罪，司官檢閱冥簿，天宗二十九歲應得舉，三十歲成進士，官二品，七十八歲，善終，因其少時狂蕩，減削其算，晚年以舉人爲司鐸，轉知縣官五品，年五十四，卒於官，緣四十以後，作惡萬端，日甚一日，上帝震怒，盡奪其算，罰入九幽之獄，萬劫不許超升，天宗醒告家人，大呼曰，

悔無及矣，遂吐血而死，遺有二子，長歪嘴斜眼，形如鬼類，次子癩腿折臂，廢疾無用，不數年，而家蕩然矣。

宋遂州姜學士，弱冠暴卒，冥王厲聲責曰，汝前生修善，今世壽該八十有二，中丁丑進士，官至列卿，然不能戒殺，且不合食牛肉，以致算減祿絕，旁有更告曰，陰府最敬寫感應篇，及法華金剛經，汝若發心，可脫此厄，還汝祿算，姜如言哀求，冥王乃令放還，姜遂虔誠寫經，及感應篇，矢願奉行，復誓終身不食牛肉，後官至翰林學士。

算減則貧耗，（注）貧是無財，耗是家破，言不善之人，天既奪其算，則富者漸至於貧，豐者漸至於嗇，必無仍加其祿厚其積之理，所以動遭速塞，觸目皆苦境也。

吳庸言，少時美丰姿，有才識，一相士謂之曰，子骨格停勻，乃享五福之人也，當多作好事，以迓天庥，又指其心曰，只恐此方寸之地，難保不壞耳，戒之戒之，吳年既長，心計愈深，或謀人田產，或唆人爭訟，或破人婚姻，報復私怨，或離人骨肉，於中取利，種種作惡，非止一端，一日遇前相士，大駭曰，吾戒爾莫作壞事，爲何不守吾言，尊格大變矣，惜哉，吳曰吾日行善功，時存善念，一舉一動，不愧

衾影，子乃有此說，吾所不解，相士笑曰，休得瞞我，凡人有德，則上天錫福，現于面者，必光華潤澤，子滿臉兇紋，萬端苦惱，行將至矣，目前家業恐非君有也，嘆息而去，吳自念半生所積，粟可支十年，衣可穿一世，憑我心計，何難累百而千，累千而萬，相士之言，未足信也，豈知器盈則覆，月滿則虧，天不佑作惡之人，田被水淹，房遭火燬，意外花消，破費之事，接踵而來，向之稱素封者，今則一貧骨立矣，終日愁眉淚眼，如身處地獄中，刻難甯耐，遂抑鬱而死，然則相奚足恃乎。

宋奉符令錢若愚，早歲補官，姦貪很復，晚年益迫蹙，子女淪喪，觸目無聊，因投詞龍虎山祈禱，夜夢神責之曰，汝心行俱虧，奪算盡矣，尙何禱爲，未幾卒。感應篇集注

郭鄴罷櫟陽尉，動與物忤，親友俱疎，恍惚間常有二物，如猿猴，出入無不相逐，諸所造作，如礙枳棘者數年，百計莫能絕之，鄴後改過行善，一夕夢來告云，吾乃主世之虛耗者，君以隱慝獲罪，久乘君厄，渾不相離，今君行善，吾當去，君可安享矣。

江南某翁，富甲一邑，刻薄殊甚，其館師看書至夜深，聞屋上有神語

，一云，某謀利甚刻，當焚其居，一云太輕，一云當絕其嗣，一云太重，一云然則與彼一凌霄罷，師異而筆記之，暗藏於樑上，是年富翁從揚州娶一妓號凌霄，百般耗費，生子不肖，傾蕩無存，後拆卸屋樑，見師所記神語，衆人知之莫不歎息。覺世篇注證

多逢憂患，（注）憂從中出，患自外來，多逢，言不善之人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也，蓋憂患與貧耗，兩相倚伏，貧耗而無憂患，則薄粥鷄衣，尚可度命，惟貧耗而更加憂患，則身心俱病，雖處人世，不啻地獄矣。

趙豐言燒磚瓦爲業，縣中修內衙，給價短少，趙出言稍戇，適撫軍入境，詢及司書邵豐年作弊，尹方懷恨豐言，悞聽悞答曰，此乃大惡人也，撫軍諭解赴本衙門發落，尹遂出差，將豐言蜂擁拿解，及撫軍庭訊，驗其解批，乃趙豐言，非邵豐年也，卽爲省釋，而驚恐已受萬千矣，回家無費，只得步行，路逢數大漢，同至一莊院丐茶，豈知大漢乃係夥盜，藉此探路，是夜其家被劫，有人在暗中看見，乃日間借茶之人，報官捕緝，衆皆逃匿，趙獨踽踽緩行，被捕拿獲，夾打備施，坐監二年，乃獲原盜，供明偶然相遇，並非同夥，釋放回家，貧無立錙，時方深秋，趙饑寒交迫，不得已至鄉間親戚處告貸，中途值雨，

忽葦稌中鑽出兩人，光頂白衫，向趙拱手曰，君識吾否，乃君之好友也，趙含糊應之，携手同行，兩人曰，君知此生多逢憂患之故乎，君前世爲商與同伴不睦，悞傳其落河身死，致其妻一痛而卒，陰魂抱恨，時刻相隨，君是以動遭坎坷，趙求解釋之方，兩人曰，易耳，但隨我行，立即往生極樂矣，行過河邊，兩人拉投水中，趙手攀枯樹不放，兩人用泥塞其耳鼻，趙遂昏暈，然心中尙明，不肯釋枯樹也，往來者，見其抱樹如痴，面有泥跡，知係鬼迷救甦，趙自是知前世冤愆，遂出家爲僧。

文光讚之父，自少至老，無歲無刑獄事，柎楊桎梏，靡不備受，光讚因詣曇相禪師，叩問是何宿孽，師曰，汝父前生善寫詞狀，唆人爭訟，故今生受此報，光讚求師救免，師令其父自着枷杻三日，向佛懺悔，矢志舉行善事，乃稍解，陰隲文圖說

山陽朱在庵，生而體弱多病，母禱於神，願兒無恙，終身茹素，復親乳六年，至七歲，方食粟，母卒時在庵年四十一，半生多逢憂患，一日讀感應篇，追憶二親，猛然悔過，乃徧輯諸本，訂以己意，條分縷析，合三十三萬言，分爲八卷，名太上感應篇說，計藉以補過末路，

仰報親恩於萬一耳，順治九年，募同人刊施焉，由是否者漸泰，塞者轉通。蘭桂篇節錄

人皆惡之，(注)惡者爲人所厭棄也，言人造惡多端，元神耗散，有一種敗氣發於顏面，見乎四體，處處有惡煞憑之，笑語則人惡其猖狂，流涕則人惡其怨誹，卽加意奉承，人亦惡其奸佞，蓋神斬魄喪，自不能與人相合，純陽祖師寶訓云，丈夫義不受憐，若爲不善者所惡，正足以見人品，故面鮮媚藥，逢世無資，不足計也，經所云人皆惡之者，乃算滅之後，英華銷沮，天怒於上，人怨於下，故骨肉皆憎我之人，言動皆起憎之端，非端人正士爲羣小猜忌之謂也。

廣西吳元裕，秉性苛刻，聞人善言，毀爲道婆，見人善事，笑爲迂腐，甚至古聖先賢，莫不遭其訕謗，一日天暑，到廟中乘涼，恍惚如醉，見一奇形異狀可憎之人，拱手告之曰，我在世以陰計害人，以毒口傷人，爲人鄙棄，不自悔過，反指天怨恨，觸怒陰曹，罰入黑暗地獄，苦歷八百餘劫，今已業滿，須得一人代抵，方得轉生，遍覓世間，惟君之所行，與我相同，欲求替身，非君而誰，遂近身撲抱，合而爲一，元裕醒後歸家，妻子怪其形變，覽鏡自照，見面目彷彿與夢中人

相似，一切朋友鄉黨，被其侮媿，原不往來，自此更遠遠避去，不與爲禮，甚至同胞兄弟，亦惡如穢糞，面加嗔叱，更可異者，元裕每清晨出門，有遇之者，其人是日必有意外懊惱之事，皆畏如梟獍，不敢近，塗間小兒，莫不擲磚拋瓦，羣相噉唾，喝禁不止，誠莫知其然而然也，元裕家道本不甚豐，自遭衆惡，借貸無路，遂至衣食不充，貧窶萬狀，有舊交耿直者，獨不信梟獍之說，見而謂之曰，子何一寒至此，吾泛海貿易，船中皆外鄉商客，不知子之行事，或可相容，倘得海外發跡，未可知也，遂爲之措備行李，方開舟而風浪大作，船且幾覆，衆客呼天懺悔，風大浪甚，耿直忽悟曰，得無有梟獍在乎，與衆言其故，衆共推之上岸，風浪頓息，揚帆而去，所推之岸，乃係荒島，並無居人，元裕無處覓食，餓斃島中。

宋寇準與丁謂同在政府，天下知與不知，聞準名必心許爲忠蓋，聞謂名必目爲奸諛，有一善必歸準，未必準所爲也，有一惡必歸謂，未必謂所爲也。

郭霸以濫殺有功，驟得五品，經月卽患危病，臺官至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皆云不相放，俄而霸以刀自

刺乳下曰，大快，是夜卒，是年大旱，至霸死而雨足，武后問外間有何事，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中橋成，郭霸死，武后笑曰，霸見憎如此耶。

刑禍隨之，(注)刑禍皆分天人，肢體殘廢天刑也，官棒捶楚，人刑也，火水瘟疫，天禍也，橫逆患難，人禍也，隨者跟定不離之意，蓋奪算之人，惡貫滿盈，必招種種惡報，所以刑禍隨之，諺云，人非欺心，不受官刑，人無隱過，不遭橫禍，其斯之謂與。

張卜年，天性刻薄，職爲侍御史，好入人罪，曾上殿奏事云，天下壞人非重法不足以示戒，嗣有犯者，請盡行誅戮，帝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聖王之存心也，爾爲此言，卽天下之壞人也，叱之退，一日，承審重案，囚語涉親藩，卜年不問是否，奏置親藩於辟，帝怒其離間，着錦衣衛拿交法司，重杖一百，血流被體，死而復甦，罷職閒居，猶以不得行其志爲恨，且夕懊惱，手足俱患惡瘡，疼痛異常，如受拶夾者然，延高僧到家祈禳，僧曰，官人居官多年，得無有遺憾乎，卜年告以前二事，且曰，吾爲國家剪除惡黨，非爲私也，奈何慘遭天罰，僧曰，世間壞人亦有差等，豈可一概殺之，上帝好生

，君此一念，已干天和不少，君之受罰，恐不止是也，卜年不勝愧悔。吉慶避之，（注）惠迪斯吉，積善召慶，乃一定之理，作惡之人，司過之神，既奪其算，使之貧耗，以困其身，憂患以艱其遇，不齒於人，動遭刑禍，種種示罰，福祿已盡消除，自然吉化爲凶，慶化爲禍，若或避之，蓋人生吉慶之事，皆有善神主之，君子動與善會，故能膺五福，享九如，彼造孽者，既有惡神相隨，自與善神相左也。

李斌如多才博學，兼善武藝，困童試二十餘年，知府張化鵬愛其才，文試拔置第一，又以弓馬應武考，亦膺首列，人謂入泮無疑矣，及文宗按臨，斌如領卷入號，值天雨，足穿釘鞋，將卷置案上，低頭穿襪，卷落地，穿畢，覓卷，已爲釘鞋蹂躪粉爛，哭稟文宗，因無換卷之例，被逐出，武試馬蹶損腰，不能入院，文武兩第一均屬無用，自是貧困無聊，親友爲圖一村館，可供餬口之資，及負笈到館，是夜忽發山水，一村被衝，自己書籍衾服，隨流飄失，僅逃性命回家，時知府張化鵬，已陞廣東運司，斌如跋涉到廣，求其青目，張適丁內艱，已登程數日，趕至中途稟謁，張見而憐之曰，范叔一寒如是耶，吾在艱中，苦無綈袍之贈，有長子某現爲杭州倅，幕中乏人，吾寫書與汝，

到彼相投，藉筆墨之役，可權且安身也，斌如至杭，倅已病危，父書亦不能閱，家人留居外室，不數日，倅復歿，斌如舉目無親，將投錢塘江自盡，有一人，長髯修眉，形貌甚古，急忙救起，斌如哭訴生平守分，並無過惡，屢遭天罰，好事成虛，其人曰，上天仁愛，豈有偏私，今之建高牙豎大纛，累禍而坐，列鼎而食者，皆前世積善修來，而飢寒凍餒，投人不著，亦係前生造惡所致，今世雖然無過，前生必是造惡之人，若今生填還不滿，又貽來世累矣，惟存好心，行好事，讀好書，做好人，痛自懺悔，庶幾殃退吉來，災消慶至，斌如聞言，遵行，後獲登第。

吳郡陳生嘉猷，多疾艱子，頻困秋試，乃幡然遷善，彙集感應篇註解，刻施普勸，且多行篇中善事，至萬歷丙午高中北闈第三名，連舉丈夫子六，長季俱登科甲，餘亦蜚聲鬻序。感應善過格

惡星災之，(註)人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皆有星主之，爲善則有吉星照定，如紫微，玉堂，天貴，天富，等星是也，爲惡則有凶曜相攝，如喪門，弔客，計都，羅喉，等星是也，善惡相感，不爽毫厘，故聖人在上，景星含輝，賢人所居，奎躔呈瑞，若作惡之人，

乖氣致沴，謫見於天，惡與惡感故也，世人不明此義，而徒仗巫師禳解，亦何益乎。

周承謨貧苦困躓，親友盡疎，家人二十餘口，數年間喪亡殆盡，口舌官非，疾病災傷，年年不脫，周自知命蹇，遇事收斂，而意外之禍，不期相值，人皆呼爲倒運鬼，謂其一生無善狀也，乃詣上清宮求道士禳解，道士俯伏良久，醒謂周曰，適奉帝旨，赴陰司檢汝惡籍黑簿，所載諸惡皆可饒恕，惟十五年前孫家花園之事，上干天怒，特遣惡星時時相隨，爾將墮入畜道，尙冀福報乎，周不覺悚懼流汗，蓋其十五年前，曾借友人孫姓花園習靜，鄰有小孀，與姑不合，乘夜奔逃，周適步月，誘而閉諸房中，姦宿數夕，後聞其姑報官搜拏，周懼禍及，醉媿而推之井，壓以大石，幸係空園古井，獲免敗露，而一生困躓，惡星爲災所由來也，周後日見冤魂索命，抱石投河死。

算盡則死，（註）盡謂奪之盡也，死非正命之死，蓋橫也，天也，極言作惡者，今日以某事減算，明日又以某事減算，減奪不已，會有盡時，夭折橫亡，無術可免，眞可哀也，且一死之後，更有三途惡道，或落地獄，或墮餓鬼，或變畜生，冥律森然，又非一死能了賬也。

明有趙春生者，內懷奸詐，外面待人一團和氣，非笑容不開口，且善揣人性格，曲意奉承，故見者莫不傾倒，平日與走陰差名活無常者相善，託其到陰司查伊壽算，差回賀之曰，某煩掌案者檢籍，君壽九十四歲，令子三人，家計萬金，衣食享用不盡，全福人也，趙自此經營稱意，連生三子，遂恃陰籍有定，漫不修省，局騙刻薄奢侈之事，靡所不爲，年登五十外，三子相繼夭亡，身孱弱多病，家業漸耗，復尋無常問之，答曰，陰籍豈有不驗之理，吾近晤掌案者云，君數年以來，設局誘賭，於中取利，致人夫妻反目，父子乖離，削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漁色哄嫖，致人傾家蕩產，又削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至違禁滾放利債，過分烹宰生命，皆干神怒，又削壽二十年，減盡衣祿，三途非遠，君何不懼，趙不明三途之說，固問之，無常曰，吾已奉差，君可沐浴，今夜來我家，一同赴冥，當知君之受報，趙如其言，至夜過其家，無常令趙閉目存息，夢至一大衙門，建牙列戟，如王者之居，與無常同進，過無數房屋，見有大廳九楹，瓊瑤爲柱，白玉爲樑，華彩異常，榜曰旌善，內藏蟒袍冠帶金銀寶貝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行善，轉生當享此報，又朝北幽暗處有破屋六楹，

榜曰罰惡，內藏皮毛羽翼鱗甲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作惡，轉生當受此苦，遂同出府見一大河，有畫船一隻，載男女十餘人，或衣白，或衣黑，或衣花繡，吹彈鼓唱，招趙登舟，無常喝曰，時尙未到，爾先往，伊後來可也，遂醒，無常曰，君見否，死後當作舟中人也，趙曰，死而如此，亦不甚惡，無常曰彼等投胎豬腹，人世一載，卽受宰殺，其苦無比，何快樂之有，趙追悔不及。

昔有布政某，巧於貪饕，積財至數十萬，及敗官歸，買良田十萬頃，富甲一郡，其祖父屢示以夢，言冥譴將至，速捐財以行善事，或可挽回天怒，某知而不信，止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夭死，某亦染癱瘓不愈，媳婦頗著醜聲，不數年家資已盡矣，某臨危時，忽張目大呼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不曉吟畢

遂卒。覺世篇注證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計算，（註）不善之人，不但有司過之神，鑒察報應，其頭上更有神爲之糾察，不可不時加修省也，三台星名北斗神君，主人間善惡，生死，壽夭，富貴，貧賤，之事，凡人有罪，皆錄惡籍，量罪輕重，奪其紀算，奪至一年，其人坎坷多

事，五年，其人災衰疾病，奪至十二年，其人困篤或遭刑獄而死，蓋罪與過不同，惡之大者爲罪，則奪紀，惡之小者爲過，則奪算，十二年爲紀，百日爲算。

李赤城經紀小民，一生事北斗甚虔，每逢斗降之辰，必齋戒更衣，北向四十九拜，至心諷誦斗經，寒暑不輟，一日販貨至河南，見一蛇肚腹膨脹，就林中青草擦之，其腫頓消，逡巡遊去，李甚驚異，拔草藏之，又往他處貿易，同虜有遠客患蟲，輾轉牀褥，勢甚危險，李念所藏之草，既消蛇腹，必能治人，煎一碗與客飲之，夜半不聞聲息，祇聽客床有水滴之聲，秉燭往觀，客骨肉盡化爲血水，床上祇存頭髮一縷，李恐禍及，卽刻束裝，乘五更辭店主遠遁，店主早起開門，見蟲客消化，不敢查究，因並無家屬跟尋，事遂寢，李後歸家，謹密其事，妻子面前亦不敢說，一日禮斗至夜半，斗姥現形謂之曰，爾一生事吾極爲誠敬，已註爾福壽，數年前，用藥枉殺病人，雖係無心之失，然以人命輕試，作大惡論，三台之神已盡奪爾之紀算矣，吾不能曲法宥汝也，李涕泣求救，不允，計李一生虔事斗神，偶以救人之心，成殺人之事，尙遭上天譴責，况顯爲不善，而干天之怒，又當何如耶。

甯波士人孫厚，字孚遠，家貧，渡江課蒙，萬歷二十二年，失館流寓杭州塘栖，傭書張氏宅，一夕有少婢奔焉，厚叱之曰，感應篇謂三台北斗，及三尸竈神，隨身記過，豈夜闌人闕，而神祇弗之乎，力拒之，婢往同齋西席宿而去，未幾西席回家，疽發背死，主人聘厚，厚以故欲辭，主人重其聘，且固訂，乃許之，及歸遇其叔於江口，叔賀曰，吾因兒病，禱於城隍廟，夜夢城隍神中坐，呼吏取飢死籍改注者，唱名校對，十餘名後，聞唱姪名，我潛問吏，孫某何故改出，吏檢籍曰，此人注定四十六歲，客途飢死，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張氏婢，天曹已改入祿籍，增壽一紀，我是以賀也，厚聞之神悚，由是奉行感應篇益力，每歲延聘者修儀約百金，家漸腴，年邁古稀，無疾善終。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註）三尸，人身中自有之神，卽是精氣神之所聚，分而爲三也，庚申日諸神上天奏事，三尸神乘人寐時，亦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故學道之人有守庚申之說，永夜不眠，令三尸不得出，久則滅除，雖然，若未能修德，徒守庚申，祇增罪過，何能令三尸勿言也。

明末劉國能少年任俠，精於弓馬，綽號射塌天，事母至孝，崇正時，

天下荒亂，劉不忍母飢寒，與衆少年相結爲盜，得財奉母，雖爲闖賊部下，而所到之處，不殘殺姦淫，時督帥立旗招降，劉遵母命歸誠，由微弁遞陞副帥，嘗統兵至太行山，扎營崕畔，帳中假寐，夢有三人，一衣青，一衣白，一衣黑，謂劉曰，吾輩乃三尸神也，今逢庚申日，應上天奏事，世人皆謂吾神喜言人罪過，不知人有一節之善，何嘗不據實入告，豈有隱善揚惡之理，子爲母撫養，雖不得已而爲盜，却不殘殺姦淫，自投誠後，效力行間，頗著忠勇，種種好處，吾神已上達天庭矣，茲值北極真人主世，以子之才，可拜將封侯，若不知變通，禍將不測，子欲封侯拜將乎，抑欲作不朽之人乎，劉夢中流涕曰，吾犯彌天大罪，蒙朝廷赦宥，待以不死，且官至統領，常願殺身圖報，今母已終年，此身乃報國之身，異日史冊列一名足矣，不願得封拜也，三尸神相顧而笑曰，好好，後流盜老回回降而復叛，劉率兵勦之，賊設伏以待，遂被執，誘之降，不屈，罵不絕口，賊衆大怒，肢解之，後人於其處立廟祀焉。

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勤謹，孝行克諧，每夜香爲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

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婿，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果。文昌化書

福建呂青好談人閨闈，偷窺婦女，抑塞名場，家亦零落，二子俱歿，青暴卒，見其祖父怒曰，我等數代積善，報在汝身發達，誰料汝心愛色，汝口造孽，福將折盡，恐汝再犯淫惡絕嗣，哀懇冥王拘汝到此，一看便知利害，旁一吏曰，淫惡陰律倍嚴，凡人一犯淫事，三尸神自首竈君城隍申奏，隱漏便是大過，試看今日發落便知，少頃鬼卒帶衆淫犯跪下，冥王一一判斷受罪，青看畢，驚懼，願得悔過自新，冥冥王乃命放還，後刻遊冥錄，勸世，遂生二子。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註）晦，月盡之日也，竈有三十六神，在天爲五帝真符，在地爲五音太歲，在家爲五祀竈君，司一家良賤之命，人有罪過，纖悉必記，每月晦日，詣天奏白，按輕重而加之罰，作惡之人，不過取快一時，豈知竈神森然鑒察，却於何處逃匿乎。

鄭世修多才博學，名噪庠中，自負取科第如拾芥，約同輩聯十善會，一戒殺，二戒淫，三戒口過，四買物放生，五敬惜字紙，六周恤孤寡，七掩埋枯骨，八勤教後學，九遇鄉里爭訟從中勸息，十逢朔望持齋

誦經，行之多年，並無報應，年五十屢赴棘闈不第，止得一七歲子，頗聰慧，忽患痘疹殀殤，鄭自傷多年行善，反膺重罰，乃爲詩告竈神，有看來司命多聾聵，不解從公佑善人之句，時值臘月，除夕，鄭與病妻孤燈對坐，無聊之極，仍至竈前朗吟前詩，恍惚如夢見一衙署，有老人白鬚方巾皂服，招鄭至內，遜之坐曰，吾司命神也，承君佳作見責，今特爲分割，鄭知是竈神，流涕叩頭求示，老人曰，凡人欲得福祿，必有真正善事，君返而自揣，善事安在，屢屢歸怨神道無靈，逃禍不暇，尙冀美報乎，鄭曰吾多年聯十善會，豈盡屬虛假，不蒙天佑，而反受罰，神道之靈安在，烏能無怨，老人笑曰，無論君之所爲，種種愆尤，卽以十善論，如戒殺一條，君爲寒士，伏臘宴客不得不儉，倘囊有餘貲，豈能持齋茹素，且蝦蟹之類，常登庖厨，彼獨非生命乎，以云不殺，其誰信之，流吟少艾，戀戀不捨，如有邪緣相湊，能坐懷不亂乎，有登徒子好色之心，託爲魯男子以邀譽，直欺天耳，放生惜字，君不過隨人俯仰，衆不舉行，君亦罷歇，君有寡嫂，不能存活，狐兒現無營業，君今置若罔聞，不過邀衆聚歛，遇孤寡者給以分文，攘衆人之功，以爲己有，乃鬼神所最惡，口過一節，君雖極意

警戒，然往往遇事譏彈，出於不覺，大傷忠厚，惟埋骨一事，衆皆惡其朽穢，君獨親身照管，稍有功德，今埋骨之所，已經盈滿，君並無安插之計，亦未了事也，君現爲塾師，生徒功課，何嘗認真，鄉里爭訟，君遇有不平，反爲加石，何嘗勸息，祇於朔望燒香禮佛，乃婦女之見耳，何功之有，君從今刻刻改悔，切勿自欺，切勿自墮，痛除求名邀福之心，實實落落以聖賢爲己任，自然感動上天，護庇無窮矣，鄭於次日元旦，對神懺悔，實行善事，次年卽連生二子，俱聰慧登第，夫婦猶及見孫。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註）鬼神鑒察大小之過，皆不可掩，而奪紀奪算，確乎不爽。

浙東有婦人至岳廟進香，見廊下判官視之而笑，婦懼回家，是晚方就寢，見前判穿繡袍來至牀前，謂婦曰，我與爾有姻緣之分，今來相就，婦拒不從，判扯婦出門，大呼家人，並無應者，兩足御空而行，至一浮屠絕頂住下，其中衾褥皆備，遂爲夫婦，判每日清晨下塔，袖菓餅等類，歸以飼婦，婦一日向下閒望，見判過往來之人，有向之拱揖者，有遠遠讓道者，有摘其帽扯其衣者，有推之傾跌者，婦不解其故，

候判歸問之，判曰，爲吾拱揖之人，或星辰降世，或累劫修來，後日高官大爵，福祿綿長，吾安敢不敬，其讓道之人，生平循謹無過，應享衣祿，吾亦不敢侵犯，惟作惡之人，頭上俱有黑氣，惡之小者，黑氣高一二尺許，陰司則奪其算，惡之大者，黑氣上冲霄漢，陰司則奪其紀，奪紀奪算，俱按黑氣而權衡之，故吾亦得乘機而戲弄焉，婦曰欲解黑氣當如之何，判曰，惟勤修善事，虔誦觀音經，則黑氣消，而陰律減矣，婦自念身陷塔中，欲歸無路，發願念觀音經，以求解厄，甫動念，判曰，爾今有大士保佑，吾不能爲爾夫矣，仍御空送回，婦見已身臥床上，判推之入窻，遂甦，蓋判前之所攝者，乃婦之魂云。善化鄒登龍，生平最喜閱感應篇，大書長箋，裱懸家堂中，捐館日，呼子相曰，我遺田產聽爾守否，所遺堂上福田一紙，爾當終身服膺勿失，日後兒孫受用不盡，時相年稚不省，長而沈迷酒色，所行事多與感應篇相背，至雍正十三年病卒，魂攝冥府，見殿側懸金字感應篇，跪拜痛悔曰，相若早聽父言，今何得到此，啜泣不止，隨有吏呼至案前跪下，主者曰，查汝生籍應七十二歲，因違父命不奉持感應篇，故削去四十二年，今旣痛悔前非，仍發還陽世，勉承先志，還汝壽數，

凜之，遂甦。敬信錄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註）前曰減算，是教人知所戒，茲曰，長生，是教人知所慕，蓋未立善，先須避過，過除而後善立也，今之求長生者，徒恃服氣藏精，燒丹煉藥，謂神仙可到，不知此皆外道也，惟戒慎恐懼，一切妄念，纔萌卽覺，纔覺卽滅，令心如明月，境如止水，則言動舉止，自然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福祿永貞，無奪算奪紀之患矣。

昔有兩道士慕長生之術，相約入終南山尋仙訪道，初進山數日，尙有人家，再進數百里，則絕無人跡，但聞虎嘯猿啼，兩人心無退轉，捨命前行，攀籐附葛，至一山頭，遙見炊煙，竭蹶至其處，一山穴中，有老人身如槁木，筋似枯籐，兩睛皆深碧色，席地炊煮，驚曰，爾輩從何處來，兩人叩頭曰，弟子有志大道，未得真傳，今遇神仙，願求指示，老人笑曰，大道人人皆具，歸而求之自有餘師，爾輩但能勤立功行，則塵市中亦是神仙窟宅，何用遠涉，兩人又問欲立功行，何事爲先，老人曰，先須改過，諸惡淨盡，自然萬善圓滿，已往之過，不使再犯，現在之過，痛自禁絕，未來之過，加意而預防之，則造命延

年，自我操之，便可出離火坑，直上天堂矣，此地非爾所居，宜速去，兩人再拜而還，克遵老人之訓，後成仙道。

上虞監生劉某，其父曾爲按察使，某讀書有文名，久不得第，其族兄某，暴死後忽活，語家人曰，昨死去見冥王，先於廊下候唱名，廊旁有大簿，偶抽看，見族弟名卽監生也，大書一生祿位，該二十五歲中舉人，連捷成進士，歷任至八座，壽八十四，二子俱進士，又於上遂筆勾去，細註云，某年某月日犯某事，削一子，又某事再削，又犯某罪削進士，舉人，又某事削壽，後竟削奪無餘，方看畢，王升殿唱名，因問曰，適見汝弟簿否，汝命盡矣，今暫放汝歸，傳語人間，以知惡報，乃遍告親友而歿，時監生方應試無恙，明年夏，病疫暴死。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曰，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爲功，汝其慎之，嘗有士人往謁，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將死，安望長生，問其故曰，凡人作一虧心事，則神縮一寸，彼神僅數寸耳，後果如其言。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註）前歷舉爲惡之報，欲人知所警戒，此則歷舉爲善之端，欲人知所奮勵，道猶路也，進猶行也，退猶避也，順天理合

人心，坦平正直卽是道，當勇往而踐履之，逆天理拂人心，荆棘險阻，卽是非道，當深惡而禁絕之，二則字有毅然不可委靡之意。

山左鄧善心開酒米店，雖編戶細民，一生忠厚正直，從不欺人，亦不自欺，人皆以長者稱之，嘗謂子弟曰，吾不讀詩書，不知聖賢之道，幼年曾看格言，有不可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可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吾奉此兩言，時時警戒，是以獲免罪愆，時同里有馮姓者，亦開酒米店，嘗聽人講三國演義，曹操有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馮欣然大喜曰，處世者不當如是耶，於是逢人卽談此二句，一日被攝至陰司，見一衙門，東西兩廊掛有榜文，東曰行善之報，首列鄧名，下註不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子孫貴顯，西曰作惡之報，首列馮名，下註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子孫絕滅，稍時，冥官陞座，馮辯曰，我與鄧同業生理，彼此皆口頭話，何至報應懸殊若此，官曰，彼不存事上行不去的心，卽感應篇是道則進也，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卽非道則退也，乃聖賢中人，安得不其後，子聽三國之事，欲學曹操，與感應篇全然相反，乃惡人之尤，安得不受惡報，叱鬼使帶還，後鄧子發甲，馮終身貧困無嗣。

揚州錢道生，幼喪父母，又無產業，見有無賴棍徒，羣聚謀盜某商家，道生意欲同往，有友陸志潔素行端方，見其與棍徒聚語，私挈其衣至無人處，告之曰，做人第一要學好，這等無賴人，切不可交，貧富是前生注定，倘若坐不肖事，錢財入官性命不保，可知上有天，下有地，明有日月，幽有鬼神，鑒察善惡，不如腳踏正路，還有個出頭日子，道生羞慚，是夜閉門不出，三日後商家被盜，地方官緝獲棍徒七人，一併治罪，道生驚悟，自後出入常與正人相處，宜興蜀山金鶴齡無子，見其誠實，贅之爲婿，盡以家貲付之，雍正元年事。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遵道而行，每日焚香感謝清福，妻笑曰，清福安在，曰幸生盛世，不見兵革，不致饑寒，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享壽百二十歲，朝廷月給養贍，賜克循天理四字匾額。

不履邪徑，（註）履行也，徑路也，邪徑非理之地也，二字所包極廣，路頭走差，便是大錯，一朝失足，遺恨終身，可不慎乎。

陳秉義一生端方不苟，跬步不敢違禮，曾記其兩事，雖近迂闊，而言則可採，故特記之，以爲守身者之鑒，義所居之宅，前爲大街，後鄰

僧寺，其父一日與僧手談，著人向義取碁枰，義兩手持枰從前門婉轉而至，父怪其來遲，義告以由大路之故，父曰爾若從後門來，豈不直捷，爲何舍近求遠，義曰行不由徑，聖人取焉，走後門與徑何異，是以不敢，父笑而頷之，又與衆出城值大雨，衆皆奔小路歸家，義獨高視闊步從大道冒雨緩行，有友人留之避雨，謂之曰，事有經權，有是哉子之迂也，義曰今之娼樓妓館，迷戀其中，喪身不惜，酒肆賭場，呼朋引類，傾家而不悔，以及趨炎附勢，甘逐腥羶，一旦泰山傾倒，累及身家，世人貪而不悟，皆緣小事之迷，後來致成大錯，吾豈不知趨行小路，可以捷獲，第欲謹小防大，慎微防鉅耳，友不勝嘆服，義後以明經授徒，學者稱爲方正先生。

不欺暗室，（註）暗室隱僻幽暗之所，衆人耳目不及之地也，欺喪心之謂，謂人能於無人之處，見可欲而不動，把持得定，便是克己工夫，超凡入聖無難矣，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卽此意也。

北宋末汴梁劉貢士，曾借富人五十金，赴廣文之任，後值金兵擾汴，富人家破身亡，妻孥饑寒待斃，劉任回祇剩七十餘金，悉以給之，富人之妻，不知其夫在日有此貸也，其子劉體仁尤端方正直，嘗借讀僧

房，近故守備黎姓之家，備沒，遺有室女，年十七，美姿容善詩畫，臥房與劉書室僅隔一牆，女從牆隙窺劉，見其風神秀逸，苦志讀書，私心眷戀，伺劉書聲停歇，隔牆歌云，惆悵無情不相顧，空勞神女盼陽臺，冀劉聞之，劉專心攻習，竟不聞也，女情不能已，用綾巾畫一鶯，題詩於上，從牆上擲過，其詩曰，白衣指日換金衣，開口如啼却不啼，自是傍牆飛不過，休悲無樹借君棲，劉檢得並不在念，女如劉老成端正，託身之念愈專，時值初秋，靈雨連綿，夜間牆傾，女遙見劉房燈火尚明，乃赤體相就，劉正收拾書籍，忽見女來，驚慌無措，但連呼云，使不得，使不得，女笑謂劉曰，以妾之才貌，非君莫可作配，冒恥相就，實爲終身，君何太忍，劉無奈開門，冒雨至佛殿躲避時，佛前琉璃，半明半暗，立未片時，忽然放白毫光，纖悉畢見，劉於光中，自覺俯仰無愧，心境坦然，自言曰，方纔暗室若有所欺，此時何以對諸佛菩薩，異日歸家何以見父母乎，候至天明，別主僧遷寓，女候劉不至，抱慚而去，從此改行守貞，是秋劉中亞魁，次春聯捷，殿試唱名第一，赴瓊林宴，見同年許生年少才優，因爲女作伐，女得歸許，郎才女貌，琴瑟和諧，享封誥之榮，終身感劉不置。

劉公諱理順，河南杞縣人，少年館於巨室，東翁揀一家生端慧幼女，令傳館餐，夜則臥公榻側，意在贈公也，越三年公辭館，囑令擇配嫁之，東翁曰，先生帶去爲側室可耳，公曰，翁以我爲小人乎，我實未敢一犯也，東翁歸，令其妻驗女，果猶是處子也，東翁佩服不已，因贈詩曰，冶容堪愛又堪憐，三載隨君一室眠，情近坐懷從未亂，方知柳下不虛傳，公答詩曰，誰謂妖嬈我亦憐，情牽不動只孤眠，席前有妓胸無妓，明道於今語尙傳，公後狀元及第，居官時值闖寇犯都，自題絕命詞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予何不然，遂自縊而死，越五日家人收其屍，面色如生。覺世篇注證

積德累功，(註)存諸心曰德，見諸事曰功，自少至多曰積，自卑至高曰累，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大，人能今日脩一德，明日又脩一德，今日成一功，明日又成一功，時時精進，勿畏難，勿中怠，則道心充滿，人心不萌，而爲地仙天仙不難矣。

江南有徐汎愛者，以駕船爲業，性極仁慈，貧客附舟，多不計錢，每日除食用外，餘資卽買物放生，二十餘年，行之不倦，一日舟至江畔，見一古墓，狐兔穿穴，惻然動念，與子持鋪掩埋，視朽棺中，皆黃

白物件，因謂其子曰，此種不義之財，理不當取，但既無失主，與其沈埋無用，曷若取歸作好事，遂搬運回家，成巨富，徐擅此財力，爲善益勇，嘗看文昌陰騭文註云，人所不見爲陰，暗中施與曰騭，不覺大悟曰，天以財物畀我，而我之所行，人人皆是，是以天之恩，爲我作人情也，烏乎可，自此凡做好事，不令人知，大出資本於城之四門，各開錢米店，見無衣食者，妻子凍餒者，破屋將傾者，則量其所需，寫票暗擲其家，到店取錢量米，主管見票卽給，不問其爲何人何姓，至敗落大家，讀書寒士，尤加矜恤，常謂人曰，負販之輩，出其精力，日掙數十文，便可養家餬口，惟此兩等人，肩不能擔，手不能提，又愛惜臉面，窮則真窮，苦則真苦，最可憐憫，除夕各暗給米一石，錢五百文，至於男長未婚，女大未嫁者，停棺未舉者，逋欠錢糧者，皆量爲資助，親戚朋友待舉火者，百十餘家，年過八旬，豐饒如少時，忽遇異人謂曰，子六十餘年積德累功，今世限將滿，曷從我歸蓬島，庶免命終時一番苦惱也，徐從此而去，子孫追之不及，越數年有隣人至四川貿易，於峨眉山見徐鶴髮童顏，鬚長過尺，問詢家人畢，卽飛上山頂，倏忽不見，蓋已仙去，後嗣昌熾，至今不替。

漳州顏公茂猷，字光衷，生平奉行感應篇，積德累功，殷然以萬世人心爲念，著廸吉錄編以一心普度兆世太平凡八卷，挑剔危微，助天闡教，讀其書而悔過遷善學道成真者，不知幾千百人也，崇正甲戌春闈，全作五經題，試官驚其異才，而疑違式，揭曉奏於朝，天顏大喜，特賜進士冠鼎甲前，一時咸稱爲天子門生。蘭桂篇

慈心於物，(註)慈者，萬善之根本，人欲積德累功，不獨愛人，兼當愛物，蓋物至微，亦係生命，人能慈心於物命之微，方便救護，則殺機自泯，心漸長矣，有不永享福壽者乎。

明陸生富於財，家有花園一所，崇臺幽館，靡不備具，臨池有亭曰藏春池，方圓數畝，遍植芰荷，一日天旱水涸，見一物在泥中蠕蠕而動，視之乃大白龜，生父喜曰，此異味也，曷烹以供客，生曰此物久育池中，殺之不祥，請宥其命，父首肯，生命僮放入江中，龜回頭顧生，有感謝狀，攸然而逝，生後疽發於背，晝夜呼痛，懣懣一息，至夜半，忽有一白衣絳裙美女，叩門而入，至床前謂生曰，君染此恙，妾心憂如焚，用手摩其瘡，不啻冰雪，頃刻痛止，又於袖中出黑藥一粒，令用清水服之，生瘡旋愈，因叩頭謝曰，已朽之骨，荷蒙上眞救活

，裴航之遇雲英，劉阮之入天台，僕何敢萌此念，惟願拜爲門下，聽教誨足矣，女曰，不必謝，彼此皆扶持也，吾輩水仙何能適世間人，君不日得佳婦，卽如妾在房幃，留詩一章，飄然而去，其詩曰，妾姓袁兮字綠瑛，藏春亭畔舊知名，月中乞得元霜藥，爲報當年免受烹，生方悟袁者龜也，乃昔日所救白龜報恩，後娶婦其面貌如女，喜著白衣，女所云如侍房幃之語，誠有自也，陸生救龜，不過一念不忍，原無望報之心，乃值垂危之際，服元霜而立愈，則雀啣環蛇報珠，信不誣也，世之烹宰物命者，觀此當猛省。

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一日忽生疑，往決於小法華禪師曰，以某所見物，不殺不放，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大錯大錯，面前木頭皆是無心，著幾個木頭能救得世間一個苦人否，公聞駭然，發心永行放生功德，大抵慈是善，放生實養慈之術也。

杭州陸麗京，張用霖，應嗣音，陳際叔，諸公立有放生社，因和作東坡戒殺詩，戴茂齋纂輯劫輪一書，欲採入，時有妄少年力抵戒殺之非，戴曰，麗京諸君所言背道，豈蘇公亦未明於道耶，少年并蘇亦詆之，是夜夢至一廳，上坐高巾深衣修髯大頰者，怒容可畏，與之論戒殺

放生，無背於王道，少年辭屈，謝罪而退，次日口旁生一毒，幾殆，告許放生十萬，以贖罪，始甦，黃相國嘗舉以告人者。

明江山縣朱愷，字壽仁，忠厚力學，其家不食牛犬三世矣，少失怙，體羸善病，啜牛湯卽瘥，因貧課徒鄰村，得束脩八金，歸途避雨古廟，見壁上粘二紙，一殺牛果報，一食牛果報，讀之，詞旨慘切，慙汗彌襟，憮然曰，吾今二十九歲，尙未入泮，必食牛肉之故也，况違祖宗之戒，不孝，食有功之畜，不仁，恣口腹之欲，不義，覩茲果報而不痛戒，不智，犯此四罪，大禍且至矣，尙何功名福澤之有，卽叩禱神前，誓不食牛，雨霽將行，適村屠尤光字入廟，朱問何來，云近買一瘦牛慮虧本，特來求籤，問牛何在，云在廟外，朱出視之，牛雙膝跪地，淚下如雨，朱惻然心動，問其值云，七金，如數付之，尤嫌色低，復索三錢，朱益之，旣成，朱乃大書神明放生四字於版，懸牛項，遂解鼻繩縱牛去，是歲游泮，贅於鄉中王賢家，王固望族也，一日樽酒間與翁談放生事，忽蒼頭報門外有牛，項懸版，麾之不去，朱出認之，果是已所放生者，令引往後圃空房，先是鄉有積賊，渾號人獼猴，素稔王家，因窺女妝豐，夜傍牛住空房，穴牆而進，徑至朱房，

囊捲衣飾，將出，牛突入，闖倒奩案，聲甚厲，朱驚醒，大呼有賊，盡室亦驚呼，賊懼趨牛腹下過，牛怒舉蹄絆囊，時呼聲又急，賊棄囊而遁，王翁視囊物無恙，甚德牛，繩鼻住牛空房，由是翁家永戒不食牛肉，已而雨夕，賊復至，破後圃扉，見牛若怒狀，因前被牛敗，隨牽牛出，拋所懸版，售屠獲四金，適朱代翁收債，經屠門，瞥見所放牛，叩其出，屠以實告，牛向朱跪泣如前，朱又買之，另懸一版，大書雷電放生四字，復解繩縱牛去，越數載，館古田富室鍾寬家，近村有盜，鍾甚恐，朱代畫策，繕高垣以備，忽小童報來一牛項懸版，久立館外，朱瞿然曰，是吾放生牛也，素靈警，盜將至矣，遂與鍾述翁家禦盜事，迨三日，盜果至，持刀放火，鍾梯望之，火光中，睹牛怒呶，衝擊如飛，舐輒披靡，盜竄牛憊死，旁橫二屍，燭之尤光，宇人獮猴也，送縣捕餘黨，盜悉平，鍾德牛瘞之，碣表義牛墓，由是鍾家永戒不食牛，未幾歲值大比，朱赴秋闈，卷落歸安令某房，閱朱卷不愜意，置之，夢牛跪地且哭且求，覺而覆閱，文殊不佳，曰是必有陰德，強薦之，竟中，揭曉謁房師，師問何陰德，朱曰無之，再問，朱述近年放牛事，師歎異，因告前夢，及聯捷南宮，房師亦有異兆，選授

商邱令，有政聲，嚴禁屠牛，備示所放義牛顛末，婉勸部民，民多化之，後擢顯秩，乞歸養，母享年九十一，朱年九十六，子二俱登仕，至今子姓蕃衍焉。物猶如此

嚴州青谿王姓，家養母犬，與所生小犬同牢，一日主殺其母，糞半邀客共食，犬子繞案下，伺人擲骨於地，卽銜去，往返者數，王對客笑曰，人言犬不認骨，信然，食盡犬不復來，王怪而尋之，則見園中犬骨壘成一堆，上覆以土，而小犬死於母骨旁矣，王大驚悔，遂并埋其半，與客共戒不食，作孝犬記，以風世，王姓後裔蕃衍。

德興農家詹材，家貧犬生子無食，鹿坡王氏距半里，求其子歸，飼以糟糠，每食竟，卽掉尾返故處，嘔以哺母，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村民趙五，其家犬生子方兩月，隨母行，母爲虎噬，五呼鄰衆持矛逐之，稚犬奔銜虎尾，虎帶之走，爲棘刺挂骨，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因繫累，稍遲，追及斃刀下。

建寧府志載，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狡獪解人意，後白者忽盲，不能進牢而食，主家以草藉檐外臥之，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臥其旁，及白者死，主人埋之山麓，犬乃朝夕往繞數匝

，若拜泣狀，臥其旁必移時而返。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埜，犬隨之，俄入草莽中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而搏人，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互相鬥，不踰時，虎負牛勝，人獲免，牧監奏聞，朝廷賜一牛代耕，前牛待其自終。

有士人某性慈，其親串家犬生四子，以爲不祥，將棄之河，某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聲如風雨，草木披靡，震撼山谷，遙見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犬徑奔蟒，登跳扼其首，競噬之，蟒死，某無恙。物猶如此。

同年張鶴洲行人，嘗乘一驢，甚愛之，康熙甲辰，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餽粥不繼，乃以驢抵逋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墮其新主而逸歸張邸，稍近之，輒蹄齧不已，嗚呼此驢勝華歆，賈充，褚淵，六臣之徒多矣。池北偶談

元生公，先曾祖父也，余少時聞先君云，公嘗見一西客，以驢馬負運皮貨，內一馬脊背破爛，血肉淋漓，臥不起，客鞭之數百，馬輾轉於地，終不能起立，公惻然曰，是馬想不能負運，何苦加鞭，客曰，不

如此，然則棄之乎，公曰何不賣去，曰元黃如是其誰肯受，公問索價幾何，曰昔以三十金買得，今惟求一半足矣，公如數與之，客另僱馬負貨去，是時人皆笑公愚，且謂馬必不起，公試牽之，馬乃勉強支持起，遂牽至家，調養月餘，脊愈後，肥健而馴，從不驚蹶，大稱公意，一日騎至親友家，赴宴歸，公因過醉，行不數里，已在馬背上睡熟矣，路經山麓，旁臨深澗，崎嶇難行，馬至此不前，而公睡如故，馬大嘶，公亦不醒，尋日已西沈，馬長嘶不輟，村人聞馬聲有異，覘之乃公也，急喚醒焉，公訝曰，馬若冒險前行，禍必不測，馬誠不負余哉，後馬死公泣而埋之。亦復如此。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並羔，一日欲割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雙跪前膝，兩目涕淋，安驚異良久，置刀於地去，喚一童稚共事割宰，及回遽失刀，乃爲羔口啣之去，置墻陰下而臥其上，安疑爲鄰人竊，忽轉身趨起羔兒，見刀在腹下，遂頓悟，卽解下母羊，與羔並送僧寺乞長生，自身尋捨妻孥，投寺內竺大師爲僧名守思。同生錄

鳳陽賈某販豬爲業，內有一豬甚馴，似識人意，甚愛之，留作樣豬，每豬結隊行，此豬爲前導，豢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戩逆

族，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胥井，人莫知也，鬻豬於屠，逸去，屠追之，值州牧出，豬伏輿前啼，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胥井側而噪，探之得一尸，詰屠曰，不知，問豬所自，曰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豬突入其室，嚙店主人衣不釋，捕至一訊而服，豬送廟日給粟升許，牧陞任去，新任者不復給，僧憂食乏，呼豬募化，豬點首若會意狀，懸袋豬項，導入市，衆皆樂施，次日豬卽自往，已給者，不復討，未給者，守之不去，衆曰，此豬道人也，自是風雨無間，有以豬道人呼者，卽搖尾奔至，給瓜果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垂三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豬老斃，僧以棺葬廟後，表曰義豬墳。物猶如此

衢州里胥催糧某家，貧無以備餐，有伏雞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黃衣女子向前乞命，且曰，自死不足惜，不忍兒子未見日光耳，胥驚異，至屋側見一雞伏蛋，其家將宰，力沮之，後再來，乃抱雞見胥，踴躍有似感恩狀，既去，行數百步，一虎猝躍出，忽一雞飛撲虎眼，胥獲免。同上

興安胥鄭某往鄉催糧，夜宿似聞隔壁人語曰，我明日當就烹，若輩幸

自愛，毋擾害人，諦聽之乃雞母與小雞語也，清晨謂主人曰，毋宰雞餉我，幸饋以生，胥得雞去，至岑山，雞奮飛入洞，胥迹之，見白金布地，喟然曰，天賜我乎，我安置此，遂建橋路，力行善事，棄家爲僧，守戒律終其身。廣信府志

萬歷二年無錫縣秦貞，中年無子，時屆蒲節，家人將宰鵝，貞見羽毛潔白，冠足如硃，偶動慈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越三年貞夢鵝來謝曰，蒙君不殺，在寺聞講誦金剛經，特來報恩，貞醒，妻腹痛遂生子，名夢奇，聰明清秀，年十二入泮。感應事蹟

李昭煇應試秋闈，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在枕前，閱之平平，令吏置架上，復寢，睨視，有碩鼠啣其卷復呈枕前，如是者三，勉錄取之，李榜後來謁，主司問其故，李曰先人陰德不可知，但三世不養貓耳，主司曰，此鼠報德也，李來春聯捷。聞奇錄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厚食之，因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囹圄未逾旬，懊惱如是，我閉籠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伴有過隴山者，鸚鵡必於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物猶如此

江南諸生某，夜夢環介冑者長跪請曰，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家，幸垂憐往救，生驚寤，亟起造友家，見一奴携竹籃入，問何物，曰，市得魚充早膳耳，前視則活鯉也，向友白其故，放之江中，踰年渡揚子江，陡遇狂飈，飄船至山下，石傷船底，瞬息將沈，衆呼號莫措，咸謂無生理矣，頃隨風鼓浪而前，若有物負而行者，水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見一巨鯉搖尾而逝。同上

李景文常就漁人貨其所獲，仍放水中，景文素好服食火煉丹砂，積熱成疾，疽發於背，藥莫能療，昏寐中，似有羣魚濡沫其毒，清涼快人，遂獲瘥。同上

鎮江邵彪，久未第，夢至一所，見大釜煮蛤蜊，皆作人聲，呼彪姓名曰，汝之不第，以此故也，彪遂念南無阿彌陀佛，蛤蜊皆變成黃雀飛去，彪醒，痛戒，廣勸世人，後乃及第，官至安撫。感應篇注

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乏錢，每早起必持帚掃兩岸螺螄，盡放入水中，有時忍饑掃踰數里，如此者四十餘年不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試，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後仕至少宗伯，曾孫治，萬歷丙午舉人，沐，崇正壬午舉

人，六世孫蒺康熙癸丑會元狀元。奪命錄

南康狄相圃太守述汪巽泉閣學主講豫章書院時，予造訪焉，偶談及果報，因言登第後，一日假寐書齋，夢二童子各手擎紅紗燈一盞至，曰：府君請見，予問府君爲誰，不答，導之前往，不覺隨往，至一潭側，縱廣不知幾百畝也，幽深靜綠，寒氣襲肌，二童履水上如步康衢，予錯愕接踵，躡黑中，恍惚殿宇曲折，歷數重階陛，二童置燈兩旁，瞥見甲士森立，王者冕旒危坐，鬚眉蒼古，予前揖之，王曰：汝汪某乎，曰：然，曰：汝曾戕生命數萬，知之乎，予曰：夙世公案，惘惘未悉，現世惡業，自信無戕生靈之事，王曰：非前身事也，盍思之，思之久久不得，曰：辱承明問，愚實未解，王又曰：且細思之，當自悟，思之又久，乃曰：憶總角時，館師外出，曾偕諸友嬉戲，捉獲青蠅無算，去其翼聚於高堦圍之，引螻蟻輳至，亦無算，乃以火著硝黃，突衝其圍，蠅蟻灰飛，一時滅沒，互爲拍手笑樂，得毋是乎，王曰：是也，知罪未，予曰：童子無知，希格外原宥，王曰：既知懺悔，急宜努力，當日同害物命諸童，福命較薄，俱罹冥誅，汝本臚唱第一人，因此降爲一甲二名，仕

驚悟，先生樂平人，嘉慶丙辰榜眼，今官大宗伯。一心普度合編

施愚山先生放魚子法

凡魚子切勿損壞，勿經鹽水，用乾鬆細泥拌裹，曬乾收藏，自秋冬及春，積至四月望後，放於河灘水草中，無不全活，若當四五月間，正魚子生育之時，或不得已而用魚，可將子輕輕取出，隨用乾泥拌放使常爲日光所照，不半月卽生，屢試屢驗。

張文貞公放生辯公諱玉書江南丹徒人

三教聖人功用雖不同，其仁慈愛物仰體上帝好生之心，則一也，陋儒淺見，乃目之爲佛老，豈佛老好生，而吾儒尙殺乎，白樂天有放生儀，真西山有不殺誠，顏魯公隨所守郡縣，卽立放生池，共八十一所，咸乞御示以垂不朽，蘇東坡晚年極喜放生念佛，其在杭州，奏修西湖以續放生池，數公節義文章，炳標千古，使稍有可緩，數公其肯爲乎，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好生非無謂也，凡物之將死，其哀號痛苦，亦自有聲有淚，但我輩肉眼凡胎，耳不能聞，目不能見爾，陶石簣曰，一虎當邑立，萬民駭散走，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勿謂彼肉肥，可療我身瘦，彼此電露命，但當相憫佑，痛哉斯言也，彼佛氏因

果之說，陰陽報應之理，猶屬後焉者乎。

林少穆先生跋屠太守書後

信哉天人感應之理，固昭然不爽也，余友錢塘屠潛園太守，於辛巳秋得危疾，醫者誤投藥幾殆，自誓以利人濟物，爲懺悔地，他事一不繫懷，一夕觀自在菩薩感應入夢，謂太守夙世爲楚中某官，遇事公而刻，殊傷仁厚，雖無私亦減祿位，又多戕物命，宜得短命報，幸病中誓願堅固，念念以利濟爲懷，無毫髮怨尤，冥中以他福得折除，當可益算，陰律惟救生可延生且加祿，當益勉之，寤後遂舉家戒殺，廣放生，命，是冬卽疊拜袁州九江之命，卽家起用，不次殊遇，明年春病亦頓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爲大願，欲人人咸獲戒殺放生福報，而又慮人人之不盡徵信也，故爲好生錄書後一篇，第暢明吾儒不殺之理，而於感夢一事，未嘗及之，其於立言之體固當，而於覺世之意，或有未盡，余故復爲詳述之，使人知感應之故，非荒幻無據也，近風俗奢靡，無故飲食酬酢，刀几必赤，惟歸安張中丞獨守此戒，前撫吳日，嘗爲戒殺文註釋，以勸吏民，有議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己饑已溺爲量，煦煦之仁，似非急務，聞者疑之，獨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

愛物，未有愛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爲師法，何疑爲，蓋太守之篤信，已非今日始矣。余又聞太守之先德封公，中年始得子，卽立願戒殺放生，冀其子以文學科名顯，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復於病中感夢大士，蓋福德種子有自來矣，願覽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則仁愛風行，太和翔洽，於世道既有裨益，而文學科名之報，與延生起疾，亦正有如響斯應者在也，道光壬午夏六月侯官林則徐跋。

忠孝友悌，（註）爲臣當忠，爲子當孝，爲兄當友，爲弟當悌，雖自盡其倫理之常，而自古迄今，格天地，泣鬼神，化及禽獸，感及草木，惟此至性所孚，應若桴鼓，所以爲衆善之綱，修身之本，蓋居官有居官之忠，士庶亦有士庶之忠，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亦有貧賤之孝，兄弟之間，相愛相敬，隨在各盡而已。

明周將軍遇吉，幼失父，事母至孝，母嘗有病，時刻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母憫其勞，詐云已愈，命息燈歸寢，母方輾轉，已左右扶持，實未嘗去也，母撫其背曰，兒今日爲孝子，他日必爲忠臣，爾父有子矣，待諸兄弟尤極友愛，事必身先，美不獨擅，崇正時，天下荒亂，盜賊羣起，遇吉應將材料，效力戎行，每戰奮不顧身，所向

有功，累陞代州總鎮，修城垣，明軍法，整器械，練士卒，不遑寢食，崇正十七年二月，賊犯代州，遇吉力戰，殺賊萬餘，兵少食盡，乃退守寧武關；賊復薄城，傳檄五日不下，寸草不留，遇吉悉力拒守，發大炮擊賊殺萬人，會火藥盡，遇吉悉兵出戰，斬賊數千級，自成懼欲退，羣賊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更番疊戰，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引兵復進，脫帽以自別，官軍且盡，遇吉自揣不支，歸跪其母前痛哭，母曰：此乾坤何等時，爾尙歸家作楚囚態，遇吉曰：兒稍刻卽捨身報國，惟母難捨，母怒曰：殺身成仁，方爲烈丈夫，馬革裹尸，纔是奇男子，爾爲忠臣，我得爲忠臣之母，流芳千古，見爾父於地下，長笑無恨矣，麾遇吉出，時兵盡城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竿，叢射殺之，復齎其肉，夫人劉氏素勇健，時一子侍側，夫人曰：吾欲使爾回籍，延爾父一脈，子曰：父死忠，母死節，子死孝，將安往，夫人遂命家將，樓下備柴薪，上加火藥，乃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會矢又盡，夫人登樓，命賈姓幕賓舉火，合室自焚，賈亦躍入火中同燼，賈偏關人，忘其

名，後自成嘗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將軍，吾安得逞其志。

明成祖靖難後，方孝孺罵不絕口，成祖怒，命逮其親族至，孝孺面不改色，惟罵其篡而已，及縛其弟孝友，孝孺淚下，孝友吟詩曰，吾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鶴，旅魂依舊到家山。正己化人，(注)以聖賢之道律己，本諸身者，一無可議，則行一事，當時視爲儀型，發一言，後世奉爲準則，所謂正己而物正是也，若己未能存理制欲，欲人爲善去惡，雖刑驅勢迫，人亦不從矣。

清初舊紳張遵路，嚴毅正直，勤於教誨，人皆化之，後生遇於途，皆正立拱手，俟先生過乃行，婦女立門首，遙見先生來，卽返內室，不敢令先生見也，時有盜麥者，衆擒獲送官，過先生門，逡巡不前曰，王法自甘，切勿令張某知也，某姓兄佔弟產，官斷未決，乃詣先生質之，甫見面，兄卽抱愧流汗，一字不能對，先生曰，天下易得者財產，難得者兄弟，反覆諭勸，二人伏地涕泣，以其產贍族，相讓不取，先生嘗謂人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爲聖爲賢須自童子始，故其教幼學，一舉一動，一語一默，皆有法度，至今鄉塾生徒奉爲準繩。

矜孤恤寡，(注)矜者矜全之也，恤者體恤之也，無父曰孤，無夫曰寡，

當念其饑寒，扶其顛危，察其痛苦，體其欲惡，總要想他那種說不出的苦惱，慎勿當爲而不爲，能爲而不爲也，呂祖寶訓云，文王哀矜無告，孤寡乃無告之大者，有財者宜幫助，有力者當扶持，若見此兩等人，不生憐憫心，反從而欺逼之，則去豺狼不遠矣。

湖南錢國寶，與周尙義爲莫逆交，二人相約，往四川買米，下夔州發賣，時值米價昂貴，大得利息，錢忽感疾，臨終，強起作書囑周曰，我之死於他鄉，命也，弟可爲我搬柩回籍，歸骨祖塋，吾妻尙年少，決不能守，弟可娶之，代吾教子養母，泉下瞑目，周泣而含糊應之，錢死周悉將錢應分本利，封藏箱中，出已財爲備衣衾棺木，覓舟載回，一路掛孝供飯，如孝子焉，抵家將本利交其母，一切喪務皆周爲之支持，葬畢，於錢宅傍稅屋數間，開店營運，凡日用所需，靡不供給，每日跪請母安，與寡媳並不相見，錢子年已六歲，赴社塾讀書，周早則送往，晚則接回，時刻照看，母欲依亡子遺言，將媳與周合巹，周辭曰，凡人誰不欲妻守節，兄因母老子幼，不得已，有此亂命，我若爲滅倫之事，乃天地大罪人，異日何面見兄於地下乎，母感而止，周後娶妻生子，錢子事之如父，周歿，衰經三年，以報其德。

明侯始覲信陽州人，族繁，有婦人新寡者，覲聞之必使婢類頻問餽，爲之策長遠，令婦可以溫飽，人問之，覲曰，婦無夫已不若人，再無養何處求人，不由我不矜恤也，族婦有守節三十年者，覲必約鄉里公舉，賴以建坊者，不下十餘家，後生子爲總戎，覲受封焉。覺世編注證下同程有才江南婺邑人，與同鄉諸生胡士佳友善，士佳歿，無子，妻窮老伶仃，不能給朝夕，有才每年分粟助之，九年不倦，曰恐負我友也，後有才享壽九十餘歲，無疾而終。

敬老懷幼，（註）老者高年之人，世間最難得者壽，見之須起恭順心，以其年長，近乎我之父兄，所謂老者安之也，幼者孩提之童，知識不廣，見之須起慈愛心，以其幼小，近乎我之子弟，所謂少者懷之也。

湖廣襄陽姚長者，家資巨萬，世襲錦衣衛，生一子名崑郎，年六歲，與羣兒上山嬉戲，至暮不歸，遍覓不得，以爲被虎狼所傷，付之無可奈何，豈知郎被流丐拐至武昌，亦賣與姚姓爲子，久而漸忘家鄉，年十八，亭亭一表，博通今古，因繼父母雙亡，丁憂在家，不能應試，鄰有張毅齋，原任江南監司，遭世亂隱居武昌，生一女名倩倩，與郎同歲，見郎老成有器量，欲以女妻之，恐其年幼少歷練，而謂曰，處

亂世之道，宜習何業，又曰惟出外經商，既可覓利，又可歷練世務，郎苦無本，張出貲貸之，因思其父在日，曾在松江販布，行中尚有欠賬未楚，遂別張徑往松江，執父舊券討前欠，耽延未得，卽歸，時姚長者自崑郎失後，娶數妾並不生育，屢欲螟蛉，無中意兒，因思江南人才之地，必有堪爲嗣者，扮爲貧老，敝袍舊履，行至松江，天緣相湊，恰與郎同寓，郎一見加禮，十分敬重，長者曰，老漢窮朽，何足當客官過謙，郎曰翁姓姚，我亦姓姚，皆係湖廣人，見翁如見我父，安敢不敬，越數日敬不稍衰，長者察其誠也，笑謂曰，我年踰六十，尙無子，爾肯爲我後乎，郎曰，吾父母雙亡，時切風木之悲，今得翁以父事之，可慰平生思慕之志，何不可之有，卽拜爲父，一切起居侍奉，小心翼翼，過於親生，長者猶恐其僞，假意苛求，動加呵斥，郎並無怨言，惟跪而認過，歷試無異，遂命收拾行李回家，郎曰賬目未清，去何速也，長者曰，兒以吾爲窮老人乎，吾爲無子，四處求賢，今得兒，繼後有人矣，兒隨我回，不愁不富貴，欠賬何足介意，父子登舟，將近武昌，長者取黃金三十兩付郎曰，以此還張姓之欠，還畢卽至襄陽，家中相見，父子遂分路，郎至武昌見城郭殘破，張氏之居

已被焚燬，尋人問之云，張起復原官，領兵剿賊，兩月前張獻忠破城，其女已被擄，又有人云，賊所掠婦女，裝入布袋發賣，十兩一口，生念現有之金可作贖資，偷張女在內，亦足以報其德矣，遂至賊營贖回三十袋，啟視之多老醜，無張倩娘，有一媪姓姚，襄陽人，即老父之妻，係賊破襄陽所掠者，生喜認母道其故，媪亦大喜，曰張倩娘與吾同拘一室，此女美而多智，被掠時，即用巴豆末塗面，如生惡瘡，賊不敢近，白布袋有血點者，是也，兒速往，尙未賣也，郎取銀買回，果倩娘也，遂資助衆難婦各回，攜母女回家，至則父已先歸，幸費財埋地中，未爲賊取，見郎與妻同回，夫婦相持痛哭，細問得其詳，父曰，兒能敬老，無父而得父，吾能慈幼，無子而得子，皆天數也，遣人寄書達張道喜，張覆書云，此子久欲贅之爲壻，今爲翁子，小女又在尊府，天緣奇遇，宜擇吉合巹，女知父有此意，並不推辭，遂成伉儷，一日郎洗足，母見其足心有七星紋曰，吾所失之子，亦有此紋，兒莫非是崑郎乎，郎曰，兒並非武昌姚氏子，記幼時上山遊嬉被拐，餘皆不記矣，母以告父，共認之，眞其子也，一家歡慶，不啻登仙，郎鼎革後爲顯官，姚張二姓，世爲婚姻不替。

甯波袁道濟，家貧不赴秋試，或勸之行，贈以三金，時歲值歉收，路遇一棄嬰，啼饑將斃，袁惻然卽以三金託腐店夫婦撫之，至省，同鄉友憎其貧，不納，一舊識僧勉強留寓，是夜僧夢各府城隍齊集，以鄉試冊進文帝，內有削除者，尙須查補，甯波城隍稟曰，袁救嬰心切，可中，帝命召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寢奈何，城隍曰可以判官鬚貸之，僧寤駭甚，及告袁，與袁夢正合，榜發果中式。濟嬰寶錄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註）昆衆也，昆蟲物之至微者也，草木物之無情者也，存心仁愛者，猶不忍傷，况其他乎，高柴啟螫不殺，方長不折，聖賢用心，不忽於細類如此。

廣南郝寬字容衆，居越王臺畔，性仁慈不殺生命，夏月以紗籠照燈，防有蛾入，便溺必擇淨地，恐傷諸蟲，蠅蚊叢集，驅之而已，不撲殺也，廣南多白蟻，穿箱入篋，爲書籍衣服之害，兼能蝕銀，惟竹雞能制之，寬恐傷生，戒家人勿畜，有銀千金久藏櫥中，被蟻蝕去三百，家人見地下銀星尋至一窟，見一破甕底，集蟻無數，散處者約數斗，家人謀曰，將此蟻入爐煉之，可得原銀七八，寬曰，爲此三百金，害數十萬生命，吾不忍也，急掩之，至夜夢有甲士數十，皆衣白駕駟馬

安車來迎，曰蜉游王奉邀，寬恍惚登車至一城中，人民富庶，房屋華麗，乃大都會也，又有無數官員伏道迎接，請赴宮闕，王著絳袍，玉簪朱履，威儀整肅，降階携手，叙賓主禮，王曰寡人託庇仁人之宇，不聞翰音，保全性命，奈智淺德薄，政刑不修，百姓爲盜，傷君之財，昨獵甕山，又蒙佑宥，厚德豈容不報，越王臺左側，槐樹下有銀一窖，乃漢時趙佗所藏，君可取而有之，寡人聞麒麟不食生物，不踐生草，君乃人中之麟也，惜君老矣，無可成就，留貽後人可也，仍命原甲士送回，寬醒思曰，蜉游者，蝮蠱之名，翰音者，竹雞之聲，殆前所救之蟻，顯夢報德耳，著人至槐樹下挖之，果得銀一窖，後生子名瑞麟，登榜作翰林，以文章名世。

宜憫人之凶，（註）此句有兩說，一說凶者，惡人之稱，宜憐憫而化導之，使之改行從善，如孔子之於盜蹠是也，一說凶者孝服之稱，宜憐憫而周恤之，使之各遂其願，如孔子之式凶服是也，二說俱通，並存之，各爲集傳。

山右伍千斤，生有勇力，以拳棒雄一鄉，一言不合，卽毆人幾死，或奪物不償，或借資不楚，種種橫暴，人皆畏之，一日天暑上城樓乘涼

，有數人先在，見伍來皆走避，獨一老人端坐不理，伍盛氣謂之曰，衆人皆去，而翁獨坐，將謂我拳脚不利乎，老人曰，甚哉，子之迷而不悟也，父母十月懷胎，三年提抱，望爾成立，爲朝廷建功立業，上而榮及祖宗，下而封妻蔭子，爾負不世之才，甘心下流，不但國家少一可用之人，爾之父母亦抱恨九泉矣，惜哉惜哉，伍慚愧流汗曰，世之凶人自我，故以凶人自待，今聞翁好言，不覺猛省，但我不齒於人久矣，縱使改悔，能入正人之列乎，翁曰屠子放刀，立地成佛，子果回心向上，且將爲聖爲賢，封侯拜將，著史冊而勒旂常，豈獨爲正人耶，伍拜伏受教，自是改行折節，投入營伍，累陞副帥。

徽人金翁，年六十外無子，用銀百兩娶一妾，媒詭云，係小家之女，翁見其舉止安雅，應對和柔，心竊疑之，至晚妻以紅衫命女易服，女持衫欲服不服，淚流滿面，似有無限愁苦，而不敢告者，翁曰，爾但實說，我當爲爾謀，身價不足計也，女曰吾父曾爲縣令，剛直不合上司，被參去官，抑鬱而死，折措殮葬，家計全空，方畢父事，母又去世，既無叔伯，終鮮兄弟，無奈只得賣身，此時尙不知母入殮否，妾遽著吉衣，是以痛耳，翁大駭隨燬其券，取銀數十兩，命妻自帶一老

媪送女還家，殮母畢，卽命媪同住女家，急爲之擇良配，其妻年踰五十，孿生二子，俱成名進士，人皆以爲盛德之報云。

譚元春父嘗客襄陽，舟且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遺失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也，翁慰之曰，汝金固不失，隨取一大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妄取，翁曰，汝但取去，不必再言，後丁卯歲，元春夢神告曰，宜自策勵，爾父襄陽事發矣，驚悟以夢告母，母具述前事，是年鄉薦第一。覺世篇注證

樂人之善，（註）善者，人我所同得，世人妄分彼此，好名者惟欲善自己出，嫉忌者，不喜善與人同，甚至誣詞以詆瑕，陰計以敗美，不過快其褊心，徒增罪孽耳，樂者誘掖於始事，獎勵於當幾，而又播揚推引，使有善者因而益進，無善者亦聞而興起，便是無量功德。

章景綸性好善，見前人嘉言懿行，必恭敬而奉行之，元兵南侵，擄婦女千名閉菩提寺中，撥社長李德揚看管，李亦善人，嘗謂章曰，此中所閉者，皆名門淑質，一經隨兵遠去，必隕異地，殊堪憫惻，吾欲盡放之，奈有母在堂，誠恐累及，是以不敢，章慨然曰，我係隻身，君但易我名，此事我爲之，設有禍起，斬戮自甘，不以相扳也，李

察其誠，稟明有司，易章看管，章通知衆女，預爲準備，至夜開門盡放之，縱火燒寺，束身待罪，後兵回，主帥下令不許帶婦女，章遂得釋，後娶妻連生五子，每念疇昔放女事，幾罹殺身之禍，看破世情，遂削髮爲僧，募化重建菩提寺，圓寂之日，聚大衆說偈曰，積德行仁，何須人見，萬里同圓，毫無虧欠，老僧在世無他，只是樂人之善，合掌而逝，已成佛矣，五子俱登科甲，李德揚初發善念，後亦享福壽。

濟人之急，（註）急者，如遇災病，則藥餌爲急，遇死喪，則後事爲急，遇饑寒，則衣食爲急，遇婚姻，則奩橐爲急，不論相識與不相識，一經目睹，便儘力做去，如獨力不能，設法援引有力者爲之，便是無量功德，慎勿謂不關己，漠然視之也。

楚州有王姓者，賣花爲業，時值歲底，婦女需此過年，王花朵鮮艷，莫不添價爭買，王不歸家，先到古廟中，坐殿前臺基上，取戔稱銀，約有加倍利息，忽聞殿中西角有喉喘之聲，王驚視，見一破衣男子，懸樑自縊，王卽解下撫摩，半嚮方甦曰，君方少年，何故尋此短見，其人曰，小子不幸，家業凋零，貿易無本，一貧徹骨，已近除夕，家

無粒米寸柴，寒荆又臨盆，我出外欲貸三五十錢，應募中之急，竟無應者，想男子在世，妻子生產，分文莫措，何面歸家，不如尋死，王曰，君若死，令妻產中誰爲救援，必死，並腹中子女亦必死，豈非三命，我今日賣花銀一兩六錢，除本尙餘八錢，吾與君平分何如，將銀慨然與之，亦不問其姓名，其人叩謝而去，王復至街賣餘花，抵暮方歸，妻立門首曰，君來何暮，使我心驚，王告以贈銀救急之事，妻亦賢淑，並無怨言曰，適見堂中火光熒熒，約高尺餘，我恐見鬼，是以不敢在家，王視之果然曰，此寶光也，下必有金銀，挖之，果得白鏹二鏹，各覆元寶一錠，上有字云，救人三命，天賜成家，王得此營運，遂成巨富，謹藏元寶，以傳子孫，至今後代繁衍，人尙稱花王云。

祝染延平人，性極慈祥，見人之急，無不竭力周濟，遇歲荒，捐資設廠施粥，全活甚衆，晚年生一子，甚聰慧，試舉日，鄰人有夢報狀元者，鳴鑼鼓吹手持大旗，上書濟急之報，及榜發果染之子也。敦善錄

潘翁某，家富業鹽，而獨不發秀，誓行感應篇，每歲暮卽取白銀數百兩，分作小封，多寡不等，日披舊褐，往城市鄉鎮，察無計度歲者，債逼不能償者，窮途不能歸者，一切貧困，量給與之，人莫知其誰也。

，又多製棉衣以衣寒者，多設粥廠以食餓者，多施茶藥，多施棺木，凡諸方便，終其身樂行不倦，親見二子成名，一翰林，一中書，孫世恩狀元及第，官至首揆，世璜及元孫祖蔭，皆探花，至今科甲猶盛。救人之危，（註）危者死生在於呼吸，如水火，盜賊，爭鬥，刑獄，疾病，逋責，羈旅，患難，等事，救之緩則無濟矣，有財有力者，觸目生憐，廣行方便，則功德無量矣。

浙江義烏縣，民刁好訟，動以人命誣砌成獄，鄉民虞全士，價買虞盛公田一畝五分爲業，已經二載，盛公之姪虞祖福，又將此田賣與虞兆文，以致互控，縣未審，時值初夏，兆文赴山查看樹木，失足墜崖，跌傷偏右，並右肱肘，越數日殞命，其弟兆賢頓起奸謀，謂嫂吳氏曰，兄與全士爭田，輸贏未決，若移尸投水，告以挾讐謀命，則田可永業，且問全士抵償，是一舉而積恨可消也，嫂畏禍不允，告知其婿趙毛，並兆賢之弟虞世德，與姪虞公星，共相阻勸，兆賢不依，卽令己之二子，乘夜抬屍，自將兆文雨傘包裹携至玉頂塘邊，沈屍於水，置傘物岸上而歸，天明時，有對塘住之虞佩生，汪大玉，見傘柄刻有兆文名字，往告兆賢，兆賢佯爲不知，同赴查看，暗將兆文原買田契，

與控縣呈稿，扯碎棄落塘塍，適有虞餘看見拾取，兆賢卽指爲全士挾仇謀命之據，捏稱兆文於四月初九日鷄鳴時，赴縣催審，被全士攔路打死拋塘，報縣，縣驗有致命傷痕，死後棄水，重刑嚴訊，全士無從置辨，問絞擬抵，遂成冤案，時郡守朱公，慈祥明決，斷事如神，一見讞詞，瞿然曰，是案疑竇種種，竟至大辟，吾不忍也，遴委蘭谿令會同研鞫，據兆賢續呈血衣一件，供係兆文所穿，當初驗時脫下墊屍，被佯作陳佛奇取去，用錢買回，質訊佛奇，堅供無其事，復赴王頂塘履勘塘塍，曲折紆迴，如果全士仇殺，自必急圖拋棄，豈肯從容遠涉，况契紙呈稿，何難卽時毀滅，焉肯留於塘塍，自露形迹，且初夏天雨泥濘，紙棄草地，必然濕爛，安能拾取辨別，隨喚兆文貼鄰虞昭能單頂生，並近塘之寺僧裕生，供出兆文在山失跌受傷情事，從此層層推究，始據趙毛等將拾屍棄塘，及親見兆賢袖中落出契紙呈稿，並血衣係兆文跌傷後脫存在家，各情節歷歷說出，兆賢俯首伏辜，不敢置喙，事得昭雪，計全士繫囚待決，已拚受戮，幸遇朱公明鑒，遂令獄底冤魂，撥雲見日，公江南婁縣人，諱春，號性齋，乾隆十六年聖駕南巡，以賢能特陞溫處觀察，行功過格，興舉義學，建置義塚，修

育嬰堂，刻勸善書，施送藥餌，戒殺放生，助人善舉，濟急救危，功德不可勝舉，仁慈明斷，實爲近代罕有云。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註）好得惡失，人已同情，小人忌人之得，幸人之失，只緣此心不平之故，抑思財之聚散，勢之盛衰，業之興廢，學問之進退，功名之成敗，人之所得，可損於我，而有忌心，人之所失，何益於我，而有快心，總自生煩惱，徒增罪孽耳。

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平心接物，從無苛刻，當國時，士人日以文章獻，佳者則鈔錄諷誦之，曰琦所不及，劣者則手自封藏，不以示人也，人有善，則擊節歎賞曰，此君子也，有過則撫膺太息，曰此人平日甚好，何以至此，想傳聞之悞耳，或告公曰，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之公心也，公一味有譽無毀，毋乃非直道乎，公曰方今人才漸替，獎拔之猶恐不振，何容稍有挫抑，且君子小人，何代無之，若嫉惡太嚴，絕彼自新之路，則人皆自棄矣，吾備位宰相，欲爲朝廷作養人材，是以視人之得失，不啻己之得失，體應如是，豈同鄉愿作閹然媚世態乎，其人愧服而去，公後五福全臻，子封王爵，女爲帝后，子孫簪纓，世世繁盛，南宋末猶有作台鼎者。

不彰人短，（註）短缺處也，或其人，才有未能，或其人，偶然失足，苟或彰之，則彼之身名從此敗矣，蓋彰人之短有兩等，有存心刻薄，於廣衆中迎機湊巧，一言中之，令人無地自容者，亦有談到高興，不知不覺，順口道出者，招尤買禍，得罪神明，可不戒哉。

京江段克遇生平惡聞人過，閨闈之事，尤禁口不談，一日過黃坑，於路見一髑髏，隱隱有竊賊二字，蓋黔犯也，至晚宿寓中，夢一少年，以衣蒙首曰：我在世不肖，致遭官刑，今朽骨拋露，黔字猶存，見者不生憐憫，反加非笑，我羞愧之甚，知君忠厚，特來相求，倘蒙掩以塚土，我必有以報君矣，段醒憶其言，次早僭僕仍至黃坑，尋前骨埋之，越數日復夢少年來曰，感君掩我之醜，君明日過溪，其中有三溺死鬼，往往害人，吾當悉力救援，保君穩渡也，次日渡溪，旋風大起，隱隱聞爭鬪聲，舟抵岸無恙，事畢回家，欲赴田看收穫，家人曰，近出一虎，啞人多矣，段懼不敢往，夜又夢前少年曰，虎食人必須俛鬼指引，君可預挖一坑，明日二更時，我與俛引此畜入阱，可殲也，段如其言，率家僕持械伺之，至二更，果見有二人隱隱前行，虎後隨至坑邊，二人用手指坑，虎即跌入，衆械齊下，從此害除，段與鄉隣

述其事，皆感其德，歛貲爲之立廟，塑冠帶像，題曰靈顯大王祠，像成之日，合村之人，皆見傘旗鼓吹前導，有一少年乘軒進廟，如新官到任，自是春秋祭享不絕，祈禱輒應。

麻城劉仲輔家貧，自少仁恕，與夫人董氏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者，因曰，想汝以貧故至此，卽檢夫人首飾幾件與之，囑曰，汝速改行爲善，我必不言，後夫人常問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公享壽八十有九，吉慶之事，歲歲不絕，子孫俱發科甲，登顯秩，封誥盈庭，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痛哭，其人頗有善行，疑卽昔之偷兒也。人鑑

不銜己長，(註) 人有所長，卽當善藏其用，故聖人不矜不伐，君子若無若虛，纔欲見長，便是短處，如龜以智自害，翠以羽自殘，石以抱璞而碎質，象以有齒而焚身，物尙如此，況於人乎，每見少年英異之士，露才揚己，眼中無人，到底只是平常，甚有困頓而死者，蓋器量淺薄，自無受福之地也。

宏治間浙江許容，能文章，恂恂自處，未嘗以才智先人，時學院試士，有友盜其文，考居第一，揚揚得意，逢人自銜，久而忘其所以，與

容面前亦作矜張語，衆友代爲不平，羣欲面訐之，許止之曰，文之遭際，關乎運之否泰，彼運應居首，與文何涉，且並非吾文，諸君切勿錯認，友聞之肉袒請罪，且索其窗稿，許仍檢佳者與之，是科七題全遇，友得中式，許反落第，友竟不感，許亦不較，後友選山東滕縣尹，許適赴北闈，過其地，泊船，友出拜客見許，佯爲不認，回衙著鄉地驅逐浙人，不許容留在境，許原無抽豐之意，一笑而已，到京登第，欽點山東巡按，友無面相見，出文告病謝職，許慰留之，竟不提前事，相待如初。

遏惡揚善，（註）遏止也，未成之惡，則止之使勿行，已成之惡，則止之使速改，揚表也，一端之善則表之，使其知所鼓舞，全體之善，則表之使人知所取法，規過勸善，激濁揚清，隨人隨地隨時皆可爲也。

開封卜霖蒼，財蓋一鄉，喜交匪類生事，妻俞氏諫不從，時值重九，卜命城外酒肆備殺饌，偕無賴數人會飲，有一外路書生，見卜不爲禮，卜怒曰，何物餓殍，如此大樣，生答言不遜，卜用拳揮去，生舉手一格，袖中脫出金扇一柄，繫白玉墜晶瑩可愛，卜順手接得曰，留此作免打之資，生曰，此祖傳至寶，留以聘姻，何得妄奪，卜笑曰，爾

果能發跡，吾將女與汝，生欲分辨，店主拉之出，曰此人不良，扇墜事小，急宜遠避，免傷性命，生含忍而去，其妻俞氏知卜怕鬼信神，用匕首一把，上粘小帖，託爲雷神語，若不速改，卽行天誅，潛置卜枕旁，卜醒見之，魂魄沮喪，遂櫛沐對天懺悔，再不敢爲非，妻曰，遏惡還須爲善，我家頗有資財，何不廣行善事，以贖前愆，卜從之，被澤者多，俱稱之曰卜善人府，縣皆旌表其門，縣令吳育龍，因年荒卜代民完糧，製一鄉善士匾額親送懸掛，忽報按君入境，尹出郭迎接，拜謁畢，按君曰，有卜某者，乃大惡人，吾已行府差拏矣，尹愕然曰，此善士也，歷受旌揚，不識憲臺何所見，加以惡人之號，按君曰，此人之惡，不但傳聞，抑且目擊，貴縣代爲掩護，得毋錢神有靈乎，尹曰，屬吏與憲臺所見不同，殺人媚人不敢爲也，辭出，府廳進見，其說亦同，按君心疑，仍扮舊日書生，至前酒店私訪，店主一見，曰卜善人尋官人多次，今適在店後，可進會也，蓋卜預得尹信，借此躲避，卜一見生，握手歡然，生曰，向日見忤門下，未知何故，卜曰前得先生玉墜，有婚姻之許，小女至今待字，如先生有室，則將原墜奉還，如未聘，前言可踐也，生笑曰，翁原來如此至誠，大非昔比，

可喜可賀，但小生一貧徹骨，有辱門下奈何，卜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吾家計頗豐，先生何憂食用，但我現被按君訪拏，未如性命如何，得見先生來完小女之事，亦了却胸中一掛碍矣，生察其誠，遂耳語曰，吾卽按君也，出印章示之，卜伏地戰慄，不敢仰視，生扶起曰，昔因小忿相忤，今爲翁壻何畏焉，卜謙不敢當，生曰翁不食言，久羈令愛佳期，君子也，我豈肯獨爲小人，翁速歸，我卽行府銷差矣，次日卽令縣尹爲媒，擇吉成禮，卜後以壽考終。

推多取少，（註）財者人所必爭之物，然人生貧富有定數，推之不去，取之不來，究竟能喫虧者，未嘗不是討便宜處也，若錙銖必較，以致骨肉成仇，親戚啟隙，朋友相爭，獄訟繁興，同歸烏有，何若喫些小虧，常久相處之爲得也。

閩人有丁姓者，長名岱，仲名嵩，季名岳，岱治家，嵩出外經營，岳讀書，兄弟和好，從無間言，岱生四子，岳生五子，嵩祇生一子，甫四齡，一日岱謂兩弟曰，食指漸衆，家業未增，不若析產爲三，各覓生計，嵩曰，九世不分，傳美千古，我兄弟承先人之福蔭，不能勉法古人，已爲可愧，今兄有四姪，弟有五姪，我惟一子，不忍諸姪裔，

而我子獨豐，請析爲十，兄從之，嵩後貿易湖廣，有欠賬千金，乃岱岳所未知者，嵩取討全，抵家已大病，口不能言，但指銀與諸姪，手作十字狀而卒，兄不忍利其有，盡與嵩婦，是夕婦夢嵩曰，我與兄弟推多取少，汝何違我之志，獨沒千金，官速吐出，婦如其言，仍作十分均分，丁係白屋，從無列宮墻者，獨嵩子苦志芸窗，未三旬成進士，累代書香。

受辱不怨，（註）凡人辱我，定非無因，若我有可辱，咎自在我，我無可辱，彼自妄耳，又何怨乎，不怨非獨不報，亦不介於心也，古來大手眼人，必然忍小忿小恥，正是享福處，若夫藏怒於心，徐圖報復，又奸險之人耳，豈太空之心哉。

唐婁師德器量過人，有無知者，指名辱罵，公若不聞，或以告公，公曰，恐是罵他人耳，曰明呼公名，曰天下豈無同姓同名者，或猶不平，仍以爲言，公曰彼罵我，而子述之，是重罵我也，毋勞見告，嘗曰，人以非禮相加，其中必有所恃，付之不較，非惟養量，亦以免禍，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嗚呼如婁公者，可謂受辱不怨者矣。

受寵若驚，（註）福兮禍倚，人但受寵，便易盛滿，纔到盛滿，便是禍機

，若驚云者，如不當得而得，過我分量，擔承不起之意，如此則兢業小心，隨分盡職，內而忠誠，外而勤謹，必無盈滿之禍也。

唐李泌，生有異質，骨節珊珊，能於薰籠上立，屏風上行，成童時，胸羅萬卷，時楊妃擅寵，奸佞盈朝，乃隱居匡廬，不樂仕進，至祿山作亂，明皇幸蜀，肅宗卽位靈武，聞泌之名，強起之，尊禮備至，呼先生而不名，尙方珍異，泌未嘗，帝不先食也，屢畀以鈞衡之任，泌堅辭不受，曰臣以布衣備顧問，榮於宰相多矣，在軍中與帝並騎而行，軍中指之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莫不嘆羨，帝於冬日得佳梨，爐中燒熟，親削賜之，時諸王在側，皆跪請，帝命各賜一枚，諸王曰，御手親削，方足爲貴，梨何足異也，帝曰，泌吾師也，斐夷大難，克復兩京，使社稷危而復安，皆其參贊之功，爾等無益於國，何得妄思非分，卒不削，泌疊受恩寵，益不自安，求去益力，帝曰俟天下大定，朕與卿同享二十年富貴，再如卿意，未晚也，一夜與帝同榻而寢，泌涕泣求歸，帝驚披衣而起曰，朕與卿君臣魚水，尙疑朕不能始終耶，今且寢，明早議之，泌曰，不然，臥榻之前，臣尙不得請，况黼座之下乎，伏地不肯起，次日上命諸王大臣合詞勸留，衆曰

，上之寵公至矣，公之受寵，古今未有其比也，時懷去志，得毋太過，泌曰，公輩知享殿犧牲乎，飼以芻豢，被以文錦，天子親臨省視，非不尊且榮也，一旦付諸鼎俎，求老死田野，不可得矣，衆回奏，乃暫命還山，代宗時，信任尤篤，泌受兩朝殊遇，卒不受職，可謂善於處榮者矣。

施恩不求報，（註）君子以濟人爲念，一念觸發，推恩給之，見得道理自當如是，若施恩於人而望報，便不是真心好施，所施者亦必皆能報之人，或報以錢財，或報以聲譽，而窮途望恩者，不得蒙其澤，全是一團私欲矣，故必不求報而後心平，心平而後利溥，方算得真施也。

吳自脩作壽張令，審一大盜，見其豐偉健爽，品貌非常，心竊異之，但盜所犯甚重，欲生之而無路，乃於夜半，呼盜至內衙，謂之曰，吾欲生汝，而律無可生，明日解司，吾囑差半路釋汝，可相偕而遁也，次日取銀三百兩，暗囑解差，中道共逸，事發，吳以簽差不慎去官，囊橐如洗，家人莫不尤之，吳曰，施恩而望報，不如勿施，貧窮命也，何尤之有，越數年，盜於邊庭立功，躋顯位，思報前德，以書招吳，吳心不欲往，家人強之，乃行，至任所，盜事之如父，時刻不離，

數日不歸後堂，妻怪而問之，盜語其故，妻曰，君誤矣，妾聞大德不報，彼有挾而求，雖盡囊與之不足，若不遂其意，彼播揚前事，君何面爲官，不若致之死，歸其棺，而後贈之，庶君事不露，而彼亦受報矣，盜恍然曰，卿言是也，遲數日當行之，夫婦私計，不知已爲厨役樊姓竊聽，適進午膳，樊以肴饌不精，被責二十板，樊懷恨，盡將私計告吳，吳大驚，棄行李，與樊宵遁，次早，盜知之，已遠不可追矣，乃大悔，遣人賚千金送其家，吳却之不受，值覃恩，吳原官起用，歷任尙書，盜領兵征西域，失機論斬，亦負德之報。

河南劉文正公諱理順，鄉薦後久不第，讀書二郎廟，聞哭聲甚哀，問之，其鄰曰，渠子出外七載，母老且貧，嫁媳圖活，昨得遠商十二金，今夕卽去，姑媳不忍別耳，劉忽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只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日交官矣，劉曰，速取來，官糧再爲借當，遂假作其子書，言離家後，獲利五百餘金，半月便歸，先寄銀十二兩等語，姑媳得銀信，急告商，還其銀去，越十餘日，子果歸，書中所言悉符，子聞駭甚，嘆曰，殆神明憐我乎，合家叩謝天地，劉公是年會試，啟行前夕，夢鼓吹列炬，二郎神送出廟門，及臚

唱，果狀元及第，其子後知劉公所爲，踵門拜謝，公竟不認。

與人不追悔，（註）推解之念，人皆有之，但初念未嘗不善，病在轉念之易其初心耳，故一念惻隱，慨然與人，復一念係戀，而悔失我有，究竟是吝根難斷，義利不明，爲德不終，貪萌日熾，推此追悔之心，非惟不能與人，將來必且奪人矣。

袁崇豫家無儲蓄，而性好施濟，時值歲底，祇有米五斗，有貧友告貸，慨然以三斗與之，元且食薄粥，妻孥苦饑，皆出怨言，袁曰，既已與人，追悔何益，爾輩苦元且食粥，視並無粥食者，何如，又冬月見赤體者，解絮襖與之，歸家有寒慄之色，妻詢得其故，笑曰，君凍自己之身，而恤他人之寒，未免不權輕重，吾有小襖，可速易回，袁曰，以小易大，不如勿與，吾身雖凍，而心自樂，卿勿慮也，乃取小襖着之，一日登廁，見壁上掛布袋，內存白物六大封，約三百金，嘆曰，財與命連，此時失者，不知作何景況，坐於路旁，等至天晚，並無失銀之人，携歸藏匣中，家人面前亦不言及，次日，復往守候，不覺身體困倦，惛然欲睡，見有神人告曰，失銀之人，前世慳吝異常，一文不捨，今生爲宦僕，背主私行，奉命採辦，浮開銀三百兩，以圖入

已，天悉其貪，故使之中途失脫，彼以不義得之，以忙中失之，乃係天意，彼已不來，無用久等也，袁醒自思，雖承神語，然不義之財，終不可用，時值年荒，斗米三錢，乃買米百擔，於四城門施粥，數日而盡，家下雖極饑餒，並不沾惠，後年逾百齡，鬚眉不改，強健如少時，遇異人授以金丹大道，飛昇而去。

宋眉山蘇公仲杲，遇荒歲賣田以賑其鄰，及冬年豐，人償之，辭不受，祖業漸衰，雖飢寒而心不悔，生子洵，孫軾轍，俱貴顯，文章節義，世稱不朽，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又遇歲饑，典押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半贈之，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明日方死，彼却今日死，遂分濟之，是夜夢神謂曰，汝濟人心切，上帝鑒之矣，當賜汝金一穴，明日鋤地果得之。

瞿嗣興好行陰德，有一貧人，值大雪餓不能起，公憐之，携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歲歉，有貧人來糶米，受其錢五千，佯忘曰，汝錢十千耶，倍與之，凡肩挑背負諸人，必多償其值，曰彼胼手胝足，以求利，忍與之較乎，享年八十，無疾而終，子孫累世榮顯。

所謂善人，（註）承上文是道則進，以下至與人不追悔，言如此乃所謂善

人也，曰善人則心逸日休之象，與前所言貧耗憂患等，相去霄壤，此在天堂，彼在地獄矣。

元末有儲紹衣者，力行感應篇，刊刻廣佈，每句各編彈詞，俾閨門婦女，亦得解悟，時羣雄割據一方，陳友諒少時，貧困無賴，儲曾周濟之，後數年，友諒起兵，佔奪湖廣諸郡，卽僞位，國號大漢，徵儲不就，屢賜金珠幣帛，儲不敢辭，但藏之笥中，留以濟貧，家雖缺薪米，不肯用分文，明太祖登極後，訪天下隱逸善士，有司交章薦儲，奉詔至都，太祖問曰，卿在家何事最樂，回奏曰，臣草莽餘生，恭逢太平盛世，惟力勤耕種，以善自勉，並以善教子課孫，餘無所樂也，太祖又曰，陳友諒僭竊之日，卿不入其黨，友諒尊禮備至，可見作善之人，雖惡人亦可感動，善德無所不屈，信不虛也，楚書云，惟善以爲寶，卿可謂之國寶矣，御筆親書爲國之寶四字賜之，另賜束帛文綺，以安車送歸，勅有司月給粟肉，以養其老，官其子爲雲南布政司，孫入大學讀書，俟學問有成，量材受職。

人皆敬之，（註）善者人所同具之公理，人能全此公理，上自王侯卿相，下至牧豎村夫，無不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此豈勢以迫之，術以馭

之哉，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也。

宋司馬溫公居鄉時，聚生徒講學會文之期，一飯一麵一菜一肉，不置酒，公第其甲乙畢，卽申明孝弟忠信之理，娓娓不倦，學者莫不感化，有鄉老數人，以菜羹麥飯爲獻，亦求講學，公欣然享之如太牢，食畢，爲之講大學聖經一章，衆老退而喜曰，吾今知聖人之道也，公每出，市人傍立起敬，如對神明，奉詔赴闕，衛士觀之咸舉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歸，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見村民數千百爲羣，踴躍相慶曰，司馬作相，吾輩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其諸部落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擾邊，公薨之日，都民罷市，相聚設位而哭，典鬻衣爲奠，如喪考妣，四方會葬者數萬人，香帛紙錢之類，市肆爲之一空，蓋從來未有之，又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隱貨利，人隨貧富皆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司馬溫公所知。天道佑之，（註）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或孤忠可以貫日，或純孝可以格天，或貞女烈士，有霜飛星隕之異，或勞人遷客，有鯨波瘴厲之危，要皆履險克濟，若非天道所佑，人力豈能爲歟，佑謂愛護而保翼之也。

宋劉器之登第後，力學不倦，日講性命之旨，人勸之稍息，答曰，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原非兩事，吾僥倖太早，毫無知識，昔漆雕開爲聖門高弟，尙以未能信斯爲歉，我何人斯，敢不自勉，及拜諫官，忠直敢言，累抗疏論章惇小人，不可用，人皆爲咋舌，及惇用事，修前怨，公遂遠竄，宋時流貶之處，以兩粵爲極惡，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鄰，高廉雷化，說著便怕，凡此八州，公歷其七，雖盛暑炎日，泛海冒險，監督者不稍寬假，人皆謂公必死，而竟無恙，時有貲郎，揣意欲徑殺公，惇卽擢爲本路判官，其人飛馭來，去貶所纔二十里，止宿驛亭，擬於明日處公，左右震懼，夜半忽聞鐘聲，貲郎如有物擊，大叫嘔血而死，惇復具疏捏奏，誣以重案殺公，疏未發而事敗，帝念公前言，立擢回朝，以福壽終，非天佑善人之明驗歟。

福祿隨之，（註）福富之也，祿貴之也，隨者，不求而自至之謂，蓋天爵修，而人爵從，善氣感召，捷於影響，莫知其然而然也。

唐武后僭位，殺戮宗族，大開訐告之門，株連牽累，死者不可勝計，有裴尙書，被仇家所誣，棄市，其姪仙客，年十七，上疏訟寃，后庭訊之，謂爾少年，何能爲，必有人所使，仙客抗言曰，忠孝出於天性

，何人能使，陛下當論臣言是與不是，不當問其他，后大怒，命杖一百，纔四杖氣絕，武后定法，人死，猶須杖滿，執杖者，憐其少，且已死，以下諸杖，備數而已，至九十九杖，復甦，安插邊遠，回紇可汗雅重漢人，見裴係名臣後裔，且通文墨，使教諸臺吉，委之以事，靡不妥協，遂以女妻之，裴由是富有金帛，種田則倍收，牧馬則蕃息，與中國通市，得利千萬，自成部落，富堪敵國矣，由邊至京，驛遞皆其佈置之人，朝中之事，纖悉畢知，時徐敬業起兵討武后，國中有事，裴乘機欲歸，偕妻奴婢三百餘人，裝車數百輛，馬數百匹，連夜私遁，回紇怒，遣兵追之，裴率家僮拒之，不勝，被執，回紇以愛女之故，不忍加誅，拘禁之以待朝命，時敬業之亂既平，武后恐前此流人，更有異謀，遣官安插，實暗令殺之也，差官承意旨，盡殺之，裴係待命之人，反獲免，差官回朝復命，后變顏曰，朕命爾安插，何故擅殺，立付法司典刑，下詔凡屬流人，盡赦罪回家，其意以爲流人俱盡，故施恩以爲掩飾之計，裴適逢其會，遂得歸，時張柬之謀誅諸武，后退居後宮，中宗卽位，念裴冤，復其家，累官尙書，計裴一生，爵位財產，皆不期而至，可謂福祿隨之矣。

宋仁宗時，貝州妖人王則反，文彥博奉詔討賊，一日。帳中議事，妖人用術飛一大石，當頂壓下，忽背後有一人，抱之離數步，止將所坐椅打碎，彥博謝之，其人曰，吾福神也，因公忠直，故來相救，言訖不見，公後享上壽，位極人臣，子孫榮盛。

西蜀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邱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官光州太守，平反冤獄，首註感應篇，助宣教化，令人因事求理，嘗曰，做人爲官，皆不可一日離此書，後擢御史中丞，年高德劭，五福咸臻。

衆邪遠之，（註）妖不勝德，善人正氣充滿，邪不敢干，譬如太陽一出，冰雪自消，一切不正之氣，遠而避之，不敢爲禍也。

唐相郭元振未第時，挾策遊京師，至太原，日將暮，居停無所，路傍見一廟，額書烏將軍祠，十分整肅，振偕僕入，見殿堦兩傍俱列粧奩，如嫁女者然，殿上供酒饋，有介冑將軍上坐，聞左邊室內，有女子哭聲，振問爲誰，內應曰，君人耶，則救我，鬼耶，任爲之，振命僕將門打開，有盛服女子，年十六七，容色姣好，向振哭拜求救，振曰，予天下血性男子也，爾果負枉，可實言，吾當救汝，捨身不惜也，女曰，此地有烏將軍者，每歲索少艾女爲夫人，若不進獻，則降災

殃，合鄉不寧，數年來，喪女命多口，吾父利鄉人三百金，醉妾而閉之此房，自分必死，偷蒙救援，願爲婢妾，振命女仍住房中，自與僕在堂靜候，俄頃有十數人，各持掃帚等類進內，見元振曰，相公在此，棄所持奔去，又門外有皂衣公吏數十，遙見振，亦曰，相公在此，不敢進內，振心喜，自念吾當作相，可除此怪矣，霎時，有鼓吹傘旂執事擁一將軍，乘軒而來，至二門，公吏回云，郭相公在堂上，將軍若有懼色，曰既郭相公在此，吾當相邀，振命僕至輿前，請曰，郭秀才請見，將軍下輿，至堂上，與振叙禮，振曰，小生路過，聞將軍嘉禮，願爲小相，將軍謙不敢當，命酒與振共飲，談笑甚歡，振有匕首極鋒利，思欲刺之，曰吾有鹿脯，得自御廚，敢以上獻，從行李中取出，用匕首解開，親送將軍前，將軍伸手來取，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大叫而走，從人悉奔，一時寂靜，振呼女出，與以飲食，至天明，女父持楮錢，嚟哭與衆鄉老來至廟中，見女竟無恙，問得其故，衆老嘩曰，破吾香火，欲毆之，振曰，爾等老於年，未老於事，且勿嘩，靜聽吾語，上帝設神，非猶今之州牧乎，衆曰然，假令州牧不遵法度，貪淫漁色，天子有不加之誅者乎，今烏將軍奸女多人，乃上帝所必

誅，吾奉帝命，爲一方除害，何嘩爲，衆皆踴躍曰，是也，公率衆照血跡，尋至一古塚，有穴如屋，一大猪無右爪，臥內，蓋所謂將軍也，衆共殺之，火其廟，怪遂絕，父欲携女回，女辭曰，得金賣女，置於死地，父子之情安在，吾永隨郭恩公，不復念家鄉矣，郭署爲側室，生二子。

歲甲寅，福建漳州疫癘盛行，染者立死，殆億萬計，有道人云，惟奉行感應篇者，得無恙，訪之果然。

神靈衛之，（註）神道無私，其所敬者忠孝，所欽者正直，所愛者循良，所尊者道德，故遇善人無不曲加保護，古來積德之人，遇水火兵盜之災，往往化吉生祥，脫離凶厄，傳曰，神所憑依，將在德矣，此之謂也。

長沙趙德鄰，六歲患症將危，有神人送藥一丸而愈，曾出外遇鬼，見土地持杖衛護，後娶鹽賈汪姓女爲婦，賈挾重資，合家居大艘，常泊岳州湖岸，趙歲時過洞庭省親，有鬻菱芡老叟，願載趙，見其船無鍋，竈問何食，曰菱芡耳，趙帶有佳釀，名松醪春，屢飲之，叟亦不愧荷，一日妻歸寧，父居舟，夜起風濤，合家漂沒，趙設祭湖濱，痛哭招魂，三日夜不輟，精誠感動水府，主者命查勘，左右曰，有汪姓一

家，已拘到矣，檢簿無其女名，喚出，卽趙妻也，主者曰，爾夫前世積德，神靈處處相衛，他日治岳郡，與吾有枌榆之誼，當放爾還家，索筆題汪氏臂曰，昔日湖頭菱芡人，感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趙德鄰，命水卒送回，趙正祭奠，見有一物漂來，拉起，乃妻也，問之得主者放回之故，設位朝夕頂禮，以報其德，後銓選得郡，果如主者言，接妻赴任，過湖有一老叟挽捧，若不在意，命杖之，叟曰，昔日水府釋爾，今反仇報耶，細認，乃昔日之主者，拜而謝之，問父母安否，欲圖一見，翁曰，易耳，至中流忽旋風，船卽沉湖底，汪一家攀舟嚎痛，將向所沉貨賄，盡付女載回，曰留此無用也，須與船復出湖，並無沾濕，抵郡與夫人述之，趙後屢遷官，俱迂道而行，再不敢復過洞庭矣。

菱湖費文耀，雍正四年奉湖州太守命，領庫銀往東洋採辦銅斤，越歲五月十三日返權，至大洋，颶風猝來，舟幾覆，衆號咷無措，文耀至心虔禱天后座前，祝曰，倘叨慈佑免厄，三日得到乍浦，願竭力多印太上感應篇勸世，禱畢，忽見冥晦中，一道靈光閃耀舟前，如有神引導者，十五日未刻，衆距躍呼曰，舟抵乍浦矣。

所作必成，神僊可冀，（註）所作，指作善而言，凡有作而不成者，多由善根淺，善緣薄，以致大願成虛，功德難滿，若人事既合天心，天心豈違人意，故所作必成，善事既成，則心無愧怍，陽春在抱，其氣舒長，所謂仁者壽也，神仙之長生久視必本乎此，故曰可冀也。

王茂修志在行善，每遇好事，雖解衣典物不惜，曾見乞丐病死路傍，無人埋葬，回家搜囊無一文，時值天寒，祇存絮被一條，赴典鋪質錢數百文，不足，又以妻耳環湊之，次日卽有還遠年陳欠者，除取贖典物外，尙有餘剩，生平所作善事，若有神助，無不成就，郡城外有官路，兩面臨水，日久傾圮，往來不便，王發願重修，無力，遂出家爲道士募化，人感其誠，無不樂助，期年得千金，鳩工庀材，砌以方石，鑿蓮花，名蓮花街，遂成坦道，餘資建太乙閣，修煉其中，每早廣施藥材，以救疾苦，一日有疥癩羽士，來閣中求齋，王與之食，且贈以衲衣，至夜半，羽士曰，爾大有福緣，故所作必成，肯從我遊乎，王欣然許之，羽士命閉目，携手而行，如在半空，足下波濤汹涌，啟目微視，則茫茫大海也，霎時抵岸，見層巒疊嶂，鳥語花香，迥非人境，羽士止王於石室，暫別他往，王至後洞，燃燭數十，輝煌雪亮，

地臥死人十數，王大駭，羽士適至，曰此吾道友，偶出遊人間作王公卿相，不日卽回，何懼焉，王求歸，羽士亦不留，曰爾歸念旣動，仙緣尙淺，有一書付爾，可照此行功，俟二十年後，吾再爲接引，遂送歸，其書乃痘疹方，王用以治小兒，無不立痊，後二十年，復遇前羽士度去。

錢塘柴省軒先生，諱紹炳，字虎臣，著述善書，皆輔翼經傳，生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無不勉人爲善，其爲下根人說法，每引感應之案，以歆動之，因取感應篇逐句詳釋，傲河上公解道德經例，分爲九章，名感應篇直解，又取十三經及二十一史之感應故事，勒爲成書，名感應經史通考，歿後，有江右羅含者，館正定梁氏，病劇，見冥官威儀甚肅，旁侍錢塘洪貞孫，羅夙與洪友善，趨問尊官爲誰，洪曰，吾鄉柴公省軒也，羅向前肅拜，問將來功名，柴曰，人生大節在忠孝二字，窮達何足論，語訖而甦，事聞於都下，翰林侍讀施愚山，給諫嚴灝亭，皆柴公故人也，同至羅寓，詢其狀貌悉符，事載吳青壇太史記中甚詳，公生二子，長世堂，次世臺，皆有文名。蘭桂編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註）承上作結

，深明作善爲立命之本也，功行滿足，超居洞天曰天仙，煉形長在，行地不老曰地仙，立，積也，一千三百云者，乃刻期成功之意，勿泥。

昔沈劉二公子有志清修，偕入終南山構屋修煉，數月形容枯瘠，劉忿然曰，吾輩棄功名，拋父母，居荒寂中求爲天仙，次亦作地仙，今渺茫無憑，漸爲槁鬼，吾將歸矣，沈勸之不從，遂回家娶趙氏，美姿容善音律，劉以門廕補禮部主事，洊陞御史，奉命巡江南河道，舟泊燕子磯，時值微雨，見一漁人箬笠搖船而過，乃沈也，差人強邀到船，握手笑曰，甚矣子之愚也，吾回家數載，不敢自謂顯達，然已作御史，兄若急早回頭，尙不失爲貴人，沈大笑曰，夏蟲不可語冰，士各有志，毋強留也，劉曰，君一寒至此，倘有所需，吾當應命，沈曰，仙家何物不備，奚求於子，吾近於揚州東門外，新構一宅，頗有花竹，君暇時可相訪也，拂袖而去，劉事畢，返至揚州，憶沈言，携童訪之，甫出城，有黃頭數人道迎曰，主人候久矣，引進一門，初甚荒涼，漸進則瓊樓玉宇，迥非人境，沈迎劉入叙禮命酒，至夜半，沈呼蒼頭謂之曰，座中無樂，殊覺寂寞，劉郎久染腥羶，無緣聽吾仙樂，可喚世間善歌女子速來侑酒，稍時一素粧女子，手携琵琶，劉視之，上有

清音二字乃劉親筆，歌彈數曲，皆平日閨中素演者，天將明，沈曰此地九華仙府，夫人有福，方得到此，故重勞遠涉，仍命蒼頭送回，劉知其以仙術遊戲，愧悔請教，沈曰道經云，人有一善，百神俱奉，十善司命儲美，百善東華注名，千善福及七祖，萬善俱備，白日登真，謂之天仙，其次當亦可超永劫，免地獄之苦，謂之地仙，君擇而勉之可也，劉別後，雖居仕途，勉立善功，亦得無病，享大年。

昔呂祖學道於鍾離，祖師授丹於呂祖曰，此丹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呂祖問曰，終有變乎，鍾離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祖曰，若此則害五百年後人，某不願學也，鍾離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存此心，三千功行已完滿矣，後成仙。

陶隱君已獲道，以本草濟世活人，而不上昇，託桓闈訪之，三日後，桓公來告曰，君所修本草，以毒蠶水蛭爲藥，功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君悔悟，復以草木可代物命者，另著三卷行世，後遂仙去。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註）自此以下，至殺龜打蛇，承上文其過大小有數百事來，皆惡行也，此二句先統言之，義是心之制，事之宜，理是天理，動則纔舉念頭，行則見諸實事，曰苟，或有一時失足，後悔無

及之意，不可不察也。

田雄乃靖南伯黃得功家奴也，得功勇冠諸軍，每臨陣，雄捧鞭隨侍，頗著微績，靖南不學，無知人之明，悞倚爲心腹，凡事信任，乙酉五月五日，清兵渡江，洪光奔竄，時得功鎮守蕪湖，乃率太監韓贊周往投之，得功一見大哭曰，京師爲根本重地，當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龍離滄海，事不可爲矣，乃介冑執鞭，謂雄曰，帝寢帳中，我與爾皆宿衛之臣，干係不小，雄唯唯，不知已通信二藩劉良佐劉澤清，共約獻洪光爲請功之地矣，至夜半，雄進言曰，看洪光舉動，非人君之相，元帥亦要看光景，目下天下遑遑，義禮二字，不可拘泥，得功叱之曰，忠臣有死無二，今天不眷明，社稷將墟，吾惟一死以報國耳，汝爲吾心腹，何出此言，語未畢，而二藩已率兵來劫，得功單鞭與鬥，雄從後射之，中左腿倒地，遂入帳中，將洪光背出，謂二藩曰，寶貝到手，三家不必爭矣，隨衆而去，得功負重傷不能追，仰天大呼曰，明朝三百年天下，被我斷送也，拔劍自刎而死，雄後嗣絕，宗族子孫恥認之。

明陳良謨曰，正德乙卯，謨北上至王家渡，同泊數舟，皆舉子，俄聞

毆諍聲，則予家僮與人鬥，予責家僮，諭遣其人去，坐中一同年，新
塗人也，攘臂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船行劫，反謂我舟
人毆爾耶，呼縛而撻之，其人叩頭哀乞，乃叱去，在座者皆稱其能，
已亦洋洋自得，謂予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天理人心四字，用
不著矣，予憮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推官，惟憑胸臆虐民，以考察降
調，疽發背死，無子。徵信錄

劉威居心公正，有張茂孫廣二人，湊萬金開當舖，威與作中，越三年
，廣死，其子欲抽本，茂不與，言原本帶利，爾父支使已盡，今止剩
八百兩，其子告於官，茂私造一賬，許威五百兩作證，威曰，於禮有
悖，我不肯昧心也，堅辭不受，官審時，爲廣之子直證，後威生一子
，官至州牧。

以惡爲能，忍作殘害，(註)惡卽上文非義背理之事，以爲能者，自負爲
手段也，如此則善念日消，惡根日熾矣，傷之曰殘，殺之曰害，兼人物
言以惡爲能之人，心上無過不去的事，故忍作殘害而不顧，所謂惡人，
專行惡事也。

山東朱宗予，秉性殘忍，爲郡倅，違例造重刑杖，重八斤半，夾棍一

尺六寸，枷三百觔，桡上裹鐵，幸倖係閒曹，無可施威，乃謀署縣印，甫到任，命皂隸改裝，如閻羅殿鬼使樣，吆喝令作鬼聲，聞若戰慄，每日至未刻睡起，掌燈時坐堂，血飛肉綻，呼號達旦，慘不忍聞，民間有病死人，令稟報往驗，夫死則指妻爲因姦謀殺，師死則指徒爲貪財害命，道死者則指爲劫搶毆斃，株連牽累，不可勝計，人畏刑誣服，彼且欣欣得意，計署事四十餘日，誣指命案置大辟者，二十七件，有賈姓生女貞姑，已字孫宅，將嫁，繼母誣爲有孕，孫赴縣告休，宗予准理，女父雖知其冤，因碍繼妻不敢言，惟向女流淚嘆息，女驚問，父語以故，女曰，朱惡人也，女若不出，父必受重刑，女罪通天矣，不若挺身赴質，或可辯白，乃更衣至縣，看者數千人，女並無羞澀，宗予陞堂，不容分辯，令穩媪看驗，媪回實係原身，並無胎氣，宗予大怒，一桡百敲，媪死復甦，仍命再驗，女卽立起，大言曰，不必驗矣，媪受刑如此，豈敢再說實話，與其媪驗，不如爾自驗也，乃解衣，用利刃由心以下剖至腹，擲刀於地，兩手分腹，腸胃皆見而死，猶怒視挺立，數十人移之不動，郡守聞之，飛馬來驗，置繼母抵償，以禮祭奠，女屍方倒，撫臺糾察，宗予任性濫刑，慘斃人命，奉旨

發審，二十七案皆得平反，法司惡其太酷，每審一事，或杖，或夾，或拶，使遍受諸苦，斃獄中。

明李有容太原人，任意作惡，有勸以爲善者，則反言以拒之曰，我惟恐人說我在善流一邊，有阻其爲惡者，則反言以抵之曰，我趕早行些惡事，日後見閻王還仗膽些，未幾口生一疽，死三日復甦，語妻子曰，閻王因我行惡，罰我一世變狗，再世變馬，今生東門外某家，乃一白項花狗，汝等可取我歸，其子尋至某家，果生一白項花狗，見子至，眼流淚，口牽衣，因抱回家，養大送至法華寺，每高僧談經時，此犬卽來，若聽者然。覺世篇疏證

陰賊良善，（註）賊害也，陰對陽而言，陰謀加人，莫測所自，如彈丸暗擊，極爲慘毒，况施諸善良乎，善良在朝爲國正，在鄉爲民望，小人不肯相容，多方傾陷，又恐公論不容，但爲暗中之計，使善良受禍不覺，不知人可欺，天不可欺，故陰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殆不爽也。

宦官王振，性狡黠善應對，英宗年少，振諸事得帝意，遂越次掌司禮監，振外爲循謹，陰導帝用重典，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振得因以市權，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於皇城東，規模擬帝闕，建

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麓川之師，西南騷動，侍講劉球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以微言激帝怒，下球獄，陰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不禮振，振陰撫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荷枷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謫鐵嶺衛，駙馬石璟詈其宦闈，謫官問罪，帝傾心向振，以先生呼之，賜振勅備極褒美，舉朝善良，俱遭賊害，正統十四年，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風雨迷道不可進，又天象示變，振懼始命班師，羣臣公議進紫荊關，由蔚州回京，振蔚州人，恐蹂鄉稼，改道宣府，軍士紆道奔走，也先追及，師大潰，帝遂北狩，報至京，給事王紘率衆擊殺馬順，及振家人毛二等，郕王登極，命欒振姪玉山於市，並其黨誅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徑尺者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樹，他珍玩無算。

暗侮君親，(註)君親之恩與天地等，苟食祿怠事，規利徇私，此心不可與君知，是暗侮君也，奉養不誠，處身不肖，此心不可與親言，是暗侮親也，忠孝有愧，天雷首擊之矣。

蔡京以諂媚事徽宗致相位，攬權納賄，舉朝側目，其子攸詭詐過其父，京年老每有稟擬，付攸代書，攸心皆以爲不然，暗爲更改，內旨出

如攸議，京以爲御筆所易，不知爲其子所賣也，時金人強盛，攸遣使通好，凡徽宗一舉一動，金國無不知之，不數年權與父埒，人呼其父子爲大蔡學士，小蔡學士，攸間一詣京，京方與客坐談，攸入，遽執父手若切脈狀，曰大人脈緩，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辭去，客問故，京曰，此兒欲以疾罷我也，未幾京果勒令致仕，宣和末，金人大舉入寇，汴京被困，徽宗迫羣議傳位欽宗，羣臣交章擊攸，遂貶嶺南，途中解官拂其意，攸埒鬚佯笑曰，今天下大勢非趙家有矣，我雖失學士之位，安知後來榮顯不更有大於學士者乎，爾那時相見，自悔恐晚矣，蓋攸已通款金人，許其封王故也，解官還奏，遂伏誅。

懣其先生，(註)先生長者之通稱，傳道講學，進德修業，惟先生是賴，而可懣乎，懣者，語言禮貌，心生輕易，皆是也。

江右老儒魏遐昌，以授徒爲業，有故人子富新者，年十二，家貧毋寡，無力讀書，遐昌見其聰慧，憐而教之，與諸生同肄業，不但不取脩脯，且歲時伏臘，每有周濟，新年十七人泮，卽有傲容，遐昌以子弟畜之，不介意，二十登賢書，乘軒拜客，過遐昌門不一顧，有本處某紳生辰，衆賓畢集，紳以新係科目遜之首席，遐昌居末座，新佯爲不

見，談笑自若，旁若無人，遐昌萬不能耐，責之曰，爾何慢師至此，新笑曰，昔爲師徒，今分貴賤矣，老翁當怪自不長進，毋過求虛文也，衆賓惡其太狂，拉遐昌各散出，遐昌氣鬱成病，靜念雖新負義無禮，而其當自怪不長進之語，未嘗不是，病起，發憤勤學，是科中式，年六十八矣，時新已任平樂知縣，遐昌會試連捷，適倭寇作亂，天子策士問平倭之略，遐昌條對詳明，欽點探花授御史，巡視廣東，平樂正其所屬，新以貪酷被彈繫獄，應由御史衙門定案，庭訊時，惟伏地叩首，一字不敢辨，遐昌不記前事，仍爲之平反，僅得去官，後遐昌陞禮部尙書，年八十告休，御製詩章褒美，誕日冠蓋盈庭，新亦與席，執弟子之禮甚恭，有先時在某紳家，曾聽新狂言者，抗聲曰，昔爲師徒，今分貴賤矣，尊官何必過禮，新汗流滿面逃席去。

叛其所事，(註)叛背也，所事者，分內應事之人也，如下屬之於長吏，卒伍之於部轄，僕妾之於主人，所謂叛者，不必明爲悖逆，凡存亡不相顧，貧困不相依，患難不相恤，卽名爲叛矣。

山東晁監生家財鉅萬，娶妻紀氏，頗和好，又買女優輕雲爲妾，雲有才貌，善狐媚，寵擅專房，晁遂與紀反目，分屋異處，有女尼向紀化

緣，紀留齋佈施，雲誣指爲男僧，唆晁休之，紀氣忿自縊，雲遂居正室，時紀之父兄赴巡道控告，官事未結，紀棺不敢葬，雲將靈前綾幔扯下做底衣，又命僕抬棺別停，正在指揮之際，忽兩目圓睜，大罵曰：爾這淫婦，生前我倒容你，你反不肯容我，先掌嘴，問敢再長舌賴人否，雲遂用手自打五十，兩腮登時紅腫，又曰，爾跪下脫去衣服，雲卽解去上衣，赤身俯伏，又曰，爾這淫婦，有何廉恥，底衣係我靈前綾幔，須還我，雲卽脫褲，羞恥不顧，衆僕婦環跪懇饒，曰汝輩全無良心，我生前相待，何等恩情，我房中丫鬟，飢餓交迫，汝輩勢利，並不照着，衆叩首認罪，又曰，淫婦不日有王法加他，不是欺我到極處，我亦不與較量，遂去，雲醒，問之一字不知，後巡道提審，照婢妾逼主母律，問絞。

誑諸無識，（註）誑者言語虛詐之謂，無識之人，當隨事曉諭，豈可以無爲有，以非爲是，使之終於迷誤，此句在慢其先生之下，謗諸同學之上，明指教授而言，如塾師欺不知書之東主，以致誤其子弟是也，不可與謾侮愚人同看。

庠生譚伯符每試居優等，名重一時，延爲西席者，俱富室大家，譚衣

服鮮華，爲人和氣，性復機巧，能揣生徒之意，每日功課不過虛應故事，逢作文先將草稿改定，方令謄真，濃圈密點，加以好批，欺其父兄，生徒在館，戲謔言笑，毫無忌憚，譚一味姑容，反在父兄面前，極力誇獎，其父兄以爲子弟實已改觀，感激稱頌，而不知爲譚所誑也，數十年間誤人子弟不一而足，年踰知命，不得一第，辛酉科復赴闈，寓中擬博學而篤志題，連成兩作，同寓二友，各取其熟記，場中首題果如所擬，譚會通兩作，加以潤澤，自謂必售矣，榜出，二友得而譚反失，仰天大恨，思杭州于廟祈夢最靈，乃舟至杭，到廟寢廊下，夢忠肅公陸座，呼譚至前怒責之曰，爾前生是一屠人，殺業極重，因捐五十金助修文廟，故得轉世食斯文之報，善報盡仍當受惡報，况爾教學數十年，功課全無，代改文字，欺誑東家，以致聰明之子，變爲頑鈍，罪較殺人尤重，爾不日將入豕胎，受屠宰之苦，尙望科第乎，譚後得病，作猪聲而絕，一子痴愚早死，兩孫一爲盜，一爲乞丐焉，此誑諸無識之報云。

謗諸同學，(註)朋友五倫之一，末世面交成風，平日笑說慇懃，少有不合，轉面訕謗，甚而落井下石，又貧賤如兄弟，一旦得志，輒昂首抗顏

，向日好友有瞻望咨嗟不敢進者，此等小人，享福必不長久。

宋之信與常不器同窗肄業，俱習書經，二子皆負美才，而常尤俊逸，縣試常領案，宋居第二，心不甘服，思欲傾陷之，適府試招覆，二子皆優選，閱原卷批語常更勝，益懷妬忌，乃捏寫衆童公揭云，常家貲鉅萬，關通線索，欲謀案首，遍貼府前，郡侯雖知其誣，但既遭物議，不便列首，乃以宋爲第一，常列十名外，相見時，宋每指天呼神，痛罵捏揭之人，常益信爲好友，不我軋也，學院按臨，二子俱獲售，情意益稠密，同赴省闈，房考奇宋文，呈堂力薦，主司亦擊節歎賞，已列魁選，及揭曉，監臨取卷再加校勘，不意燭花落下，將卷燒燬，衆共咨嗟，因命以書經備卷易之，拆號填榜，則自備卷而膺魁選者，乃常也，常後歷躋顯任，宋不及貢卽卒。

虛誣詐僞，（註）漫無根據曰虛，妄有汙蟻曰誣，詭詐蒙人曰詐，矯情欺世曰僞，逞其智巧，縱欺一時，久必敗露，身名俱喪，亦何益哉。

邱倚相沉湎於酒，日在醉鄉，生平無一實語，遇讀書人則談詩文，遇商賈則談交易，遇公門中人則談時事，滔滔汨汨，口若懸河，總是隨意亂道，並無根據，往往爲人評駁，彼自若也，時文宗歲試，邱門懸

紅綵，遍傳親友，云已入泮，衆皆訝其文劣，何由獲售，但此事無說
謊之理，只得相約斂貲往賀，正在飲酒，學中門斗送全錄至，並無邱
名，衆皆哂笑，邱舉杯長飲，面無愧色，次日門綵如故，或問之，邱
曰，吾爲小女結姻，衆親友悞認爲入泮耳，及問其姻家爲誰，又茫然
莫應，一日匆匆入城，態甚慌忙，衆詢其故，答曰，家兄姦婢事發，
被縣差鎖去矣，衆方駭嘆，而其兄適至，見衆面有笑容，詢得其故，
披其頰數十，其妻金氏小產身故，送信母家，內兄弟俱云是哄我奠儀
，爲彼作酒資耳，必非真話，竟不往，其爲人所不信如此，邱後染大
病，猶強起焚香向北跪拜，作叩謝狀人詢其故，答曰，我一生聰明正
直，本府城隍召我爲東房書吏，日侍左右，大見信用，缺滿之日，卽
陞補土地，寄語衆親友，逢清明以禮祭我，我陰中自當照應也，人皆
謂邱一生虛誣詐僞作鬼猶不改云。

雲南阮祥年三十八歲，二子四孫，不修善果，欺凌詐僞，無所不至，
有友勸之曰，積善者昌，積惡者殃，曷不取古今因果之書閱之，祥曰
，吾嘗閱之，但覺言善者與我不合，言惡者與我相投，烏用是爲，一
夕夢神人朱衣黃冠謂之曰，友勸汝爲善，何漠然置之乎，若更不悛，

必損汝年，斬汝後，未幾二子入泮，十年內家益富，遂詡然自喜曰，人言神語，均安足信哉，不一二年病狂而死，年未五十家道衰落，子孫皆亡。覺世篇注證

攻訐宗親，(註)宗謂同族本一脉之分，親謂姻黨皆累世之好，攻者攻其短，訐者訐其私，皆肆毒於骨肉之間，鑿喪其天性之厚者也，處宗親者，慎勿以偶爾猜嫌，不思忍耐，致成大惡也。

席益有堂叔尙文家資甚豐，益屢借貸不償，久而惹厭，不應其請，益懷恨，欲中傷，時尙文犯賭，被獲到官，通詳未審，適值歲荒，斗米千錢，府縣出示勸捐，尙文捐米三百石贖罪，府縣以饑民待哺甚急，允其請，尙文免罪後，發憤讀書，應童試，府縣皆居第一，入泮，盛喜曰，前仇可報矣，乃赴學院出首，論尙文係犯賭罪人，不應辱宮牆，學院飭查果有其事，褫尙文衣衿，府縣均遭參處，益姻親富戶陳某早死，有妾春桃生遺腹子已十六歲，益涎其產，勾地棍孫大漢，冒認爲父，云十六年前春桃憑益買伊子作己子，告官出僞約爲據，益從中證之甚力，官亦不能斷，忽有老人傍觀不平，上堂云，某向責該坊鄉約，十七年前，大漢行竊事發，充徒五年，現有案卷，渠流落在

外，至前歲方歸娶妻，安得有十六歲子，官檢案果然，二人俱重責枷示，益自此爲宗親所不容，困苦顛沛，竟同於乞丐，尙文由例捐知州，時值赴任，賀客盈庭，益穿襤褸衣，跪門求助，尙文曰：前此首官，叔姪之情安在，真畜類也，吾看祖宗一脉，有買豬羊銀十兩，今以給汝，若不改悔，則豬羊不若矣，益叩謝而去，後街上閒行，見春桃之子遊泮，傘旗拜客，人笑指曰：此孫大漢之子，爾作中出賣者也，益掩面羞愧，不敢回答。

陳忠肅公父，嘗爲同族所虐，適族中有同怨者，告翁曰：某無理甚，我欲訟之官，煩君爲證，翁力爲勸阻，其人曰：某有大怨於君，君得不恨之耶，翁歎曰：宗族間何忍言一恨字，彼特學問未至，我與君旣知義理，當以忍耐爲主，安可效尤，乃止。覺世篇注證

剛強不仁，狼戾自用，(註)剛則不遜讓，強則不屈抑，而又濟以不仁，則待人純是殺機，狼殘暴也，戾乖張也，剛強不仁者，存心殘暴，行事乖張，視天下皆莫己若，卽有好友，誰來相親，雖有善言，誰來忠告，以致終身失悞，惡業日深，悔無及矣。

宋張汝慶，生性剛強，不循道理，凡事執拗，爲提刑時，每審事，輒

盛怒，兩造聽審，不問情由，皆以意斷曰，某人是，某人不是，稍加分辨，不論輕重，諸刑備施，名曰打一套，凡待訊者，俱魂亡膽落，曰閻羅催到矣，所用俱是非刑，以醋灌鼻，曰活打料，麻索繫兩大指，將囚懸掛，曰猴獻果，熨斗烙背，曰熟剝皮鐵繩盤頭雙睛勒出，曰盼佳期，燒地令紅，使囚赤足行其上，曰步步嬌，鐵鉗拔手指甲，曰蛇蛻殼繫足於夾棍，夾其膝，曰朝天鐙，更有鳳凰展翅，玉女登梯，獼猴吹簫等刑，幕中友勸其稍寬，答曰，天地之道，有春卽有冬，吾代天宣化，行肅殺之令，剪除惡類，豈肯學合掌彌陀，作慈悲態乎，吾居官之人，識見宏遠，非爾書生所能知也，後任滿歸，舟中夢數百人，破頭折足，身無完膚，呼汝慶曰，我輩爲爾枉殺，當還我命，至家，晝見鬼或用刀剗其心，或用鎗戳其腦，或用錐刺其骨，呼痛之聲，旦夕不歇，渾身皮肉零碎爛盡，祇存白骨一束。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註）天下事是非自有公論，乃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不當也，處事如此，則君子小人，惛然莫辨，始而悞交，繼而黨惡，一時迎合，玷及終身，一日乖違，禍不旋踵，不可不慎也。

宋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王安石違異，及安石權盛乃於舒州作傳巖

亭，蓋以安石常倅舒，其相也，又封於舒故，又有吳宗孝對策中，力詆新法，及安石得君，宗孝乃爲巷議十卷，上之，極言新法之善。安石心善薄二人是非翻覆，卒擯不用。

宋尹穡，未仕時有盛名，士論多歸之，及仕，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遂除諫議，人皆惡之，後貶嶺南，追悔前事，語周益公曰，吾三十年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悔無及矣。徵信錄

虐下取功，(註)虐害也，下謂我所屬胥吏軍民皆是，虐下以取功，必非實功，或凌侮以鍼其口，或敲朴以奪其情，彼所謂功，卽天地不恕之罪也。

梁武帝欲爭北魏壽春城，屢年興兵不下，有佞臣王足獻計云，壽春居淮水上游，若從下游築堰與城平，使水反灌，則城可得也，得城而去堰，水仍歸道，帝奇其計從之，封足爲大將軍，總理其事，起民夫十萬，限日興工，一時舂鍤如雲，沙飛蔽日，雖大暑盛寒，雨天雪夜，不許休息，民不勝其苦，死者無算，堰將成，夜大風雨見神龍數十遊戲水上，築就之堰，登時冲卸，民夫隨波漂沒，慘不可言，事爲帝所聞，不加足罪，復起了五萬添補，先時柴草柳枝泥土，近處所取，已

經用盡，又從數十里外搬運，足不惜民命，嚴刑催督，輕則細打，重則立斬，民苦死者，又過半，將成又冲，空喪國帑，堰終不就，帝御駕臨工，足奏龜山脚下有龍穴，築堰驚動，是以出擾，帝曰龍性畏鐵，若取鐵數萬石鎔汁灌之，則龍去而功可奏矣，大臣苦諫不聽，差官各省購鐵，再起民夫十萬協濟，三月工成，倒灌壽春城，不浸者三版，帝大喜，設宴頒賞民夫，歡聲如雷，是夜大雨滂沱，雷電交作，水面有千軍萬馬之聲，須臾復崩，帶傾舊堤，波濤洶湧，聲聞三百里，下游諸郡縣，人民廬舍牲畜，盡行漂沒，帝僅以身免，王足知罪無可逃，大哭投波而死。

明嘉靖時御使王珣，巡按三吳，舊例獲盜至三百人者，陞四品俸，珣部中所獲至數千人，按之多非實，公盡釋去，曰我不敢殺人以取功也，後陞左督御史，四子皆顯，順治四年，許某隨大兵入粵，授許邑令，妄欲立功，乃收鄉間長髮者十四人，僞稱山賊，申報上司，盡殺之，殺時正午刻，是日許之家屬赴任，途遇盜，劫殺男婦十四口，亦在午時。

諂上希旨，（註）旨恩澤也，諂媚其上，希求恩澤，如屬官迎合上司，紳

士迎合官府，吏役迎合本官，奸僕豪奴迎合家主，順承於內，肆毒於外，惟加意防閑，勿使之有隙而投，則爲上之道德矣。

宋太祖疑符彥卿有異志，遣王祐按之，謂祐還當與顯秩，祐不徇太祖意，爲白其冤，竟不大用，乃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三公者，子且果爲宋賢宰相，

方伯柴雲巖諱望，正直不阿，任池州太守，時有巡按衛某者，與柴爲同年友，欲以私怨參石壕令，囑柴誣列罪狀，言至再三，柴不應，衛怒曰，如此則以狗庇借重矣，柴曰，守令賢否，公論難逃，吾不能以人之身家性命，昧此心以逢迎上臺也，衛果以狗庇附參，去官之日，紳士軍民，莫不遮道揮涕，此順治十四年間事，明年海賊搶郡城，而後官以失守處分，柴則降補，脫然事外，歷官廣東藩憲，是年生長子謙，爲御史，迄今子孫科名甚盛，見宋牧仲先生文集。

受恩不感，（註）君子不輕受人恩，既受人恩，則一飯之德，在所必報，縱一時無力，心不可不懷感，若忘恩之人，受人之惠，視爲固然，一有不遂，反生嗔恨，故程子云，受人之恩，而不忘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則忘人之恩者，其不獲令終，蓋可知也。

明王之異四川人，未遇時，有族兄供給讀書，一衣一食皆仰賴於兄，嘗謂兄曰，厚恩自有報日，後成進士，赴京謁選，其兄復典賣田產，與爲盤費，未幾異選江南某邑令，兄窮困無奈，往任所抽豐，異不念恩，但薄贈之，兄曰我此番來，欲尋一生路，以此回家，必填溝壑矣，異終不顧，兄含怨而去，越一載，異革職，狼狽旋里，族中有百餘餘人，迎於里外，大聲曰，此負恩人也，爭指罵之，異慚憤不敢辯，尋病而死。覺世篇注證

念怨不休，（註）怨小隙也，或一事之犯，或一言之忤，縱當下不能不然，過後便當消釋，胸中得多少便宜，多少受用，若念之不休，勢必報復，至於報復，則毒恨不知何日能忘矣。

熊朝弼與秦國輔同官吏部，熊爲文選司，秦爲檢封司，兩人交情甚密，時屆大選，尙書問已銓者若干名，待銓者若干名，熊全然莫應，秦代爲登答，一一詳明，尙書甚喜，大加誇獎，熊心懷嫉忌，從此事事與秦爲仇，雖同盤飲食，同案辦事，不啻敵國，居家每憶前事，常撲案大怒，其子諫曰，同官如兄弟，些小過失，可以相忘，熊曰，彼於堂尊前辱我，何啻撻諸市朝，此怨安得不念，子不敢再諫，越歲餘，

熊轉刑科給事，秦轉侍講，時當秋爽，退朝無事，諸翰林相約至酒園，演長生殿戲文，忘係忌辰，被熊訪知，曰：「二載之怨，可藉此洩矣。」卽上疏糾參，指秦爲罪魁，奉旨秦革職，餘降調，秦有去官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句。」熊一日上殿奏事，舊怨未平，語侵前尙書，上惡其詆毀大臣，降旨切責，尙書查出熊掌文選時，營私數事，臚列奏聞，上卽着該部究擬具奏，熊百計央當道向尙書求情，尙書曰：「吾非記小怨者，但渠欲我忘情，渠何不忘情於秦國輔耶？」竟議革職，卽日驅出都門，適秦原官原起復進京，途中相遇，秦不提前事，握首叙舊，厚贈盤費，熊謂其子曰：「當初不聽汝言，致貽今日之愧，悔無及矣。」

崇正癸未，山東濟甯南關有文帝武帝二廟久圯，庠生王道新，情益脩等，捐資競勸，鳩工重修，卜吉上樑，廟後界清真寺，回教楊生花，楊化龍，侵獵廟地，糾黨拆逐，益修不平，偕兄嘉脩，弟尙謙，王宏等，公呈總河禁止，生花銜憾邀截益修於途，搥毆幾斃，剗其雙目，塞以礦灰，羣以爲得計，斷無生理矣，夜半益修夢綠袍偉人，持酒命嚙之有聲，家人驚聞，次夜又夢唐巾藍衣，排闥而入，趣益修起云，

吾來醫子，手擊腦後，死血迸出，目孔噴血如注，三夜見一老嫗，先飼以杏，繼飼以李，使吞之，又投羊眼盈把，益修接之，吞其二，兩目復生而明矣，益修恐生花等復思害之，避去舊里，甲申年流寇郭升至濟甯，將生花合族十三口，一一剜目剖心，戮於市，乙酉學政校士，拔陳氏兄弟俱高等。鄉試益修並弟尙謙同修廟王宏王道新俱中式，聯登甲第，益修授江南貴池令，施閩章矩齋雜記云，陳刻有奇報錄，余親見其目，瞳子微異，而州人無異辭，故信其不誣，而記之，又毛西河合集，記此事甚詳。

輕蔑天民，（註）天生斯民，君長之，官分治之，民固天民也，居官者，逞志作威，惟吾所爲，或厚歛，或酷殘，或苦役，輕視小民，不啻草芥，豈知民有好惡，天必從之，未有蔑棄天民，而不禍其身，及其子孫者。隋麻叔謀爲開河總管，起天下民夫十萬，剋日興工，十人爲排，五十人爲隊，分段挑濬，前段疏通，後段阻塞，排長隊長俱斬，峻法嚴刑，日夜催督，沿途餓死病死，及受責被斬而死者，屍骸遍地，民間房屋墳墓，稍碍河路，登時折毀，由汴至淮二千餘里，去城二十餘里，毀民屋數百萬間，拋棄骸骨，不可勝計，一日晚間，叔謀出帳閒步

見林中火光燦然，疑爲有寶，往視之，有無數披髮鬼，蜂擁而來，將叔謀擒倒攢毆，大聲喊救，衆役奔來，已昏暈不省人事，延名醫巢元方診脉，云爲鬼風吹入頭腦，服藥而愈，戒之曰，貴恙雖痊，每早須食羊羔培養元氣，方免舉發，叔謀出令，著百姓供應羊羔不惜厚賞，有大盜陶姓兄弟三人，其祖墳適當河道，求免無策，忽聞羊羔之令，大喜，夜間盜人家肥澤幼孩，去頭足割肉成塊，五料烹煎，送至營門，時叔謀方用膳，見送羔羊者，舉箸恣意而食，其美異常，命重賞，陶不受，每早供獻無缺，叔謀感其情，留酒飯，謂曰，爾何不將蒸羊之法，傳受庖人，爾可免費，吾亦安心矣，陶避席跪泣曰，那有蒸羊法，止有蒸孩子法耳，叔謀驚詢其故，陶曰初次所送，乃吾子，二次乃吾兩姪，親丁不足，繼只得轉盜他家兒，以申孝敬，叔謀曰，吾與爾素昧生年，何苦如此用心，陶告以求免祖塋之故，叔謀曰，此易事耳，但羔羊必須照舊送來，陶謝應而去，此風一倡，不逞之輩，皆盜殺幼孩，以求媚，人家有小兒，燃燈守夜不眠，後煬帝怒其殘虐，腰斬之。

蘇州劉心城名錫久，庚戌進士，初爲廬陵教授，應滇聘，道過黔中，

回舟泊郵亭，夢長面偉人告曰，某宋將也，在唐朝爲商，過一寺，見法師登高座，講佛門四十二章經，余發心設齋一堂，隨聽經一座，以此善因，世爲小吏，從不脫官，至宋初升爲偏將軍，姓曹名翰，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爲猪受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屠者，卽余也，有緣相遇，願垂哀救，劉蹶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也，頃門啟，捆一猪出，號聲震地，劉喝買載回，放之閭門西園，用是刊因緣徧布，夫猪孽重性蠢，何能現夢，其能現夢者，仍是聽經餘慧也。

擾亂國政，（註）國政天下之公事也，以一己私意更變之，是爲擾亂，蓋祖宗成法，有司奉行已久，民亦安以爲便，有一番更改，則多一番驚擾，近則爲害一時，遠則貽患後世，不可不慎也。

賞及非義，（註）賞以勸有功，非義而賞之，是旌惡以長奸也，如保舉之事，上司不能實心廉訪，奸巧者多列薦章，而奉公守法潔己砥節之士，反多屈抑，賞替則罰濫，其何以服人心乎。

馬士英貴陽人，崇禎時爲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數千金，餽送朝貴，事發遣戍，流寓南京，與阮大鍼相結甚歡，十

五年流賊陷鳳陽，禮部侍郎王錫袞薦士英才可用，起復總督鳳廬等處軍務，十七年三月，京師陷，懷宗崩，南京諸大臣倉猝聞變，議立新君，未定，士英擁兵迎福王至江上，大臣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論定策功，加少傅，士英既秉政，首起其黨阮大祐，及平日諸所相善者，無不得美官，逆案諸奸，盡得復職，死者悉予贈卹，降賊者，入賄不問，仍以原官用，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都人爲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行賞倒亂如此，清兵渡江，王出走，士英率衆渡錢塘，欲抵杭州，被擒斬之。

刑及無辜，(註)刑以懲有罪，無辜而刑之，是以民命爲草菅也，夫誤罹於法，當爲之辨雪，况可濫及耶，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羅織無辜，敲朴成獄，爲世所共戮也宜矣，及字是波及之義，一時不察，無意中牽連受累卽是，豈必有意故人，而後遭天譴哉。

羅友恒爲秦州司李，居官頗廉，惟賦性拘執，憚於改過，時有大盜殺人劫財，羅責捕嚴拿，已經就獲，庭訊時，盜攀其有仇富家臧姓，臧呼號稱冤，羅不聽，比爲從，律擬絞，上司報可，臧有女桂姐，刺臂血具詞，願代父死，羅不聽，後雖訪知其冤，緣讞案已定，不肯自認

失入之罪，遂置之，臧被決時，其女抱父屍，一痛而絕，羅任滿該四
川司李，畏遠不赴，告病歸里，因無子，囑媒娶妾，云近有臧姓新亡
，遺女十七歲，無所歸，情願爲宦家姬侍，羅用五十金買之，見其女
容色可人，應對安雅，大喜，是晚成親，女闔戶，家人聞房內羅求饒
之聲，大駭，又聽女云，我乃孝女，豈肯與爾爲妾，汝向日無辜害吾
父，今來取爾赴陰司質對，求饒何益，衆將門撞開，見羅已七竅流血
死矣，女無踪跡，蓋桂姐之靈也。

殺人取財，（註）此指有位者言，財有定分，不可強求，況殺人以取之乎
，惟奇貪之人，必濟以異酷，蓋綠林曠技，有殺人之伎倆，握篆綰符，
有殺人之權柄，取財如探囊如挹注，其轍一也，下文破人之家，取其財
寶，指平人言，此指犬奸極惡也。

明章大脩爲廣南太守，有庫吏陸姓者，家饒於資，女極美，章欲謀其
財，並取其女，屢諷之，陸不應，章懷恨在心，一日獲大盜，使人囑
之，令扳陸，許以減罪，盜遂供陸爲同夥，拘到案，嚴刑拷問，陸不
承認，用滾油炙其指，乃誣服，章率役搜贓，將家財盡沒入己，其女
官賣，暗令人買回，乘夜送入衙中姦佔，女不敢拒，後生一子，章憐

愛殊甚，及長，飲酒賭博，無所不爲，章數十年官場中欺心之物，任其浪費，稍有違拂，卽持刀欲弑，章避至杭州，遊淨慈寺，謁天方和尚，叩問生子不肖之故，時爐中煎茶正沸，天方曰，居士欲知此種因緣，可將手入湯中，章曰，沸湯如何可入，天方大喝云，沸湯汝尙難受，滾油中人怎生禁的，乃作偈曰，十八年前官運好，買盜誣良計太巧，那知天譴破家星，父子仇惡添煩惱，竹爐湯沸尙難禁，滾油鑊內殘魂繞，冤冤相報在今時，肺肝洞見方纔了，章後胸前毒瘡潰爛，五臟皆見而死，其子竟不收屍，隨卒，陸氏席捲家資轉嫁，享有其業。江陰俞生，乾隆某科南闈鄉試，甫畢頭場，卽治任，衆怪而問之，言語支吾，而色甚慘沮，力詰之，不得已始告曰，言之痛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病革時，呼子兄弟四人至榻前，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爲大罪惡，昨詣冥司對案，陰報當絕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僅留一子單傳，五世不得溫飽，吾地獄之苦，已不得脫，子孫或不知命，妄想功名，適益吾罪，非孝慈也，汝兄弟各勉爲善事而已，言訖而瞑，後兄弟繼死，唯我僅存，鄉試二次，悉被污卷，昨三更脫稿，條一人披帷入，驚視之，

乃先君也，顏色愁苦，責子曰，汝既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奈何忘我遺囑，致我奔走道路，辛苦備嘗，且重獲罪，若再不悛，禍卽旋踵矣，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遂失所在，予今年二十五，三登藍榜，不足恨，所痛先人負譴，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目連大士救拔亡靈，幸諸君垂鑒此衷焉。

漢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至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有女子從樓下出，資以養生，賃車載繒錦，與婢名致富，執御前往別縣貿易，上年四月初十日到此，日暮不敢行，因就亭止宿，婢夜得疾腹痛，妾往亭長龔壽家，取火乞漿，壽隨操刀尾妾至車旁，曰汝從何來，車載何物，丈夫安在，妾不爲答，遽前把臂欲污妾，妾不肯從，壽卽以刀刺脇立死，并殺婢致富，投屍亭東空井中，取繒錦去，妾慘情莫訴，今奉告使君，言畢痛哭，敞曰，汝欲發屍以何爲驗，娥曰，妾上下皆白衣素絲，履俱未壞，次日掘之果然，敞乃遣役捕壽，拷鞫具服，仍下廣信縣驗問，悉與娥語無異，收壽妻子皆繫獄，敞奏壽殺人取財，爲惡陰密，冤魂自訴，今古罕聞，請并誅其妻子，以昭陰報，上許之。

萬歷中江陰焦某，以楚中典史遷知事，赴任江行，有楚僧募金六百，往普陀山樹剎，附舟而南，焦推僧入水，取其金，次日忽見僧從水出，曰，吾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爲君有，自是日現形入夢，焦憂懼得病，抵家益劇，薦寃禳謝，無所不營，僧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百元往南海去也，焦叩頭哀乞，終不聽，所得之金已盡，忽一日僧持刺相訪，直入堂中請見，僕告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金者，有事見汝主耳，焦方負床呻吟，妻子環泣，復聞僧來，大駭云，索命鬼變幻如此，不如速死，奪刀欲自殺，家人方共抱止，而僧已至前矣，謂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蘆漪，遇漁舟救免，故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普陀償願，因過此，知君有異病，特來釋君之疑耳，焦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本無意索金，何必如此，舉家聞而羅拜，贈以衣履不受，一飯而別，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遂絕，而焦終不自安，竟死，止一子，年尙少，方應舉以親喪不赴，一日無故走江干，跳怒濤中以歿。

感應

篇集注

蔡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主人故，惟主母撫一子

一女，一老僕執役已歷三世矣，會主母將嫁女，使僕徵田租，僅獲八十金以歸，計不敷用，主母仍令僕自存，僕念身常出外，慮此銀有失，因攜入館中，密以情告蔡，乞代爲收藏，蔡納之箱中，曰：「寄此無妨也。」僕謝而去，又半月，徵得餘金歸，復命主母，并索前金湊用，僕乃往取，蔡不承曰：「汝那得有銀存我處？」僕曰：「先生莫戲言，幸見付。」蔡怒曰：「何物老奴，敢來誣我，我替汝家教子弟，豈爲汝作看財奴耶？」僕大驚，爭辨不已，蔡又聲色俱厲，卽欲解館。主母因疑僕，立門外慰蔡曰：「先生莫動氣，吾當責此叛奴，呼僕入痛責索償，僕無以自明，但批頰自罵，至夜自縊而死，次年蔡人闖，精神恍惚，下帷秉燭親筆備錄其事，解帶自經，比人知覺，體已冰矣。」奪命錄

洞庭山蔣舉人，尅剝營利，致富十萬，雖至親不拔一毛，一日盜劫其家，罄其所有，席捲去，盜喜過望，殺牲載酒，賽願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崖，絕無人居，盜登祭畢，酣飲大醉，不虞廟祝共舟人，截纜而去，盜歸無計，嚴冬凍餒，共斃廟中，此殺人取財之報也。

臨川李春湖學士。其大父亶誠封翁，少時家甚貧，壯歲賈於粵，常獲利，而素性任俠，故屢罄其所有，後往交趾市肉桂，艱苦備嘗，數年

得八千金之蓄而歸，途遇太平司馬，素所識也，見其顏色慘沮，叩其故曰，我爲縣令時，嘗因公事挪移庫金八千兩，因爲後任所揭，上司檄至省，將參革勘追，恐身家非我有耳，翁曰，我有八千金在此，今舉贈君，以之清補官帑足矣，毋戚戚也，某司馬曰，君數年之瘁，始有此金，一旦盡畀之我，我何安乎，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無此金，則身陷不測，而妻子監追，其輕重相去何如也，委金不顧而去，司馬得金，事遂解，翁自是改爲猗頓之術，不十年家至數百萬，春湖學士以長孫登科甲，入翰林擢春坊，翁皆及見之。

嘉慶己未鼎元姚秋農學使，名文田，浙江歸安人也，己未歲元旦，有人夢至一官府，聞喧闐之聲曰，狀元榜出矣，朱門洞開，兩緋衣吏擎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而不知其爲誰也，及臚唱姚公第一，人有以此夢告之者，公思之良久，瞿然曰，此先世高祖某公語也，公憲皖江時，獄有二囚，爲怨家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於公，請必置之死，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旗尾所書，得無是歟。

傾人取位，（註）傾者陷害也，凡人一官一職，俱由命定，命裏當有，不求自得，命裏若無，只做一日，也不可不得，豈能妄取，況可妬賢嫉能，陰謀陷害，以取之乎，烏能一朝居也。

唐宋申錫爲宰相，頗以致昇平爲己任，時中官鄭注，交通宮幃，放縱不法，擅作威福，申錫欲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爲京兆尹，密約擒注，送京兆府治罪，璠以注方寵於上，欲親厚之，盡以謀告注，時有右軍緝事府，偵探機密，以中貴人爲之，皆注黨，遂僞捏申錫罪狀，令人赴右軍府出首，云申錫以金帛球玉，交結諸王，略圖不軌，更僞爲交結手書，逼申錫親筆，奏上，帝怒着法司鞠問，舉朝皆知其冤，聯名保奏，得謫開州司馬，至官憤而卒，王璠得鄭注力，遂代申錫之位，明年春，申錫夫人於堂前假寐，見申錫從中門入，引夫人出城，過澆水，前進數里，至曠野，有一大坑，坑邊有竹籠及木匣數個，皆有字記，申錫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怒而叱擲者數次，問爲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問其餘，曰當卽知之，不用預說，夫人醒，言於家人親戚，扎記之，未幾注謀逆，誅九族，璠以注黨駢斬於市，同戮者數人，皆同坎澆水之側。

誅降戮服，（註）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古者殺敵衆多，則以悲哀臨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既歸降服順，則憐憫無諭，令反側自安，苟降而誅之，服而戮之，用意苛刻，爲報亦甚烈也。

明胡宗憲領兵防倭，駐海上時，海寇徐明山，號徐和尚，雄長諸部，潛稱王位，倭國倚爲外藩，騷擾浙廣，宗憲與衆計議，欲征倭寇，必先降服明山，始以檄諭，繼以書召，明山遣校答書云，朝有奸佞，未必能容壯士，辭氣激昂，閱者動色，宗憲歎曰，賊中有如此才人，校答曰，此我主王夫人手筆也，先是金陵名妓王翠翹，係官家女，其父緣事陷溺，翠翹賣身救父，悞落娼家，姿容才調，冠絕一時，士大夫過南京者，以不識翠翹爲愧，明山在海中，聞其名心懷愛慕，易服訪之，一見心傾，翠翹知明山非常人，約爲伉儷，居月餘回海，遣寶馬香車迎翠翹，居處服用僭擬妃后，翠翹才情敏妙，軍中一切文檄，落筆如飛，無不中窾，明山愛敬如師友，言聽計從，宗憲知翠翹爲明山所寵，乃卑詞厚幣致明山，另具珠玉釵環，以遺翠翹，翠翹答書致謝，自是兩軍通好，宗憲遣媼私謂翠翹曰，徐將軍朝肯投誠，暮卽大官矣，夫人受朝廷五花官誥，榮歸故里，豈不勝任在此處乎，翠翹心動

，時明山心亦厭兵，許之，宗憲遣官迎接，儀文周備，至轅門，左右請解甲，曰釋此便行禮也，至儀門請去刀，明山不肯，左右曰，掛刀相見，乃屬員之禮，君係賓客，何用此，去之至堂，炮聲忽震，兩廊伏兵齊起，刀槍亂下，明山大呼曰，翠翹悞我，遂被害，宗憲既除明山，發兵清勦，擄翠翹至，翠翹請葬明山，不許，請爲尼，又不許，命給配小卒，翠翹曰，明公誅降戮服，如天道何，乃設香楮望海而哭曰，明山明山，妾負君矣，題詩投江而死，後宗憲以玩倭律斬，蓋云報也。

秦將白起慘毒好殺，每出兵必斬首十餘萬，又用詐謀殺趙降卒四十餘萬，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惡貫既盈，旋即見殺於秦，子孫絕滅，隋開皇中，太府寺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至幽冥，見周武帝三重鉗鎖一房，喚昌云，卿還家爲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並已辦了，惟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速爲吾營功德，俾出地獄。

貶正排賢，（註）正，方正也，賢，賢良也，放之遠方曰貶，擠之失位曰排，正士賢人，中外所賴，乃貶逐之，排擠之，使不得安其位，則病民悞國，上天所必誅也。

宋眞宗臨崩，遺詔寇準李迪俱忠誠可用，丁謂忌之，誣爲朋黨，準貶雷州，迪貶衡州，連坐者甚衆，初議竄逐，王曾云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不免，蓋曾以第舍借準故也，遂不敢言，前澶州之盟，乃寇準主持，謂卽以此定準罪，草制云，當西塞犯順之日，屬先帝違豫之時，罹此震驚，遂致沉劇，制下，使人迫準卽日就道，或勸之曰，準若貶死，如公論何，謂曰，異日史官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吾不懼也，謂必欲準死，遣中使齎敕，以劍揭於馬前，示將戮狀，衆皆惶懼，準神色自若，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宣敕，並無賜死語，準拜謝，衆乃安，謂貶正排賢，皆賴內侍雷允恭之力，及允恭監督山陵，妄移上穴，而以吉穴留葬其母，王曾乘間入奏，上怒立斬允恭，謂以黨惡下獄，尋謫峴州，道由雷州，或以詩嘲之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及謂至，寇以蒸羊迎之，境上，握手甚歡，恐家人圖報，乃閉門任其飲博，謂聞之慚愧欲死。凌孤逼寡，（註）孤兒寡婦，最爲可憐，宜多方保護，使豪惡之徒，不得佔其田產，侵其財物，方無愧父母斯民之責，若反從而凌辱之，逼勒之，令其控訴無門，烏能逃昭昭之鑒乎。

錦衣千戶仲某早亡，遺妻吳氏，子珍哥，產業頗豐，時流寇將到，民俱逃散，氏與僕王安戚甯議，至城外暫住，有黃金千兩，命二僕各帶五百，路中甯向安云，世界荒亂，隨此孤寡，有何好處，我二人所帶，頗可過活，何不捨之而去，安正色相拒，甯以戲語解之，莊鄰有獵戶張升，子張一，兇悍異常，素與甯厚，共約行劫，是夜父子各執兵刃，劈門而進，甯大呼有賊，氏驚慌，携子出後門逃避，甯拋磚擲破珍哥首，將千金及衣飾席捲而去，次日甯卽辭氏，帶妻往張宅同住，議各帶三百金至臨清販布，存四百在張處，另分擇日動身，至東昌府曠野，過松林，張欲暫歇，坐未片刻，甯忽見張一執棒而來，未及開口，棒已劈下，頭顱碎矣，張升復拔佩刀刺去，登時氣絕，父子取其金，行未數里，遇人馬蜂擁而來，乃賊也，父子跪路旁，賊首喝搜其身，各得三百金，問從何處得來，答曰乃按院謀陞者，賊首携而去，父子依然空手，自嘆命窮，又轉念曰，家中尚有四百金，與一切細軟，猶不失爲小富翁，回家哄甯妻曰，汝夫帶金先赴臨清，我回家料理數日，隨後趕去，妻大疑，夜間，聞張屋有砍地聲，穴隙窺之，見張父子方掘土埋金，張妻曰，此內尚有甯戚二百兩，何故並埋，張笑

曰，渠被殺登鬼錄矣，甯妻至天明赴縣首告，縣令裘明起獲贓物，封存內衙，張之所埋，裘盡有之，猶貪心不足，思孤兒寡婦，可以勢相凌逼，遂以諱盜不報，拘吳氏珍哥王安到案，一拶一夾，珍哥年幼難以加刑，責手心百十，着人關說，須千金方釋，氏折獻五百兩，始招保，時兵荒之後，著大戶助餉，上司聞有此案，檄取黃金入官，查對甯妻首狀，尙少六百兩，復考原盜，張父子自知必死，因屢受裘重刑一口咬定，千金俱裘得去，裘有口難分，斃獄中，張父子駢斬於市。海寧茶磨山史禱，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資，商於父，曰：孀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父以爲然，囑媒嫁於農家，而鄉俗再醮者，里中皆得染指，史指獲五金，挾之登舟，妻卽疾狂，作亡叔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爲此滅倫事，吾必折汝夫婦不休，其父禱之無效，禱入闈，精神恍惚，兩塲俱見其叔罵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出闈至寓，病，不能進三塲，急買舟回，離家十里死，訃至，妻病愈。

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註）法者朝廷以之懲惡罰罪，官司以之平反是非，若棄法受賂，則出一重囚，而受害者含冤，殺一無辜，而枉死者叫屈，曲直顛倒，得罪鬼神，真不知其死所也。

蘇州有徽人俞柱，開張典舖，生女端姑，年已及笄，未字人，時詛傳點選繡女，民間紛紛嫁娶，俞欲得佳婿，一時難覓，鄰人張翁云，表姪蘇茂才年方弱冠，新入庠序，但家道貧寒，若不嫌辱門下，願爲代伐，俞大喜許之，卽日過聘，後數日點選之事，竟屬傳聞，俞以女配窮儒，不免懊悔，適妻兄程朝奉，帶其子自徽來省，俞命其女出見，嫣然嬌好，程曰，甥女長成，曾得乘龍客否，俞告以誤配之故，程曰，幸未合卺，尙可轉移也，我薄有家業，子亦不俗，何不買囑一人作原媒，云甥女自幼憑伊許配吾子，今來就姻，爲劣衿羈聘，赴縣控告，拚以一千金送官，何愁不濟，遂重價延訟師寫詞，卽賄伊作證，縣令朱愛陶，浮梁人，性喜賄賂，知兩造俱係富室，大有可啖，批准拘訊，得俞程銀各四百兩，庭質時，蘇出庚帖爲據，原媒張翁爭辯尤力，愛陶判云，事急轉許，乃愛女之心，未損明珠，應還舊浦，張不合以有夫之女，妄執斧柯，責二十板，其原聘令蘇領回，蘇曰，大丈夫只患無功名，何患無妻，笑領而出，俞女歸程，未經年，夫患癰症，蘇登甲榜，選浮梁令，時愛陶已罷秩家居，有女自幼許人，其婿不肖，逃亡，愛陶將女另配，已生子矣，原增回赴蘇，案下控告，蘇判云，

珠還舊浦，兪程之前案可循，將女重婚，張翁之甘板難恕，念係職員，姑免責罰，命原婚領女去，後兪家被火燒，程癰子無孫，訟師生結喉惡死。

荊州府推官魏釗以公事往夷陵，道經某鎮，鎮有鄉紳徐少卿，夢神告曰，明晚魏推官過鎮，此人前程遠大，後當爲吏部，宜預識之，次日果至，因款留焉，數日後，少卿復夢神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削去其官爵，壽亦不久矣，少卿訪之果然，未幾魏丁憂歸，逾年卒，家亦凋零。

張一索者，京師刑官差役也，持票拘人，動以一大鐵索自隨，得錢快意，方行釋放，上結書吏，下擄禁兵，妄取嚇詐，無所不爲，三年之內，致成巨富，人皆望而畏之，故號曰一索云，後被孔巡按訪拿處死，財產抄助軍餉，妻發入教坊。

秀州書吏陸儀，有一囚當杖死，因受仇家厚賂，遂誣凌遲處死，後儀事發責革，家貧甚，每陰雨時，見囚魂立前，不數月吐血死。

入輕爲重，見殺加怒，（註）法者，天下之平，如人所犯本輕，乃比擬重罪，臨刑不加憐憫，反加嗔怒，此輩殘忍好殺，死者含冤能不結怨乎。

鏡湖有武姓者，患癩症，娶妻藍氏，憎嫌其夫，常有桑間濮上之事，一日癩子遠出傭工，氏約所歡閉門行淫，有少年五人，長者十七八歲，幼者十五六歲，知氏屋中有人，取草一束，燃着，大喊有火，其意不過嚇走姦夫，以博一笑，並非捉姦，鄰婦惠氏，聽門外笑聲振天，埋怨藍氏曰，爲爾一人不謹，累衆鄰減色，俟爾夫回，另遷別處，此地萬不能容，藍氏懷慚，卽於是夜投繯殞命，地方報官，其邑令鄭某，綽號剝皮，赴屍場相驗，卽拘五少年到案，嚴刑拷訊，伊等自幼父母嬌養，不能受刑，俱誣服，遂以放火攢姦，逼死烈婦，斷五人律斬，藍氏請旌，五人赴法場時，俱癱軟無魂魄，見者酸心，其父兄持牲酒香楮，抱持痛哭，鄭監斬，見之愈加震怒云，生此不肖子弟，奚以哭爲，各責三十板，後藍氏濫受旌表，天遣雷火碎其坊，焚其屍，鄭貪酷革辭，生五子俱長成，前五少年一日各附一身，指鄭而罵曰，我輩被汝枉殺，今來相報，五子俱口鼻流血，舌出數寸而死。

知過不改，(註)人有口過，有身過，有心過，下愚之人，有過而不自知，其人可憫，其罪尙可原也，夫既知過矣，知過之人，胸中必有見地，賦性必有聰明，有過而不能卽改，是以無心之失，成有心之惡，漸將流

爲陷溺之小人。

山右陳都堂，性善怒好責人，呼杖不至則自下堂，拳揮脚踢，至氣消乃止，一日錄囚，至晚退堂怒猶不息，次日卽抱病，面赤口渴，肚腹膨脹，延醫診視，醫曰，肝爲木屬，心爲火屬，尊官屢動無明，怒氣傷肝，母爲子累，必須平心定氣，使燎原之勢既消，自然病退身安，徒恃藥餌，無益也，陳猶嗔醫爲飾說，面加斥逐，迨病日甚一日，勢將莫救，然後反而自悔，痛改前此之習，病獲平復，陳嘗謂人曰，予性急善怒，當其勃發時，不能自禁，往往忤物傷人，及事過知悔，已無及矣，今緣是生病，醫者教以平心定氣，遵行未幾卽獲全愈，乃改名退庵居士，取凡事退讓，不較不爭之漸，後果享福壽。

知善不爲，(註) 人生世間，方便第一，勢所能爲，時所得爲，又非阻於不知，便當竭力做去，而乃或惜費，或憚勞，或始勤終怠，機緣錯過，真是自暴自棄，不特謂之無勇已也。

姚好問爲邑令，謹慎廉潔，頗無失德，惟耳根甚軟，聽信人言，以致利歸胥役，怨歸自己，時值霪雨，各鄉紛紛報災，姚親往查勘，見高阜之田，均已澗出，二麥無損，惟西村低處，有地數百畝，盡在水中

姚欲以偏災具報，承行吏曰：本縣各鄉平穩，此處雖云被淹，數日水退，仍可補種雜糧，若分別報上，恐關駁詰，姚明知吏係私心，但恐費事，遂隱而不報，開徵時，與豐收之地一例追比，又嘗欲建義學，修普濟堂，緝先賢祠宇，俱爲書役所阻，而年踰知命，妻妾俱無所出，姚時以爲憂，一日其母病歿，心口尙溫，不敢入棺，越三日而復甦，姚泣跪母前，問其回生之故，母曰：我見冥官云，爾爲人廉謹，本應有子，但每遇善事，明知當爲，往往爲人言所阻，冥官曰：愚昧之人，陷於不知，尙可容恕，惟知善不爲之人，甘心自暴自棄，乃上天所深惡，可傳諭爾子，欲廣嗣續，須勇往行善，勿畏難，勿苟安，勿初念如是轉念不然，久久自獲吉慶。

黃巖諸生楊琛，樂善而貧，未第時，邂逅星士曰：按君格局，可望科名，但行運未爲佳境，且臨場月建，恰值惡曜，若急欲上進，非力善不能，琛感其言，適見鄉人醵金刻感應篇，心皇皇欲捐貲，而苦無力，勉助刊十七號一版，然終耿耿也，甲午春夢神告曰：己如汝所刊，排汝十七名矣，是科榜發，果中十七名，丁酉春，琛復刻小卷送人，以便舟車持誦，又中進士十七名。

自罪引他，（註）自作罪孽便當自受，若妄相連累，是孽中造孽矣，引，援也，如罪犯既有贓私，乃扳他人以圖幫助完贓，或舊日冤讐，乘此下水拖人，冀圖報復，更或信口妄招，借端索詐，以犯罪爲射利之計，又有好事獄吏，惟恐罪人不多扳，良心安在哉。

浙中薛尙仁，娶陶氏，生女孝姑，弟尙義，娶柳氏，兄弟同居，尙義早亡，柳氏守貞不嫁，尙仁將弟婦移至後院，一應出入，從尙仁住房經過，柳氏之兄柳文家貧，屢至妹處借貸，尙仁叱逐之，文懷恨在心，時值清明，有觀音庵僧人寂照，柳氏喚來商議，與亡夫念經，被尙仁撞見驅出，柳氏遣婢至庵，約寂照晚間在牆外，候送經資，寂照疑爲有意，伊原係大盜，逃罪出家，飛垣踰壁，乃其長技，至起更時，挾利刃越牆而進，柳氏驚喊，寂照用手捫其口欲強姦，柳氏以死拒，寂照用刀殺死，取其頭踰牆而去，次早，尙仁驚知來視，不明何人行兇，柳文心懷舊怨，赴縣具報云，尙仁強姦其妹，不從殺死，藏頭滅跡，縣令亦以柳氏住房在後，誰能飛進，嚴刑拷問，尙仁死不承認，備受敲朴，令給之曰，爾若將頭送出，便放汝矣，其女孝姑聞知，告母曰，父死則母必死，女亦必死，是父死而母女俱死也，何不將女頭

割去充婦頭，偷得父回，母活女死無憾矣，母曰，爾父命該如此，爾有何罪，此事萬不可行，女見母不忍下手，歸房自縊死，母不違其志，忍痛將頭割下，持以交官，令使件作看驗，見面上無血，皮肉不捲，係割於已死之後，大怒曰，爾夫殺一人，案尙未結，如何又殺一人，喝令拶起，陶氏大哭，實告其故，令不信至其家驗之，見孝姑屍骸在地，以頭合之，不差纖毫，不覺心酸流淚曰，天下有此孝女，焉有殺人之父，必係冤枉，又見孝姑面色如生，兩眸炯炯不閉，乃祝曰，爾爲父捨身，其心苦矣，何不大顯陰靈，以夢示我，庶得凶手，白爾之冤，言未畢，雙睛忽合，令駭嘆，是夜，卽夢孝姑來告，感公救父，幽冥脚結，欲白此冤，可訊僧人寂照，次日密問左右，對曰，此觀音庵住持僧也，乃請來署念經，設法壇於幽僻處，夜半使少女假作鬼聲，叩窗而哭，寂照驚問爲誰，答曰，我柳氏也，爾因姦我不從，將我殺死，又將我頭藏匿，政我身首不得合一，今特尋爾要頭，寂照曰，我一時悞殺，已日日念經超度，頭現在韋馱座下，俟經事畢，卽取出還你，令在外聽得親切，卽陞堂，將僧拏至，一訊卽伏。

壅塞方術，（註）方術如醫卜之類，凡人挾一技一能，淺者用以謀生，高

者用以濟人，苟阻抑之，使不得行，則誤其生理，而敗其衣食之路，罪莫大矣，如藥方關人生死，尤宜廣行流布，或秘而不傳，或人欲傳而我止之，尤造孽之甚者也，至燒煉房術，令人亡身喪家，急宜禁戒，不在此例。

歙人蔣紫垣寓獻縣程家莊，以醫爲業，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賞，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貪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我哀告鬼卒，得來見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孽報也，言訖涕泣而去，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藥也，又聞沈丈豐功曰，冷水石青，解砒毒如神。朱晦翁居山中，中烏喙毒，幾殆，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語，遂連飲水，大嘔泄而解。

英州某僧往州南三十里拜塔，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攜一僕，僕病脚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既賽廟畢，飲酢頗醉，乃入山求藥，漬酒授病者，其藥入口，腸胃卽痛如刀割，遲明而死，士人咎舟師，舟師恚，卽取所餘藥，自漬酒服之，不踰時亦

死，蓋益山多斷腸草，即鉤吻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有取藥，爲根蔓所纏結，醉不暇擇，徑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鉤吻即野葛，因入口鉤人喉吻，故名，廣人謂之胡蔓草，又曰斷腸草，滇人謂之火把花，岳州謂之黃籐，其草近人則葉動，蔓生，葉圓而光，春夏苗嫩毒甚，秋冬草枯稍緩，五六月開花，似檉柳花，數十朵作穗，嶺南花黃，滇南花紅，解鉤吻毒取人糞汁，或白鴨或鵝，斷頭滴血人口，或羊血灌之，亦解，或葱汁，或甘葛汁，或鷄蛋清，皆可解，見洗冤錄表。

附錄解救闌中誤飲水毒神方

嘉慶戊寅恩料，余奉派值明遠樓，首場夜半，散給題案後，稽查傳出之弊，渴甚飲茶，未暇細檢，甫下咽，覺腥臭，探吐不出，胸悶腹脹痛，便血不止，試竣買舟回南康，過鄱湖神廟前，遂爾神魂飄忽，似有人引至高堂下，上設公案，端坐顯者，余前揖之，亦還揖，執余手曰，君非病也，係中蛇毒耳，吾贈雄黃丸，服之自愈，又曰，江西文闌，水草衍蔓，蛇毒蓄池井中，死者比比，吾從前傳方，用明礬雄黃等物，共研爲細末，帶入場中，量水之多少配下，用明礬雄黃末幾許

將水攪過，撇去水面浮垢，澄清飲之自愈，無如日久遺忘，近科來傷生又凡幾也，君飲水毒，已爲治愈，回去代吾宣傳舊方，逢科場前，勸各人務將攀雄末，帶入場中，如法用之，萬無一失，救人多命，功德無量，又指堂上從者曰，吾遣此七神散去助君也，拱手曰，萬囑勿忘，及回署已三鼓，凝思神示七神散助余之語，頓憶嵩崖導生書，有七神散之方，又名歸芍湯，治一切痞積痢疾，效驗如神，卽照此方，投雄黃一錢煎服之，少頃腹鳴，瀉出死蚯蚓無數，繼以穢血，腹痛立止，又服又解者三，精神如舊，神示之七神散，當歸壹錢，白芍壹錢，萊菔子貳錢，焦山查壹錢五分，車前子貳錢，炙甘草六分，檳榔壹錢五分，又外加雄黃壹錢，或場中已中毒，及場後腹不舒暢者，卽照此方服之，無不立效，希同志者廣播焉，前廣東高要縣知縣江西南康府經歷江陰裴盛清識。

。治瘋狗咬人毒危急救良方 江邑楓溪同善局刊施

老虎刺根 頭到白麻一皮 黃荳七粒 煎水吞服其毒卽化

解鴉片烟毒神方 凡服鴉片煙毒者，用礮砂壹錢五分，以涼水調和灌下，一吐而愈，或服宮粉毒或飲酒過醉者，均以此方治之，屢試屢驗，伏望仁人君子廣爲流傳是幸。

附解鴉片方 道光四年甲申秋貴州學臺程恩澤梓行

用香菰浸水癮來時將香菰水生吃下卽咽吐其涎乃止倘再發癮則再吃自止 又方 用老反蒲即南瓜 搗汁大半鍾許癮來時卽吃下亦吐其涎而止 或未定再搗反蒲汁吃立止

戒煙瓜汁飲 兩湖總督部堂林頒示 所頒良方茲不及備載

南瓜正在開花時連其葉與根藤一併取下水滌淨於石臼中合而搗之取汁常服不數日夙癮盡去甫經結瓜者亦可

訕謗聖賢，（註）訕謗有兩等人，一是痴愚者，昧於趨向，一是才辯者，逞其隱怪，褻慢先哲，毫無忌憚，明則削其功名壽算，幽者置之地獄惡道，吁可哀哉。

侵凌道德，（註）聖賢以人言，道德以理言，卽聖賢所垂之訓，載在經典，垂諸萬世者也，侵凌者，滅裂準繩，妄爲評駁，敢侮聖言，是不知天命之小人也。

江陰楊居士於水次得沈香觀音像，自宋以來，歲設兩度道場，邑人畢會，正德元年，有王令召胥隸不至，知爲赴會，大怒，於是往寺取香像，積薪而焚之，將金藏存庫，衆叩頭乞免，不從，後王令入覲，中

途忽患腹痛，召僧懺悔焚像事，僧曰大士普照十方，幻軀猶捨，豈爲一像，輒生嗔恨，但護法諸神，欲彰現報，恐不免也，於是心痛轉劇，體爛腸出，還至觀音寺河下而死。

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註）物之飛走，猶人行動，物之蟄棲，猶人寢處，物之巢穴，猶人宮室，物之胎卵，猶人孕育，若射飛逐走，使不得生，發蟄驚棲，使不得適，填穴覆巢，使不得安，甚則傷其胎破其卵，與人損子墮胎何異，忍孰甚焉，保嗣章云，凡人嗣續衰絕者，往世犯一千六百殺生戒條，故受孤單報，人奈何不知省也。

元魏顯宗延興三年，因田鷹獲一鴛鴦，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爲雌爲雄，對曰，臣以爲雌，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慨然長嘆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通哉，於是命放所獲鴛鴦，並下詔禁斷鷺鳥不得畜焉。

萬歷癸丑鎮江錢參將部下有卒獲一雁，籠置舟尾，空中有一雁，隨舟悲號，舟中雁連聲應之，江行百里，不肯暫捨，將登岸籠中雁伸頸向

外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以頸相交不放，舟中人異之，亟向前劈開，已俱死矣，錢聞大怒，同母兵卒各杖三十，其獲雁人病月餘死。

陳惠度於剡山，射一孕鹿，既傷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乾，而母乃死，惠度見之慘然，遂棄弓矢爲僧，建惠安寺，噉縣東，鹿死處生草曰鹿胎草。

桓溫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至船，至便氣絕，剝取其皮，因見腹中腸皆寸寸斷，桓聞之怒，命黜其人。

金秀才淮人也，冬月掘地，偶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越旬日，金手肱間忽生癰疽，亦赤蛇一條，從瘡口出，金知爲殺蛇之報，乃向天地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安。

晉京兆尹溫璋，置鈴索廳前，使窵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跡之無人，如此者三，乃見一鴉飛集其上，璋曰，是必有人探其雛，故來訴耳，命吏隨鴉所在捕之，其鴉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尙憇樹下，吏隨拘至，璋以事異於常，重杖之。

揚州督四六，好治園圃，因植諸花，得一蟻穴，廣深如甕，有蟻無數

，四六以熱湯灌殺之，築土栽花，其夏，四六露體，忽見肌肉間，有赤色無數點，頃之渾身皆赤泡，不數日而死。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判事，胥隸畢集，忽鵲啣草墮庭前，元之立命役物色之，果有人脫草衣上樹，覆巢取雛，元命笞之。

秦和吉富村人王幼選，凡盜牛者牽至其家，酬以薄價，所殺無算，後爲人首，縣重懲枷示，謂衆曰，前夕一婦披髮訴云，懷胎在身，乞緩一死，及覺，有人叩門，牽一犍至，我云，昨入夢者，殆業畜耶，犍流涕，雙膝齊跪，我怒而一刀砍殺，剖視之，果一犢也，今受官刑，必此牛之報，言訖狂呼心痛欲裂，叫號如牛，半日而死。

宋眞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而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尙膳殺其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許殺羊羔。

白龜年曾入仙洞，得素書，能辨禽獸語，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談，適將吏驅羊三十羣至庭下，中一羊鞭之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候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既而果生三羔。

弋陽方家墩吳某，犬生數子，令其僕携溺諸河，僕私烹之，犬躡僕後

，目睹其狀，號叫酸悲，以頭觸柱而死，村婦曰，彼犬也，而猶愛其子，況於人乎，溺女之風，漸滅焉。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奉香火，一日僧自外歸，見鍋中煮二卵，將熟矣，問從何來，行童曰，於鸛巢中取之，僧命還之巢中，童曰，卵已熟，還之無生理，僧曰，我豈望其生，但免母鸛悲鳴耳，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焉，令童窺巢，果前二卵所出也，巢中有一木尺許，五色錯紋，香風馥郁，持下爲佛前供，後倭人入貢。舟因風阻，泊劉家河；入寺拈香，見木問價，僧謬答曰，此香乃三保太監捨供佛廟，豈敢賣錢，若能造蓋後殿觀音閣者，當以與之，倭曰我難久持，願酬以價，因與金五百兩，後數年倭復入貢，訪前僧死矣，更留金作供，僧徒問香何以爲寶，曰乃仙香也，焚之能令死魂還體，卽聚窟洲所出還魂香是也。

諸生某淹滯名場，每夕呼天，夢神語曰，富貴無倖致，非祖先積德，本身行善，不能得也，爾欲科名，莫如勤修陰騭又以放生爲最，生曰，某貧甚安得貲財利物，神曰，佛經云，魚子經鹽浸，三年尙可再活，但逢烹魚時，以魚子投水，則全生命無算，何必財乎，生覺後力行

三載，復夢神曰，子活命甚多，已注名桂宮祿籍矣，是科鄉薦第一。願人有失，（註）人之有失，於我無干，乃有一種人，惟恐人之無過，胸中不樂，眼中不快，此無他，權相敵也，才相等也，富相比也，妬心日生，惡願漸長，人未失而自壞心術，獲罪大矣。

山西劉又康樊白民，二人常置貨赴江南發賣，劉每得利，樊每折本，不怪自己命薄，反歸咎於劉，聞太行山有賊劫客商，劉懼不敢出門，樊給之曰，近有至親，自江南來，路過太行，甚是平穩，有賊之說，乃告者過也，且江南皮貨正缺，兄有資本，若盡置皮貨到彼出脫，利可加倍，劉以好友決不相欺，盡其所蓄，購各色貂狐等皮物，別樊南下，至太行被賊搶一空，僅存性命，流落古廟乞食，一日忽見彪形大漢，到廟借座，劉上前求乞，大漢曰，觀汝相貌非丐輩中人，何貧寒至此，劉告以被劫之故，大漢曰，爾所失有單賬否，答曰，有，大漢乃山中夥賊也，命劉隨行至寨，回明賊帥，查原物已盡給各頭目矣，賊帥令將洋貨抵補，差僕僮挑送，劉得珠珀珊瑚瑪瑙等類一担，計其價值數倍所失，拜謝回家，道中遇樊，互相慰勞，劉曰，幾與兄不相見矣，盡告前情，樊口雖稱賀，心益生嫉，離家數十里，樊曰，目下

禁止通洋，兄所帶之貨，皆犯禁物也，我先回送信汝家，著人來接，傍晚回府，庶爲穩當，劉致謝不已，久等家人不來，只得前進，突有數人似公差打扮，將擔勒住，手持硃票，云奉縣查拏通洋重犯，擔中所帶，莫非洋貨，喝衆搜之，果洋貨也，欲鎖二人，僕僮打脫，與劉奔避，衆亦不復追趕，祇將貨物取去，劉與僕僮至樹林坐下，自傷命窮，辜負山主好意，僕僮曰，是不難，我方纔雖走，回頭望衆人將貨挑入籬院中去，看此光景，定是一夥光棍，假冒公差欺騙孤客者，前去十五里，有香山寨，聚集人馬，皆我夥輩，相約到此，取回原物，爾在此坐等，慎毋去也，至晚，果見僕僮偕十數人來，身邊俱有暗器，二更時奪開籬壁，僕僮先進打探，正見樊與衆人分物不均，互相爭較，僕僮大怒，出曰，劫貨之人，乃爾好友，現在分物吵嚷，衆俱不平，吶喊放火，一齊殺入，不留一人，原貨仍歸於劉，蓋樊見劉擔中貴物，心懷妬忌，約伊表親假裝公差奪去，料係洋貨，劉斷不敢聲張，孰知未害人，先自害乎。

李士衡與余英，使高麗回，得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以己物置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船幾沉，舟人急請減載，

倉皇信手拋去，及風定，檢驗則所棄，皆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

毀人成功，（註）毀有二義，一毀壞之使不得完全，一毀譖之使不得成功，大而國家政事，民生利害，小而一家一身之所營爲，皆是也，彼竭心竭力爲之，及其既成，而我敗之，此等心術，蛇蠍不如矣。

明山東蒙陰水發，漫決兩處口岸，朝廷差陳給事李御史到工分岸搶修，限日完竣，陳狡而智，慮已工不速完，又恐李工先成，已不得獨擅其美，乃厚賄善泐水鬼，俟李功將竣，乘夜泐至水底，潛挖一孔，登時復決，陳卽具疏參李庸劣悞工，朝廷命陳總理其事，李帶罪效力，李復獻策，用布袋數千，實以沙土，一齊俱下，則可堵塞上流，乘勢興築，陳佯從其策，仍命水鬼施前技，一袋去衆袋俱崩，滔滔如故，李自認賠償，方免參處，後值秋淺霜降，水勢大減，陳得僥倖成功，部中議叙，加陞三級，晉副都御史，仍留工督率，陳自是目空一世，大言不慚，自詡神禹再世，同列皆惡其狂妄，且共知有敗壞李工之事，欲舉發之，而無其隙，一日衆水鬼因前此分袋不均，醉後爭競，毆殺一人，縣中訊出真情，通詳治罪，水鬼供出陳賄囑前弊，衆工員同

聲作證，陳嚴加治罪，李寃始白。

危人自安，(註)君子見人之危，惟恐救援之不能，乃若置人於危，而圖己之安，一團私意，天理滅絕，於身安矣，於心安乎，目前安矣，能保將來必安乎。

衛輝府有張三李二，同過黃河，時值天寒，河冰凍合，無舟可渡，張姓狡猾，惟恐冰薄，有傷性命，乃給李先過，找尋廝所，李不知其以已試險也，履冰而行，乃攜酒肴回，與張禦寒，張飲食畢，猶恐不穩，復給李再往兩次，冰堅如地，張乃放膽同行，兩人相去丈餘，至河心，有響聲如雷，張足下層冰忽解，身落水中，李以前行得登岸無恙，至天暖冰消，張之屍已不知落何所矣，一日現夢於其妻曰，我因捉弄愚人，觸怒河神，將我溺死，罰令當差，晝夜辛苦，寒冷透骨，速將棉衣救我，妻醒，即以棉衣數件，至河邊焚化，是夜又夢張來告曰，所與棉衣，盡爲衆鬼搶去，控訴河神，因我罪大不准追理，城外村中有鍾爲善者，其人一生熱衷，冬施薑湯，爲人禦寒，河神最所敬服，可速做紙衣，訪鍾求其親筆寫鍾某給字樣，則鬼不敢搶，河神庇護矣，妻如其言，以紙製衣訪鍾求之，鍾援筆書曰，張三張三，危人自

安，棉衣一襲，爲爾却寒，某年月日，鍾善心給，妻自是不復夢。

滅人自益，（註）滅損他人，自取饒益，只願己富，不管人窮，究竟天道惡盈，一時雖討便宜，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不失於目前，必失於日後，不失於其身，必失於其子孫，平心定氣，冷眼靜觀，百無一謬也。

閩中富宦倪某，年七十，娶妾生一子，名真郎，倪老病，妾左右侍奉，乘間言曰，主翁倘有不諱，此熒熒者將何所託，倪曰，我爲此事籌之熟矣，長子爲人，好佔便宜，我死，一應產業勢必全吞，真郎孩幼，若與相爭，是以羊敵虎，萬無生理，我有小照一軸，爾可慎藏，俟真郎成人，遇明白官府，持以控告，管爾母子受用不盡，言訖卽呼長子，至榻前寫遺囑，將業全判執管，妾母子撥給東園草房五間，日與米二升錢十文爲養贍，須臾目暝，長子不候七終，將妾母子驅入草房，遺命錢米十不給二，妾與人縫裳，苦推度日，真郎年已十六，時逢除夕，長子宅內備極繁華，妾母子孤燈相對，竈冷厨荒，淒涼無限，真郎曰，兒非父之子乎，產業理應均分，今兄富兒貧，母並不敢言何也，妾曰，爾父在日，已慮及此，與我畫一軸，命俟爾成立之日，持畫控官，定有好處，爾年已十六，又新任秦縣主斷事極明，我與爾合

當往控，遂於開印日，母子呈畫哭訴，秦公展看，乃一年老官員，懷抱幼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不得其解，吩咐異日候審，退堂細思曰，懷抱幼子，乃此子係伊親生也，一手指天，欲問官照天理斷也，一手指地，不知何謂，乃取畫向日照之，見內隱隱有一指闊寸餘長紙，摺在內，忖曰，是必有異，輕輕挑開裱紙，取出看明，大喜，次日乘轎至倪宅親勘，長子出接，公曰，爾弟告爾獨佔家產，有之乎，長子出遺囑爲據，公曰，俟到草屋看明，當有公斷，方至屋，忽作揖遜狀，曰，原來是倪老先生，坐定又作聽語狀，曰大公郎如此欺心，卽當重究，稍停又曰，既老先生爲大郎說情，但二郎何以存活，又停半晌曰，老先生可謂深心矣，如此厚贈，斷不敢當，大駕請回，卽當處分，又作送客狀，至門外三揖而回，遂設公案排衙陞座，喝大郎跪下，責之曰，妻有大小，子無嫡庶，爾何敢獨據父產，適間我所見穿綠袍，白鬚面有點痣者，非爾父耶，大郎叩首稱是，公曰，令尊不忍爾受刑法，再四求饒，只爾弟母子何以安插，大郎曰，父有遺言，日給米二升錢十文，公曰，並此亦不用破費，遺囑產業，照舊與爾享用，只此草房之內，上至天，下至地，一切所有，俱歸爾弟，大郎思家業

全得，又日省錢米，數間空屋，落得應承，遂親寫遵依，公卽命人挖開東首地土，有白銀萬兩，曰此爾父分與爾弟者，挖西邊地土，曰此下有幾兩黃金，係爾父送我作謝者，挖一巨罈，內藏黃金千餘，公立命拾回，斷銀與妾母子，立案永不許再爭。

以惡易好，（註）易換也，惡與好皆指物言，以我低醜之物，換人美好之物，豈能有益於我，而欺心貪贖之徒，必欲竭其機械，盡其巧詐，以遂其所欲，誰知鬼神呵怒，今日以不義取之，他日必以不祥失之矣。

儲繼良好講爐火之術，延接方士，終日燒煉，祖遺財產，消費幾半，其心不悔，一日至蘇州虎邱，遇一人衣衫華麗，舉止清雅，叩其姓名，曰江右強自良也，談及爐火，其人品天說地，口若懸河，俱有妙旨，儲大悅，次早竭誠造寓訪之，見強携有美妾，一切茶鐺酒具，皆燦然黃白物，強指謂儲曰，丹成之後，此物皆糞土耳，儲願拜爲師，初拒不許，至跪求乃允，遂與妾同至儲宅後院居之，儲典賣莊田，得銀二千，強曰，有此爲母，可得子息六萬兩，先取銀一百入爐，餘銀另用箱封貯，強每日出外遊玩，留妾看守，囑儲曰，切須虔潔，慎勿污穢，儲與妾男女共室，未免有不正之事，歸見丹爐崩壞，大詬曰，匹

夫悞事，嚴拷其妾，妾以實對，儲叩首伏罪，強曰，孺子不能教也，攜妾拂袖而去，儲自幸免禍，又失銀不多，欲湊成原價，贖田歸業，折封則皆瓦礫，眞者已被易去矣，乃大忿恨，卽日登程，四處尋訪，冀得見面寸磔之方快，至南京雨花臺酒肆中，見其獨酌，強一見，不
等開口，卽邀入座，耳語曰，吾賺汝金，無理可說，但燒煉亦犯禁之事，一經到官，與受皆同，玉石俱焚，此處有某姓巨族，家資千萬，現出五千兩作母，爾可假扮吾師，同至伊家，得手之後，除還汝原項
二千，餘皆各得其半，是爾雖失本於前，取利息於後也，儲不覺貪念復萌，遂許之，至某家，強執子弟之禮甚恭，仍似前番，每日出遊，某家亦以其師守爐，不疑也，至四十九日，強竟不歸，啟鼎視之，空
空無毫厘，鎖儲送官，供出被騙原由，官不信，重責收監，關會原籍追償，時儲家已罄矣，屢比無交，坐監三年，方從江西將強拿獲，籍
其家產，分償兩姓，強立斃杖下。

以私廢公，（註）凡處大事定大計，要在廣詢獨斷，不著一毫私意，若以私廢公，則是非邪正，顛倒錯亂，在朝廷之上，必敗亂國政，沮仰人才，處鄉黨之間，必侵剝貨賄，武斷不法，皆由徇私之念爲之，可勿戒哉。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修，同在館閣，趙厚重寡言，歐學問淵宏，才情發越，素常輕趙，雖同盤飲食，而視之蔑如也，歐有甥女張氏再醮，歐適當春日，有詠新綠小詞，名望江南，其詞曰，江南柳，新綠未成陰，枝嫩不宜輕拆落，黃鶯飛上力難禁，留期待春深，十四五，懷抱琵琶尋，堂上簾錢堂下走，那時相見已關心，何況到如今，忌者誣指公此詞爲張而作，奏上發審，張備受楚毒，未嘗承認，時上怒甚，催具獄甚迫，二府皆欲文致成其罪，而槩獨上疏爲公辨白，曰歐陽修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汗蟻，臣與修踪跡素疎，而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上感悟，釋修，或告槩曰，修昔輕公，不報之而反救之，何也，槩曰，以私廢公，吾不取也，嗚呼，如槩者，可謂大臣矣，宜其享福壽也。按趙康靖公常行功過格，以黑豆記過，白豆記功，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加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八十八歲。

竊人之能，（註）能者文章政事技藝之類，竊者非其有而取之也，蓋名利二字，人所必爭，今竊人之能，以爲己能，我享名利，湮沒他人，欺心甚矣，天理豈能容乎。

江西盧本泰，學問淵博，一切文韜武略，靡不通曉，任川東道時，鄰近苗疆，盧遣人至彼地，將山川險易出沒之所，繪圖成帙，熟悉於心，遇苗人竊發即按圖設伏以待，多有斬獲，苗人畏服，盧因無子，年未五十，告休林下，偕妻與一老僕，至太湖深處，卜宅而居，一日駕舟網魚，見上流淌下男女二人，急命撈起，尙有氣，須臾而活，其人名汪應采，乃士人，因挈眷往南圖館，遇暴風覆舟，盧憫之，偕至家，爲之換乾衣，進酒食，留伊同住，閒中叩其所學，頗通透，盧益喜，朝夕與之講究制藝，汪亦日就高明，盧滿藏典籍，汪檢出一冊，曰平蠻指掌，乃盧所著秘略也，暗抄而熟記之，居年餘，值大比，盧謂汪曰，子學已成，可出而仕矣，贈盤費五十金，使挈其妻以行，汪至京中式，廷試適問平蠻策，汪條對明悉，擢川中理刑，專理苗事，到任後，值苗人猖獗，汪照冊用兵，皆獲全勝，苗人大驚曰，盧公復見矣，遂不敢出，期年陞道即盧舊缺，汪將盧冊冒爲己能，繕本進呈，帝大稱善，宣付史館，帝嘗謂近臣欲於休致諸臣中，得老成望重者用之，咸以盧對，立起爲兵部侍郎，盧廷見謝恩，帝曰卿前任苗疆，所向有功，奇謀異略，可得聞乎，盧以前冊獻，帝覽之，與汪所進，不

差一字，甚駭詢其故，盧奏曰，汪未第時曾住臣家，想彼竊抄耳，但期有利於國，是臣是汪，未足計也，帝終不釋然，召汪來闕，與盧面質，汪伏地流汗，慚愧欲死，帝甚鄙之，遂不重用。

蔽人之善，（註）凡人有所長，皆謂之善，必抑之使不得彰，遏之使不得達，士庶人爲之，祇自壞其心術，滅其善根耳，操權秉政之人，必致排擠英賢，埋沒正士，上誤國政，下害蒼生，所關豈小哉。

福清王烈婦，美而多才，嫁士人爲妻，生有子女，賊兵破閩被擄，烈婦求死不得，遂從軍行，主者屢犯之，皆以巧計脫，因烈婦有殊色，主者心愛之，不忍拂也，軍至清風，嶺高千仞，下臨絕壑，烈婦曰，得死所矣，詭云欲遊賞，主者許之，烈婦登峯頭最高處，見有方石如鏡，咬指濡血，題詩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應料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道愁眉鎖不開，迴首故鄉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題畢投崖而死，主者驚嘆，爲之設祭，時名士楊濂夫住西湖，評鷺海內詩文，覽烈婦傳笑曰，被擄不卽死，隨行許遠，何足取也，援筆題其傳後云，介馬馳行萬里程，清風嶺上血書成，祇同劉阮桃花色，不似巴陵漢水清，後濂夫六十無

子，每日告天，夜夢宏教真君告曰，汝知無子之故乎，王烈婦昭如日月，汝以劉阮比之，刻薄甚矣，汝雖不能損烈婦之名，但蔽人之善，存心太苛，故罹重罰，濂夫醒，於次日焚香謝罪，改題前傳云，天荒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嚙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從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處，秋風無淚寫哀銘，隨夢烈婦來謝，未幾生子。

常州進士蔣煜，爲麻城令，有賣腐人拾得遺金五兩，攜歸語婦，婦囑候失主還之，鄰人目擊，俱爲嘆美，少頃遇失銀生驗實，全畀之，旁人高其義，勸生酬銀五星，生不肯，賣腐人亦怨，遂爭鬩，生入稟縣，詐稱失完糧銀十五兩，爲某所獲，今止還三分之一，餘銀乾沒，懇爲追究，煜卽拘訊得其詳，隨召其婦及鄰人，與勸分者，鞫詞皆合，煜詰生曰，汝銀果十五兩耶，生詞不能改，應曰，然，煜顧謂生曰，汝失數與彼拾數不合，想另有拾之者，汝可別訪，此銀與汝無涉，卽給與賣腐人去，生咋舌而出，邑人稱快。

形人之醜，(註)醜者人所共知之敗行，或偶然失誤，或出於不幸，言之已傷忠厚，况形容宣揚，人何以堪，無論報復如何，所損陰鷲不亦多乎。

章齊一能文好嘲，遇人有醜，非巧造謠詞，卽暗揭通衢，使人醜態畢彰，不可復掩，嘗與友人赴鄰縣，其友少年不諳，縣尹出不知避道，被責十二板，囑章勿言，章含糊應之，回家逢人便說，且形其如何被打，如何叫痛之狀，歷歷如繪，更編黃鶯兒小曲一闋，句句暗藏十二之數，其友每出，相識者，必歌此以嘲之，友所聘之妻，尙未完姻，因是抑鬱而死，友忿極，遠赴揚州瓊花觀，出家爲道士，每日在三清前，哭求報應，章亦坐謗朝政，流竄登州，性猶不改，造謗如故，一日與人在茶肆中閒談，正在指摘某人閨閣不謹，某人品行不端，忽瞪目大叫曰，三清差人來割我舌矣，卽取身帶小刀，將舌連根割下，切成十二塊喂狗，須臾而死，竄所無人殮殮，拋屍荒野。

訐人之私，(註)私者人所未彰之醜，曖昧不明，最怕人知，若乘機攻發，使人無地自容，損人聲譽，敗人名節，破人功名，害人性命，心地陰險，必遭鬼神譴責。

江西蔡氏聚族而處，宗祠祭祀，輪房置管，一年該蔡繼宗輪值，有族弟蔡繼先出外貿易，其妻李氏，少艾獨處，夜被賊五六人入室網縛，劫取衣物而去，衆皆疑盜有夥姦之事，然亦不過揣度，未有實據也，

時逢秋祭，繼宗貼榜祠前云，凡我族人，有品行不端，閨門不謹者，毋許與祭，以辱祖宗，繼先亦知此榜爲己貼也，然不到又不可，只得忍氣進祠，繼宗攔阻，不容進內，且訐之曰，爾妻赤身被盜，網縛不能死節，爾之閨門，肅乎不肅乎，請自思之，復對衆宣揚，編造李氏醜態以實之，繼先羞忿欲死，遂挈妻遷往鄰邑，不敢再與祠祭矣，一日前盜被獲，供出夥姦是實，繼宗特往鄰邑，全錄縣供，遍貼通衢，繼先無顏，遠遷江南蘇郡，時繼宗之子痴蠢貌陋，妻柏氏憎之，通其表兄王某，相約私奔，至蘇州閭門，忽遇繼先擒住送官，王某問徒發遣，柏氏遞解回籍，繼先附字與繼宗曰，向日拙婦被盜，事出無可奈何，屢承兄教，汗顏領受，今姪媳柏氏，貌比無雙，王某才同仙客，兩兩宵遁，被獲到官，供案昭然，嗣後再逢祠祭，弟與兄均與祖宗增光矣，恐兄之增光更甚也，謹全錄縣供呈閱，江西兄萬不可住，弟在姑蘇置有敝廬數椽，可挈嫂來同居，佇望，繼宗一見，登時痰壅氣絕。馮商延一堪輿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回返，其人問故，商曰，遙望見祖塋有賊踞樹巔，盜砍大樹，偷吾輩前往，恐被驚跌，致損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存心如此，牛眠鹿臥不足道也，後子京舉

三元入相，先哲有云，風水在心不在地，誠哉是言。

劉攽劉恕同在館中，攽一日問恕曰，聞君前日冒雨往州西何耶，恕曰，丁君閒冷，故訪之耳，攽戲謂曰，丁君方判刑部，得非有所干請耶，恕遂懷忿，至不能解，異日，攽方知果有干求，彼時誤中其諱耳，可見一語之誤，便已結怨如此，況有意攻訐者乎。

耗人貨財，(註)耗者，取之未必皆我，而實由我耗之，如權貴之子弟，暴富之村翁，或幫其嫖賭，或唆其興訟，蠱以邪說，詐爲親附，如鼠之蝕糧，蟲之蠹木，不知不覺，使其家業凋零，子孫狼狽，罪不盡在受財貨之人，更在耗財貨之人也。

河南富商翟永順，販豆萬石，至蘇州發賣，行主人接待甚慤，邀清客花中鳳陪其閒遊叙話，翟係北人，性情直率，一見中鳳能言笑善奉承，吹笛唱曲，引嫖幫賭，無不通曉，遂成莫逆，時刻不離，一日觀女優演戲，翟鼓掌稱妙，中鳳曰，此殘桃敗柳耳，何足賞鑑，城西有霍大官人，曾任顯職，家多聲伎，論貌則閉月羞花，論歌則繞樑裂石，尊兄若見，則視此輩如土壤矣，翟懇其先容，中鳳別去，三日方來，翟問所事就否，答曰，我敬達尊兄之意，彼已喜允，明日當同往也，

次早，翟櫛沐更華服備盛禮，使中鳳引路，至一甲第，輝煌赫奕，數青衣守門，見中鳳皆立起曰，主人有命，客來卽延入，無用通報，中鳳引翟轉無數雕欄曲檻，方至大廳，湘簾綉幙，玉爐金鼎，擺設精工，坐半晌，方見主人扶小童出曰，老夫藏拙家居，久不見客，因中鳳談及高雅，是以願交，翟謙謝呈上禮物，主人笑顧左右收去，似不甚經意，須臾酒至，命家伎侑觴，有四女出拜，一吹笛，一吹笙，一彈絃，一鼓板，皆殊色也，輪遞而唱，音如新鶯百轉，嘒嘒動人，掌燈時，主人留宿，翟亦不願去，酒闌，主人先歸寢，四鬟亦隨進，小童引客至西園安歇，翟因酒醉難寐，呼中鳳閑話，遍覓不見，又聞附近有骰子聲，啟戶出視，見一小門半掩，內有曲房三間，花木掩映，數女在內呼盧，皆貌若天仙，中鳳亦在其中，翟不禁心癢，呼中鳳至曰，好快樂也，答曰，幸主人安寢，尊兄若不惜鈔，入局亦無不可，翟曰，但得親近神仙，傾家不惜也，中鳳邀翟入，衆女亦不羞拒，遂共賭，不一時衆女皆負，一小伎年可十六七，面紅腮赤曰，我姊妹今日大敗，豈容不復，急入內取一玉瓶出，曰只此孤注，若再贏去，吾便服矣，衆女駭然曰，此主翁愛物，爾何敢擅動，翟原無貪財之意，見

美人發急，情愿認輸，一擲而敗，衆女鬪然大笑，將瓶內之物傾出，乃祖母緣，貓睛石，明珠等類，約值五千金，中鳳估計，除還所贏，該找銀四千兩，立勒翟寫會票，至行中交割，翟慨然無難色，次早主人推病不見客，翟回至行中，清負畢，中鳳又勾往四處嫖賭，萬金資本，銷耗俱盡，只得垂翅而歸，次年復裝貨至蘇州坊，中鳳已不知去所，問霍大官亦邈無其人，始知光棍設局夥騙，付之一嘆而已，後歸家，夢行主衣黑，霍大官衣白，中鳳衣斑，向翟叩曰，耗君貨財，今來還報矣，時翟家母犬生三子，正一白一黑一斑，乃三人所變也。

丁湜少負才名，性豪爽酷嗜賭，父責不悛，怒逐之，浪遊京師，經營補太學，南省奏捷，偶過相國寺，有術者謂曰，君氣色極佳，吾在此閱人多矣，未有如君者，問其姓名，卽大書於壁云，今年狀元是丁湜，湜益喜自負，賭益豪，聞同榜兩蜀士挾多資，卽設局延之，湜連勝得錢六百萬，越數日復詣寺中，術者一見大驚曰，君氣色大非前比，卽中榜亦無望，何況魁選，急揭壁上書，嘆曰，壞我名，此言殊不驗矣，湜驚問故，術者曰，相人先觀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舉，以負神明乎，湜悚然以實告，且曰，

戲事亦有損乎，術者曰，君莫謂此事爲戲也，凡關係財物，便有神明主張，非義之得，自然滅福，湜深自悔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術者曰，既發真心，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尙可占甲科，但恐居五人下也，湜歸，急還其所得，是科徐鐸冠勝，湜居第六。

離人骨肉，（註）骨肉謂一體至親也，離有二義，一作離異之離，如父子兄弟夫婦，本一家團聚之人，因其迫脅，致各離散也，一作離間之難，如天倫之樂本無罅隙，縱有小嫌，理宜勸解，乃挑激播弄，使其骨肉如仇，終身不解，罪孽尤重。

渤海皇甫松，弟皇甫竹，皆職員，松性刻薄，交接衙門，有武生姜封國爲謀主，遇事武斷，人莫敢撻，竹忠厚無能，閉門自守而已，析居之日，松田園房屋取其美者，竹之所分，皆薄田敝廬，吞聲忍受，不敢與兄較量，竹妻婁氏，心懷怨忿，每逢朔望，至城隍廟哭訴，詞列姜封國爲渠魁首惡，一日姜在松家叙話，忽瞪目謂松曰，令弟婦告我，縣差來拘，要去矣，言訖昏暈，昇至家氣絕，心口尙微動，家人不敢殮，則六月念三日也，姜初暈時，覺身與二差行崎嶇山路，天色慘淡淒涼，如深秋欲雨之時，須臾進城，街市宛然都會，遇亡過親友，

拱手之外，不交一言，至縣前，兩差帶姜至木器店借坐，一差進衙探聽消息，姜看大門外懸聽審牌，有一起離人骨肉帮佔家產事，婁氏告姜封國等，看甫畢，差跑出曰，喚矣，拉姜從東角門入，至堂前跪下，尹年可三十餘，有上髻無下髻，紗袍緯帽，遵本朝制度，一吏在傍唱名，唱至姜，卽斥責曰，兄弟乃同胞骨肉，爾從中挑唆，幫佔家產，情殊可惡，姜方欲辨，尹曰，此處不比世間，容爾利口，爾之一舉一動，皆有簿記，奚以辨爲，命決杖六十，再候發落，唱名吏隨姜至二門外取扇搨涼，姜進前揖曰，我有老母少妻，懷抱子女，若羈而不歸，合家俱死，吏仰天大笑曰，子真迂儒也，到此地者，誰無母妻，誰無子女，豈能來而復回乎，但本官既有另候發落之諭，爾靜聽可也，復聞堂上傳呼，姜趨入，尹曰，閱爾簿記惡端甚多，本應罰入地獄，但爾尚有五年頑福未享，可急回傳諭皇甫松，骨肉之間，宜平等公道，毋令婁氏再來纏擾，諭原差速送歸，到一小山頂，二差將姜推墮，一唬而甦，時已六月二十六矣，親友問慰，姜盡言不敢隱，驗背上杖痕，青紫宛然，松聞之，乃退贖產，竹妻亦不敢再赴城隍廟矣，姜逾五年而卒，果應神言，此乾隆七年間事，乃姜親口述者。

侵人所愛，（註）侵奪也，世間萬物，各有所主，人之所愛，而我用計倚勢奪之，去劫盜幾何，萬一我之所愛，人若奪之，我將何如。

明張綵逆闖劉瑾之黨也，以附瑾仕至吏部尚書，有劉介者，少年科甲，爲撫州守，新娶吳氏，國色，綵聞而慕之，乃陞介爲太常卿，卽履任，綵往拜之，曰子得此擢，誰之力也，介謝曰，賴公提拔耳，曰子旣知恩，何以報我，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子旣諾矣，介愕然不知所爲，綵卽揮從人以肩輿入，擁其妻以去，綵妻性妬，不能相容，吳氏日受凌逼，投繯自盡，懷中遺言，請歸屍劉氏，綵大怒，命火焚之，投其灰骨以河水，介削職回籍，晝夜思念亡妻，棄事而寢，冀圖夢中相見，一日，忽聞茅山道士善招魂之術，乃往求之，道士曰，得本人親體衣，方可行事，介曰，亡妻衣衫甚多，俱藏箱篋，久不忍視，止有百蝶裙一條，乃其所最愛者，臨別時，留爲紀念，吾見此物，如見亡妻，行坐不離，今現在此，道士曰得之矣，乃打掃淨室兩層，內層粘白紙書符於上，前供香英酒菓，外層爲介棲息之所，戒曰，當存心定氣，想其音容，思其嗜好，每日看其紙，如有人形，全似尊閻，則事諧矣，介如言，看至三日，方隱

隱有人樣，五日全身畢現，七日則宛然妻也，但少氣耳，介不覺傷感大痛，道士責之曰，措大不識頭腦，死生夢幻，奚以哭爲，至夜半，道士書符念咒，舉裙向畫而招，畫中漸聞啼聲，曰來矣，香風過處，吳自畫間走下，凝眸含睇，若不勝情，握介手曰，雖居權門，時刻思念，奸綵侵君之愛，殘我之屍，惡大彌天，不日卽有滅族之禍矣，妾以情死，仍以情生，感君戀戀，十七年後，當仍爲君婦也，道士曰，娘子宜速歸，恐遭冥府譴責，呵氣一口，其魂卽散，視其畫仍一白紙，介對紙而哭，道士曰，人世光陰，十七年如一瞬息，奈何不稍緩須臾，以圖再會，介以重資酬勞，分厘不受，遂別去，介嘗賦詩云，惆悵金泥百蝶裙，春來常喜伴行雲，不教佈施剛留得，返魄全憑李少君，綵後以瑾黨夷三族，介以原官起用，奔走仕途十七年，斷弦未續，至四十二歲，有顯官吳姓之女，年方十七，願與聯姻，介遂娶之，看其聲音笑貌，容色舉止，宛似前妻，亦愛着百蝶裙云。

舒芬爲翰林時，家書來，有以鄰侵其牆告者，公批書覆之曰，千里書來只爲牆，讓他幾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助人爲非，（註）凡人爲善，非誘掖獎勵必不力，凡人爲惡，非朋比贊襄

，亦不至太甚，一有助之，而其惡熾矣，故律有造意主使之條。

康熙年間，有周姓者，爲人老實，開張布店，一日在店中，忽見四陰差蜂擁而來，將周鎖扭拉去，家人疑其中惡，延醫調治未甦，周魂與差同至城隍府前，有吏持公文付差曰，可將此人解往南京都府投訊，四差同周卽行，至儀真渡江，霎時到省，赴都府投交，候出批文，又解杭州都府，周與四差過鎮常蘇嘉諸郡，轉瞬到杭，足似騰雲，不甚困苦，至都府前，見侍衛森嚴，周不知何事被拿，徬徨悚懼，忽一少年女子指周罵曰，還我命來，周答以素味生平，莫非錯認，正在爭辯，聞內擊雲板，鼓吹開門，都府陞堂，衆役將周與女帶進，跪階下，都府看原狀畢，命取前案，吏進破爛卷宗一束，都府閱之良久，叱女子曰，這婦人狠刁，原來係已結之案，如何又來控，蓋此案乃前明嘉靖二十年事，杭州有土棍劉爲麟，愛鄰家趙姓之女，欲謀作妾，先用銀爲囿，誘趙以女質借，時周前世名李廷秀，作代書，善洗補字跡，得劉銀四兩，將其券內質字挖去，改爲賣字，銀到取贖字，改爲情願爲妾字，女被姦佔二年，日受打罵自刎而死，一靈不昧，赴東嶽帝控告，批發杭州都城隍查究，審出真情，劉爲麟罰一世變猪，二世變犬

，三世變牛，緣作牛又不馴良，觸死人命，罰入蛆蟲道，魂魄銷滅，不可追矣，李廷秀不合得銀四兩，助人爲非，罰變爲豬，再世三世爲商，循謹無過，四世託生爲周，去嘉靖時已一百七十餘年矣，因當初結案時，未將趙氏作何安插，以致沉埋至今，新府到任，趙氏復控准審，都府看明原由，諭掌案吏曰，速令趙氏轉輪，以斷葛藤，吏跪稟曰，歲終人丁報冊，若被岳府檢出，不但前此下吏俱得重譴，並歷任諸府亦有失察處分，惟佛力甚大，能令亡魂從蓮花化生，不由地府轉輪，則彼此無碍矣，府點首稱善，謂周曰，爾助人爲非，雖已受報，但此女久無歸着，亦爾未了事也，宜速同回，延僧超度，周叩首情願，家而甦，卽日廣延僧衆，虔誦佛經七晝夜，向西化紙，見女從火光中作謝狀，冉冉而去。

吳中某公子欲私一少孀，與友謀之，友陰授計，公子喜約某日往，是夜其父夢朱衣神告曰，汝子科第中人，因壞心術削除桂籍矣，友某命本貧賤，復爲人謀不善，應寸斬其腸，父驚覺立至書齋，知某友已腹痛而死，公子漸發狂，披髮行市，不救以卒。

逞志作威辱人求勝，(註)逞志肆我之志也，作威如倚勢仗財等類，辱人

凌辱其人，求勝謂我本無理，乃以財勢凌辱貧賤，使不敢不伏於我，以爲勝也，此雖一時快心得志，豈知天道惡盈，轉盼之間，熱鬧戲場，化作冰冷，向之受辱者，不及於其身，必報於其子孫，可不畏哉。

廣城郭文彬饒於財，曾官員外郎，爲人狂妄任性，高已卑人，時逢元夜，滿城士女出遊，彬於門前，紮鑿山一座，人物皆能自動，玲瓏奇巧，左有蟠龍，鱗甲閃爍，能吸水噴薄，右有虎豹，騰躍勇猛如生，觀者絡繹，有西江流寓士人曹志美，偕妻金氏賞玩，因人多擠散，郭於簾內見金氏少艾，命很僕拉進，逼令侍酒，金氏喊叫不從，時志美尋妻不得，正在徬徨，忽聞喊聲，奔進，責之曰，清平世界，何得無禮，郭大笑曰，爾這乞丐，不識抬舉，我富貴之人，恩及丐婦，屈尊多矣，謂爾妻容色能中我意乎，呼諸婢出，皆錦裙繡襖翠遶珠圍，令志美觀之曰，較爾丐婦孰勝，又呼衆僕侍立，俱靴帽鮮明，衣裳齊楚，又謂志美曰，較爾乞丐又孰勝，遂給紙筆，令志美寫伏罪文約，不合於元夜同妻無禮嚷鬧，懇免送官，志美見其炎炎之勢，只得照依書之，方得放出，是年同妻回籍應試，卽中式，不數載陞至廣東廉訪使，時值正月，志美着破衣私訪，從郭宅前經過，適郭送客出門，一見

志美，呼而笑曰，爾非向年寫伏罪文書之人乎，窮更甚矣，命取銀二兩，絮袍一件與之，志美故作感謝，次日履任，上元之夕，大張花燈公署前，命紫鰲山龍虎，如郭昔年時，遍請衆紳，郭曾居官，亦得與席，一見志美，魂飛膽喪，叩頭請死，志美曰，爾罪固所當誅，因前日送金贈袍，尚有人心，今待爾以不死，但今夕縉紳雅會，豈容越牛混擾，命取敝氈一片，使郭席地而坐，給以豈羹麥飯，食畢郭謝賞，志美戒之曰，富貴豈有定境，我今日如此待爾，迴憶爾向日若彼待我，真是一戲場耳。

敗人苗稼，（註）民以食爲天，苗稼關乎民命，敗之者，或阻水利以旱之，或決隄防以揜之，或縱牲畜以踐食之，或好遊獵以蹂躪之，傷天地之生成，絕民間之衣食，此不仁之甚者也。

錢益者某僕也，主因謀鄰田不遂，以稗數斗，密令益散鄰田中，益謂妻曰，彼家力作，何忍誤之，然不爾，則逆主命，奈何，乃私蒸熟其稗，主值之，見稗已遍散諸田矣，旣而稗不生，主心異之，莫知其故，後益生子美中，或進士爲顯官，益隨子到任受封，老且病憊甚，自度不免，有乩仙降筆曰，三十年前蕘稗事，賜君貴子更延齡，君勿憂

也，病果愈。

常州鄉民仇某，與周某有隙，周田禾數十畝，正垂穗，仇率其衆夜往攫之，次日周往視，禾已瘁矣，悵恨而歸，莫知誰何，路逢一叟曰，異事異事，昨暮宿龍王廟，夜半喧言此地仇某拔周某田禾，獲罪最重，當奏明上帝，四鼓却回，云奉帝旨，仇某付雷部施行，周聞之大驚，不敢認是失主，未及一年，前言果驗。

破人婚姻，（註）破有數等，有百計非毀，破於未合之先者，有多方阻撓，破於將合之際者，有起釁生波，破於既合之後者，乖室家之好，傷天理之和，一事而折盡生平之福，一念而永墮地獄之苦矣。

江南風俗，富家大室，最重將女許配文士，每當歲科兩試，貧儒紛紛得婦，有富室徐姓者，生女巧姑，年十七，姿貌無雙，女紅出眾，徐欲得佳婿，求婚者概不許允，一日迎新秀才，徐於大門垂簾，令妻女觀之，見有一生，年未弱冠，風流溫潤，望之如玉琢人，徐一見留神，詢其從者，備得家世，歸謂其妻曰，適所見之生，爲李氏子，年亦十七，府縣院皆居第一，多才博學，人人愛重，得此生作乘龍客，庶不負吾女才貌也，女雖不言，私心竊喜，次日卽煩親友執柯，生父以徐富有金帛，又係宦裔，許之，不日將行六禮，有孟姓者，亦係富家，曾求徐女爲媳，徐嫌其子蠢陋拒之，孟因此懷恨，適與生父會飲，在座多人，孟明知兩姓婚約已定，揚言謂衆曰，徐某之女求配吾兒，我因其女脚大而醜，且有多露之譏，故未之許，諸公如有好門第，相煩代吾兒作伐，生父係迂儒，聞此言，竟不審量，遂毀前議，女知，流涕願死，後其父復與莊姓聯姻，迎娶之日，女將裏衣密縫，告其母

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雖李家負義悔盟，女義無再適，聞奸人言女脚大貌陋，且有不正之行，故忍死須臾，待至莊家，使衆親友見女容貌，知前言是奸人飾說，並可滌不正之名也，遂登車而去，南方娶婦之家，鄉隣皆得看新婦，謂之鬧房，生與莊宅不遠，聞醜女過門，偕衆往觀，見女姿容絕世，不覺驚異失聲，女見生來，注目良久，兩行泣下，生亦哽咽，恐涉嫌疑，掩面遁去，是夜女粧瘋顛，不肯成親，絕粒七日，而香消玉碎矣，孟爲蠹子娶婦，家室不和，常相反目，一日新婦對鏡曉粧，蠹子從窗間潛窺，見一綠衣少年，與婦並肩而立，持刀入室，吼聲如牛，方欲舉刃，祇得新婦一人，尙修眉未竟，自此終日相鬧，不啻仇敵，遂致離婚，孟夢女塞其喉，醒不能言，指口而死，生後躋臚仕，亦終身不立正。

唐臯號心庵，歙縣人，爲諸生時，以文謁郡守，守每夕見臯來，前有金絲燈籠相照，守因器重之，然未明言其故，忽一夕來，前無燈照，守異之，因詰曰，子近有所作乎，當直言毋隱，臯始憶有負人錢者，將妻賣償，奈無代筆，以一金託臯，遂爲作券耳，守因出一金囑臯曰，子速還其人金，誘彼婚書裂碎之，臯如守言，毀前所寫婚書，入謝

守，而燈復見矣，守見大喜，因與臯明言其事，正德甲戌，臯年四十六，狀元及第。感應篇集註

苟富而驕，(註)苟富謂僥倖而富也，或得無主橫財，或佔無嗣恒產，或放債取利，刻薄成家，或設局誘賭，陰險創業，諸如此類，雖富尙難保守，况復驕淫矜誇，佚樂放縱，凌鄉里，慢親友，以自取禍患乎。

胡勝士出身店傭，善謀財產，暴得發跡，家貲數十萬，夤緣爲郡伯，因狂妄爲上臺所惡，不安其位，告病家居，恃其豪富，盛氣凌人，交結當道，武斷鄉區，隨侍衆僕，俱各驕侈橫暴，不循理法，胡常乘轎出里門，見人不起立，卽命僕按倒亂打怒罵而去，一日往姻家宴飲，內有一書生衣冠稍敝，胡顧而叱之曰，汝乃卑田院中人，如何與官長共席，有數十人不平，羣起攻之，主人急用好語調停，士人始散，胡所居近太上廟，其客廳較殿宇稍低，卽加高過殿宇三尺，顏其額曰老讓堂，雖取尙齒之義，其實暗藏太上亦退讓，莫敢與爭也，便佔廟地爲園圃，一夕夢太上責之曰，爾銅臭村牛，驟享頑福，如何連我亦欺，先令爾吃百日苦惱，命力士掌其頰，大痛而醒，次日，腮間卽患瘡癩，纍如貫珠，痛不可忍，晝夜呼號，醫家盡其方術，俱不見效，捱

至百日，方得稍痊，其佃戶某欠租未清，送官歷受拷比，賣女不足償，復賣其妻，僅得完欠，又被驅逐不與田種，某因失業無家，遂入盜夥，心懷宿怨，聚衆數十人，各執器械，乘夜打入胡宅，凡胡氏親丁，一人不留，碎割勝士，盡劫貲財，其妻媳與女，俱赤身綁縛，擲臥街心，使衆共觀，放火燒其房屋，盡成灰燼，其媳遺腹生子，不能成立，昔日侵佔田地，復爲勢家所奪，遂至貧無立錫。

明吳良佐，大興縣人，家巨富，日尙奢侈，以雞鴨爲不足適口，以綾絹爲不堪著體，設酒待客，暴殄非常，娶婦嫁女，奢華無比，而親友探望，則先訴苦狀，以免其借貸，元且日，有鬼寫對聯門上云，天賜汝財天厚汝，汝戕天物汝輕天，佐令家人刷去，仍不悔改，後遭寇劫二次，家財頓減，尋死，有一子名馨哥，視銀錢如糞土，任意嫖賭，不十年裸背行乞。覺世篇註證

順治間徽州一丐，背曲如弓，項下復有一骨，面常仰，目鼻俱向上，長不滿三尺，而飲食饜飜，每日沿門乞食，不足則取道中陰溝水啜之，自言能知前世事，每謂人曰，我前生一富翁也，初甚貧，以出入貴宦家，賺其貲，盤算厚利，漸致富，益自驕肆，享用二十年後，病死

，冥司罰爲貧兒，以償夙惡，我前世嘗挺身傲客，故令罰我曲背，又嘗頤指氣使，受人諂奉，故今罰我仰面，前世飲酒食肉，而性鄙吝不肯與人一鬻一勺，故今罰我饜饜難飽，俟滿二十年惡債，當再托生爲犬矣。感應篇集註

苟免無恥，(註)苟免者，倖而獲免之義，君子心有所恥，故生不苟殉，死不苟免，如疆場之臣，當衝鋒陷陣，果有濟於國事，何愛其身，臺諫之臣，當批鱗除佞，誠感悟乎君心，何辭九死，若一遇患難，掉尾乞憐，偷生免死，略無愧心，國家何用若臣爲乎。

蘇威字元畏，爲隋煬帝近臣，帝恃才藐視班聯，於威獨加尊禮，大業十二年，帝幸揚州，爲宇文化及所弑，威不能仗義討賊，反上箋首先勸進，得爲前軍都督，化及僭位，實威成之也，化及敗，歸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及王世充僭署太師，每出，威望塵而拜，卑污苟賤，無所不至，世充雖加任用，心實鄙之，秦王李世民平世充之亂，坐東都，威請謁，稱老病不能起拜，王不令進見，但使人數之曰，公乃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一切逢迎，遂令生民塗炭，君死國亡，又偷生倖免，歸順宇文化及，李密，王世充等，皆不辭

拜伏舞蹈，今既老且病，何不歸田，爲數亡主終守臣節，我處皆少年新進，志懷忠義，若容公入朝，恐吾輩學壞也，無勞相見，威聞此語，毫無羞愧之心，復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不許，憤悵而死。

認恩推過，（註）恩非己出，而冒認爲己，過實在我，而推諉於人，其始不過要譽避怨之心，然人有善而我掩之，人無過而我寃之，利己損人，公道泯滅，乃小人之行爲，天理所不容也。

前朝周璧，與吳魯瞻同官禮部，奉差至爪哇封王，周爲正使，吳爲副使，吳博辨有口才，周厚重少言語，時爪哇歷元朝百年，久不通貢，封典未行，嗣王得膺寵命，分外優禮，吳恃其唇舌，云朝廷恩典皆已奏請而成，王信之，一切餽送，靡不從厚，周祇循例薄贈而已，事畢將旋，王各送一舟，吳所得盈千累萬，且違禁帶其國歌童舞女，爲長途耳目之娛，一日至關，例應盤查，吳知周柔懦可欺，過其舟給之曰，此船形制稍狹，非正使體統，我與公暫時移易，庶足以壯觀瞻，別正副也，周不知其詐，從之，果爲權使查出，正使舟中所載，皆出例外，且違禁攜帶外國男女，副使舟中所載寥寥無幾，據實上奏，帝怒發法司審問，吳口若懸河，諉卸於周，周天性緘默，不能分辨，且已

現居其舟，亦無從置喙也，奏上，周竟削職，而吳晉侍郎後，三年，爪哇嗣主來朝，奏謝曰，陛下聖明，恩及遠臣，副大使吳某，從中玉成，曠典實出格外，帝曰，前此之封，皆朕意也，與吳何涉，命取該國所餽二使實數，王以底薄進，則周枉認之贓，皆吳物也，始知其認恩推過，實屬奸狡，立置重典，周原官起用。

宋王曾爲相時，士大夫有請差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拒之，旣而擢用，併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此不認恩者，曹彬與王全斌全蜀，斌殺降卒三千餘人，公諫不聽，及歸，上怒，必欲鞫勤，公自誣服，全斌獲免，此不推過者。感應篇集註下同

宜興邵靈甫，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出糶，公曰是圖利也，或勸之賑粥，公曰是好名也，乃盡發所積，雇傭除道修路，自縣至湖，四十里，復浚蠡橫河塘水道，八十里，又通溪入震澤，邑人爭來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均得利，後靈甫享年九十餘，子孫相繼登第，此非惟不認恩，而又能善施其恩者也。

嘉靖中葛守禮，爲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填老疾當罷，公請留

之，吏部尙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邊吏隔省遠，當時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填，過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枉，尙書驚服曰，誰敢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卽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尙書。

嫁禍賣惡，（註）嫁禍者，我做非理之事，愚害將臨，乃用計移與他人，或餌以名，或誘以利，使他墮我術中，代受其禍，是猶以名利爲女，將禍嫁與他人，故謂之嫁禍，賣惡者，事自我主謀，却使他人做去，代受唾罵，是猶以所做之事爲貨，而賣與他人也，故謂之賣惡，設心既險，受罰必大。

明朝旗丁運糧，最是苦差，一值簽及，雖素封之家，立見破敗，故視糧艘爲畏途，有蘇州鄭心如，籍隸旗伍，一日至松江販布，在行中閒坐，見一子年可十三四，衣履齊楚，向行主索錢去，後心如問曰，此子爲誰，行主答曰，此鄰人鄭寡婦之子，家道雖豐，上無伯叔，下鮮兄弟，此房係伊之產，日日來索租錢，心如籌畫半晌，忽然得計，次日預備精緻菓品，候其子至，與之食，而謂之曰，吾祖貫原是雲間，與君係一家，取蘇綾二疋，使歸奉其母，次日復盛禮，登門往拜，心

如舉動豪華，言詞敏給，婦女淺見，墮其術中，命其子呼之爲叔，心如呼婦爲嫂，往來親密，儼然共本同支矣，心如兄弟三人，長爲念如現管糧船，家已累盡，次爲意如，早逝無子，心如私將寡婦之子，載入意如名下，爲二房長子，已居三房，後念如因貧革運，例簽二房，因現在有子，衛官出差至松，將子蜂擁捉來，申詳補役，寡婦不知，反求救於心如，心如給之曰，此衛書某人作惡，事已定矣，不能挽回，寡婦旦夕呼天，唾罵某書，而不知爲心如之計也，踰三年，子方十八歲，運糧過淮，缺額十石，漕運總督命加重責，至十九棍而氣絕，硃票押令心如接頂，甫及三年，亦因少糧被漕督嚴刑，責至三十八棍而氣絕，按其身死之處，卽子受杖之處，報應毫釐不爽。

郭黃中知雲安軍，厲禁宰牛，夢神告曰，使君嘉惠此邦多矣，明且有解屠牛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庶罪不枉，詰旦巡檢司縛九人來，一兵自言捉獲請賞，蓋牛乃兵殺，而嫁禍於九人，又執以希功也，公研訊折服，科以罪。戒殺弭劫篇

閻宏山西人，財數十萬，勢焰薰天，邑中良善之人，畏之如虎，霸買人房田，不充，則嫁禍害之，武斷人詞訟，不服，則仗威制之，鄉人

號曰惡閻王，一士子投詩刺之曰，閻王本善誰云惡，此號加君君不樂，何弗捫心細細思，鄉情公論原非酷，後爲按院訪拿處死，家財爲族人爭奪罄盡，妻子窮不能度日。覺世篇註證

沽買虛譽，(註)自古有高世之德業者，皆名並天壤，豈有心求之，實大聲自宏耳，如居官本不廉，要人稱廉，本不公，要人稱公，以致賄囑要路，買求薦揚，挾惠施恩，刊刻碑記，再如爲士者，義理實未達也，好刻文章，名節本未真也，偏講聲氣，甚而爲假道學，語錄盈箱，坐享大名，亦可恥之甚矣，

僞名士宋繼濂，人呼爲宋三好，謂其生得一副好面貌，飄飄若神，人皆樂近，一雙好手，落筆琳琅，酷似趙松雪，一張好口，隨機應變，對答不窮，又且家道富足，揮金結交，開萬春園，延接天下能文名宿，藏脩其中，評選時藝，刻以己名，一時海內之士，皆奉爲程式，非宋繼濂先生所筆削，不置案頭，其爲人所景仰如此，鄉試主司慕其名，欲收爲門下，預送三場題目，宋央能文者作就，至塲中照稿謄真，榜發果得高選，因經藝有犯忌處，未得掄元，主司猶咄咄抱憾，會試亦因名重，遂捷南宮，殿試策字畫端妍，欽點探花，居翰苑，宋曩時

猶良心未泯，自知假冒虛名，待人謙和，迨居鼎甲，遂忘本來面目，大言不慚，儼然真名士矣，後天子臨軒，試諸翰林，日月五星賦，宋又央同試者伐作，作者將稿又另與一人，進呈御覽，查出宋卷與某卷雷同，發刑部嚴審，宋不敢供出代筆之人，與某俱供拾諸地下，彼此抄襲，兩出不知，奏上，奉旨，如某者，係少年無名之人，尙可原宥，宋繼濂負海內重望，乃盜襲地下棄文，以爲己有，無恥極矣，著革職，宋遂終身不振。

富春大賈甯標，其子甯固，爲邑諸生，濫忠孝之名，竊文壇之譽，貶駁人倫，輕侮師友，父子濟惡，諂諛上官，詐害平民，起滅詞訟，因而致富，崇禎六年，直指梁公按越，廉得其惡，密訪之行拿，而固已逃諸楚矣，山田屋廬，妻妾婢僕，當時嚇詐而得者，盡爲人訐告，梁公訊實，一一給還，合郡稱快，固在楚窮困無所資，爲人謄寫，復以詞狀誑人，被有力者數擊垂斃，自此恍惚如非刑立至，雲雷下擊，安身無所，有識者告人曰，此逃生也，衆益薄之，越二年，遇衆鬼扭至州上，鬼笑曰，汝父子一生賊害人多，卽兄弟親朋，俱懷一點惡心相待，今薄贈爾數種，回去更好恐嚇於人，於是共相變易之，爲金雞之

嘴，銅鈴之眼，斑爛之面，焦黃之鬚，棄之中野，譁然而去，固醒悲啼入市，人皆以爲鬼魅，而不近之，乞食無門，饑渴數月而死，其父於他邑逃回，爲鄉人所不齒，亦行乞而終，感應篇集註

包貯險心，(註)貯藏也，包藏於心，人不能測，所謂腹中橫劍，笑裏藏刀是也，外則滿面春風，內則一腔惡念，使人不知防備，而立被中傷，此輩害人最毒，其受禍亦最慘也。

明穆某姚某，二人自幼同筆硯，相交最厚，姚有舅張仲先，出外經商，其家房屋甚多，且幽靜有花木，姚邀穆吟誦其中，仲先有女年已及笄，姚係外兄，相見不避，男貪女愛，遂有桑中之事，一日穆因家務須歸，行至半路，忽憶有銀二兩，置牀頭未收，回至書房，遇二人正在行淫，女見穆掩面遁去，姚跪求勿洩，許以重報，穆亦不望報也，及姚登第，爲滕縣尹，屢書邀穆，穆至任所，姚一見歡然握手，曰曩蒙兄愛，久未圖報，今幸得微名，宿願可酬矣，穆不便回答，但愧荷而已，送居僧舍，每有關說，輒辭事小，未足償德，適有富家誤殺佃戶，姚語穆曰，非三千金不可，又曰講說官事，須得現物，過後則難索也，穆信之，與富家言定封藏，及赴鞠，則姚變色加刑，斷富家抵

償，富家疑穆撞騙，供詞連及，差役至寓，搜出原贓，並穆申詳臬司，姚復用銀五千兩，賄囑隸役，斃穆杖下，一夜燈下檢閱文書，聞窗外有鐵練之聲，從者啟探，見牛頭獄卒無數，慌忙告姚，姚亦惕然就寢，夢攝至閻羅王殿，跪於階下，見穆蓬垢流血，與己對質，王切指呵責，命卒以尖刀刺姚頸，血噴丈餘而醒，次日其頸遂腫，漸大如斗，日見穆來索命，頭斷而死，其臬司，受賄皂卒，俱被追去。

癸未秋，延平司李程君，從直指使行部至秦甯，宿公署，夢有緋衣投謁，稱同鄉生者，見之，容甚惑，問之曰，我前令鄒也，中某胥毒而死數載矣，以公嚴明，故相告，其受胥指而寘毒者，門役某也，語畢大慟而寤，程大駭，翼日，驗籍果有門役某，而無胥名，問之他隸，隸曰，數年前曾給役此，今謝去矣，計其時適當鄒君爲令，程意解，立摔門役掠問，具吐爲胥毒令狀，蓋鄒初蒞殊嚴介，已廉得胥姦利事，而未卽發，胥懼，賄門役以毒物入茶椀中，鄒卽暗不能語，衆皆以爲卒中惡死，無由辨也，於是捕胥對質，亦具服毒令狀，獄具，駢斬本邑以徇，而秦甯所部，暨鄒令家，乃知鄒君之死由此，莫不切齒恨胥，又快其報之顯速，以爲有天道云，鄒君名守嘗，戊辰進士，

江西豐城人，程君名九萬，乙丑進士，江西饒州人，夢中所謂同鄉生也。

挫人所長，（註）挫，摧折也，長謂才能技藝之類，人有所長，正當委曲造就，以盡其才，若反摧折之，成何心術，此較蔽人之善更甚，蓋蔽者，吝於援引，不爲推薦之謂，挫則多方誣陷，使其人終身名不彰，功不就，而後快，人怨既深，天譴必至矣。

明周立民，官爲翰林侍講，欽點南直主試，南直乃人文淵藪，美不勝收，周心懷嫉忌，每遇佳文，惡其高出己上，必多方尋疵，黜落之而後快，簾官吳逢年忿甚，抗言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乃大臣之心也，昔張乖崖鎮蜀，有參軍年老宜黜，乖崖見其一詩，特疏推薦，至今美之，明公爲朝廷主持文柄，佳者不取，而劣者反收，其如公道何，周怪其目無上司，大加斥責，吳任滿欽取進京，爲禮科給事，將周任性乖張之處，歷歷陳奏，雖朝廷從寬不究，而此疏傳播，大爲士林吐氣，周由侍講轉太常，時享太廟，祭品缺略，奉旨降三級，罰修邊城，帶罪立功，又與邊帥不和，周晝夜辛苦，賠盡家資，將城修理完固，帥俱不錄其功，潦倒邊塞，窮苦萬狀，吳後陞僉憲，奉命巡邊

，周具長箋，備敘歷年功績，被帥阻抑，求爲上達，吳謝而謂之曰，挫人之長，乃太上所深戒，帥之今日挫爾，何異爾之昔日佳文不錄乎，報應固如是其不爽也，吾不記前怨，當爲爾表白，遂據實申奏，周雖得釋回鄉，諸子皆愚魯不能繼書香，惟一孫聰穎能文，終身淹塞，求青衿不可得，蓋云報也。

穆修以詩著名，遊京洛題詩寺壁，眞宗見而歎賞之，問爲誰，左右以修對，上曰，公卿何無薦之者，丁謂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謂之妬心如此，宜其死無葬身之地也。

清乾道間劉生與徐生同結省課，約在棘闈中交卷時，互相檢察，劉見徐文字勝己，乃佯擠人叢中，墮卷於地，給徐曰，子卷已失矣，奈何，徐泣而尋之，俄有一吏出諸袖中，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上，因收置耳，是科徐中式，劉終身不第。

郭尙書贊，初作賦有名，同學李勉忌之，飛布謗語，後贊竟登第，及再知貢，舉勉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甚愧悔。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名，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偶與同經友言之，友訴於郡，謂其與考官有約，及填榜，十一名果習易者，郡守攜狀徧

示考官，因抽一備卷更之，既拆號，則自備卷而中式者，卽大璋也，由中式而改爲備卷者，卽訴狀之友也，士論快之。

護己所短，（註）短者，一事一行不如人處也，護者多方掩飾也，較知過不改更甚，蓋不改乃因循怠惰，尙有振作之時。護則認非爲是，始猶欺人，終則自欺，是以病入膏肓，不可救也，且護短不獨在自己一身，祖父而護子孫之短，勢宦而護奴僕之短，官府而護吏胥之短，迨至養癰成患，悔無及矣。

前朝胡某劣於文而僥倖登第，選東鄉知縣，人若議其文字短處卽仇恨入骨，時名士艾南英評驚天下詩文，有東鄉張姓者，以其子之文就政，艾一見笑曰，令郎若遇胡令作房師，則高發無疑，張驚詢其故，艾曰，至不通人遇至不通人，自心心相印也，詎意是科張子之卷，卽分胡尹房中，薦而中式，謁見時，盡以艾之語告胡，胡拍案大怒，以艾名攢入大盜供中，申詳嚴拿，百計求免不得，忽有胡同年某赴京，路過東鄉，艾與之商量解釋之方，某曰，此君一生護短，今被先生嘲笑，雖蘇張之舌莫能動也，先生既操選政，可速將伊鄉會墨，加以好批列入集中，吾自有計解此結也，遂往謁胡，聞中論曰，此地艾南英先

生，與年兄兩賢相遇，定然交成莫逆，胡怒曰，此大盜也，候批詳，卽擊正法矣，某曰，無論艾先生決不爲盜，縱有此不肖之事，年兄亦當念知己，從中援手，不宜自相踐踏也，胡曰，吾與盜何知己之有，某曰，年兄尙未知耶，鄉會佳墨，彼俱心悅誠服，刊入某某集中，謂非知己而何，胡不信，差人至坊中取來閱之，果然，不覺大喜曰，吾固知艾先生不爲盜也，開罪多矣，遂與某同往謝罪，前案竟得消釋，後胡審理案件，多不認錯，爲上司所劾削職，終身零落。

令狐絢爲相時，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對曰，事出南華，相公覺理之暇時宜覽古，絢以爲訕己無學，遂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庭筠因坎珂終身，有詩曰，固知此憾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

明徐階號存齋，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有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卓之語，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當領朴時，執卷請曰，宗師見教誠當，但顏苦孔卓，實出楊子法言，非生員杜撰也，徐起而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遠近傳稱，以爲美談，徐後官至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子孫貴盛。

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軍以病廢事，公諷之曰，老矣胡不歸，明日參

軍即求去，且以詩別，有句云，秋光卻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訝云，僚友如此才而不知，吾過也，即慰留之。

乘威迫脇，（註）乘威迫脇者，用威以加人，如爲官者，囚不服，迫之使服，賄不與，迫之使與，以至興工役，則刻期取完，征稅糧，則任情敲朴，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女不從，迫之使從，產不售，逼之使售，以至追索債負，取足取盈，收斂租稅，錙銖務盡，人怨天怒，不受冥報者鮮矣。

太原彭繼祖生二子，長曰寬，次曰容，寬狠戾橫暴，不讀詩書，容慈祥仁恕，好學不倦，其母性嚴，鞭朴婢妾無虛日，皆寬贊成之，一日，檢箱篋失珠花二枝，疑僕婦劉氏，婢女夏荷偷盜，嚴拷二日，死不承認，容時年方十二，見之不忍，諫其母曰，珠花價值幾何，答曰值百金，容曰，百金事小，人命關天，譬如兒不肖花費，異日分家時，兒少得百金可也，母素愛容，聞言頗動心，寬忿然作色曰，如此貴重之物，失而不究，何以警後，取銅鎖匙，復將二人拶起，二人受刑不過，妄招藏鄰人陸四家內，寬以爲訊得真情，欣欣得意，容曰，此又悞矣，我家婢婦，從不出中門，安得至鄰人家，嚴刑之下，何求不得

，乃携燈親問之，二人哭曰，二官好人，屢次救我，泉下感激，適間所言，乃暫緩須臾之死，並非實話，容亦泣下，好言撫慰而去，是夜二人同縊死，劉氏之夫，與夏荷之父，連詞控官，罄家資數千，方得完結，數年間，繼祖與妻相繼物故，家亦中落，容夢其亡過伯父謂之曰，爾兄威逼二命，陽案雖銷，陰案未結，速做好人，庶免提拿，醒以語寬，笑而不信，踰數年，寬忽得異症，每至掌燈時，陰風吹燈光成綠色，卽兩手抱頭，眼珠突出，呼痛不已，惟容坐榻前，則稍安，每夜守之不去，一夕寬忽作劉氏與夏荷之聲，曰，二官在此，我等陰魂不忍相犯，但冤冤相報，萬難饒恕，二官宜速避，不必爲惡人討情，容跪求，做佛事超度，鬼佯許之，至五鼓容倦而歸寢，寬忽從床上躍起曰，二官去矣，還能爲你說情否，言畢以手勒項，舌出寸餘，家人報容，飛來省視，已不可救矣。

薛公瑄素不爲王振屈，振恨之，會有武吏死，妾甚艷，振姪王山欲奪之，妻不可，妾因誣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誥事振，究問已誣服，瑄方爲大理少卿，辯其冤，屢駁還之，王文喉御劾瑄受賄，故出人罪，竟坐死下獄，瑄怡然讀易以自娛，其子三人，請一人死，二人戍，贖

父罪，不許，將決，振有老僕泣諫，述其平生甚詳，振意少解，得免死除名，放歸後，土木之敗，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錮捶死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報至京，郕王令籍其家，鬱王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之。

縱暴殺傷，（註）殺者致之死地，斷其命也，傷者雖未至死，而肢體殘毀，去殺不遠也，兼人與物言，暴者殘忍之謂，縱者放軼之謂，秉生殺之權，而倚勢逞兇，草菅生命，不遭顯罰，難免天誅。

台州觀音寺，有僧人含輝，年四十餘，頗守戒律，一日街上閒行，見有賣狗肉者，忽動饞念，歸寺，卽遍身發熱，起毒疽十八個，形如人首，疼不可忍，遍與人看，則疼稍止，若蔽而不使人見，則痛入骨髓，醫者盡其術，總莫能治，僧自知係宿孽，乃負痛跪佛前，虔誦金剛般若經，以求懺悔，一夜忽見有十八軍士，皆無頭，於頸腔內作聲曰，爾識我乎，僧曰不識也，曰汝爲金朝參領官，差我輩二十人守山頭隘口，有二人下山，遇少婦獨行，拉而姦之，其夫家控汝案下，汝不加細察，將二十人一概處斬，彼二人者，情真罪當，死固甘心，我輩無辜被戮，是何冤枉，覓汝三百年，方得相遇，汝又爲僧守戒，不敢

侵犯，前見狗肉動念，已破如來大戒，我等無所畏矣，但爾既誦經解釋，暫饒爾命，後三年當再來索命也，遂作陰風而散。

無故剪裁，（註）此爲不惜物力者言也，機工織女，晝夜勤勞，千絲萬縷，方成布帛，人之用物有限，當減損惜福，勿輕爲剪裁，今富貴之家，侈靡成習，閭閻士庶，相爲效尤，豈知奢則必驕，驕則必淫，其不淪於敗，不罹於法者鮮矣。

明張牧之，世爲勳戚，擁貲無算，豪華驕縱，婢女皆衣錦繡，奴僕俱着綺羅，妻妾服用奢靡，以綾纏足，以帛拭穢，毫不知惜，家有聚景園，春時牡丹盛開，用異景作五畝之棚，綵絲爲繩，聚姬妾百餘歌飲，名百花同春會，每歌一曲，給絹二疋，有客勸之曰，昔寇萊公身爲宰輔，徵妓侍酒，與綾一疋，識者猶譏其侈，有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那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投梭始得成之句，寇聞之甚悔，公爵位不及寇公，用度得無太過，牧之大笑曰，萊公酸子耳，我豈與之比哉，卒不聽，又冬日剪綵爲花，綴於枝間，敝卽易去，歲用綵帛，不可勝計，不數年，牧之死，又遭鼎革，妻妾皆破袴穿履，向人求尺布寸絲不可得。

非禮烹宰，（註）事親養老，以及冠婚喪祭，禮之所在，不可盡廢，或烹小鮮，或宰大牲，但不可極口腹之欲，非禮殺害也，蓋凡人福命有定，省一分祿，必延一分壽，是以君子淡泊明志，福壽綿遠，若一餐而殺數命，一羹而害百生，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殘忍既甚，天罰必加。

蔡京當國時，食用奢侈，以人乳喂猪，芝麻喂鵝鴨，綠豆喂牛羊，用珍珠八寶煎湯治饌，數沸即棄去，另易新者，每宴客一盤，值中人之產，京猶嘖不美，無處下箸，其家人翟謙，字六吉，士大夫所稱雲峯先生者是也，費用無度，亦與京等，嘗歲終宴朝臣，約五百餘客，庖人進湯，客偶言湯以鴨舌治之，美而且補，謙顧左右微示意，逡巡而湯至，每客一碗，每碗三枚，客皆驚懼，有與謙相善者，戲之曰，此尚不足，可能再添否，謙曰，有心請客，畏大肚漢耶，呼令速添，須臾每客又一碗，客有投箸不忍食者，計謙此番宴客，因偶爾一言，傷三千餘命，其非禮烹宰如此，後蔡京遭貶竄，謙亦籍沒家產，金人擾汴之後，遂至貧無立錫，沿街叫化餓死。

散棄五穀，（註）五穀天地之所生，農夫勤苦之所成，書曰，食爲民天，

安可不珍護愛重之，散棄者或在田而拋撒，或在倉儲而朽蠹，或投之糞穢之中，或委諸踐踏之地，或食其精而遺其粗，或因其多而置其餘，種種暴殄，皆足以致凶荒饑饉之報。

政和間，王黼以諂媚事徽宗，久膺顯爵，攬權納賄，勢傾中外，家口千餘人，皆口厭肥甘，尙方品物莫能過也，厨房鄰相國寺，每日從溝中流出白米香飯，如玉粒珠顆，寺僧省微，率沙彌輩用竹筐撈起，河中淘淨曬乾，除大眾食用外，積剩十三囤，金人破汴，二帝北狩，王黼誅於貶所，遺母吳氏，年八十餘歲，流落京城，無人養贍，沿街求乞，有舊役見而憫之，仍呼爲老太太，母曰，我乞化老婆子，官人佈施數文，稍延殘喘，便是莫大功德，無用尊稱也，役曰，相國寺煮粥濟貧，老太太至彼就食，豈不勝似乞化，乃偕至寺中，見山門外粘帖，上書王府餘糧，煮粥接衆，糧盡卽止，僧省微知是王老夫人，亦不勝嘆息，曰此原是大尉口祿，應該老夫人享用，遂撥房一間，與之居住，每頓隨衆吃粥，一日母盥中飯粒，忽變爲蛆，母懼而傾之，另盛一盃，仍是蛆，尙蠕蠕而動，衆皆驚，省微曰，一粒米皆地之精英，農夫汗血，王太尉不知愛惜，散棄過多，上天震怒，累及其母，正內

典所云，作惡之人殃緣七祖是也，乃命母至佛前懺悔，念佛百聲，始舉箸，卽不復變，後母病歿，破衣中蟻虱攢嘍，以蔽席裏尸埋之。

陳鑑父孟玉，好善，重五穀若珍寶，嘗登廁，見有鍋底飯一片，滌淨食之，是夕夢帝君曰，汝好善惜福如此，當賜汝貴子，以大家門，尋生僖敏公，仕至太子太保，贈翁如其官，母封一品夫人。曉漏編

勞擾衆生，(註)天生畜類，原爲人用，勞亦宜然，但於用時，須存養恤心，得休息便休息，如日夜相繼，筋疲汗血，則勞擾甚矣。

昔有世家子莊姓，性愛馬，廐多神駿，日至郊外馳騁，以汗出爲度，謂不如是，不長大膘，客諫曰，馬過勞則病，曷不稍令休息，亦愛物之仁也，莊笑曰，養馬欲其代勞，養而不勞，何如不養，且吾不能以文章繼家聲，若不習武事，異日何能建功勛乎，客不能對，一日莊乘馬渡澗，澗寬水深，人翻馬滾，並死水中，一靈無依，遂投馬腹，始則食乳，漸食草料，不年餘，膘次肥壯，馬主賣與驛中，晝夜當差，不得休息，辛苦異常，方悔前生爲人，不惜物命，方受此報，常駝役過山，至險峻處，恐失足傷人，緩緩而行，役重加鞭策，莊口不能言，心中發怒曰，我恐傷爾，爾反鞭我，我不若投崖，與之俱死，方

欲躍下，忽轉念曰，人命關天，若再造此孽，益墮落矣，遂忍痛受扑，緩步過險，役得無恙，是晚卽見二陰差曰，爾難已滿，可隨我行，至一衙門，有冥官據案而坐，謂莊曰，人物雖殊，性命則一，爾在世勞擾衆生，故墮衆生惡道，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也，報應毫釐不爽，喜爾發慈悲心，不忍履危傷人，一念功德，宿業消除，此去轉生，當享洪福，切勿再蹈前轍，命送往四川大姓家，投胎爲男子，讀書發甲榜，官至驛傳道，遂上疏立法，爲驛馬均勞逸，至今馬鞍下加軟履，乃其遺澤云。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官言宣德朝曾遣王三保下西洋獲寶無算，上因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中，先匿其冊，尙書項忠使吏遍檢不得，劉語項曰，三保下西洋，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有何益耶，項降位揖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

沈遇知杭州，將赴任，所過堰皆集牛牽挽，時值隆暑，官役露宿堰上，忽聞呼以排行者，曰來朝何生活，一曰，沈幾之子知杭州今過此，吾輩又增一番勞苦，一曰，沈幾且有子知杭州耶，嗚咽悲嘆，衆官使人迹之，乃堰上數牛，有流淚者，衆嘆曰，安知此牛非沈幾親舊耶，

遇聞之，大驚，亟命減載，未幾擢秩。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註)財金銀之屬，寶珍玩之屬，人所共愛，然物各有主，無故取之，猶不可，況破人之家以取之乎，以非義得之者，必以非義失之，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是也。

江西厲輔國有八尺沈香床，夏日臥其中，清涼無汗氣，蠅蚊不入，又有銅鼎重不踰二觔，十二相皆具，每值某時，則烟從某口噴出，皆成花鳥之形，真奇物也，巡道支友石慕而欲得之，許以千金，厲不許，懷恨在心，時厲開傾銷銀店，家有鑪錘，遂誣指爲違禁私鑄，率兵役籍其家，厲聞風懷鼎遠遁，支得其床並家財，猶不滿意，差人四處緝拿，必欲得其鼎而後已，厲逃至京師，住一兵部主事家，主事與支係鄉會同年，厲懇其解釋，主事曰，渠爲巡道，子爲部民，欲以之抗，何啻以卵敵石，且此兩物，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渠以千金相易，子吝而不與，是自取禍也，不若獻之以遂其欲，則差拿之禍，不求解而自解矣，渠爲朝廷命官，貪財愛寶以致破人之家，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將來報應必所不免，子但拭目以俟之可也，厲聞言感悟，將鼎付主事，轉送於支，支得鼎大喜，立刻銷差，覆書主事，云厲某可速回籍

，仍將家財判給，厲回赴官請領，十不得一，惟飲泣而已，後支任滿內陞太常，有親王知其藏有寶鼎及沈香床二物，遣人索取，支造假者獻之，王驗其非真，大怒，尋事中傷，問罪抄家，二物遂入內庭。

海門崔鏞以稅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證而負焉，鏞變產以償稅，後王端毅公爲守，廉得其情，使鏞訟，對曰，鏞家已破，若訟之，又破一家也，工感悔，舉前金還之，鏞子孫相繼登第。棘園奪命錄

太倉州一老儒，家傳一玉帶，乃奇貨也，邑令購之以餽權要，不獲，欲陷以罪，其族子某最無賴，與老儒有隙，探知令意，會邑中失盜，遂投匿名詞，誣以窩藏，拘其父子於官，拷掠備至，家財蕩盡，老儒在獄中，忽夢其祖父曰，貪令欲害吾家者，止爲寶帶耳，遭禍如此，物何足惜，但終不願入彼手，使彼快心也，須密遣家人携至京，獻某要津，不獨白冤，且可雪恨，至於負心家賊，吾當自處之，既覺，密令家人如言而往，要津果甚喜，囑直指按其事，邑令以故入人罪坐免，令既不得帶，復失官，竟快快死，老儒得釋歸，異其夢，然不知家賊爲誰也，未一月，族子腹生疽，肉潰，肺腸俱見，大呼曰，吾不合投匿名詞，害某破家，故受此報，自以手撈出肺腸而死。感應篇集註

決水放火以害居民，（註）禍之最慘烈者，莫如水火，虛焰之所焚燬，洪波之所漂蕩，老幼丁口，衣飾廬舍，田產牲畜，以及草木昆蟲之類，片時靡有子遺，見其危者，正當設法救援，而反決之放之，其罪彌天，萬劫不赦，至地方長吏，有禦災捍患之責，偷因循怠玩，使民有漂沒塗炭之患，被決水放火者，厥罪維均。

杜基爲洛陽尉，城南午橋，有民家被放火，焚死數人，緝賊未獲，忽一人踉蹌至縣門，馳出復入，如是者三，執而訊之，自供曰，某名賽李達，卽殺午橋居民者，結伴五人，劫財數百千，因放火焚之，令人不疑，其時正欲脫走，晨出道德坊，南行，見有火六七團，大者如輪，小者如盤，四散遮之，遂北走，復有小火數團，直薰心中，乃自旋繞驅入縣門，知必不免也，杜卽遣差飛拏同夥，見五人在寓，神色如痴，足不能行，盡被擒獲，內有一人，面貼膏藥，揭去驗之，刺有斬犯二字，嚴刑鞫問，供曰，某姓張名自祥，曾盜河工椿木，致隄潰決，淹斃居民，官司獲住，擬斬監禁，乘便越獄，復與賽李達同夥，杜以決水放火，害及多命，與尋常殺人不同，奏請律劄。

紊亂規模以敗入功，（註）規模，大而律令政教之所施，小而一身一家之

所措置，凡已成將成之局，皆是也，彼嫉人之功者，必巧計敗壞之，前人朝畫夕籌，考古證今，費多少心力，然後定爲規模，乃欲敗其功，並規模而紊亂焉，其人可勝誅哉。

明成坦道，小有才具，執傲任性，爲郡守時，往往變亂前人法以爲能，郡臨洞庭湖，居諸屬上游，每當夏秋，湖水泛漲，無處宣洩，下游諸邑，常被淹沒，前太守相度地勢，開濬引河，以備宣洩，又建滾水壩，水小則水從壩上緩緩歸河，若陡遇暴雨，則去壩，使之分流，雖近河田畝，微有損傷，然害小而利大也，成到任後，至壩上踏看良久，笑曰，水直流則無阻，旁洩則易溢，是誰建此壩，開此河者，而使鄰河田畝，屢被水患，百姓屢受饑溺，罪莫大焉，乃起民夫，將壩與各處港汊，盡行堵塞，改建隄工，引河涸出，招民佃種，且立石碑，以誇其功，名其隄曰成功隄，教諭周見先諫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古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前府舉力圖之，明公一朝去之，紊亂規模，倘遇暴漲，水無歸宿之地，民將爲魚鼈矣，成叱之，周不敢再諫，是歲立秋後，霖雨四十餘日，一夜暴風起，湖水大發，新隄開挖不及，下游諸邑人口，廬舍，牲畜漂沒無數，災民痛恨，改名曰成規隄

，蓋作隱語以罵之。

昔寰朔之役，楊業奉命進討，時賊正攻寰州，業與監軍王侁計曰，我師一至，賊必悉衆以迎，公等伏兵石碣谷口，吾引賊至此，縱兵擊之，必獲大勝，旣戰，侁乃以賊爲已遁，欲爭其功，引兵而去，業至，不見一兵，遂被擒，倘非侁沮之，功已成矣，王侁後爲業兵鬻食，斯須而盡。感應篇集註下同

牛僧孺與李德裕有隙，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德裕已據其城，奏上，百官皆請許之，僧孺獨曰，御戎守信爲上，宜以歸吐蕃，上從之，執悉怛謀及從人送去，吐蕃誅之境上，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前之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降，非計也，上大悔，遂罷僧孺。

宋初營構京城，趙普欲方其城，太祖不以爲然，自取筆塗之，以一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批云，依此築，時人以爲不宜於觀美，及蔡京當國時，奏廣其規，乃改而方之，靖康時，金粘罕來攻，至城下有喜色，曰是易攻也，乃植砲於四隅，隨方而擊之，城上守兵不能立，竟失守，始悟太祖遠見，非趙普等所及，共恨蔡京父子誤國病民，後

蔡氏盡殲無唯類。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註）器物如耕之犁鋤，匠之斧斤，武之刀杖，文之紙筆之類，爲物雖微，乃用所必需，人之所需，而我陰損之，使之臨期無措，心術壞矣，使人因此而饑寒隨之，貧病迫之，功名阻隔，錢財喪失，造孽豈淺鮮哉。

太倉沙溪鎮富民沈姓，狼戾不仁，有同畝者，必佔過其界而奪之，網罟車犂之類，必借而陰壞之，慮其侵己之利也，鄰有劉智全父子，俱業雕工，技藝既高，其刀具皆自雲南製來，鋒利無比，沈造客廳，募劉於梁柱上鐫刻各種花鳥，劉父子費盡心思，半載方畢，冀得重酬，沈薄其值，劉與之爭，沈懷恨在心，一日南京報恩寺造五百羅漢，訪劉之名，募董其事，給銀定日興工，沈暗使人僞爲客商與之偕行，至中途，將其所用之器盡損之，其人卽逸去，至寺適有本地工匠與之爭募，劉以器具全無，又係異鄉，不敢與較，遂爲散作，以償前值，工畢垂翅而歸，囊無一文，父子仰天呼冤，痛恨損器之人，竟不知是沈之所爲也，沈作惡日甚，其子婦諫曰翁之孽深矣，倘上天降罰，何處逃避，沈大怒曰，我有何罪致干天罰，爾惡口咒翁，罪莫大焉，不孝

之婦，留爾何用，逐婦歸母家，行未一里，忽雷雨大作，婦避於林間，遙見一龍，赤鱗朱鬣，乘黑雲入其家，席捲震蕩，一切家產毫無所遺，合家長幼俱死，子婦歸母家獲免，可見損人器物，徒自損耳。

浙江有二士同學，俱春秋名家，秋試前一夕，一生密取彼生謄真筆，嚼去其穎，及入場抽用已盡禿矣，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間，覺有人促之寫者，起觀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寫，既完仍禿筆也，交卷至二門，遇彼生，迎問曰，佳卷得意否，謝曰，但能完卷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嚼穎生貼出，禿穎生竟獲魁選。勸善錄

南城貢生萬人文，喜植德，乾隆戊子發心刊印感應篇，送人持誦，刻成購紙，召募滄灣匠人某，在厲刷印，匠竊紙匿他所，萬未之覺也，一日赴厲促工，匠見萬至，忽昏脅跪禱下，自言竊紙若干，計少刷經若干卷，致不能廣勸化，現被神譴，罪當死，語竟而亡，萬氏諸子姪皆目擊其事，同告予者，壁潛老人鄧灤識。感應堅信錄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註)此言妬人之貴也，人之榮貴，於我何損而望其流貶，此願一萌生出無限煩惱，此人一日不貶，我心一日不悅，究竟願他流貶，其人未必流貶，而一念之惡神譴隨之，所謂小人枉自吃虧也。

吳耀宗與詹爾選同里同學，文亦相伯仲，交情甚厚，詹早年登第，吳屢困場屋，不怨自己命運，反遷怒於詹，處處與之爲仇，編造無影之談以誣蠱之，詹念前情，且已分雲泥，付之不較，一日詹選河南理刑，傘旗至吳宅辭行，吳益懷妬忌，時適有言廣西右江乃煙瘴之地，仕宦到此，竝無生還，吳乃爲文禱於城隍，求詹速貶右江，以快其欲，未年餘詹丁內艱回籍，有人以吳禱神之事告之，詹笑曰，昔王博文爲政平恕，決罪至流刑，必陰擇善水土處，眞仁人之用心也，其後子孫昌盛，我無罪而渠願我流貶，徒自壞心術耳，城隍有知，必不受禱，此等妬忌小人，何足爲較，後詹服闋，內陞刑部司官，吳以歲貢，罄家資夤緣選江西南昌縣丞，因通賄賂，被參發部議罪，照律斷擬應杖流，所司擬流處未定，詹言及其禱神前事，尙書曰，是可以其人之願，還治其人之身也，乃流右江，吳因路遠不能携妻孥，隻身前往，至流所不服水土，未及半年，得蠱脹病，服藥不效而卒，骸骨不能歸葬，遂爲客鬼。

宋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謂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曷改竄春州，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竄

宣州，上怒未已，或以符語奏上，卽日將符竄春州，到未浹旬而卒。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註）此言妬人之富也，人之富有，乃其福命，或以行善而致，或以節儉而成，於我無與，何可忌妬，即使富而不仁，彼自有報，我安得從旁生惡念耶，何不反此一念，願天下人人豐足成一大有世界，我與人共享昇平，豈不甚快，同一意想，此則天堂彼則地獄矣。清顯宦某公，年六十無子，夫人性嚴妬，不容娶妾，公屢諷之不聽，乃將家業兩分之，一半與其弟，一半留供自己薪水，一日內陞戶部，命弟備禮物，帶往京中送人，弟在己篋中檢點，其妻奪住曰，老絕戶無子，我僅得家財一半，還譏誚我夫妻吃伊現成茶飯，我恨之深矣，願他所有之資，破散無存，異時落在我手，方遂我志，尙肯將分定之物，爲伊裝臉面耶，夫妻正在爭論，夫人適過窗下，語語聽見，而老絕戶三字尤傷其心，乃含忍不言，公起程之日，夫人推病不行，大出資財，遍選二十內外精壯女子五人，覓舟親送至京，期年得三子，又二年得二女一子，公向苦無嗣，今則兒女滿堂矣，夫人乃命治裝，攜二子一女回家，公愕然曰，感夫人賢德，使我無子而有子，方欲同享富貴，奈何欲捨我而去乎，夫人曰，我有積忿在心，數年不忍言，今

幸有子女，欲歸與二叔算賬耳，遂至家遍請觀戚，召叔嬸責之曰，爾一向享用，並非祖宗遺留，爾兄螢窗雪案，我淡飯黃齏時，爾夫妻安在，幸享我現成之福，反罵我爲老絕戶，又願我家財破散，落汝之手，此等惡願，天道不容，我聞兄無子，而後弟得有其業，今我有子有女，爾何得侵佔我產，乃憑衆將向所給者，盡行收回，叔嬸懊悔無及，抑鬱成病，夫婦雙亡，祇存一子，仍依夫人過活。

昔有趙吳二家，久爲比鄰，趙頗富而父老子幼，吳語人曰，此門必敗，吾輩可拭目待也，後趙之子，精明強幹，家業依然，吳流落他鄉，無聊日甚，晚年子身獨處，趙以舊鄰稍爲周濟，吳究不免饑寒。感應篇集註下同

周義夫富而恣橫，同郡孫識之嘗從容勸戒，義夫輒怒罵，識之恨之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義夫以事繫獄，識之登第適爲本路漕官，竟處死籍其家，未一載，識之家遇寇，一旦破敗，無異義夫。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註)諸惡業中惟色易犯，敗德取禍，亦莫過此，淫念一生，諸惡念皆起，邪緣不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着心，羨人之有，生妬毒心，

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盡喪，倫理全無，種種惡業，從此而除，陰律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身後不昌，文人才士，終身潦倒者，多由於此，欲除此病，當自起念時，痛自禁絕，經文不言私他美色，而言起心私之，蓋此意也。

潘獻策娶妻尤氏，有殊色，生二子，潘父母年老，家業蕭條，門首開雜貨店，覓蠅頭餬口，一日進內吃飯，尤氏看店，有陳育民者，家業甚豐，酷好女色，是日從店前經過，一見尤氏，魂銷志喪，故作進店買貨，希圖飽看，尤氏喚夫出，陳隨意點買諸物，計價銀二兩四錢，謂潘曰，看君大有才幹，爲何株守在家，潘答以無人提拔，陳曰我目下正覓夥計，君肯爲我經營乎，潘知陳是財主，拜而謝之，陳笑而別，稍刻帶一家人來取貨去，留銀四兩，潘辭以太多，陳曰，正擬與兄作長久交，切勿過謙，自是遂成莫逆，陳出本百兩，付潘販貨，得利二十兩，陳祇取一兩，曰兄留以供父母，我得初次采頭足矣，遲數日，又付本二百，潘得利四十，陳分文不取曰，近訪江西荳價甚昂，我與兄興販數千石到彼，可得重息，那時照利均分，未爲遲也，陳果出銀三千兩，邀潘同行，至河南採買畢，南下至河口縣，泊舟石鍾山下

，水溜湍急，陳呼潘坐船頭閒話，乘其不備，推之落水，潘從水中翻起，陳用篙一戳，潘仰面隨流淌去，陳方大呼撈救，波浪滔天，已不知屍飄何處，衆惟嘆息而已，陳後歸家，向潘父母哭告曰，令郎失足墮水，不能撈救，我之罪也，將所帶行李查交，復厚贈銀兩，潘合家感陳是好人，不疑其謀害，三家孝滿，潘老一貧如洗，欲嫁媳以活兩孫，陳聞信大喜，央媒說合，尤氏不肯，潘老勸之曰，陳家大富，爾去受享，我亦放心，又早晚可以照看兩孫，且歷來所借銀米，俱有筆約，爾若嫁伊，前欠可銷，尤氏乃肯，擇日過門，陳愛如珍寶，尤氏連生二子，彈指十八年矣，時值溽暑，陳命治酒水亭，與尤氏看荷乘涼，見池中一蝦蟆攢水而出，尤氏以竹杖擊之沉水，須臾復出，尤氏重擊之，蝦蟆仰面而死，陳不覺失笑，乘醉吟曰，迴思十八年前事，宛是蝦蟆落水時，尤氏詢其意，不肯言，固問之，方曰，我與爾恩愛多年，生子生孫，說亦無礙，乃備言前事，尤亦佯笑，將紙筆付陳，錄出前詩，次日赴縣呈告，縣令拘陳到案，供吐不諱，遂擬抵，尤氏嘆曰，我以顏色殺二夫，何以生爲，乃於尼庵自經，陳潘兩家之子，爭屍歸葬成訟，縣令斷屍歸潘，而令陳子附祭。

冒起宗揚州如臯人，字嵩少，萬歷丙午列子衿，每晨必莊誦太上感應篇，曾拒少艾私奔，戊午抱疴進闈，神昏眼眩，不見卷格，率爾走筆，出闈不記一字，中後見墨卷楷書勝常，始信神助，己未春官下第歸，發願增註感應篇，念好色損德尤甚，士人多忽於見他色美二句，下備列古今貞淫報應，稿脫則焚之神前，時佐寫者，乃其子襄業師，南昌羅生憲嶽也，崇禎戊辰冒北上，羅別冒八載矣，是年正月二日，夢入潭第，有黃衣老翁中坐，紫衣少年左右侍，俱飄然道裝，翁袖出一冊，顧左者曰，爾誦來，羅諦聽之，字字清朗，乃見他色美二句全註，翁曰，該中，旋顧右者曰，爾試詠詩，應聲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詠畢，翁笑而去，羅醒作書並詩，報冒公子公允曰，尊人捷南宮矣。後擢官副憲，

羅生亦舉於鄉。棘閨勸戒錄

貴溪某生善作文，屢試不第，請真人上表查天榜，聞神語曰，此人該中，因盜媼母革去，起告生，生曰，無此事，神曰，雖無其事，實有其心，蓋少時，見媼母貌美，偶動一念，故也，念且不可，況有其事

乎。人鑑下同

蕭山毛西河奇齡，未遇時，遊靖江，遇海昌范文園，素精相術，毛以終身問，范許以青衿終老，毛怏怏歸寓，有馮氏女慕其才名，私就之，毛不允，嚴拒焉，後復見范，范大驚曰，兄面貌大改觀，當有奇遇，後應康熙己未召試官翰林院檢討。

昔蘇東坡見江上浮一女屍，因吟詩曰，江上臭皮囊，當年桃花面，而今不忍看，昔日恨難見，三復此詩，發人深省不少。

太上戒淫寶訓十二則

處女一 婦人一生貞節，自處女始，若有汚玷，是以片刻之淫，壞盡終身之節，後來婚嫁，便非完體，使其父母一門，暗傷體面，夫家三代，現受醜名，淫惡之端，此爲最重，凡有良人，首宜痛戒。

寡婦二 人命無常，當拋妻而死之時，必有無限囑咐悲傷，而欲其爲我守節，不墮門風，所以守節之婦，上天必使子孫昌大，以報答之，若誘而淫之，死生契闊之約，敗於俄頃，霜貞冰潔之操，壞於片時，不獨生者含羞陽世，而死者亦痛憾九泉，此件淫惡，極爲深重，慎勿移情，致干淫禍。

婢女三 人爲饑寒窮苦，萬不得已，將女賣人，原屬痛心切齒之事，

爲主人者，當如已女看待，勿行污辱，若以盆裏食堦前草隨身近便，恣意淫慾，且久遭幽閉，不使配婚，此亦重於尋常淫惡，當與處女寡婦同切痛戒。

僕婦四 家人爲義僕，妻爲義婦，分雖主僕，恩同父子，今好色之徒，欲用家人，先觀妻色，旣入淫局，必至成姦，且有母女盡遭淫玷，姑媳並無完節者，試思我旣不正，彼亦無良，上千名分，種種叛端由此生，種種醜行由此起，奉勸世人，亟宜猛省。

乳媪五 人皆愛護自己子女，乃乳媪舍其子女，鞠我嬰孩，豈忍借我嬰孩，傷其大節，况媪在我家，夫守空舍，彼其意中，難保妻不失節，而永夜淒涼，未嘗不自羞而自憾也，我勸世人，切勿相犯。

人妻六 世間不正之事勾引起於男人，或瓜葛戚屬，不禁往來，或左右比隣，偶然聞見，總當以禮自閑，不可毫忽動心，若因貌言相接，頓起淫思，遂爾設計施謀，惡端百出，此等罪孽，尤爲顯著，此等報應，尤爲迅速，何不返己自思，及早痛改。

娼妓尼姑七 娼妓爲淫賤之流，此輩何言名節，豈知君子修身，原同執玉，彼雖無損，我則行虧，且狐媚動人，小則耗費貲財，大則染毒

致病，眞陷人深坑，決不可近，至於僧尼道姑，業已出家，永斷情根，若加淫褻，不惟自干陰律，亦且玷彼清規，神誅鬼殛，迅速不爽。妾入 古人娶妾，特爲嗣續計也，蓋得新忘故，有負糟糠，固非人情所宜，抑或悍妻妬婦。使妾不得其所，甚至百端凌辱，因此傷身殞命，更屬大傷陰德，務使妻妾各得其宜，斯爲美耳，每見富貴之家，廣蓄婢妾，恣意宣淫，一不當意，旋即屏棄，視女子之終身，如同兒戲，人若有良，速自覺悟。

正心術九 人之干犯淫惡，皆由心地不正，故欲除邪惡，務循禮法，持身以正，先能不愧于刑，御下以嚴，且又無慚家法，暗室自處，不動淫思，夢寐神魂，亦無邪見，則志氣清朗，無憂外誘。

燬淫書十 大凡淫詞艷曲，最壞人心術，偷香竊玉，機關不止于般，賣俏行姦，流毒直兼數世，彼庸夫俗子，遂爾誑惑，而學士文子，亦遭引誘，方謂風流俊逸，才子思得佳人，豈知德行損虧，衣冠竟同禽獸，尙其早戒，以正化源。

交遊謹慎十一 人能親近端人正士，自然誠實老成，若與匪類相交，則居常無禮義之言，浪遊多輕薄之行，或成羣結黨，勾引姦淫，或獻

媚取容，行謀進寵，此雖自無把握，實因若輩贊成，如此宵小急宜屏絕。

斬子嗣十二 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淫人室女者，得絕嗣報，先哲云，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彰，醜聲易播，上則辱其父母，中則害其夫妻，下則污其子女，此真正罪惡之魁，非絕嗣無以示報，每見人家，有生子已經長成，忽而夭死者，有多娶婢妾，而終身無子者，亦有生子不肖，如同無子者，皆以淫惡過重，故爾殃及子孫，誠知報應非輕，曷不早觀淫戒。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註)貨是器物，財是銀錢，負者借用久而未還也，欠人債負，目下無力，當思勤苦蓄積以償之，若以未償之故，至願他身死，以滅其迹，則良心喪盡矣，現世便是豺狼，來世難逃犬馬。

田有才欠洪成裕錢三百千，久而未償，洪商於湖南，數年不歸，有人傳其已死，田大喜，具香燭詣二郎神廟祝曰，聞洪某客斃他鄉，但求此信果真，願備牲禮酬神，如係傳言之訛，望神顯靈令其速死，後洪得重利歸家，田躲避不見，洪亦不較前欠，竟相忘矣，田染時症身死，年餘，鄰家磨房買一驢，壯而有力，一日倒地不肯起，重鞭之，乃

作人言曰，我田有才也，欠汝錢五千，今已還完，要到洪成裕家變牛去矣，鄰衆聚觀，問曰，爾欠洪家何物又墮畜道，答曰，我欠伊三百千，不合向二郎神前願他身死，故罰變爲牛，爲伊耕種十五年，臨老受屠宰之苦，乞語我子，速變家產清償，庶得減罪也，衆奔告其子，不信，親問之，驢仍述前言畢，立死，子乃具本還洪，時成裕久故，子亦盛德，曰舍間昨產一牛，不意有此一段因果，卽查原約燒燬，將錢兩分之，半給田之子以體父志，半施寺僧爲養牛之費，牛得善終。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註)干求如求陞遷，求財物，求宥免，求情面之類，不知愧恥，仰面求人已非美德，縱有不遂，當以義命自安，若肆其毒心毒口妄生咒恨，觸鬼神之怒，災及其身，咒人自咒，往往有之矣。海寧王西銘，貧困時，除夕缺薪水，向本家告貸不可得，又值大雪，妻孥共臥土炕，閉門待斃，有老友鄒兼三，適過其門，見其家燈火全無，聲息俱寂，呼出問之，大生憐憫，身邊有銀一兩，解而相贈，一家得活，王深通數學，隨軍出征，占驗有功，主帥題授同知，數年陞大位，爲顯宦，族衆到任所干求者，源源不絕，王不記前事，量其豐嗇，各爲資助，有遠房族姪來投，王並不認識，但念係本支，留住數

日，贈銀四兩，布四疋，又爲整理衣服，姪嫌其少，求貸五十金方足用，王笑曰，吾族千丁，一人五十，須五萬金，我之力量能辦此否，不允其請，時王一子歿，姪出署，至大門前，呼王之名咒罵，曰爾無子絕嗣，猶慳吝薄待本支，但願爾生生世世，俱是如此，是歲王正室生子，遣人回籍告廟報喜，族衆俱來作賀，前咒罵之姪亦在內，王治酒大會，遂向年贈金老友首坐，對衆言曰，諸君曾記某年除夕下雪時乎，我向某借數十文不與，又向某借數升米不與，水源木本之誼安在，若非鄒翁慷慨贈金，我合家已作溝中瘠矣，今我僥倖居官，君輩到此，雖未飽燻，亦無虛回，還咒我無子絕嗣，我今有子矣，君輩還能再咒否，乃出千金與鄒爲壽，姪慚愧連夜遁去。

宋盧某懷百金餽王文正公，求爲江淮轉運，公辭曰，君才不稱，敢以私賂廢公道乎，盧慚而退，日夕咒詛公，忽夢神叱曰，王且盡心於國，汝咒其速死，上帝將罪汝矣，及醒，汗流遍體，數日卒。感應篇集註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註)人生百年，誰能事事如意，設有失便，或爲數之已定，或爲變之偶值，若見人遭此，卽摘他平日短處，謂宜有此失意，是不憫其災而且幸之，不恤其患而且快之，豈存心長厚之道乎。

昔有費公子，其父爲顯宦，遺產鉅萬，費賦性豪華，不善營運，門客吳廉，極意奉承，不數年家計全空，破衣敝履，人皆避之，一日鄉人會飲，公子與席，吳廉並不謙遜，竟居公子之左，且顧而嬉曰，少年不學老來悔，有時不儉無時悔，令先尊遺業甚豐，因君爲人不端，至於此極，夫復誰怨，公子怒曰，我因好撐臉面，以致蕩產，並非不肖嫖賭，有玷祖宗，爾昔爲吾狎客，嘗呼我爲孟嘗信陵，今乃爲此言，眞反覆小人，拂袖而去，時公子之父雖亡，門生故吏徧滿都中，乃發憤赴京，以門廕選主事，漸陞郎中，外補郡守，回鄉祭祖，依然富貴矣，賀客填門，惟吳廉避不至，公子使人強邀之，笑謂曰，張儀相秦，由蘇秦之一激，我志頹氣惰，已不復有居官之想，非爾相激，焉有今日，理當辭謝，但爾前此席間之言雖係正論，我得勢之時，何以不說，處順之時，何以不說，只待勢窮境逆，以嬉笑爲怒罵，如此存心，何異禽獸，從此絕交，請勿復敢見矣，廉慚而去，自是不齒於人。明漢州王生，好指摘人過，其鄰人有喪子者，生斥之曰，由爾惡極，故有此報，未幾生之二子皆病故，鄰人復謂之曰，想爾惡更極耶，又見其族兄遇歲考列四等，生卽指之曰，文實荒謬，安望優取，不一科

，生歲考竟列五等，族兄亦謂之曰，想吾弟文更荒謬耶，人皆述之以爲笑談，此生竟無顏對人。覺世篇註證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註）人生四肢有缺，五官不全，謂之天刑，君子矜不成人，正當生憐憫心，若肆其輕侮而訕笑之，非惟有傷盛德，抑且犯人之怒，乃取禍之道也。

孫元功貌最劣，縮頸大腹尖嘴，年近五十，領鄉荐，人以其品陋，皆不敬之，有輕薄子作哩語嘲之曰，縮頸渾如鼈，跚行宛似鵝，何來孫行者，僥倖占巍科，更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綫放之，元功見而微笑，援筆題詞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嘘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紫霄中，赴京會試，郡守李令言戲之曰，君非介胄士，奈何具封侯相耶，衆皆大笑，元功是年登第，累官淮南正轉運使，前郡守時爲副，相見頗識面貌，但不記前事，曰明公似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昔比矣，元功答曰，風采非吾所有，但生平惟知拈弄筆墨，未能持戟荷戈，封侯之事，恐負君望矣，郡守忽憶，愧謝不已，元功付之一笑，後位至兩府，致政回

里，大會親友，向日輕薄子，避而不敢見，元功作自嘲詩二章以贈，輕薄子見之，慚懼欲死。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註）前曰貶正排賢，專指大臣當國，進退人才言，又曰蔽人之善，挫人所長，泛指常人言，此曰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亦指用人言，然貶與排者，其人已進，我退之也，抑者其人未進，不容其進也，四語雖相類，然細味經意，賢正指人品，善指德行，長指行事，才能指智量，各有所別。

前朝沿海近倭處，設重臣爲經略使，點監軍爲之副，有某公以宰輔出鎮，威名赫奕，自恃位高望重，變亂成法，一切口隘疎而無備，監軍平治道屢獻奇策，擯不用，惟倚武弁余陞文員劉汝礪爲心腹，凡事信任之，二人恃寵驕矜，忌監軍之才，在某公前，共詆毀屈抑之，致監軍有能莫展，事事掣肘，一日監軍欲見某公，請設守望，嚴訓練，修戰艦，慎巡防，皆切中時弊，候謁三日，闔者拒之，乃乘二人回話之便，一同進見，俟二人言畢，緩緩敷陳，某公瞑目不答，半晌言曰，多一事則多一事之擾，徒糜朝廷糧餉，爾非知兵者，慎勿復言，微哂之，二人亦相幫而笑，監軍辭出，不敢復言，倭乘無備，揚帆入寇，

臨海郡縣盡被殘破，損人民數萬，監軍特疏糾參，將某公疏防玩寇倚信匪人之處據實陳奏，天子震怒，將某公革職戴罪立功，卽陞監軍爲經略使，到任之日，余陞披胄負弓矢前驅，劉汝礪望塵俯伏，監軍顧而笑曰，二公來耶，何勞重禮，二人揮汗不敢仰視，自是不蒙重用。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素與己異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窘辱公者，公爲尙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師，懼不爲公所容，公竟荐用之，曰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楊敬之愛才公正，一日贈項斯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埋蠱厭人，(註)厭制也，律載蠱毒魘魅斬決梟示，常赦所不原，蓋生殺之權，造物主之，朝廷主之，埋蠱厭人者，以小人操殺人之柄，墮其術中死而不知，陰毒甚矣，律所以重其罰也，陰陽一理，豈能免於冥報乎。山東板橋店三娘子，少寡有容色，家多驢畜，不索重價，人爭買焉，一日有少年子，與衆客投店住宿，夜半起溺，忽見三娘子住處有燈火光，潛往從窗隙窺之，三娘子赤身披髮，從地下挖出木人木牛犁鋤碾磨皆具，仗劍作法，用水喂之，人牛俱活，駕犁耕地，須臾佈種，吐

花結實，得蕎麥斗餘，又令木人磨麵畢，將各器仍埋地中，就寢，少年驚懼而回，天明衆客皆起，三姨子出蕎餅供客，少年不敢食，別衆先行，望見衆客食餅畢，皆伏作驢鳴，立變爲驢，三娘子盡驅入廡，少年思此婦毒惡，天地難容，可以計誘，乃覓近寓，預治蕎餅數枚，藏行李內，探其店中無客，暮夜投宿，三娘子歡然相接，問用飯否，答曰未也，遂入內取餅爲餉，復入取茶，卽以行李中之餅，潛易其一，茶至，取所易者食，曰，此餅粗甚不可口，我行李中有餅，較此頗佳，取以相敬何如，三娘子不疑其給己也，乃食之，食畢而驢形現，少年笑曰，爾今日亦嘗此味矣，驢始甚蹶劣，不服收管，繫之柱上鞭之，乃弭耳聽用，騎往貿易，至臨清，有老人見而笑曰，此板橋三娘子也，以人變驢今自變，蠱人適以自蠱，但罪大惡極，若隨君善終，轉得便宜，不若復其原形，俟天誅之，方見報應不爽，乃從口邊摘下驢皮一張，三娘子得脫，仍至板橋開店，後爲天雷擊死。

主簿孫公綽到任暴死，一日見夢於縣令曰，某有冤求長官申雪，某命未合盡，爲奴婢所厭，倘密選健卒往擒，必不漏網，宅堂檐東首第七瓦墻下有某形狀，可搜之，而正其罪，言訖不見，縣令卽於次日往捉

，盡捕諸奴，向堂檐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滿其身，木漸爲肉，叩之有聲，縣遂申府，皆處極刑。

吉州術者王萬里，善幻術，宣慰司奏差王弼常折辱之，萬里恚甚，因以術厭弼，一日弼夜坐，忽見一女鬼至，詰之，鬼曰，妾乃王萬里所遺害公者，見公誠謹，不忍侮公，今欲乞公申妾冤，妾乃豐州府周和鄉之女，名月西，因母病篤，召萬里占之，萬里乃記妾生命，行咒禁之術，使妾昏仆門外，萬里負妾至野，割妾髮及五官五臟之屬，粉以爲丸，咒之復束紙以爲人形，百端役使，稍違卽以針刺，痛苦不可言，弼乃聞之縣，縣捕萬里訊之，果得其情，又供曾殺二人，搜邪囊內果有三人指髮，乃殺之。

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卽濃煎石榴皮根飲之下卽吐出蟲，無不愈者。

李晦之云凡中毒者，以白礬芽茶搗爲末，冷水飲之，卽愈，又治蠱毒，用芫荽根搗汁半升，和酒飲之立下。

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令治之，不得其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

，必獲，蝟獸類，遍身有刺如栗房，蓋卽山中之刺鼠也，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罅，盡爲蝟擒，附錄解蠱毒方。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丹下之，或合升麻鬱金丹服之，不吐則下，見廣東通志九十八卷。

用藥殺樹，（註）方長不折，仁人之用心也，至樹木年久，或爲鬼神所棲，不可輕伐，夫伐且不可，況用藥以殺之乎，殺之者，或係他人之樹，樹主與己有隙，或有礙己之風水，不便明伐，陰謀以害之，存心旣毒，必招惡報。

唐節度齊國輔，有女嫁防禦使周顯，顯赴京朝覲，妻懷孕待產，歸母家住花園左廂，榆樹一枝，合抱不交，多黃蜂，節度恐其擾人，命用火藥燒之，蜂去，樹隨焦，是夜，女夢金甲神持巨斧怒責曰，我無故被爾父所戕，要在此處棲止，又遭爾生產污穢，宜速避，次早女以告父，節度不許，夜又夢神曰，爾不遷，將欲試吾斧乎，忿恨而去，女懼欲移右廂，節度知之曰，臨蓐之人，豈可動勞，重責諸婢，乃止，是夕，節度秉燭仗劍，在中間看書，夜半，聞女有哀呼求饒之聲，趨視之，則頭顱有斧劈痕，氣絕矣，節度自傷一時執拗，致女非命，厚

殮之，俟壻歸安葬，時周顯朝覲已畢，回至汝上縣，見一家籬門外，有婦人宛似其妻，問諸僕人，皆曰是也，趨至前，果妻也，驚問曰，卿何以在此，妻哭訴枉殺之故，且云冥司查案，妾與君還有四十年姻緣之分，但爲樹神控告，其案未結，難以回生，離此十里，有田先生懷抱異術，君求之必能見援，先生之貌固不稱也，倘有恥辱加君，須耐受之，若與之相拂，妾無生路矣，言訖不見，顯大驚駭，在近村住下，訪問田先生授蒙荒寺，乃具衣冠往拜，衆徒云，先生出食未來，稍刻見一人穿藍縷衣，面目醜陋，曳敝履而至，顯叩拜，告以相求之故，先生曰，吾寄食村農，豈有驚人本事，君誤聽矣，顯長跪不起，先生怒曰，此必痴人，喝令衆徒唾盈面上，顯不敢拭，哀告如故，先生又命衆徒拳脚亂打，顯忍痛叩拜，先生又令拉出門外，出而復入者數次，先生乃散生徒，攪顯起曰，君至誠如此，何忍不救，遂設位面南而坐，令顯下跪，顯恍忽若夢，至一衙門，高牙大纛，侍從深嚴，有王者冕旒端坐，視之乃先生也，呼顯至案前，曰君事吾已盡知，毋庸再說，命速拘樹神，須臾衆力士押到案，先生責之曰，爾合供世間炊爨，縱彼藥殺，與齊氏何涉，神叩頭認罪，先生曰，吾已斷齊氏還

陽，園之左廂永爲爾之香火，兩冤可釋也，衆俱拜服，顯醒仍跪斗室中，先生曰，蒙君下顧，幸不辱命，賢夫人吾已令人送歸，君回卽生矣，顯兼程到家，盡以其事告節度，開棺而齊氏果活，重諧伉儷。悲怒師傅，（註）前云慢其先生，兼諸尊宿言，此云悲怒師傅，專指請業者言，而悲怒之罪，更甚於慢，悲藏於心，怒發於外，古人事師之道，無犯無隱，凡有所教，當虛心受之，卽師或有過求，當念成我之恩，不可悖逆，若加以悲怒，則鬼神不宥矣。

常州淨因寺有僧大省，性頑劣，師智圓屢訓誨之，因懷恨在心，侮弄其師，無所不至，智圓好潔，床蓆間時加拂拭，大省乘其熟睡，以糞汁塗其鼻，智圓醒聞有臭氣，四處展抹，良久方知臭在鼻端，又寺廁邊有枯樹一枝，智圓常以手扶樹大解，大省從根鋸斷，覆以沙土，智圓不知，仍用手扶，墮入廁中，幾傷性命，後知是大省所爲，欲痛責之，大省向佛發誓曰，此事若我爲之，死後落餓鬼道，永入阿鼻，又於夜間裝惡像，以嚇其師，智圓無奈，另遷別寺，大省乃得舒暢，暗賣院田，圖作還俗計，其徒恒心尤狡獪，知大省素慕周姓之妻，乃與周計曰，吾師現有賣田銀二百兩，若設美人局誘之，可探囊得也，周

應允，故令其妻見大省以眉目送情，且挑之曰，屢欲邀師到寒舍便齋，奈拙夫時刻相守，若得伊出門，則願可遂矣，大省不知是計，遂落套中，見周曰，君何不出外生理，株守奚爲，周答以無本，大省借銀十兩，周卽束裝登程，妻設茶果邀大省，見面卽欲無禮，妻以計脫，忽聞叩門甚急，是夫聲音，妻故作慌忙，藏大省於櫥，加以鎖，夫入曰，適聞之銀被債主索去，無奈只得歸家，至次日午後，大省腹餒欲死，聽其徒來周家問曰，爾見吾師否，昨日早間出門，至今猶不見回，未知何適矣，周命妻至廚房煮茶，自出外買果，大省於櫥縫中張見恒心，呼至前，囑令設法速救，須臾周回，恒心欲買其櫥，周曰，櫥內有怪，須銀二百兩方賣，若無此價，則放火連怪燒死，恒心如數交銀，暗中平分，將櫥擡去，大省饑已兩日，又受無限驚嚇，出櫥卽昏暈，點水不下，是夜隕命，應餓鬼之誓，恒心得銀嫖妓，被官查拏，斃諸杖下。

抵觸父兄，（註）抵者作事悖逆之，觸者言語干犯之，父兮生我，等於天地，兄係同胞，列在五倫，若抵觸之，則與禽獸無異，王法必加，雷霆必擊，可勿懼乎。

村人溫五生性橫暴，不孝其父，常毆其兄，兄係鄉愚，孱弱不敢較，挈妻孥居遠村避之，五猶時至其家，或索酒食，或貸銀錢，稍不遂意，則兄嫂皆遭凌辱，一日天雨，五呼其父上街買饌，父欲行，則苦地漚，不行又恐觸五之怒，乃宰其自養母雞以供之，五率妻子團坐而食，並不留飯以奉其父，鍋中尚有殘汁，父私取食之，五嗔其口饑，肆口謾罵，將湯飯傾入廁中，父跪灶前泣訴，五怒曰，爾咒我耶，我何畏哉，父抱孫嬉戲，偶失手，墮石臺基上，傷額，五遂持棒行逆，父躲入牀下，五連床擊碎，父呼號求救，聲達四鄰，皆閉戶不敢管，時值初秋，夜起暴風地震，五恐屋倒，携妻抱子出外尋避處，父老不能走，拉其衣曰，兒救我，五推其父跌於地，與妻子行至巷口，巷兩邊砌大石磨，五方至磨側，地復大震，巷牆傾卸，石磨對面磕下，將五與妻子，攔腰夾住，牆上磚瓦如雨下，將三人打爲齏粉，視雷擊尤甚，人皆以爲不孝不弟之報。

附錄勸速戒罵人娘母口過消劫真言三禱最樂居士刊送

罵雨訶風，定干天譴，罵人傷母，必有天殃，罵人之娘，人亦罵其娘，是罵人適以自罵也，夫人縱得罪於我，其母未嘗得罪於我，胡乃出

口傷人，牽連其母，置人於不孝之地，陷己爲忤逆之徒，是禽獸也，難免戴角披毛，知父母乎，方許頂天立地，及時痛改，盡懺前非，隨地勸懲，請觀後效。

母氏劬勞德莫忘，如何開口罵人娘，人惟習慣于天怒，大劫臨頭定降殃。人人有母人人敬，誰忍罵娘誰忍聽，明明罵己說罵人，痛改此言思孝順。記得孩提喚母時，終身孺慕敢忘之，罵娘到處成風俗，故犯明知悔過遲。父罵其兄弟罵兄，傷天書理悖人情，不堪入耳言難述，最是孩童出口聲。未必人人皆可罵，未必人人皆不孝，皆罵皆爲不孝人，莫怪天誅皆慘報。傷人父母是何心，果係傷心戒自今，習俗移人賢不免，任情笑罵禍來臨。罵到口頭心要想，得罪於娘切莫響，各人自戒自消災，罵一聲來一巴掌。勸戒此言天下傳，一時懺悔滌前愆，人知不孝皆知孝，感召祥和萬萬年。

強取強求，（註）分所不當得，而必欲得之，謂之強，伸手携物曰取，干人祈福曰求，人生財物皆有定數，數所當有，不勞自得，不然雖百計營謀，何益於事，彼強取強求者，枉費心機，徒令鬼物笑人，意外奇禍，不旋踵而至也。

吉迎祥富有金資，又中武科，雄視一鄉，人莫不敬畏，族兄吉又周，名列宮牆，與迎祥素不相合，有白石數塊，久置河邊，備修祖墓，時迎祥中式，建旗立匾，無處覓石，遂取而用之，又周知而理阻，迎祥使人謂之曰，木本水源，何用惜此微物，異日彼自加倍賠償，又周曰，物各有主，渠不告而取，是以武舉欺人，決不能許，迎祥怒曰，好意相求，渠反不識擡舉耶，鳩工數十人，連夜興造，又周亦約數十人往奪，兩造持械對敵，各有損傷，縣令飛輿前來禁約，帶回訊究，迎祥賄矚石工認爲原主，出賣券爲據，又周所供，久遠無憑，將石斷歸迎祥，又周發學戒飭，忿而控諸府，不得直，又上控臬司，亦以縣案確鑿，不准審理，又周因氣惱，遂得重病，歿於旅邸，其子爲父伸冤，輿訟三年，迎祥罄資打點，雖不問抵，而家業從此盡矣，一日突起風雷，將旗杆折爲數段，擊石如粉，計迎祥恃有家資，任意橫行，始則強取既則強求，目中全無本支，卒之身敗囊空，而又周以一石之微，不能忍氣，以致客死他鄉，亦足爲任性執拘之戒云。

隋末江都亂，有太原書生，闖入官庫，見錢數百萬，欲少取之，一金甲神持矛逐曰，此尉遲公錢也，汝欲得之，可取公名帖來，生遍訪無

尉遲姓者，訪至鐵冶中，見敬德蓬首袒露，方爲人煨煉，生拜之，公問故，生曰，欲公乞錢五十千，以周困乏，公怒曰，打鐵人安得錢，生曰，公若見憐，但賜一名帖足矣，遂書曰，付某錢五十千，某月日書名於上，觀者皆笑其妄，生持帖至庫，金甲神使繫於樑，如數取錢去，後敬德佐唐有功，賜錢一庫，內缺五十千，將罪主者，忽於樑上得帖，乃鐵冶中所書也，驚嘆累日。

好侵好奪，（註）以詭計暗取謂之侵，以勢取明取謂之奪，又侵者所取少，奪則取之盡也，皆損人利己之事也，悖入者必悖出，報應昭昭，或見奪於人，或見奪於鬼神，竊恐財亦不保，命亦不長也。

明東昌知府韓某，恃其兄爲宰輔，豪橫不循理法，賸民脂膏，無所不至，其妻弟厲從學，又恃某之勢，每日帶領僕從，出外閒遊，遇事生風，詐騙財物，人皆呼爲副太爺，見其來莫不關門躲避，有監生吳青雲，其父曾爲監司，遺住房一宅，宏廠精潔，廣有亭臺花木，厲聞而慕之，欲奪爲外宅，以住優人妓女，遂率衆至其宅，呼吳出曰，此房價值若干，吾照數給爾，可速相讓，吳曰，某雖不才，忝列成均，先人遺產，誰肯輕棄，有錢難買不賣物，爾倚強侵奪，獨不畏國法乎，

厲大怒曰，好語爾不依，殆欲銀房俱空耶，喝令從人重毆之，打至半死，忿忿乘馬而去，回暑假捏賣券，哄其姊夫云，吳某得價不遷，意在白賴，府不度情理，出硃票差役，立押出宅，時吳被打之後，氣忿交攻，至夜半嘔血而卒，其家方營殮殮，狼差蜂擁而至，刻不容停，將屍棺及家口，卽時驅出，有壯士鄭傑，見而不平，潛約衆少年，於中秋夜探知厲在宅內演戲，各執鎗刀，混入優中，乘金鼓鬧時，突出不意，於席間擒厲碎砍之，並殺其衆僕，放火燒宅而遁，府聞變，方欲緝拿，卽見吳魂索命，遂得重病，其家延羽流禳解，魂附府身曰，厲某作惡，皆因仗爾之勢，罪歸於主，禳解奚益，府亦吐血暴亡。

張真元，鹽賈也，船舟江畔，時洪水暴發，漂蕩民居無算，一婦抱衣箱求救，張操小舟濟之，及見箱中皆金帛，遂奪其箱，復推此婦入水，竟携箱歸，越四年，張所居忽水湧，一家十餘口皆溺死。

擄掠致富，（註）擄掠專指劫奪而言，或用兵之時，恣意放搶，或盜賊去後，借端焚殺，或歲當饑饉之餘，或地值水火之危，強凌弱，衆暴寡，草竊姦宄皆是也，夫人之致富，或承先世之遺，或謀什一之利，或躬耕力田，或牽車服賈，任勞受值，求以道，得以義，自然長久受享，若擄

掠致富，出爾反爾，豈能免於天殃乎。

明末盜寇四起，鄉村僻壤，多有土賊，有司無力查拿，任其擄掠，村民趨四，負膂力，習武藝，乘亂結黨作匪，放火殺人，流賊中綽號一條龍者是也。鼎革後，大赦天下，凡失身爲盜者，俱許自新，趙得以漏網，携其向日擄掠之資，至杭州城隍山下，買房置產，開張油店，儼然富翁矣。其子不肖，專習鎗棒，交結匪類，時四月八日佛誕之辰，子約無賴多人，至淨慈寺遊戲，見某紳家一女，美艷非常，子流盼不捨，是晚約衆，明火執杖打開某紳大門，覓尋其女，女因外祖母垂危，往看病，得免淫污，遂盡劫資財而遁，次日報官緝拿，一一被獲，抄其家得鎗刀軍仗，時天下方平，不許民間私藏兵器，乃引謀叛律，全家俱斬，趙四擄掠致富，天道不容，終不免身首異處云。

巧詐求遷，(註)巧者營謀，詐者詭譎，一命之榮，皆由天定，不求而自得者，命也，求之而始得，或求之而不得，皆命也，若加以巧詐，則方寸已壞，置之廊廟，必不公忠，出而臨民，安能廉潔，况分非應有，天必厭之，而予以奇禍，巧詐亦何益哉。

昔南方有一士名呂名鍾，才貌兼全，望之如神仙中人，但賦性放蕩，

所癖者子都宋朝，所不留意者王嬙西子，雖有艷妻潘氏，呂視之淡如也，登甲後，選湖廣孝感縣，偕妻赴任，至蘇州，見優人賈文，與己面貌印板無二，呂大喜，邀之同行，日則共食，夜則共寢，妻見賈事，事可人，亦有意屬之，一日舟次漢江，呂酒後不謹，感染傷寒暴卒，妻與僕計曰，官人中道身亡，我等進退兩難，吾見賈某面貌相同，若冒充到任，決無人認得，且官人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平日朋友親戚，人人冷落，必無遠來查問者，僕以語賈，賈允從，是晚妻召賈議事，遂成伉儷，到任後，幸孝感小邑，俗朴風醇，詞訟有限，苟且敷衍，不致張露，時逢舉劾之期，賈竟忘己爲假冒，百計謀陞，藩司與呂同年，調任省中，面叙舊好，賈茫然無應，及考其詩文，不能答一字，藩司怒曰，吾與爾長安同寓，花前覓句，月下聯吟，久所服膺，今成木偶，定係光棍假冒，乃帶至密處，呼夾棍嚴訊得實，以其冒官欺君，姦佔命婦，奏請律斬，潘氏係受封之婦，忘夫事仇，與尋常和姦不同，與衆僕俱縲頸。

西谿龍寬在京邸，同年某行人過之，告以將避湖廣差，暫註門籍，寬曰，湖廣非遠差，况尊翁在堂，便道歸省，豈不甚善，何反欲避耶。

行人曰，不然，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姑避之，則楊子山當行，竟止之不聽，遂稱病，註門籍纔一二日，吏部卽開選，行人勢不得卽出，楊竟應選，得更科給事中，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

甯波王生當貢，其次爲李某，李素無行，而多狡術，百計攘得之，王生撲實，不較也，李入京就選，遍謁鄉貴，夤緣入嚴嵩門，求爲順天訓導，嵩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縱步至順天學，登其堂，窺其署，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李大聲曰，吾不數日，當坐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譁於吏部門前，選司聞語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學，快快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王生應貢就選，恰得順天訓導。

賞罰不平，（註）前言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是賞罰不當也，此言不平者，謂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罰，而輕重徇私，或功勞有大小，而一例行賞，或犯事有輕重，而一例行罰，皆不平也，若吾心旣平，則賞罰自無不平矣。

昔有大帥，性極苛刻，決於行罰，憚於行賞，將士有過，一概殺之，

至有功當賞，則躊躇再四，不得已始予薄賚，甚至吝而不與，將士靡不離心，參軍諫曰，昔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是以當時諸將用命，雖魏延反側之徒，帖然不敢有異議，李平廖立廢棄終身，而無怨言，蓋能平吾心以平人心者，王道也，此孔明所以未易及歟，今君侯賞不按功，是賞不足以爲勸也，罰不按過，是罰不足以爲懲也，甚至當賞而罰，當罰而賞，種種不平，竊恐人懷異志，不肯效命疆場，其何以懋建功勳乎，帥不納，一日率兵征苗，下令各裹十日糧，日行二百里，所過皆蠶叢鳥道，兵皆拔藤附葛，捨命而行，帥不恤艱苦，一味嚴刑驅迫，不許稍息，及苗亂既平，有功者俱不得稍沾恩澤，事聞於朝，下詔切責，後帥副大將軍出征，屢立殊勳，同事皆曰，渠爲帥領兵，賞罰不平，人人怨恨，今此之役，若令渠奏功，報應安在，共在大將軍前排擠之，竟不錄其功。

唐朱泚之亂，車駕出幸奉天，道有獻瓜者，德宗嘉其意，欲賞以官，陸贄諫曰，爵祿者，天下之公器，不可輕也，今獻一瓜，輒予官，彼忘軀者，何以賞之，遂不果行。

宋景德中，寇犯邊，郡縣數罹其毒，主兵者無敢一挫之，時李居正以

小官，權稅一鎮，鳩募丁壯奮力擊之，因深入其穴，奪所掠男婦老幼，悉還其家，人皆德之，而無肯爲之請賞者，惟張詠密以奏聞，眞宗大悅，立遷居正爲閣門祇候，居正莫知所自，或以詠告，正乃急往見之，不獲達，因禮閣者傳入榜帖，詠批紙尾云，公臨財廉，臨陣勇，臨事勤，臨民惠，加以謹畏，此報國大丈夫也，所謝近私，不得相見，居正德之，誓佩終身。

元末東莞人王成作亂，何眞起義兵除之，募人能縛成，卽予鈔十千，於是成之奴縛成以出，眞如數賞奴，令人具湯鑊駕車上，成懼以爲烹已，眞乃縛奴烹之，使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奴無縛主之理，所以罹此刑，人服其賞罰之公，附之者益衆，

逸樂過節，（註）逸者安逸，樂者快樂，皆人情之所欲，但過節則志氣昏惰，驕奢無度，或促壽，或招殃，必然之理也，蓋人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有，若用百文，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則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如是觀。

山石豪民伍其仁，廣有家資，奢侈無度，建大第僭擬王侯，用翠柏爲樑，紅粉爲壁，文石爲堵，鑿池於堂，覆以水晶之磚，金魚荇藻，鑿

然可數，客坐其中，如居水上，皆驚懼不甯，又有七寶之床，遊仙之枕，周爨商鼎，越異秦珍，靡不充輒其中，每食進饌，悉用金盤玉盞，侍婢皆綺羅錦繡，分列兩旁，以手捧饌，視其所欲而跪進之，有會芳園，廣可十餘里，起十二院，居十二妾，每妾用美婢八人服事，妾皆通琴棋書畫，婢盡解妙舞清歌，晚夕治酒通會，燃銀燭萬條，明如白晝，令妾賭采，勝者得侍寢，各院之婢，皆持樂器奏於窗外，俟伍睡酣乃歇，醒則復奏，達旦不寢，家畜男女梨園，客至則演戲，伍自執鼓板，按其宮商之生熟，以爲賞罰，日用千金，率以爲常，豈知福過災生，樂久則苦至，極欲窮奢，造物所忌，伍忽忽得胃弱之症，雖珍羞畢陳，不能下咽，每日臥床不起，略聞響動聲，卽魂驚汗出，有道士素講抽添之術，進藥數劑，引動相火，一時不御女，則下身如火，疼痛難忍，不數日腫裂流血，日夜叫號，聲如牛吼而死。

宋滄州節度使朱信，織齋聚斂，於京師築大第，外營田園，其長子任供奉官，厚息貸於富室，券中俱有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一瞑目，卽還也，於是私募俊僕十數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宅旁，俟其出，簇擁而去，鞍馬服玩，備極華美，日會京師衆無賴，樗蒲酗酒

，嘗言盡此逸樂者，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家資已耗什之六七，弟甫四齡，乳母抱之詣府，陳訴於朝，餘財悉付其弟，並除供奉官班籍，遂貧困無依，乃代獄卒搖鈴警夜，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弄獬獬爲戲，供奉竟委質焉。

明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又同日授官，一授黃州教授，一授鄂州教授，未幾，官黃州者死，官鄂者聞之，卽處分後事以待，越數日無恙，因往弔，且祝曰，我與公年庚同，出處又同，今公先我而去，我卽死，已後公多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豐，故妖，公生於寒微，未嘗享用，故壽也，官鄂者由此益自刻苦，不敢逸樂，官至典郡。

苛虐其下，（註）苛是煩瑣，虐是殘害，居官酷責吏民，前已數言矣，此專言處家之道，袁氏世範曰，奴僕天性多愚，如頓放物件，必以邪爲正，截裁物料，必以長爲短，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輕於應對，愈加呵叱，其言愈辨，全是蠢濁之氣，實覺可憐，爲家長者，當曲爲寬恕，若幼年子弟，尤宜禁其鞭撻奴婢，以養仁恕之良，將來自無刻薄之患矣。

縉紳邱姓者，生八女，俱狼戾兇暴，稱爲邱氏八虎，而第五虎尤爲悍妬，年未三十，四嫁其夫，有婢春英爲夫理髮，虎截其雙指，又有婢名金蓮能歌唱，夫甚愛之，虎斷其舌，每性起，拷打俱用非刑，或以鐵鉗摘其肉，或燒紅鐵著，刺其乳，或裝貓於婢女褲中，以鞭打貓，貓不得出，在內抓咬，婢私處及兩腿俱爛，致死多人，夏夜虎方就浴，聞窗外鬼聲甚厲，虎大怒，不候浴完，赤身持鞭坐中堂，喝曰，索命者俱來，吾不畏也，鬼聲寂然，虎生一子一女，甚鍾愛，同時患痘垂危，延高僧懺悔，僧曰，人有貴賤，性命則同，夫人逞一時之怒，鞭殺侍女僕婦，陰魂含怨，報及兒女，試思彼雖賤類，亦人之兒女也，若我之兒女，供人打罵，我能忍乎，受打求饒，哀聲動地，我能忍乎，打死拋骸，青燐夜照，我能忍乎，我不能忍，便知他人父母亦復如是，夫人但反躬自責，自然冤孽全消，誦經禮佛奚益耶，虎不能從，子女俱歿，虎後染瘡毒，遍體鱗集，十指與舌俱爛落，渾身肉塊腐潰，見骨而死。

馬封翁年踰四十，止生一子，眉目如繪，夫婦愛若珍寶，婢偶抱出門外，失手墜地，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之，命婢奔避，自抱死兒入，

夫人驚痛幾絕，索婢撻之不得，乃撞倒封翁幾次，翁並不怨其婢，婢歸母家，日夜叩首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夫人卽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森後官至戶部尙書。

恐嚇於他，(註)君子見人有愛懼之事，隨便安慰解釋，使之心寬，便是功德，若藉端恐嚇之，或致成病，或致喪身，其爲罪孽豈小哉，佛經云，好驚怖人者，來世當變麀鹿，畏避諸獸動輒驚走，蓋恐嚇之報也。

永嘉富人王生，與湖州小客爭薑價，客言過鱸，生一時怒起，用拳毆之，客昏暈倒地，生大懼，扶起救甦，自認不是，欸以酒飯，臨行贈絹一疋，客感謝而去，至渡口，舟子秦四問從何處得絹，客曰，爲此幾喪性命，乃備語其故，時數里外有無主流屍，秦四狡人也，聞客言，暗思一計，向客買絹，並丐貨薑之籃，俟客登岸，運篙撐屍至其家，脫衫禪衣之，急走叩生門，曰頃有薑客過渡，云爲君捶死，洩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籃爲證，旋即氣絕，不敢不奉告，生舉家泣怖，賂以錢百千，舟子搖首不允，直增至二百千，方許，相與埋屍深林，生有逆僕趙年，向因通婢事發，被生痛責，懷恨在心，赴官出首，起屍相驗，拘生嚴訊，生從未見官，一到公庭，口訥不能辯一字，

官命重責，竟死杖下，而被打復醒，酒飯出門，與舟子報信諸款，未及細詢，竟朦朧結案，秦四得以漏網，明年薑客又至，王合家以爲鬼，噉而罵之曰，向者爾偶仆卽醒，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尙來作祟耶，客怪嘆曰，安有是哉，我幾死轉活，蒙惠一絹，賣與渡口舟子，卽安然歸家，今方賚土儀致謝，何以爲鬼耶，王生之子哀慟，留客執故僕訴於官，索捕舟子，訊出籍屍恐嚇真情，追原贓給生之子，秦四不合借屍嚇詐，致死人命，按贓治罪律斬，趙年以僕逼主致死，立決梟示，原問官革職。

浙中王大恩多負人錢，慮其索債，乃先定恐嚇之計，與藥者暗約曰，我令人買砒霜，乞與假者，賣藥者曰，諾，索債者至，恩隨令人買砒霜，買至輒服之，索債者驚遁，人莫敢至其門，一日爲父母所責，亦令人買砒霜嚇之，偶賣藥者他出，竟得真者，服之腹痛不可忍，父母以爲僞，不之救，遂七竅流血死。

怨天尤人，（註）人生陷缺皆由命造，與天何與，於人何涉，而乃怨之尤之也，從來能安命者，食貧守賤，多有後福，而不安本分，動輒怨天尤人，偏有意外奇禍，蓋怨尤者，必不自反，惡業益重，是以天災人禍，

其來加速也。

荊州楊大同，祖父遺產頗豐，因其沉酣麩藥，兼好嫖賭，以致資囊蕩盡，大同不反躬自責，反恨天道不公，每日指天而罵，又恨親友不爲幫助；呼名毒咒，願各速死，以快其心，一日月下，正巡簷悵歎，忽有一少年叩門而入，衣衫齊楚，品貌端正，謂大同曰，爾欲發跡，當從我遊，怨尤奚益，今有一好境，欲借爾往，可以立刻富貴，爾能隨行否，大同喜而願從，少年乃出錢沽酒，與大同暢飲，至夜半，命取筆硯，於壁間畫門，噴水念咒，雙扉忽啟，少年執燭前行，大同後隨，至一處，見堂階宏廠，鋪設華麗，又進至內室，則珠簾繡幙，畫檻雕欄，宛然仙境，少年啟篋，盡是金銀珠玉，指謂大同曰，子既憂貧，何爲不取，大同乃儘意取之，少年忽滅燭不見，大同在暗中，覓歸路不得，正在徬徨，忽聞數人大呼捉賊，用繩縛倒，乃是一巨室，且送官，不能分辨，死於杖下。

訶風罵雨，（註）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程子遇風雨必興，聖賢畏天之誠如此，世人雨多則怨澇，風多則怨暴，豈知風雨不時，或由官吏苛虐，或由下民作惡，乖氣致沴，與風雨何涉。

鬪合爭訟，（註）鬪合者，兩邊用言挑唆也，民之愚者，不能訟，富者不願訟，強有力者，雖懷好鬪之心，未有健訟之才，惟奸人意在圖利，以言挑唆相激而成，甚而捏造風波，代寫虛詞，致令人亡家破，積年不解，蓋訟端息則利孔閉，不致利歸於盡不止也。

昔有程姓兄弟十人，祖遺財產百萬，長者當事早，則支用多，次者支用遞減，最小者並無支用，兄弟相與安之，有表叔瞿嗣卿，久掌出納，一日長子檢簿，見其糜費浩繁，變顏相責，嗣卿羞怒，唆其諸弟曰：「公中之產，理應均分，爾兄某年取若干，某月取若干，俱侵蝕入己，現有簿可按，可使之吐出也，諸弟信其言，向兄索找，兄負性，不肯出一好言，以致諸弟皆忿，由縣控府，由府上控，兩造爭勝，各通賄賂，越數年，家皆貧落，嗣卿欣欣得意，一日街上有小兒跳舞云，城隍附身，直至嗣卿家，衆隨入聚觀，見小兒至堂中，面南而坐，喝令帶犯人來，嗣卿如有鎖押，跪於階下，城隍諭曰，爾鬪合爭訟，罪惡彌天，宜速報，即令帶去受罪，嗣卿伏地，哀聲震天，須臾甦醒，城隍問曰，爾受何罪，可對衆宣揚，答曰，適過刀山，有鬼使以鐵叉洞胸，拋在刀上，衆刃攢刺，痛不可忍，城隍曰，爾以刀筆害人，應

受此苦，再命帶去，嗣卿哀叫如初，醒後自供，適有鬼使以木板夾身，從首至足，鋸爲兩段，城隍曰，爾離人骨肉，應受此苦，又命遍歷碓春油鑊寒冰火林諸獄畢，城隍曰，十八重地獄，若令爾今日受盡，則陰曹法無可加，今陽報旣彰，留餘以作陰罰可也，程氏昆季，不合信爾挑唆，自相踐踏，神明震怒，祖父怨恫，各各減算奪紀，傳與世人共相勸勉，兄弟之間，宜敦和好，則訟棍浮言無自入矣。

崔煒於開元寺前，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店主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曰一貫，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他日遇於途，曰蒙君解難，心不敢忘，吾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卽愈，後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治之，立驗，由是得名，延之者衆，遂致富，或曰老嫗卽鮑姑也。丹桂集

妄逐朋黨，(註)朋黨惡名也，國家之禍，莫烈於分黨，逐者隨也，妄逐者，謂不審邪正，不辨忠佞，惟以趨炎附勢爲事，以致擾亂國政，摧折忠良，其貽悞宗社，可勝道哉。

焦芳泌陽人，天順八年進士，粗陋無學識，性復陰狠，動肆譏訕，朝士咸畏之，時劉瑾專權，芳拜爲義父，自稱兒子，瑾喜，由翰林侍講

，陞吏部侍郎，俄進華蓋殿學士，居閣數年，瑾濁亂海內，變置成法，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遇瑾言，必極口贊揚，裁閱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賂瑾者，必先賂芳，又結張綵劉宇等爲心腹，每舉一事，芳倡先，則綵宇助之，或綵宇倡先，則芳助之，彼此交通，成爲一黨，吉安大盜趙燧，殘破州縣，芳遷怒江西人，與瑾議減裁鄉試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宜榜其罪，瑾笑曰，以一盜故，禍運一省，至裁解額足矣，宋元人物，亦欲株連耶，乃止，後芳與綵，權既相等，兩虎同窟，議論每多不合，遂有隙，綵盡發芳陰事於瑾，瑾大怒，斥令歸籍，猶治大第，宏麗無比，趙燧破泌陽火之，發窖多得金寶，乃盡掘其先人塚墓，雜以牛馬骨燒之，求芳不得，取芳衣冠披庭樹，拔劍碎砍之。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註）昔婦人女子不讀詩書，未涉世故，淺見者多，明理者少，用者，我心毫無主張，任其轉移也，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其訓子心，心無剩義，口無剩言，爲子者，當念親年難再，有時追慕音容，杳不可得，忍於承歡膝下時，違其正論乎。

青田居民倪九，惑於婦言，謂其生母原爲婢妾，不認其母，終歲置母

庖廚下，略如老婢，而身與妻子，安享自如，時新穀方熟，令母烹雞治飯，忽暴風疾雨，有山上大石裂墜，正壓倪九寢室，夫婦及子皆壓死，母因治飯廚下，安然無恙，咸謂天道可畏，陳中洲快其事，作誅逆巖記。

得新忘故，（註）天地間新故相推，人物皆然，小而衣服器用大而親誼交情，新者成故，故者曾新，人貴不忘其初，若悅色而棄糟糠之妻，既貴而絕寒窗之友，得志而疎貧賤之僕，刻薄寡情造怨買禍，莫甚於此矣。隴西李益，門族清華，才情發越，赴京得進士第，託媒鮑媼訪求佳偶，媼曰，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計貨財，但慕風雅，姓霍名小玉，非但姿貌無雙，抑且音樂詩書，無不通曉，其母素仰君名，比目之願可諧也，生跪謝之，擇吉合卺，伉儷相得，關雎和鳴，莫能踰也，女一日忽流涕謂生曰，妾以弱質，自知非匹，恒慮一旦色衰恩易，白頭抱怨，秋扇見捐，是以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請以素縑著盟約，永不相負，命侍兒取筆硯，生引喻山河，誠指日月，句句懇切，女藏於篋，後生父以書促歸，女治酒餞別，執盃曰，君此去必就佳姻，盟約徒虛語耳，妾年纔十八，君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載，一

生歡愛，願畢此期，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斯足矣，生且愧且感，至家父已擇聘盧氏，生既另婚，遂忘前約，女盼生不至，抱恨成病，臥床不起，猶令侍婢賣篋中服玩賂遺親知，屢達音書，生付之不理，後生銓期已及，再至京中，竟不一顧，有告女者，女強起修容，造生之寓，生不得已，勉強相見，女側身轉面，斜視良久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翰墨，從此永休，抱恨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相報，乃握生臂，長號數聲而絕，生得眉州倅，偕盧氏赴任，月夜倚篷窗叙話，忽見女自岸邊冉冉而來，夫婦驚駭，如有鬼拉，俱投水死。

口是心非，(註)心口如一者，君子也，其心不正，言亦不正者，小人也，人皆易辨，惟口是心非之人，外是君子，內則小人，以之事君必不忠，事親必不孝，交友必不信，臨下必不義，所謂人面獸心，如鬼如蜮者是也，世衰道微，端在此輩矣。

明僖宗時有兩朝士，一姓陳一姓魏，文章皆擅聲譽，相結爲生死交，誓不相負，時魏闖弄權，雖荼毒縉紳，性頗愛才，聞二人名，使人示

意招致，二人約曰，功名小事，名節爲重，切不可往，陳忽自念，忠賢勢焰如天，滿朝求其一盼，且不可得，今親近於我，絕之必有奇禍，不若背魏往謁，庶得其歡心也，次日，卽修刺親造忠賢門，求見，及入而魏已先在座矣，兩人相見，面俱發赤，魏謂陳曰，昨日相約，故先來奉候，陳答曰，非兄相約，弟來久矣，忠賢笑曰，此時尙未遲也，指魏謂陳曰，此子與予同姓，適認予爲祖，謙居孫列，予不喜得佳孫，而喜得交兩名士也，遂命治酒相待，出持衡圖，令二人題咏，二人詩中極寓稱讚之意，忠賢大悅，自是皆蒙寵用，而魏係義孫，尤見親愛，相待既有親疎，二人遂成吳越，口中雖照舊相好，心內各懷猜忌，後忠賢事敗伏誅，二人參託不留餘力，懷宗初亦信之，及抄忠賢家，得持衡圖，詩中有天命屬元勳之句，帝怒召二人責之曰，爾係忠賢之黨，今見中賢勢敗，反戈相向，眞口是心非之小人，非詩中作不道語，尤爲大逆，立正典刑。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註）索取無厭曰貪，昏昧無恥曰冒，上謂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奴僕之於家主，胥役之於本官，皆是也，語云，盜憎主人，蓋既侵蝕其財，則必多方掩飾，以欺罔之，在臣爲不忠，在子爲不

孝，在奴僕胥役爲不義，一朝敗露，禍不旋踵矣。

浙江處州郡守楊志道，楚北人，忠信明決，片言折獄，屬邑縉雲縣，有倉書李宗璧樊廷璋樊玉朋夏廷贊等朋比爲奸，徵收則挪後補前，查比則易李爲張，弊端萬狀，牢不可破，縣令朱濬，陝西靈武人，徹底澄清，無微不至，宗璧等鬼蜮之計既窮，遂挺而走險，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郵申藩司公文內夾入戶倉書稟揭，隱名開列七款，皆朱令之所以實心辦理倉儲者，反其說而誣之，其意以爲上司見揭，必疑而去此一官，可遂其報復之計也，乃事未經旬，卽爲楊公訪聞，遣差密提到案，四人戰慄穀悚，不能辨一字，隨於身邊搜出底稿，不待加刑一一供吐，爰書既定，將爲首之李宗璧擬流，下皆滿徒結案。崇禎十七年，三月一日，上遣內監徐羔，諭周后父嘉定伯周奎助餉金一萬，上怒，奎密奏后，后付五千，令足三萬，奎存二千，止以三千繳，後奎被闖賊夾打，追出金銀各五十二萬，金銀器百餘萬，追完殺之，又首相陳某，賊加極刑，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千，金銀器大小八千件，幾夾死，後爲亂兵所殺，太監王之心，被賊夾打，追出金

銀十五萬，貂緞等物過之，附此以爲欺君者戒。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註)隱人之惡，乃君子忠厚之道，人不幸而陷於過，尙當曲爲掩護，以俟其自新，況以平白無辜之人，而編造流言，使聽者熒惑，不能辨其是非，以致壞人名節，破人身家，傷人性命，良心泯滅，天所必誅也。

穆必達賦性輕薄，好訐人之私，揚人之醜，有表親錢翁，家頗豐，喜聚古玩，穆以敝琴一張，假稱漢時焦尾索重價，翁笑曰，此真爨下桐，只可供炊爨，伯喈見之，必發大噱，豈能留以至今，穆因此懷恨，時翁有女及笄，名茜雲，聰明善詩，已字人矣，穆僞作淫褻之詞，書茜雲之名，逢人宣說，以致此女惡名四播，婿家聞之，恥而不娶，親友相勸，勉強過門，婿不肯成親，女大有識見，彌月之夕，邀婿至房曰，妾以蒲柳之姿，謬主蘋蘩，自謂終身有託，何期見棄於君，此必悞信流言，遂至疑而莫解，妾聞青蠅玷璧，與璧無損，妾如果非璧，任君寸磔，自甘也，婿從之，果係無瑕，夫婦由是和好，訪知前詩，係穆僞造，率童僕痛毆之，送監枷責，後穆之女自婿家歸寧，中途值大雨，徬徨尋避處，有女尼見而憐之，留宿庵中，次日閨傳，女在僧

寺過夜，有輕狂子編十三腔小曲，備形醜態，一唱百和，女竟無以自明，遂爲夫家所棄，穆誣人女，而女亦被誣，天之巧於報復蓋如此。高平孝廉王某，任中牟廣文，有李生者，與同里二人有怨，偶督學至，二人囑王以劣行申報，言其欺烝繼母，蓋假曖昧誣之，督學禿生與杖，且繫獄擬罪，生創患病死獄中，甫踰月，廣文忽遭異疾，昏臥中見有人攝已，云李生見訟，至一公府，主者詰責嚴峻，廣文初尙支飾，則遣隸綫下，加以拷夾，廣文乃服云，本某二人所囑，單欺皆其手授，然亦不知其遽死也，主者又遣隸綫二人至，與李生廣文對狀，吐仇陷是實，乃寘重典，廣文以懇請哀切，得從減豁，仍決責數十，三日乃甦，其拷夾則脛骨儼有損痕，受杖則臀肉居然赤腫，痛苦拘攣，不可坐立，乃謝病歸，再詢向時賄囑之人，皆同時猝病死矣，廣文還里，每爲人言其異，及踰歲亦不起。

毀人稱直，(註)直者，正大光明，毫無私曲之謂，非以好訐爲直也，若汚人名，快己之意，徒形薄德而已，程伊川曰，君子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此聖賢之心也。

明嘉靖時，豫州周景瑜，性極狂放，視天下無一當意之人，見人爲善

不毀曰腐儒齋公，則曰，姑息養姦，沽名釣譽，又曰假公濟私，至見人有過或作詩句，編歌謠，四處播揚而後已，嘗謂人曰，是是非非，三代之直道也，近世阿諛成風，天不生予，誰爲挽頹俗者，又自誇文字爲天下第一，其兄嘗正言戒之，答曰，兄文乃茅簷草舍，祇可藏土缶瓦器，若弟之文，則五鳳樓耳，是年鄉試，兄登科，瑜落第，兄笑謂曰，茅簷草舍有售主矣，弟之五鳳樓，曾造就否，瑜雖慚不能答，而心益大恨，將其應分之田，盡行典賣，欲往都中另尋事業，務期發跡，以滅兄口，豈知罪業既深，報應自速，其妻素有外遇，將其賣產之銀，分文不留，約所歡席捲宵遁，瑜恐礙及臉面，不敢報官，四處流落，多年不歸，有人傳說在鄰邑醉後登廁，墮入廁中而死。

天門諸生聶某，夙振文名，設帳同邑鄒紳家，鄒需次銓曹，止女婢供役使，聶挑之，鄒妻詈而辭焉，聶思掩蓋其非，揚言曰，鄒夫人效尤文君，我恥學相如，遂託故歸耳，鄒返，聞之憤甚，詣城隍焚牒申訴，夜夢神告曰，渠天祿頗高，非我能制，可赴府訴之，鄒寤如神言，一日，聶方在書舍，忽戰慄大呼曰，有府役傳訊，不可緩，卽瞑目狂奔，家人挽之不止，若有驅逐者，抵郡泥首神前，自批其頰，述前後

事甚悉，觀者如堵，鄒乃具扁額，以答神佑。

罵神稱正，（註）聰明正直之謂神，君子朝乾夕惕，時存洋洋如在此之意，以檢束身心，罵神者逞其狂妄，無所顧忌，詎知神道顯靈，譴怒隨加，欲免於禍得乎。

棄順效逆，（註）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順也，賤妨貴，少陵長，遠閤親，新閤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逆也，棄順效逆者，言背棄有理之事，而作非理之事也，試觀古來奸雄倡造逆謀，靡不斬頭截領，百無一脫，人奈何不安分循理保全性命，順人道之常乎。

背親向疎，（註）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今世俗之人，有瞞背父母私厚婦家者，有兄弟之間，錙銖必較，朋友外人則揮金如土者，有至親密戚，貧寒不相顧，而聯結富豪趨炎附勢者，倫理倒置，輕重失宜，豈逆福之道乎。

謝濤屢舉不第，遊至京師，拜御史謝用民爲門下，問安視膳，曲盡孝敬，御史年老無子，意欲繼爲螟蛉，問之曰，爾嚴慈無恙乎，濤揣知其意，答曰，不孝罪孽深重，雙親見背久矣，御史喜，憑親友寫立繼券，遂爲父子，應試改用御史三代籍貫，獲中式，意甚自得，不復作

還家念矣，其父吟濤不歸，思想成病，易簣之際，強起作詩寄之，有老病臥床無起色，望兒歸日瘞殘骸之句，濤得詩毫不介意，御史微聞其事，心頗銜之，而未發也，有顯宦張某，與御史同鄉，以女妻濤，濤見御史桑榆景迫，某宦正在顯赫之時，將向之趨奉御史者，轉而趨奉某宦，視御史漠如也，御史有疾，並不一顧，遣人促歸囑後事，亦推故不來，御史怒，病愈，草疏，將其背親負義之處，一一具奏，發法司勘問，法司定爰書，罪宜磔，奏上允之。

申積中，乃宣義郎起之子，其祖母乃學士楊光素之姑，素以子有癯疾，積中始生時，光素遂抱爲子，後素連生二子，積中曲盡孝友，光素甚愛之，凡兩遇恩蔭，積中俱力辭，推給二弟，後積中登進士，數年光素卒於餘杭，積中扶柩歸葬畢，爲弟妹選名門，婚嫁事完，乃盡以家財付二弟，作歸宗議數千言，大抵言所生所養，恩皆一也，既報所養，所生亦不可後，乃歸拜其父母，又訪生母杜氏於貧巷，生母垢跣抱哭，後同奉事二十餘年，父母死既囊葬事，復以家產歸本生諸兄，自出僦居，許光庭薦於朝，詔褒美，官永興路提舉，朝廷復與其一子官，夫積中不負所養，復能無忝所生，洵足以風世矣，彼背親向疎者

，可不知所返哉。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註）鄙懷以心言，如與人有約，恐疑其內外之不符，初終之改易，而申以盟誓，妄干覆載是也，猥事以行言，如市井下賤，結拜兄弟，小男幼女，幽期密約，必禱諸尊神，求其作鑑是也，褻瀆甚矣，能逃罪乎。

徐州趙生娶巫氏，其妹常來姊家，與趙遂有苟且之行，一日妹失金釵，遍覓不得，姊疑婢僕偷竊，以言詰之，衆皆呼天搶地，不肯承認，時東門外何仙姑祠，扶鸞極靈，衆備香楮至祠叩禱，仙批云，說不得，再禱又批不可言，衆嘩曰，我等受屈無伸，惟仙能前知，故虔誠叩問，今作不明不白語，成何神仙，乩似怒者，運筆如飛，批曰，羅襪香塔立，南唐舊事傳，繡幃釵倒掛，何事問神仙，後批爾等速歸找尋，卽刻便得矣，衆雖不明南唐舊事之義，而繡幃釵掛之句，則顯而易見，回家於各房帳尋之，至趙帳而得，果倒掛焉，姊詰之曰釵在爾髻，何由在姊夫帳中，妹惱羞變怒曰，爾家人偷我釵，故設此計以相汙，爾不究人，反問我耶，趙亦相幫抵賴，姊無可奈何而罷，妹日日哭告天地神明，以明清白，姊亦信之，不復疑矣，一夜大雷雨，天明，

妹與趙俱不見，尋至後園空屋中，兩人赤體臥地，皮肉膠粘，氣斷身硬，死已久矣，分拆不開，遂同棺而葬，葬畢復被雷擊，將兩屍擲至街心，如示衆然，家人不敢再埋，夜間遂被羣犬攢食，識者乃明何仙姑羅襪香塔之句，係用南唐李後主，私幸周后之妹故事云。

隆慶五年，杭州某公子，年未弱冠舉秀才，聰慧絕世，隨師肄業居京師，假館西山內莊，偶見一粲者，公子心艷之，渴思成病，師詰而知其故，謂曰，都城隍最靈，汝具酒牢，我爲撰章奏焚於城隍前，藉神明力，助汝嘉姻，乃潛偕入城，焚章奏畢，頃有巫降於庭，厲聲曰，汝此事以上文祿司，梓潼帝君查考汝乃萬歷甲戌科狀元，壽九十，師亦同榜進士也，今欲私通室女，不善莫大，况穢言黷神，已減折祿算矣，師與淫謀，教人不善，立命抽腸剖之，巫言訖如醉而寤，師弟大恐，急還西山，明夜公子夢神取鉗鑿其頂骨，叱而語曰，汝本甲戌狀元，今爲不善，天帝已察，無錫縣秀才孫繼皋有初拒淫奔事，其父又行善，卽以是科狀元改賜之，汝二人死期將矣，可速還家，猶及與父母相見也，公子驚覺，急還白父母，旋心痛而亡，師病絞腸痧死，逾年，穆宗升遐改元，萬歷二年甲戌殿試狀元，果孫繼皋也，孫後官

侍郎。

施與後悔，（註）施與善念也，或憐其困苦，或周其急難，一有後悔之意，則善念轉成慳吝，前功盡敗，反增惡業，豈不可惜，內典云，施有四等不得上乘果報，一爲欲而施，二爲嗔而施，三爲痴而施，四爲畏怖而施，更有三事，一發多與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惠，卽求相報，又曰，宰官枉濫人命取財物，以用佈施，是名假施，不能孝養父母，以豐腆供奉僧道，是名不義施，修橋補路，廣費多金，貧窮孤獨，訶罵驅出，不濟一毫，是名顛倒施，皆無功德。

宋良玉外談施濟，內實慳吝，不知者多爲所愚，有妹丈葛又洪，與友相戲，悞推仆地而死，官斷減死罪一等，擬流待遣，得五百金可以納贖，其子持田券至良玉家，泣懇幫助，良玉慨然許之，倏忽自悔，其子日日造門，良玉不便遽回，託詞以緩其期，子以爲至戚必不見欺，及遣期已及，良玉潛躲不回，以致又洪死於遺所，其子仇恨入骨，枕戈思報，待隙而發，良玉又遊古寺，見殿宇傾圮，金身露處，問僧曰，寺敝如此，何故不修，僧答以無施主，良曰，予薄有家財尙可勉力，僧大喜，跪進緣簿，良玉親書喜助銀三百兩，已陸續付一半，旣而

又悔，至寺中用詐語將銀取回，僧再往討，則曰前項適遇要事用盡，菩薩如果有靈，佑我大發貲財，當加倍相奉也，僧曰，居士出口是愿，諸佛業已證盟，吾緣尙可再募，居士欺罔之罪，無可解免矣，嘆息而去，後又洪之子探良玉往庄課租，思於半路刺之，夜夢神告曰：爾爲父殺舅，亦干天理，但良玉未與先悔，既欺爾父於前，與而後悔，又欺諸佛於後，已付火神勾當矣，爾慎毋妄動，未幾良玉合家焚死。陳天福茶陵人，歲凶出廩平糶，貧戶不能糶，則與米，無米則與飯，無飯則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糶米，天福施之米，還其錢，道人題詩於壁上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施捨，他年桂子共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巨富子孫榮貴。

假借不還，（註）太微仙君功過格云，欠人財物，抵諱不還，百錢爲一過，貫錢爲十過，可見負債之過不細，范益謙座右銘曰，凡借人物，不可損敗不還，物係人有，非甚不得已不須借，既借宜倍加愛護，歸還之，至於假借銀錢，尤須清楚明白，佛家稱未了宿逋，死後填償，非虛也。江右祝三思，出外貿易，遇遊一古寺，有兩僧出見留茶，一僧曰，小僧欠居士三十萬貫，今當償矣，一僧曰，居士欠小僧三十萬貫，亦當

償矣，祝疑是禪家作機鋒語，不甚留意，相別歸家，妻妾各懷孕，臨產之夕，三思夢兩僧負衣鉢入門，次日妾先生子，取名僧保，越數日，妻亦得子，取名僧佑；二子長成，各具性情，僧保辛苦立業，每日持籌，攢眉盤算，雖得分文，亦交與其父，僧佑好嫖好賭，任意揮霍，將僧保所掙之貲，日漸消耗，僧保欲爭較，因礙嫡母不敢言，致成氣盡，慊慊一息，祝撫抱而哭，僧保忽變聲曰，我非汝子，奚哭爲，汝前生名林達生，頗有家業，我名游守靜，欠汝錢三十萬貫，未償而死，幸無欺騙之心，故不墮畜道，今爲汝子，苦掙二十年，本利已清，當去矣，遂卒，次子亦相繼得病，臨終亦變聲曰，我前世爲黃治中，與汝合開典鋪，汝多支錢三十萬貫未楚，今取討已完，當去矣，祝哭曰，汝兄弟俱捨我而去，熒熒一老，何以爲生，僧佑曰，我二人，一來還債，一來索債，均非爾子，爾欲得長命承家之兒，須多立善功，言訖瞑目，祝果依其言，真心行善，後仍得兩子送老。

徽商吳某，信義自持，臨終語二子曰，吾所存千金，適符吾所貸，汝宜照賬一一清完，寧受饑寒切勿作負心人也，二子恪遵父命，後貧甚，偶濬一枯井，得金千餘錠，鐫唐時年號，明晨有鄰人來賀曰君有大

財至矣，吾病篤恍至東岳殿前，見有解錢糧至者，自稱井泉神，主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上帝以吳某財帛分明，判此項與其子孫世享，吾甦而異之，故來奉訪，二子以實告，今吳氏鼎富，皆其後裔，可見負債者則爲畜類以償，還債者則享累世之富，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張孝基爲某富翁婿，翁止一子，甚不肖，遂出，翁臨終時，盡以家財付孝基，數年後，基見其子乞於路，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得就食甚幸，逾年，見其勤敏，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管園已幸，敢望管庫，久而視其謹愿，無復故態，乃盡舉家財還之，後孝基卒，有友遊嵩山，見孝基儀衛如王者，詢其自，答曰，上帝嘉我還財一事，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夫承受之財尙還人，况係假借者乎。

分外營求，(註)分外者，所不當得，而妄思得之，是貪也，曰營求，則苟且夤緣，奴顏狐媚，寡廉鮮恥，無所不至矣，豈知富貴貧賤，榮辱得失，皆有命定，彼分外營求者，徒自作孽耳。

厲子元幼年遇一星士推算，曰此命只合粗衣淡飯打熬一生，家業若遇百金，必遭橫事，惟死後方行美運，較生前大有光彩，厲曰，人既死矣，行何美運，雖有光彩，何益於己，怏怏而去，自是雖竭力經營，

總不出百兩之數，一日有販故衣客云，其母死，立等回鄉，現存貨物約值二百餘金，情愿減價出脫，厲利令智昏，遂忘星士之戒，以五十金買之，轉賣得利三倍，豈知客係大盜，事發被獲，追取原贓，厲受刑責，繳價方無事，從此一貧徹骨，與妻灌園度日，忽鋤得地得石板，下有六巨甕，皆白鏹，夫婦大喜，方欲取之，戰慄手軟，神魂俱失，只得將石板蓋上，照舊掩土，是夜夫婦同夢神語曰，甕中之物，乃攀柱所有，爾何得擅動，小心看守二十年，後自有好處，切勿輕洩於人，後厲妻臨產，三日不下，手攀床柱，乃得生子，遂取名攀柱，撚指二十年，夫婦憶神語，偕子往園揭板，白鏹如故，向之戰慄手軟者，今竟安然無事，陸續運回，買房治地，遂成富室，夫婦命薄，不能消受，未及期年，相繼而歿，攀柱頗孝，殯殮葬祭，靡不從豐，星士所謂死後方美運，於此始驗，由是視之，子之財，未至其時，父尙不能有，何況他人，彼營營逐逐，以求分外者，可憬然悟矣。

唐王顯，與太宗有舊交，既登大寶，召其三子皆受五品官，不及顯，諭之曰，卿無貴相，朕豈爲卿惜，顯曰，朝貴夕死足矣，房元齡勸帝曰，何不試與之，因授三品，賜金紫，是夕卒。

魏徵爲僕射，假寐閣中，有參隨二吏，在簾外閒評，一曰，我輩官職，悉由此老翁，一曰總由天，公微聞其語，遂作書付言由老翁者，送銓部，書內大略云，與此人一美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倩言由天者齎去，銓部問其姓名，卽注補近職，而言由老翁者，聞知其事，益怏怏自恨，公怪而問之，具以實對，公惘然曰，由天之說非妄也。

南昌李孜省，以邪法寵於明憲宗，位太常卿，時有御史按江右，孜省餞之，以婿龔正弼爲託，故事各省秋試臨場時，按院有堂考，遂取正弼爲首，實爲中榜地也，至頭場正弼不至，徧索之不得，始封門，三場畢，正弼踉蹌歸，人問之曰，初欲入場，恍有人引至城隍廟像後，凡禱祈者，我皆見之，但口禁不能言，足痿不能行，今始得歸耳，及孜省敗，龔竟無成。

力上施設，（註）施設如錦堂華屋，綺筵綵席，服食器用之類，張施而陳設之也，人之力可至十分，止用五分，則留下五分，止用三分，則留下七分，若力上所能，盡行施設，則奢縱過甚，人既不爲物力留有餘，天地亦必不以有餘供奢縱也，此與上句皆爲不知足者言。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極侈縱，嘗謂石崇金谷園尙有不堪入目處，鬪囿十數里，凡海內珍禽異獸，瑤草琪花，靡不充牣其中，日與諸客挾妓徵歌，費用無度，渤海高瓚廣有貲財，性亦奢靡，聞昂名特往訪之，瓚穿其集翠裘，價值千金，僕皆衣文錦，光彩炫目，見者贊羨，至昂門通名良久，昂方出迎，布袍絲履，十分淡素，而隨侍八僮盡衣集翠裘焉，瓚一見自愧，昂爲設具雞豚魚鮓，盤不滿尺，瓚疑其慢己，明日大設邀昂，烹宰猪羊，數十人扛抬而獻，薄餅長八尺，寬丈餘，裹餡粗如庭柱，以五斗金碗作酒盞，每行酒一巡，自爲金剛舞以送之，昂微笑而已，後日報答，召客數百人，妓數百名，車行酒馬行炙，方丈金盤盛膾，體轆蒜齏，唱夜叉歌獅子舞，自此兩人相與酬謝，務極侈靡以求爭勝，相傳瓚烹嬰孩以答昂，昂遂蒸愛妾以啖瓚，雖事屬不經，殊未可信，但以好勝之心，爲慘傷之事，亦何所不至，昂後遭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瓚與賊通謀亦全家論斬。

長州許五，居乘鯉坊，故進士許成章庶弟也，貌清俊粗知文墨，或勸其讀書輒不應，順治二年，忽思作宦，乃盜賣其母膳田數十畝，謀得吳江筍委守備，招集家丁二十人，衣甲鮮華，啟行之日，張樂設宴，

自誇人世衣錦之榮，甫出城數十里而白羅頭賊猝至，執而殺之，投尸長流，時年十九，其母號泣幾絕，里人嘆曰，是竭其力以求死也。

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瑞喜曰，如此方是，乃受之，越數日，置酒酬鄒，惟餚四孟，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淫慾過度，（註）邪緣外合，敗德喪心，已垂戒於前矣，至夫婦之道，男女之慾，亦當節制，不可過縱，道書云，人身慾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焦，和榮百脈，及慾念一起，則三焦火熾，精氣流散，從命門瀉出，諸病由是而起，直取死之道也，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得長生，人能淡然寡慾，則元陽壯盛，子孫蕃衍，而壽亦永矣。

明永樂時，有名臣之子某，痴狂悖亂，人皆呼爲風子，其父雖廉潔自守，某却大通賄賂，廣聚貲財，謀什一之利，錙銖不遺，造園亭臺榭，曲房幽室，以居姬妾，晝夜淫縱，信方士邪術，以狗腎接陽，所生子女，皆具狗形，某恥而不育，盡撲殺之，家近彭湖，禁民間網魚，已專其利，衆漁戶皆痛恨入骨，一夜天寒大雪，衆相結爲盜，明火持械，打入某家，盡劫其財，遍覓風子不得，執一小鬟詢之，鬟引衆至

一密所，疊石爲山，洞極寬廣，鬢指地曰，在此下，地用木板鋪平，惟東角數扇可以啟閉，衆掀開，見數丈之下，有華屋數間，燃各種花燈，明如白晝，古玩書畫，繡幙錦衾，靡不備具，衆由石磴而下，其中暖如初夏，風子與衆姬妾，皆裸下體淫褻，衆攢毆之，一盜責之曰，爾父反面事仇，人品卑下，但立朝頗著清操，今看爾父之面，姑饒爾命，但去爾淫具可也，乃用刀割其勢，率衆而遁，風子昏暈，次日方甦，延醫救治，雖得苟活，竟成閹廢。

心毒貌慈，(註)凡人形逐神遷，貌由心轉，此理之常，人可測識，至若心毒貌慈，徑寸中無險惡，滿腔內都是殺機，外面却使人可親可愛，如李義甫稱人貓，蔡元度之稱笑面夜叉，普愿生生世世不遇見此等人也。明朝李元吉，父爲華亭縣尹，被參，有心腹吏謀曰，京中某公，權勢無比，若通其門路，事可立消，尹從之，命家人劉陞謝榮携銀三千兩，赴京打點，時某公門庭赫奕，官員屢候不得見，何況縣僕，二人細訪有優人梁胡二旦，公所最喜，現住西河沿，二人用銀六百兩，覓江南上好菓品，及諸般玩具，俟其出府往餽，梁方十七，胡方十六，一見家鄉物品，大喜收下，叩其來意，滿口應承，次日進府，某公曰，

今日來何遲，對曰，有表兄到京，不覺久談，公問表兄爲誰，答曰華亭縣李尹之子也，公曰，李尹已被參治罪矣，梁胡跪求照應，公曰，若非汝等，雖萬金吾亦不許，今爾等遠離父母，情殊可憐，現今通州正缺知州，若將李尹陞任，可與爾等不時往來，吾亦放心，梁胡拜謝，越數日參捺按不行，果陞通州，嗣後李尹認梁胡爲甥，與元吉認爲表弟，往來契密，儼然骨肉矣，豈知某公忽緣事拏問，波及餘黨，梁胡亦牽累黨內，連夜私逃，往李衙躲避，至則李尹推病不面，元吉笑面相迎，携手曰，適聞二弟之事，使愚兄憂心如焚，但此地耳目衆多，萬不可留，可至吾山東家中，隱姓埋名，庶無人識，又問帶多少盤費，答曰，金銀頗有，因忽忽上路不能多帶，所携約千金，元吉曰，可至城外某僻地等候，吾差家人將行李盤費隨後送來，庶免張露，又與二旦附耳密語方別，二旦果至某處，等至天黑不見人來，進退兩難放聲大哭，有老僧見而問之，二旦以實對，老僧曰，二子悞矣，此李某欲推禍出門，償爾盤費，送回山東之語乃詐也，若不迅逃則禍至矣，二旦求救，僧曰，惟有出家可以免難，二旦無奈，連夜削髮，元吉自二旦去後，呼謝劉二家人曰，渠係欽犯，擒獲送官，賞銀三百兩，吾

留在城外某處，爾等可首官，得此賞銀，謝劉同對曰，公子差矣，主人免罪陞官皆伊之力，卽小人在京，承伊十分優待，是何等情義，恩將仇報，小人實不忍爲，元吉喝罵二僕，二僕密告其母，母流淚曰，逆子心毒至此，李氏應滅矣，隨取銀百兩付二僕，速往某處安插二旦，所寄盤費，俟查出交還，又曰，渠一日不死，逆子毒謀不止，爾可回說已經投河，則其心便歇矣，二人領命至某處，尋覓不見，正在躊躇，忽一小僧從寺中出，視之乃胡旦也，驚問其出家之故，胡細告之，且曰，二位想奉公子命，送我至山東耶，二人笑曰，師尚在夢中，備語前事，將銀交給，急急相別，照母語回覆元吉，後月餘，元吉忽得怪症，合眼卽見梁胡二旦，衣衫淋漓，扯住索命，狂叫數日以手扼吭而死，足爲險惡負心者示戒，世之爲惡者，豈必真有鬼神哉。

河南汝州婦某氏，嫁爲人繼室，生子，其前婦亦有子，年方十餘歲，婦欲害之，一日炙麵作餅，勻毒其中，置廚間几上，前婦子外歸號饑，婦曰，廚有餅可自取之，拈餅入手，歛見赤頰人呼曰，鄰家媪具饌待汝，宜速往，餅不可食，其子趨赴鄰家，媪方會客，見子至，招入命坐，徐問所以，答曰，赤頰人速我來，媪訝無有，索赤頰人不見。

斯須隔壁哭聲殷耳，媼走問，則某氏所生子，誤食廚間餅死矣，鄰人怪詰，知毒由婦，憤甚共訟之，婦俱吐本謀，乃論如律，夫毒前婦之子，乃竟毒己子，卽徵人誅，神已酷其報矣，赤頰人從何來，一生一殺，轉移竟呼吸也。

穢食餒人，（註）穢食不潔物也，餒人，與人食也，以不潔之物，強與人食，是等人於犬豕，人既嘔之，神亦惡之矣，須賈困於張祿，楚使問於陳平，皆以惡食啟釁，勿以小而忽之也。

大業中，河南婦人厲，養姑不孝，姑目盲，婦以蚯蚓作羹進之，姑怪其味，竊藏示兒，兒見之，驚跳泣號，呼聲動天，將錄婦惡鳴官，俄而雷雨大作，失婦所在，頃之自空墮地，服飾如故，頭變白狗餓死。杭州城外于某，每以餽粥施貧餓人，里中咸稱之，一日道士登堂化齋，謂曰，君家以施粥事，奇禍至矣，衆皆呵其妄，道士曰，公等有所不知，施粥固屬善舉，但于某名爲施粥，實皆厨中餘積穢食，不堪啖者，貧兒枵腹，忍咽充飢，因而致病傷生者甚多，能無天譴乎，言訖而去，是夕有火球墮空中，里人皆見，少頃于某之屋獨焚，四鄰俱無

鄒瑛饒邑女也，年方十二，見母虐嫂愛己，每食以殘穢者與嫂，嘉美者與己，瑛每私分甘與嫂，一日母見嫂食美，欲撻嫂，嫂告以小姑私與之，母怒詈女，女跪泣曰，女後日適人，倘遇姑如母者，母心安否，母悟，遂轉慈焉，里人稱孝智兼全云。勸俗近說

左道惑衆，（註）左道不正之道，小之如巫師邪術，煽惑愚民，作奸射利，大之多聚徒衆，謀爲不軌，雖當事發之時，身首異處，無一人得免，然塌府庫之蓄積，擾地方之良民，幸而撲滅，所損已多，有民社之責者，不可不綢繆於未雨之先也。

秦中一大叢林，妖僧多聚其內，每年必有一僧焚身，士民施錢堆積，萬歷甲辰，復約衆於某日某僧焚化，至期果就火，士民擁觀，有一御史聞之來視，呼令止炬，叩其愿欲何爲，再四不應，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流淚，不動一言，乃衆攢縛於薪上，加以緇袖，而麻藥禁其口耳，嚴鞠諸僧，具言每歲取一過路愚僧，焚之以惑衆取財，御史大怒，將合院僧俱焚死。感應篇集註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註）尺度升秤之類，所以平物價，一人情也，世人或用二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設心只要討便宜耳，然益己損人

必有天殃，度分寸尺丈之總名。

明正德時江西于大朋，生性刻薄，事事算計，從不肯以便宜與人，家開布帛米糧店，制夾底斗，入則去底，出則加底，又制空心秤，灌水銀，出入輕重隨手，人皆呼爲于老虎，元旦之日，有人五更進香，過其門，見有大漢五人，衣服異樣，共相議曰，此人利盡銖銜，天怒人怨，可使之合門染瘟滅其家，一人曰，未免太寬，上帝因其無子，與以後嗣矣，其人知是神語，不敢洩，謹誌之，次年大朋五十有五，妾忽舉子，人皆曰，敗家者必是兒也，及長聰慧絕倫，十六歲入泮，十九歲成進士，爲部屬，大朋作封翁，精神愈健，刻薄取利亦愈甚，人莫不謂天道茫茫，毫無報應，及甯藩之叛，大朋受其金，令子奉表稱臣，朝廷之事，纖悉必達，巡撫王守仁設計擒甯藩，搜得大朋父子歷次書表，奏上，武宗大怒，立命寸磔其子于市，家口無少長皆斬，其祖宗墳墓俱燒骨揚灰，昔年進香之人，始悟病滅其家猶屬太寬，非生子作叛臣，其惡不盈，天之報亦不暢也。

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註)以僞雜真，如鹽內攙灰，酒內攽水，銀內攽銅，米內攽穀之類，又如興販犯禁之物，以得重價，皆謂之姦利，姦私

也，取利而防人知，不啻姦也。

趙方崖祖次山公，家居時，一販夫以贗銀三兩易穀去，越數日，公亦數銖買一豕，既而別有所售，方知其贗，亟命訪鬻豕者，以真銀如數償之，并索贗者投之江，曰勿留此以誤他人也，後鬻豕者來謝，公曰，吾方懼汝憾我也，又何謝，公享年八十餘，及易方崖舉進士，官御史累封贈至二品。

江南書賈某，積本三千金，每刻小說淫書春宮淫像，人勸止之，不聽，以爲賣古書不如賣時文，賣時文不如賣小說，其取利悖理如此，後某無子，目雙瞽，妻多外交，女三改適，所藏淫書小說諸板，一火而燼，死之日無棺，此亦取姦利之報也。

康熙八年，崑山某典鋪，藏一銀匠於家，視人所典金銀物，佳者卽以僞者易之，其製宛肖原物，有人使老婢以金鐲典銀五兩，迨贖時已爲贗物，婢不能察也，未幾再以此物往典，鋪中訶之曰，銅耳，婢曰前與汝典銀五兩，卽此鐲，何言銅，相持良久，竟以其物歸，主人恚甚，責婢曰，必汝爲僞耳，婢無以明，卽欲自盡，忽聞雷震一聲，則典鋪中之人死矣，然猶諱之曰暴亡，棺殮之三日，雷忽破棺，擲其屍於

通衢，如示衆然。

壓良爲賤，(註)舊家子女皆謂之良，奴僕婢妾皆謂之賤，若本出良家，而以勢力置之奴僕婢妾之列，如強買誘騙之類，至壓良爲娼，則罪大惡極，報不旋踵矣。

浙江廣濟倉，存貯積穀，每歲撥殷實之戶司其出納，名曰庫子，有陳大年者，其父在日頗有家貲，大年浪費無度，家道雖云中落，猶有富戶之名，是歲派充庫子，如餓鷹見食，不顧死活，侵用官穀，無可爲償，府判王某陝右人，性極殘忍，乃拘其妻女到官，計賣身之價不足抵完，遂以小舟載入西湖，令陪客以贖納官，士人鮮于樞傷之，爲作湖邊曲曰，湖邊蕩漿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徊忍淚傍郎船，貪得纏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鴛鴦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露，後府判卒於任所，遺有一子兩女，子已娶婦，均年幼，陝去浙窈遠，不能回籍，僑寓湖側，姑嫂時至門前玩景，遂爲浪子勾引成姦，始猶背人私做，旣則習爲故然開門延客矣，判子亦幸食現成酒飯，不較也，嗚呼判壓良爲娼，祇知逞一時勢力，豈料身死之後，己之女媳亦倚門獻笑乎。

謾，驀，騙也，用詭計設騙，使愚人墮其術中也，究竟費盡心機，愚者安然無恙，狡者轉盼取災，天道至公，惡巧而憐，愚人反得拙便宜，往往有之矣。

常叔度性極狡猾，誑人財物，詭計百出，同里有趙姓者，家富而愚，叔度窺其可啗，乃與之結拜弟兄，以女妻其子，趙以至親可託，凡事信任，叔度或引之入花柳之地，暗勾地棍拏姦，彼出面解紛，藉取其貲，或設局誘賭，千金一擲，不數年趙之十萬家財，侵吞其半，猶不滿意，時開捐例，又誘趙出粟納官，趙不知其詐，賣田得銀二千兩，盡以託之，叔度到京，自捐職銜，造假部照相哄，種種欺騙，難以悉數，後趙子長成，娶女過門，趙亦身故，子生計益困，十月天猶無綿衣，日夜尤其妻，女忿極歸告叔度曰，翁在日與父爲一人交，父縱不念女，當念亡翁，今吾家一貧似洗，父不憐而相救，異日何以見翁於地下乎，叔度曰，汝出嫁時，吾已大費粧奩，現在之產，乃爾兩兄應得，爾何妄思覬覦，女曰，父之產女不應得是矣，敢問趙姓之產，非其子孫何爲吞佔乎，吾翁在世雖愚，竊恐死後不愚，父必有報也，叔度大怒，叱女去，再不許歸甯，豈知天不佑奸人，叔度兩子，好嫖耽

賭，無所不至，長者患梅瘡，服收斂藥以圖速愈，數月後，卽大發，遍身皮脫而死，次者在賭場，一夜輸二千金，天明忽言頭暈，肩輿至家，頃刻卒，叔度痛子抑鬱而終，其妻隻身無依，接婿與女來家，倚半子終老，不但所侵趙家之財全璧而歸，並其半生別處誑騙之貲，亦盡有焉，趙可謂失便宜處得便宜矣。

保靖人楊太，王周，錢火兒，同一駭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三人推駭漢出以當虎，崖忽崩，虎驚逝，駭漢無恙，三人俱壓死。

陳覺，闔門遭瞽，醫禱無效，有僧曰，汝一生以智巧欺瞞愚昧之人，故獲此報，陳願改過自贖，僧曰，若能永點夜燈，行人之目得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也，陳卽遵行，並勸里中共點之，合家之目果皆復明，而來春瘟疫盛行，獨里中不染。

貪婪無厭，（註）以口取物曰婪，言人之貪如口之食物，無有窮極也，凡人貪心一熾，一切逆天悖理欺心犯法，靡所不爲矣。

聞大名，娶妻劉氏，父早故，遺有幼弟大經，童養媳吳氏，大名獨掌家業，視大經如僕，劉視吳如婢，供其驅使，稍不當意，輕則罵，重則打，兩入不敢較也，大名夫婦食珍衣錦，大經與吳氏鶉衣藿食而已。

，其母年老忠厚，落在長子之手，欲持公道不能，大名屢賣產業，將銀入己，母曰，父生爾兄弟兩人，爾今日賣房，明日賣地，業將罄矣，幼子長成，將何爲生，大名反抗聲對曰，若一家閉口不食，則不用賣矣，母嘗竊布一疋與吳氏作裏衣，劉氏知之，搜其篋奪去，曰爾夫婦吃我現飯，安享自在，尙欲著新袴耶，後劉氏生女，吳氏在房服事，由朝至暮，不得食，母憐其饑，呼出與湯飯雞子，劉氏忿怒，從床上躍起，奪過倒淨桶中，一日天氣晴明，劉氏方折榴花挿鬢，忽雷聲大震，將頭顱劈碎，榴花尙在其手，大名亦得瘟症而死，母搜出歷年貪婪之資，及私置田房條約，盡與幼子執管，所生之女，大經夫婦撫養擇配，其壻復不成器，逃走不歸，女依叔嬸終老。

武昌劉克謙，與弟克敏克寬各分田十頃，房貲在外，克謙平日滿心知足，好周旋貧乏，嘗語二弟曰，吾輩稍豐厚，不於此處看破，恐得罪神明也，二弟不聽，克敏刻薄慳吝，克寬豪放暴殄，情形互異，後克敏二子蕩業，敏憂鬱而終，克寬遭火，又爲人命誣扳，死獄中無嗣，惟克謙家興隆，子中進士。

咒咀求直，（註）咒咀者，誓於神也，求直者人謂其理曲，欲借咒咀以自

明其直也，小人時窮勢迫，明知所作非理，每借誓神以塞其謗，往往橫遭慘報如其所咒，可畏也夫。

蘇州盤門章惟一妻嚴氏，有妹嫁於徐姓，章妻往探其妹，因竊妹金釧以歸，妹知其姊所爲，乃遣嫗婉言索之，章妻怒，竟同嫗至城隍廟，咒咀以自白，歸三日，忽舌長出寸餘，口不能語，惟呼還還而已，一月死，其夫開篋視之，則金釧宛在，夫恐增妻罪孽，密遣人還其妹，妹不忍受，變易得價爲姊作佛事，以懺其罪。

康熙戊申年，山左地震，沂州有賈客，以布百疋錢十千寄於旅舍范氏，及地震後索之，范氏但與之布，匿其錢，客再索，范氏指天咒曰，如匿爾錢卽刻壓死，言未竟而屋已傾，獨范氏死焉，其錢在牀下，客嗟嘆而去。

嗜酒悖亂，(註)嗜好也，悖者反其常道，亂者失其矩度也，四戒之中，酒爲第一，世人貪飲無厭，以致氣昏神亂，膽大心狂，臥街罵座，凌親犯上，無所不至，士敗其名，農工商賈廢其業，甚且損肺腐腸，招疾死而不悔，可慨也夫。

秦浩字千頃，聰明蓋世，讀書過目成誦，能詩善畫，才情可望大就，

但性耽麪藥，以盃中之物爲命，典衣賣物，盡付酒家，視父兄妻子漠如也，口無飲不醉，無醉不酗，抗父毆兄，罵鄰瀆友，以至父不以爲子，兄不以爲弟，親戚朋友見之如狂犬梟鳥，遠遠避去，所與遊者，皆擔夫牧豎，市井無賴，父兄見其人品卑汙，逐出不與同住，僅居茅屋三楹，不蔽風雨，困悴日甚，妻孥饑已兩日，向姊家貸錢五百文，浩以四百五十文買酒，五十文買米，暢飲至夜，醉後逞兇，時妻已解衣就寢，從破被中搜起，欲擲諸河，妻大聲呼救，四鄰驚起，見妻赤身，不便上前，呼女眷往救，妻已被淹半死，次日，其岳呈送學師戒飭三十，人皆羞之，彼怡怡自若也，有鄰女秀姑頗有姿色，秦屢次調戲，女投梭拒之，乃乘夜踰垣以入，被其家擒獲送官，褫其衣衿重責枷號，猶令其妻日供酒資，貧不能應，畏其回家凌逼，投繯殞命，後得疎釋，無人歛保，遂四處流落，數載不歸，後有人傳說在鄰邑鄉間教蒙館，又與村婦通，醉後熟睡，被其夫殺而倒埋之，父兄恨其不肖，付之不問，嗚呼狂藥之不可貪也如是夫。

蔡文忠公齊好飲，飲必醉，時太夫人私憂之，一日存道先生過其治所，戒以詩曰，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

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大悔悟，自此戒酒，非會親友不飲，飲不敢至醉，卒爲名臣。

骨肉忿爭，（註）天下事皆宜和平處之，不得躁競，何況骨肉，古語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若人倫既傷，則天災必至，自然之理也，忿爭之起不一，或以財產，或以讒構，或以長幼不齊賢愚不等，欲消融之，惟莫討便宜，莫使盛氣，莫信婦女奴婢之口，則得矣。

尤守靜守謙，同胞兄弟也，守靜娶張氏，舊家女，粧奩甚薄，守謙娶汪氏，係暴發之家，粧奩甚厚，張巧而智，汪才而狡，一矜家世，一誇富有，漸成嫌隙，雖同盤飲食，不啻吳越，又有兩房婢女，尋事生風，各爲其主，隨張者則搬汪之是非，隨汪者則言張之過失，守靜守謙聽枕邊之言，如奉將軍之命，令到奉行，雖死無二，以致兄骨肉之間，終日忿爭，親友出而解紛，勸其析居以息爭端，將一宅分爲兩院，從中塞斷，兩家自是不相往來，雖歲時伏臘，並不見面，張氏連生四子，汪氏無出，不怪自己命運，反遷怒於張，隔牆言三語四，張氏聞聲對敵，妯娌之間又復譁然矣，一日有堪輿家謂守謙曰，君父母葬地偏左，故長房多子，若移置當中，則兩房後嗣俱盛，倘遷於右首，

則次枝茂，而長枝絕矣，守謙信其言，多帶人工將兩柩連夜改葬，守靜得知，以逆弟滅倫掘墓毀屍等事赴縣呈告，後守謙終於無子，守靜亦家業陵替，二婦俱不令終。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病革時，命諸子各獻一箭，諸子既集，乃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應手而折，又取十九箭作束，使折之，則不能折矣，阿柴因諭之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摧，骨肉同心，可禦外侮，此其明驗也。

宋周文燦有兄嗜酒，仰燦爲生，嘗醉後毆燦，鄰人不平，燦怒曰，吾兄非毆汝，何得離間我骨肉也，司馬溫公嘗書其事以戒人。

顧涇陽先生司理處州，有兄弟爭訟，數年不決者，先生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也，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撲爾弟，又謂其弟曰，爲我撲爾兄，兩人相顧愕然，涇陽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乃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

洪武中有告鄭氏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湜請行曰，弟在安忍使兄罹

刑律，濂曰，吾乃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二人爭下獄，上聞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宥而擢用之。

天啟間杭城失火，一江西商寓獨無恙，人問之。答云，是時恍見朱衣神洒水，故免，衆叩其作何善事，商謙言無有，後有客於杭者，知其事，乃告人曰，此吾姪也，父有五子惟某居長，且嫡出，餘俱庶弟，父歿時有五歲有三歲者，某拮据二十年，積至五千金，俟諸弟冠婚畢，會族分財，五分均析，絲毫不多得，合族義之，前此之事，想由公道格天，故免災耳。

男不忠良，(註)忠誠實也，良易直也，夫婦平等，男勤於外，婦勤於內，同心協力，則是興旺之象，每有男子自負不凡，鄙視糟糠，無故相棄，夫婦列在五倫第三，豈可輕蔑，甚至妻被休棄而自盡，或無能生活者，罪非自我造乎。

柏養民一生虛誣，雖妻子面前亦無一實話，而性復剛狠，日與衆無賴以鬪勇爲事，妻慎氏勸之曰，家貧囊盡，君若貿易得分文，亦可稍資日用，何必與此輩往來，柏曰，我近得一財主提拔，許我爲布店主管，撥房一宅，不日卽偕汝同去居住，氏喜而信之，不知其已得銀三十

兩，將氏賣與鄰邑楊姓爲妻，迎娶之日，哄氏登舟，推故遁去，楊出見，與氏道其詳，氏始亦相拒，旣而相安，遂諧伉儷，楊爲人本分，氏復勤儉，夫婦協力，不數年而成素封，一日偕遊鏡湖，時鶯啼燕語，柳綠桃紅，士女尋春，笙歌盈耳，氏捲簾玩景，見岸上一窮漢，被店家毆打，視之乃其故夫也，指以告楊，諧憫之，上岸詢其故，店家曰，此賊屢偷食物，故毆之，楊解囊贖其值，同至舟，見故妻羞慚欲死，氏責之曰，買臣之妻，因貧求去，貽譏千古，我嫁汝數年，食貧茹苦，並無外心，爾得銀三十兩，將我離異，爾爲男子，不忠不良，尙有何面相見乎，乃拔頭上金釵一隻，擲與之曰，持此兌價，作些小經紀，尙可延殘喘，倘再送與酒家，眞餓殍之命，神仙不能救矣，我與爾恩斷義絕，後此不必再見，楊復留酒飯，另助銀錢而去，後竟不知所終。

浙西某生，家貧授館他郡，一日歸家，疑妻有外遇，跳浪奮擊，妻展轉乞哀，手握一鞋而斃，後某入闈，見妻掀簾入，蓬頭跣足，握鞋如死時，數之曰，爾殘刻無良，吾已訴之冥司，尙望終場耶，某稽首乞哀，妻以掌授之曰，吾奉命來，難以空返，可書我來矣三字於上，得

以覆命，我卽去耳，生提筆書之，遂不見，審視乃卽書於卷幅也。

女不柔順，（註）婦人幼而從父，出嫁從夫，夫歿從子，是曰三從，雖有聰明才智，但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若陵駕丈夫，干預外事，便是牝雞鳴，家道不興之兆，可不慎與。

宋時浙江厲宦之女，貌麗而悍，嫁徐秀才爲妻，徐家世儒素，日用淡泊，厲氏生於宦家，眼界甚大，非嫌夫之酸腐，卽笑翁姑寒儉，久之譁然於室，無一時安靜矣，翁姑曰，爾終日吵鬧，意欲何爲，答曰，我乃宦室嬌姿，豈能久安貧賤，惟速求遣發耳，秀才亦有志，卽寫離書無難色，立送回家，時秦檜當國，有表姪張防禦聞厲之美，遣媒說合，納聘娶之，厲過張門，雖云意足，而箝束丈夫，仍使前番手段，防禦亦無可如何，惟諸事聽從而已，後防禦藉秦檜勢力，轉文階累陞吏部侍郎，攬權納賄，豪富莫比，時逢上元，厲氏命於門前結綵懸燈，晚夕治酒垂簾賞玩，傍列婢女數十，珠圍翠繞妙舞清歌，往來之人，莫不嘖嘖稱贊，徐秀才亦扶母上街看燈，適過其門，見厲氏體統尊嚴，曰渠合在此中享用，豈是我家媳婦，嘆息而去，不數年秦檜死，高宗收其黨，張孥問正典刑，籍沒家產，厲氏貧無立錫，二子復不肖，

犯事在獄，厲氏自携瓦罐，至牢中送飯，過故夫家，見其門庭如故，花竹依然，泣曰，我當日若柔順守婦道，何致有今日哉，遂抑鬱死。不和其室，（註）室指妻而言，夫婦和而後家道昌，婦女多未讀書明理，所行雖善，亦是天性暗合，若有不是，當明白曉諭，固不可任其縱恣，亦不可遽生嗔嫌，以致乖異，有等愚人，或寵妾侮嫡，或迷戀烟花，不聽妻勸，欺凌備至，更有恃其強暴以妻爲試拳之具者，此輩罕得令終。

登州營兵李彪，性極粗暴，妻冷氏，愚無拙能，容復陋劣，合昏之夕，卽不當彪意，欲退回母家，同班衆兵相勸，勉強成親，自此終日譁然，冷氏又不善言語，動則觸彪之氣，日受毒打，體無完膚，一日逢操期，彪命妻五鼓炊飯，氏懶不肯起，彪怒發如雷，從被中挖出，赤身仰面，反縛橙上，以粗繩勒其私，用竹片重彈之，氏呼痛之聲徹天，衆鄰驚救，戶扇不得入，只打至氣消而後已，操回，見氏猶睡，正欲再毆，衆鄰拉止，乃赴縣求離異，縣尹問曰，婦人非犯七出之條，無離異之理，汝妻所犯何款，彪躊躇半晌，曰犯淫，問姦夫爲誰，答曰多不能數，尹曰，焉有是事，命拘冷氏與四鄰到案面審，尹一見氏，笑曰，此豈行淫之人哉，四鄰同供彪毆妻，常用非刑，指氏傷痕爲

證，尹欲執法重處，因係營兵，移營究治，受責四十棍，衆營兵憐氏遇人不淑，共起義會湊銀二十兩，給氏養膳，另稅屋居住，且戒彪曰，若再肆凌虐，衆共毆汝矣，彪俟夜間，用腰刀撬開氏門，氏方酣睡，彪以弓弦勒其喉，登時氣絕，正在破席下摸銀，屍忽躍起，劈面一掌，昏暈倒地，亦死，衆鄰悉聞夜間氏屋中有詭詐聲，天明往視，見兩人相背而立，俱僵矣，報官相驗，氏頸帶弓弦，係生前勒死，彪耳根致命處有重傷，係被掌擊死，知係冤對，無可查究，遂命掩埋兩柩，合葬郊外，墳前有樹兩株，自葬之後，皆反背不相對，又有怪鳥二隻，日夜擊搏，驅去復來，亦可異也。

鄭叔通幼時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大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欲別擇，通堅不可，曰此女通若不娶，將終身無所歸，况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遽棄，豈人心哉，竟娶之，相好無間，後通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登第。

蘇汝憲陝西人，六歲無父，其母爲聘定一妻時方五歲，未半載惠母卒，及妻長大，貌陋足跛，惠娶後琴瑟甚調，一友謔之曰，聞汝婦面目可憎，何不另買一婢，惠曰，此吾母所親聘定者也，所戴簪釵皆吾母

故物，若憎之是忘母也，吾何忍爲，後惠由武生出仕，官至總鎮。不敬其夫，（註）夫者婦之天，終身所歸依，安可不敬，不敬者，非由頑劣無恥，卽是淫蕩不檢，杜企之婦，買臣之妻，其明鑒也。

虔州周志大，爲廣南縣尹，生二女，長適同邑醴賈之子趙鄴侯，次字同官吳遵道之子慶郎，遵道歿於任，妻亦繼殂，慶郎貧苦無依，志大欲悔婚，屈於衆議，不得已將慶郎入贅，相待甚薄，其次女復不賢，視郎如僕，自享珍饈，夫食粗糲，自衣文錦，夫著短褐，獨待女輕紅，識慶郎爲非常人，早晚懇勸照管，一日志大花甲初週，長婿趙鄴侯治觴演戲，遍召親友，慶郎獨坐書齋，無人歛衽，自早到暮，茶飯不至，枵腹難忍，只得尋妻求食，妻方對鏡理粧，一見慶郎變顏罵曰，今日嘉客盈門，爾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在書房藏拙，來此何意，慶郎告以腹餒，妻曰，爾爲男子自不能贍，反向老婆求食耶，慶郎亦怒曰，我胸羅萬卷，筆有千言，何患不得富貴，爾拭目俟之，妻扯至鏡前，曰爾試自照，富貴人有此襤褸形否，爾宜速去，無令窮氣侵人也，慶郎回至書房，自傷薄命，計欲自經，忽見輕紅執燈提榼，推門而入，曰妾因伺應女客，累君受飢餓，特送酒肴權以充飢渴，慶郎曰，

小生不才，受妻輕賤，感卿厚意，何以克當，輕紅曰：此地不可一朝居，君宜速思自立之策，生曰：吾有年伯巫某，與先君交最善，今現爲河南布政，久欲往投，但苦路遙無費，輕紅曰：妾自十二歲積聚，五年之間，約得三十金，盡以贈君，宜努力功名，妾盼君衣錦歸也，慶郎連夜束裝，不別而行，至河南謁巫，時巫年老無子，愛生才品，繼爲螟蛉，後巫內陞大理正卿，進萬壽聖節詩，命生代作，生詞華典瞻，立召廷試，欽賜進士，爲翰林，轉監察，巡按江西御史，行部，抵虔境，仍布袍敝履，至志大家，見其懸彩張樂，爲次女招夫，亦係鹽買之子，生昂然直入，志大一見驚懼，語其妻曰：窮酸來矣，若放出門，必生訟端，不若閉諸幽室，餓死之，庶永斷葛藤也，乃假作笑容謂生曰：賢婿可更衣用膳，小女亦卽出來相見矣，親送至書房內，扁戶而去，生清冷至晚，正在徬徨，忽聞啟鑰之聲，乃輕紅也，曰：觀君衣履如故，氣像軒昂，微服而來，得無故作遊戲乎，生以實告，示以印章，輕紅笑曰：賢夫人若肯稍緩須臾，今茲榮顯，誰人敢爭，所配新夫，駭而且陋，亦足彰天報矣，袖出菓餅飼生，因曰：貪叙衷懷，忘却天大正事，君知今日危乎，主人閉君於此，欲置之死以絕其患

也，前後已命人防守，君挿翅難越，生大懼，輕紅曰，掌燈時，妾自有計脫君，君勿憂，生俟至暮，果見輕紅携簪髻衫裙而至，曰今日女客甚多，婢侍如林，混雜難辨，君改粧而出，人自不覺矣，携手送出大門而別，次日生發牌到任，盛陳儀從至周宅，志大以爲按君賜拜，冠帶出迎，下輿則舊婿慶郎也，慚愧欲死，生曰，翁嫌貧愛富，將女另適，翁自棄我，非我棄妻也，覆水不可再收，舊恩豈容不報，吾非尊婢輕紅歷來照管，兩次救援，死已久矣，翁肯以尊婢抵令愛，則前怨悉消矣，志大唯唯領命，生令從役以五花官誥送進，輕紅粧束畢，遍辭上下，至次女房中告別，方斂衽而拜，女忽氣鬱痰壅，倒地不起，捫之命絕矣，此不敬其夫之報也。

每好矜誇，（註）指自誇以爲人不如我也，縱有真才實學，猶懼有不及人處，是以君子每自謙退，易言謙卦六爻皆吉，誇與謙相反，好矜誇者，未有不招尤得咎者也。

浙江呂盈之，性好矜誇，一誇能詩，遇景覓句，到處留題，一誇博古，高談闊論，漫無根據，一誇家世，太公是其始祖，夷簡公著是其近宗，三者人家笑之，被覷然自若也，因皆呼爲三不羞，時逢科試，偶

得列名，遂欣欣得意，逢人自矜曰，此番入闈，當壓倒羣英矣，赴省寓居湖側，日覽遊女，艷者訪其姓氏登記之，每當醉後，按册狂言曰登第，我做官，醜妻豈堪作配，某女係上選，當謀爲夫人，某女爲次選，當謀作妾媵，某之良田，某之華屋，皆可佔而有也，一夜房主夢神告曰，三不羞未得功名，便思棄妻，且妄興漁色侵產惡念，已付火神處分矣，爾宜速遣之，庶爾室不同付灰燼也，次日，房主憶神語，退還租錢，善言婉辭，呂猶作大言曰，新科解元爾不相與，真無識之人也，忿怒而去，遂遷寓僧舍，酒醉酣眠，燈煤落於書卷，延燒床帳，僧衆驚起救出，已半焦矣，不能入闈，扶病而歸，渾身變成惡瘡，穢氣逼人，其妻難與同住，另室而處，日賣田產醫治，久不能痊，死後人猶掩鼻。

昔日兩新舉赴公車，意氣揚揚，旁若無人，途次旅店，偶閒步，遇一老者孝服而來，揖而問其行止，兩舉曰。村老何知，吾輩乃新科會試者，老者曰，然則孝廉公也，兩舉曰，此老亦知書，竟識孝廉二字，老者曰，如蒙不棄，至小莊茶話，遂同至莊，設酒款之，兩舉據上座，肆言无忌，老者端坐不動聲色，頃之一人孝服至客前長揖，老者告

客曰，大小兒也，兩舉見其氣宇不凡，向老者曰，令郎必讀書進學乎，老者曰，叨登兩榜，現任布政，兩舉踟躕不自安，欲辭去，老者固止之，少頃又有孝服三人至，見客揖之，老者曰，此二三四小兒也，兩舉曰，有令兄老先生，則諸兄功名不難矣，老者曰，到也不消，俱已叨登甲榜，二小兒現爲御史，三小兒現作知府，四小兒新中未選也，兩舉鞠躬重揖老者曰，晚生不識老封翁，放肆唐突，老者曰，小兒也未能封得老夫，叨爲某部侍郎，兩舉羞慚汗浹，載拜而別，詢之旅店，知老者爲白公中復，因歸葬其夫人，故孝服在村莊也，時已一門五進士矣。

狀元曾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人同船，都是年少輕狂，議論鋒出，曾公爲人簡默，若無能者，衆舉人取書疑義問之，曾俱遜謝不知，皆笑曰，彼偶然中舉人耳，因呼爲曾偶然，已而衆皆不中，曾中狀元，乃以詩寄之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

明興化李芳春，年十八及第，奉旨歸娶，一日臨鏡忽大笑曰，不料我竟中狀元，其夫人故問之曰，狀元幾年始有，曰三年，夫人曰，然則

三年也有一個，公心愧其言，自此折節，卒爲名相。

浙江張泰，路過嚴州，先一夕，店主夢神曰，明晚來投宿張秀才，科甲中人也，次日張泰至，店主述其夢，泰喜，夜思登第後做官，只有妻醜，當另娶，越兩日店主又夢神曰，張生尙未登第，便思棄妻，今不能發富貴矣，後果一生窮困。

常行妬忌，（註）妬忌指爲婦者言，七出之條，妬居其首，蓋婦人明達者少，陰鷲者多，爭寵搆怨，甚至絕人嗣續，惡有不可勝言者，妬爲女石，言女心如石，不可轉也，忌爲己心，言惟知有己，不容物也。

陝人朱容世，廣有家資，中年無子，妻殷氏內懷陰毒，外飾柔善，窺見夫意，先言曰，古云婦年四十爲夫妻妾，我今年三十有八，置小星以延後嗣，此其時矣，乃選有容色者，不惜重價，且以妹稱之，十分親熱，不數月，卽用巧計，使朱自己發遣，彼反再四慰留，朱墮其術中不覺也，有舊家女年十七，貌冠一時，朱素常心羨，殷囑媒說合，用銀三百兩娶，朱如獲至寶，時刻不離，殷強作歡容，私謂女曰，爾出身世族，與小家之女不同，見主翁當作愁容，不可露輕狂之態，庶足見重於主翁也，女信之，自此見朱，或背燈而泣，或攬鏡長吁，不

復歡笑矣，朱反託殷相勸，殷曰，彼不願作妾，故如是也，一日乘朱往莊課租，率諸婢將女縊死，朱回見殷披髮長號，反勸曰，此女不願作妾，故尋短見，彼自無福，奚以哭爲，後有老僕，將歷來之事，一一說明，朱方悟爲殷所愚，此後娶妾另居花園，與殷兩不見面，殷無計可施，謂朱曰，我年已漸老，欲誦經禮佛，以畢餘生，讓爾之妾主持家政，花園我自居之，卽日兩下遷移，朱惟日日豐其供給，以求無說，時值中秋，朱語妾曰，如此佳節，伊獨處空園，情殊可憫，旣不肯出而就我，何不往而就彼，命治盛饌，與妾同往，殷笑面相迎，留妾闔戶同飲，朱候至三更，猶不見妾回，從門隙窺之，燈火尙明，意其談心未歇，不便驚動，退而歸寢，次早再往，門扁如故，大呼不應，命僕將門撞開，見一斑斃猛虎，從內突出，踰垣而去，妾之肢體已零星食盡，殷不知所往，識者曰，殷一向妬忌，已具虎心，故一見妾，卽虎成形，食肉消恨，又何怪焉，或曰殷人也，豈有變虎之理，花園近山常多虎患，殷必先爲虎食，後方食妾耳。

無行於妻子，(註)妻者我之敵體，子者我之後嗣，待妻宜和而敬，待子宜嚴而慈，苟不以禮待妻，有失倡隨之義，不以正教子，有傷天性之恩

，反已有愧，成何家道哉。

前朝浙士衛某，少年博學，娶妻嚴氏，貌既超羣，才復出衆，夫婦以風流相競，不矜小節，某聯捷成進士爲翰苑，手書寄嚴氏曰，京師花柳地，吾已置小星數人，足娛衾裯，論其才貌，與卿相肩，其新孔嘉，不復念舊矣，卿若不妬，可速命駕，同享富貴，嚴得書，知其相戲，亦具筭相覆曰，君得有小星，妾在家亦獲有小夫，此處樂不思蜀矣。某閱畢小笑，置之案頭，久而忘收，被同僚竊去，列款上奏，革職永不叙用，某歸家益縱情聲色，絲竹管絃之聲，日盈於耳，優人妓女往來不絕，甚至自塗粉墨，與梨園子弟登臺演戲，豈知身之不修，不可齊家，所生二子，不讀詩書，不務正業，後爲優人勾引至蘇州學戲，流蕩不返，某夫婦無人送老，抱恨而終。

失禮於舅姑，（註）婦人出嫁之後，春秋籩豆，不饗父母，而饗舅姑，清明祭掃，不赴父母之墳，而赴舅姑之墓，蓋婦人從夫，以舅姑爲父母也，律載忤逆舅姑，罪在不赦，王法如此，陰律更嚴，可不懼乎。

甌郡西村有駱翁者，幼爲人放牛，長入營食馬糧，又常縛犬入山捕野獸，偶得無主橫財，成巨富，生三子各爲娶婦，皆舊家女，翁與嫗自

知出身寒微，不敢與三婦爭禮，飲食供奉，如待尊客，三婦習爲固然，稍有不到，非形諸顏色，卽見於言語，翁嫗皆忍氣吞聲，不與較也，長婦呼翁曰老牛，姑曰牛婆，次婦呼翁曰老馬，姑曰馬婆，三婦呼翁曰老狗，姑曰狗婆，各指其年幼鄙事嘲笑之，翁某吸烟，時不口離，三婦暗將牛馬糞，晒乾拌入，翁吸出穢氣，知是三婦所爲，呼三子至前，欲加杖責，三婦挺身出曰，牛馬乃翁之故交，少時不嫌，今反嫌耶，若論成家之由，翁當報狗恩食狗糞，何牛馬之足云，各拉其夫歸房，其父母反云，翁嫗凌辱其女，率領多人將翁毒打，翁反治酒賠情，自是任其無禮，再不敢與較矣，一日值翁生辰，三婦並不慶祝，携酒肴至後園會飲，以牛馬狗爲令，長曰牛不耕田，該打一干，次曰馬不行路，該打無數，三曰狗不吃屎，合該打死，正在鬩笑，忽天起黑雲，霹靂一聲，長婦化爲牛，次婦化爲馬，三婦化爲狗，惟手足不變，尙能言語，送信其父母家，皆恥而不來，三畜與以茶飯皆不食，見牛馬狗糞，食之立盡，遠近聞者皆來爭看，數月乃死。

輕慢先靈，(註)先靈謂已亡祖宗考妣，輕慢，若祭祀不謹，拜掃不勤，是也，至於葬不早辦，輕慢尤甚，夫死者以土爲安，世俗信堪輿之說，

擇年月日時，卜山水形勢，致有終身不葬者，有貧欲厚葬，及子孫衰替反不能葬者，有互相推諉，或惑於房分之說，多年不葬者，有經年不登坵壠，不問松楸，不躬祀事，更有忍心害理，焚骸收燼者，仁人君子，遇此輩而曲爲之解，亦大功德也。

江右劉敬宇年老多病，謂其二子曰，古葬禮，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庶人七日，此定制也，汝二人素慳吝，我死之後，恐互相推諉，多年停擱，今有銀百兩，付汝爲葬費，使我骸骨得早歸土，泉下獲安矣，言訖而逝，二子計曰，停柩於室，又不喫飯穿衣，何碍於人，不若將銀分而營運，得利再葬，未爲遲也，遂各分銀五十兩，出外貿易，得一思十，得十思百，淹滯十年，不謀坵壠，其父臨終諄囑之言，竟不復置念矣，一日鄰火不戒，延燒停柩之室，二子搬搶物件，不顧父棺，遂被焚燬，以瓦缶盛燼餘，埋於祖塋，一文不費，欣欣得意，時逢清明，村中土地，有賑祭孤魂之例，鄉人賽會廟中，神忽顯靈，附於人身，大言曰，此村有兩逆子，得父之貲，不葬父屍，致遭火劫，父投控東嶽，一付離龍，一付白虎矣，爾等當以此爲戒，衆問逆子爲誰，神曰，不久自知，無庸預說，數日後，有人寄

信云，二子在外，一山行爲虎爲食，一夜臥旅邸，火籠燒著被褥，醉不能起，竟被燒死。

太原王洙言，向有一宦者病，其家數世未葬，急買地一方，自祖考至功總之親，悉依昭穆以次葬之，俱無歲月時陰陽忌諱與營穴之法，人訝其太易，謂禍且不測，乃歲中竟遷官秩，家益昌盛，今人稽留葬地，動輒逾紀，徼求不可知之福於祖先遺骸，眞罪人也，至於前人已葬之地，無論親疎賢否，萬萬不可毀掘，掘而見屍，必有奇禍，否則貽害子孫，若出兵主將，能嚴禁士卒勿平人塚，勿發人棺，勿伐人護墳樹木，功德尤大。

違逆上命，(註)上命皆指君命臣，主命僕，將命士卒，官命吏役而言，在上者所命，皆不當違逆，然尚有國法制度處治，惟家庭中，子弟或恃愛或恃才，往往自持己見，視父兄之言如弁髦，不孝不弟，罪莫大焉。

秦中竇翁，生子竇芳，薄有才具，目中無父，凡翁之命，無不違逆，翁嘗戒之曰，孝，順德也，爾事事逆我，順德安在，芳答曰，順者理而已矣，父之所言，多不合理，兒故改正之，以求其至是，非敢逆也，反覆辨論，口若懸河，翁不能難，反笑曰，孔子惡佞口，嗣後一切

事，任爾主之，吾皆不與矣，一日翁女歸寧，翁憐其貧，命贈麥二担，芳顆粒不與，翁難含怒，但違逆已久，莫可如何，惟付之歎息而已，芳嘗與友遊報恩寺，見有地藏王菩薩本願經內，載目連救母之事，曰人死魂歸於天，魄歸於地，有何形質受罪，且目連之母，在世不過宰殺豬羊，打罵僧道，其過極小，何致入十八重獄，受重重惡報乎，真是胡說，碎而焚之，一時困倦，借憇僧房，夢至一精室，門懸對聯，上書，菩薩本願經，無非行孝，地獄光明藏，方是能仁，稍刻有一童子出曰，菩薩喚汝隨同進見，菩薩盤膝上坐，裝束與塑像無二，責芳曰，目連之事，載於佛典，豈有欺人，爾碎而焚之是不敬也，目連救母於死後，爾違逆父命於生前，是不孝也，不敬不孝，何以爲人，命侍者以米湯飲之，醒後神魂遂痴，與之飲食，亦不知饑飽，雖欲違逆，而不能矣。

作爲無益，(註)無益如博奕，飲酒，奇技，戲術，及淫詞艷曲，酣歌恒舞之類，作爲在此，始之耽誤正事，久之迷惑喪志，非徒無益，而又有害矣。

渤海全如玉雖係貧人，却孳孳好善，見人作好事，則獎勸鼓舞始終不

倦，又嘗力疾手錄善書，普化世人；有相知見其勞苦，勸令稍歇，答曰，我之爲此，非求得功，祇行吾心所安，若稍存懈怠，此心不安瑛，不如勿爲也，一日泛海，被颶風飄至一山，全登其絕頂，遙望海天一色，十分暢快，忽有一道者，黃袍棕履，古貌長髯，從林中出，謂全曰，世人尙假，上帝喜眞，爾生平勸善事修善書，皆係眞心，不求人知，功莫大焉，全謙不敢當，道者又曰，儒者具有聰明，不爲聖賢闡發義理，繼造淫詞艷曲，流害天下萬世，此等人墮地獄中，受無量苦，永無出期，爾試往觀之，知彼之罪，則知爾之功矣，乃攜金手行雲霧中，須臾見一城，榜曰鄴都，守門軍役，皆奇形異狀，見道者伏地叩首，又至一大署，侍衛林立，亦震懼拜伏，堂額曰森羅之殿，兩柱聯曰，爾旣如斯，任爾奸，任爾詐，任爾作惡，少不得庭前勘問，我誠無奈，盡我法，盡我理，盡我奉公，又何須堂下哀求，一王者冕旒出迎，尊禮備至，道者曰，淫詞艷曲，最爲人心之害，陽間受罰，陽世不知，犯者如故，可令人帶此子往看明白，傳語世人，倘得回心向道，亦大慈悲也，卽有二役將全引至一處，見有數人或受刀砍，或受犁泥，或受碓舂，或受油鑊，受舉一罪，旋復原形，全問此何人；

鬼卒曰，此乃作金瓶梅浪史肉蒲團濃情快史諸書者，全又問罪有盡期否，卒曰，萬劫沉淪，求入蛆蟲道未可得也，焉有盡期，全亦心懼欲回，役復引至殿，道者指王謂全曰，此明季楊忠愍公也，在世忠道，參嚴嵩五姦十罪，上帝深嘉，特授今職，爾回並爲宣揚，庶見上天賞善罰惡，毫厘不爽也，乃辭王仍攜全手，回至原山，值風順，別道者掛帆而去，逢人道其所見，諄諄勸勉，無如人心迷惑，反有笑其說鬼話者，全亦聽之而已。

閩人諸葛潤，善畫彩色春宮，浪遊都下，名重價高，諸貴人子弟目矚近之，家遂富，一夕盜突至，潤大呼，盜砍去其手，連揮數刃而絕，財帛席捲一空，有粵東李孝廉，在都得其遺稿，歎曰，是物流傳，害人家男女不少，償其值而悉火之，是年李登第，子亦先後聯捷南宮。懷挾外心，(註)臣有外心則必欺君，子有外心則必逆父，妻有外心則必背夫，以及兄弟僚友無不皆然，凡此等人斷無好結果也。

姑蘇蔡元保娶妻秦氏，年方十八，蔡出外爲商，留妻在家，託岳父秦自玉照管，經營三年，積有二百金，收拾回鄉，有盜姚阿三，知其囊有重貲，僞爲蘇人，與蔡同路，蔡每日買酒與之共飲，情意甚密，盜

原擬至僻處傷命奪財，至此忽轉念曰，渠忠厚如此，殺之不祥，聞其家中祇有一幼妻，不若送渠至家，取之亦易也，同行至蘇州，離家約二十里，蔡欲順便省視岳父母，取銀一星付阿三曰，君可作今晚酒費，明日到舍相會，遂別去，秦老夫婦見婿回大喜，治酒相待，飲至晚，蔡已半醉，將雨傘留下，借燈籠照路，背行李回家，盜與蔡別後，將所贈之銀買酒獨酌，又轉念，此人辛苦掙來之物，若盡取之，吾不忍也，渠少年夫婦，今夜勢必熟睡，取其半而留其半，則情理兩盡矣，計算已定，訪知蔡住僻巷，天晚無人，踰垣而入，聽臥房中有婦人與男子說話之聲，盜心疑穴隙窺之，見一少婦與一落腮鬍子，坐床沿上談心，盜曰，蔡君遠出，此婦懷挾外心，與人私通，若非怕連累蔡君，當手刃之，乃潛伏樑上，稍刻，聽叩門聲則蔡回矣，婦不慌不忙，將姦夫藏床下，方去開門，叙畢寒暄，安罷行李，與蔡痛飲，灌得大醉，將姦夫放出曰，爾屠刀帶來乎，何不下手，姦夫逡巡不敢，婦曰，爾何無丈夫氣，奪刀過手，從蔡心口戳入，血湧如泉，須臾命絕，二人又支解其身，裝入罈中，埋於四處，盜一一從樑上看見，因二人挖地埋屍，不能即睡，難以下手，祇偷其案上酒壺而逸，至街遇巡

役獲住，搜其懷中有酒器，知是掏摸之賊，送官收監，次早秦看婿，將雨傘送還，女云並未歸家，秦曰，婿貿易得銀二百兩，在我家用過飯卽回矣，雨傘現在，何云未歸，女曰，我夫囊有重貲，既不歸家，必父圖財害命，遂赴縣控告，尹拘秦到案細審，秦理直氣壯，供語分明，尹問爾有幾女，曰祇此一女，問年若干，曰二十有一，問婿出外幾時，曰三年，又問女家尙有何人，曰女係隻身，家無次丁，尹曰少女獨處，何不帶回同住，曰屢次相帶，女不肯來，尹心了然，喝令將婦鎖起，曰爾不回母家，甘心獨處，必戀姦夫，蔡元保須著爾交出，婦呼天叫冤，反覆狡辨，縣尹只得將秦老收禁，婦討保再審，秦老至監中，盜一見笑曰，翁非蔡元保丈人乎，元保踪跡，惟我能知之，若令我到堂，登時便有著落，秦老如言稟官，尹提盜問之，盜將如何與蔡行，感情不忍下手，如何見婦手刃元保，如何支解其身，埋於某處，且曰姦夫長大多鬚，帶有屠刀，必屠戶也，秦老曰，離女家不遠，有康屠者，正是此形，尹遣差捉獲，起出殘屍，二人皆伏罪俱極刑，其蔡元保銀二百兩，並無親人承領，遂以賞盜。

自咒咒他，（註）咀咒，篇中屢言之，干求不遂便生咒恨，是懷怨而咒他

人也，咀咒求直，是忿極而白自己也，此則撒潑無賴之小人耳，不獨王法加之，魂神亦殛之矣。

齊五生性無賴，與人相角，以頭撞去，靡不立倒，曾受木棒數十，而頭不破腫，故綽號齊鐵頭，一日在碗店門首間坐，店中不見錢數百文，主管曰，方纔在此，轉眼不見，想有賊人偷竊，五出而認話曰，爾賴我耶，仰天咒罵，店主屏息不敢抵對，有一乘馬者，見其撒潑太甚，斥之曰，彼未嘗指名賴汝，辱罵無禮，獨不畏王法乎，五將其人扯下，拳脚交加，衣冠盡碎，鄉地飛來救護，已半死矣，縣尹怒極，差人鎖拏到案，重責四十，枷號三個月，不許進屋，使之日受曝曬，夜受霜露，限滿復責四十，五躍出縣門，指而笑曰，爾奈我何哉，至前碗店，猛然跳入，取身邊小棍亂打，數百金磁貨，一時俱粉，又打進內室，辱其婦女，店主稟縣，尹曰此地方大憝也，吾當爲萬民除害，遣差立刻鎖來，選八名有力皂役，以大板授之曰，可帶赴大門外，三板一換，勿令速死，責至二百板，方計氣絕，五至此方知要命；流血長號，哀求萬狀，尹曰，上帝好生，吾忝爲父母豈忍置人於死，汝既畏法求饒，吾且網開一面，仍命枷號不拘月日，計及一年，改悔方釋

，問五知罪否，五伏地流涕曰，小人知罪，再不爲非矣，後果改行得令終，尹之意，責之彼既不畏，殺之又恐傷生，故枷號經年，使之靜中自怨自艾，亦居官之微權也。

當湖林某，有二姊適陸氏昆季，長生子某，次生天錫，康熙戊午，林病歿，翌日復甦，告家人曰，異哉陸氏二甥一段因果也，昨至冥府，侍衛森嚴，予方惶恐，忽聞人馬喧闐，諸神送今科天榜至，查核功過以定去取，申詳桂宮，冥王因喚予曰，汝祿未終，旣來此，看我查核新科舉子，以昭報應之不爽，予悚懼旁立，隨有判官呈冊，解元卽甥陸某也，冊載母林氏咀咒口過，上千天怒，王色怫然，再查陸某犯財色二字，遂除之，次查至二十一名，乃甥天錫，其母口過相等，王亦欲除之，再查籍中，註有友人逋賦當受杖，代爲完辦，叔爲縣令虧帑，棄產補之，又拒一奔女，王喜諭予曰，汝甥有此三大善，榜當留名，汝回陽可勉其精進勿怠，予受命而出，恍惚間卽歸家也，因召二甥語之，是科天錫果中二十一名。

偏憎偏愛，（註）君子平心接物，則是非不爽好惡不私，故能憎而知善，愛而知惡，苟用情一偏，則喜怒倒置，居家處世，皆足招怨取禍。

周清源娶督標張遊擊次女爲妻，張係行伍出身，不知文墨，見周談詩論文，心竊厭之，長壻林誠爛弓馬，官守備，爲所深喜，兩壻旣分愛憎，兩女雖俱親生，相待亦多偏枯，長女歸寧，則乘輿進中門，父母笑語相迎，家人慇懃伏事，一切管待如款上賓，次女來則由角門而進，粗飯菜羹，如待下人，女亦性傲，非有大事不歸，周屢困小試，不能得青衿，內兄弟皆以老童生呼之，一日長壻奉差過臺，帶檳榔回，內兄弟羣聚而食，周適至，取一枚食之，衆曰，此物消食，汝食他何用，周笑而受之，時逢開鴻詞科，周以布衣上京應試，得列優等，爲翰林檢討，京報到閩，時張遊擊方侍制府早堂，制府賀曰，令壻喜信汝知之乎，張錯認是長壻，對曰林誠居守備已出望外，何敢更萌妄想，制府笑曰此何足道，我所賀者，令次壻周某，欽點翰苑耳，張叩謝畢，卽飛馬回署，時署中正延女賓演戲，長女盛服居客位，次女另在一處，以布幕遮之，張氣急汗流，謂其妻曰，二壻恭喜作翰林矣，衆女客褰帷爲女道喜，或送衣裙，或送珠翠邀與同席，女微哂曰，寒士之妻，那有此福，所贈一切不受，張令鼓吹開門，衆僕簇擁送歸，周後點學差，回籍祭祖，內兄弟皆出郭迎接，周不提前事，惟各送檳榔

一盒以愧之，數年後，林亦陞三邊副帥，此可見人生窮達有命，彼偏憎偏愛者，祇自形其勢利耳。

越井越竈，跳食跳人，（註）井竈載在祀典，各有神以司之，何可越也，食者民之天，天地惟人爲貴，跳之則藐忽甚矣，四者以爲起居之小節，舉動之微疵，但觀人必於所忽，全德始於謹微，此卽捧盈執玉，火滅修容之意也。

吳斯盛，高身長腿，騰躍如飛，最不信神，見人祀竈，則非毀之，飯後餘粒則拋棄之，任意踐踏，不知愛惜，年已三十，束手無業，乃入營食糧，營員見其儀仗可觀，技藝嫻熟，補爲哨長，卽目中無人，每遇同輩席地而坐，奮身躍過，示其輕捷，同輩見其來，各遠遠站立，防其跨也，時逢大操，衆皆頂盔穿甲，在帥府伺候，一兵坐地歇息，吳忽從其頭上跳過，不防頭上盔鎗鋒利，戳入穀道，血流如注，昏暈倒地，調治數月方愈，又帥府前有古井，以石爲欄，高三尺，闊數圍，吳日日率衆騰跳，演習身法，井欄甚窄，縱有失足，不致傷命，吳一日立欄上，正指麾如意之際，忽如有神按捺，不覺墮入水中，但覺身壯欄窄，不知何以入也，幸平日稍知泅水，不卽沈沒，衆兵以繩垂

下，吳兩手握繩，衆扯拽而上，僅能露首，身爲井欄束住，衆用大斧將欄打碎，吳忽手鬆，握繩不緊，重復墮落，衆視之，已沉水底不能救矣，夫吳以有用之材，若肯勤習弓馬，小心辦事，何難置身雲霄，乃恃其血氣之勇，踐食罵竈，使同輩居其跨下以爲嬉樂，卒之身墮井中永爲水鬼，是以君子謹小慎微，無一時一事而敢忽也。

肅宗爲太子時，常視膳，上使太子割羊臂臠，旣割，餘污漫在手，太子以餅揩之，上熟視不懌，太子乃舉餅啖之，上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蘇州閭門少年子趙某，富而驕，耽於色，最喜跨人頭上，每逢婦女入廟燒香，羅拜之時，必乘間跨之，時六月十九，趙入北寺物色，適有一少女爲其母病篤，伏地禱告，繼以涕泣，趙見其美，佯爲絆跌之狀，從少女頭上跳去，髻髮爲之亂，不知其詐而諒之，趙從此一跌，忽覺陰囊腫痛，旬日之間，漸次斗大，蹣跚而行，自覺可醜，不復入城市，爲累數年，潰膿血而死。

損子墮胎，（註）物命至微，尙當體好生之仁，戒殺放生，何況於人，乃或以家貧而厭其多，或以野合而滅其迹，或以婢妾所生而殺之，或以生

女太多而溺之，有既生而損者，有未生而壅者，夫無故而殺一無罪之人，必羣相駭異，損子墮胎者，是殺無罪之子孫，罪業相同也。

劉元秀家財四十萬，生子四人，嘗誇於人曰，吾聞聚貲十萬，便稱巨富，吾現在之財，使四子各得其一，豈不同稱巨富乎，於是諸妾所生，不問男女，並理瘞之，凡僕婦有孕，必用藥墮之，蓋惡懷抱之勞，妨工作之勤也，其嫡妻所生一女，名雲姐，年已十四歲矣，元秀並欲殺之，閉諸樓上，絕其飲食，女腹餒難忍，哀號萬狀，元秀與四子付之不聞，女將樓板挖通，向下而哭，求食不得，嚙所穿絮衣，塞腸而死，秀忽見女偕小兒十數，或形體俱備者，或四肢未全者，或血團一塊者，皆來索命，女責秀曰，女年已將笄，裙布釵荆即可遣嫁，何忍下此毒手，父欲留家業與四兄，看渠能受享否，令衆血塊滾入四子口中，惟第三子強橫，持利刃亂砍，鬼不敢近，女曰且暫恕之，三子皆被血塊塞喉，滴水不下，餓至七日，其死更慘於女，秀時見衆小兒或抉其睛，或咬其肉，遍身紅腫流血，痛極絕命，其第三子防鬼再來，時以利刃自隨，一日出城至僻巷，有一酒肆，以女當壚容色甚艷，子進肆沽飲，女來陪侍，飲至半酣，刃忽墮地，女起扼其吭曰，我雲姐

也，伺汝半年，今方得報，尙肯饒汝耶，往來之人皆聞田中草內有喉喘聲，撥草視之，則已死矣，元秀後嗣遂絕。

婦人楊阿剩自幼貧病，晚年尤狼狽，臨終語人曰，我前身本醫人，失於詳察，有一婦自稱病蠱，不能辨其是孕，遽以堯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我一舉殺三人，冥官罪我罰受女身，今已三世，恒爲賤隸，長困饑寒，多病少安，可語世醫以我爲戒，切不可誤損人胎。行多隱僻，（註）隱者不光明，僻者不正大，如讒間暗害，處心詭密之類，小人陰爲不善，外面多方掩飾，以爲無人能知，無人能見耳，豈知神鑒昭昭乎，司馬溫公曰，吾生平行事，未有不可與人言者，此正隱僻者對病之藥也。

袁甫生存心詭密，作事陰深，凡履邪徑欺暗室，無一不爲，外面却恂雅飭，冒附正人君子，家鄰桂香庵，與幼尼印月通，尼立願相從，將所積百金，陸續被其哄騙，又將銅佛百尊，零星變賣，供其酒資，袁恐事發連累，將尼暗送遠方，蓄髮娶回作妾，知罪惡貫盈，天罰不宥，袁忽患症，毒氣上攻，瞽其左目，病痊至教塲看操，又爲流矢中其右目，兩眼全瞎，遂成廢人，家本不甚豐，自罹廢疾，不能貿易，

坐食山空，妻武氏恨其平日所爲，不循道理，亦生外心，席捲所有，約所歡宵遁，尼日食不敷，自悔自怨，亦成雙瞽，遂學琵琶，將袁生平隱僻之處，並自己被騙作妾，編成長歌，沿街彈唱，乞得分文，以延殘喘，袁之饑餓莫能顧也，一日天寒大雪，腹餒難忍，強起扶杖至親友處覓食，過橋失足落水，無人撈救，屍沈冰底，至次年冰解，方得浮起，已爲魚鱉食過半矣，尼炊飯起火，房屋被燬，無處身存，只得仍至桂香庵，求廊下暫住，衆尼皆罵曰，爾乃佛門之罪人，吾輩之敗類，此清淨地豈容汙穢，共推出門，是夜卽赴柳林自經，人莫不以爲天報云。

江南某舉人，家富性貪而淫虐，死後半年，其友周某死一晝夜而醒，言到陰司見某舉人，遍身拷掠無完膚，枯瘦不堪，呼周哭曰，我生平積惡如山，死後一一受報，不可言不可說，悔無及矣，只有一二事，及今改之，尚可減我惡報萬分之一，我盤算重利，逼寫借票數十張，用計陷害逼寫田地墳屋文契數十張，盡在臥室某箱中，可速還本人，強佔女子幾人，現在家中，可速還他父母，打死僮婢幾人骸骨埋在後園廁旁，可發出枯骨用棺葬之，則異痛極苦略免半刻，畜生猪狗略少

幾轉，並懇急告吾子，家中金帛雖多，與他無涉，財產一日不盡，禍害一日不息，速速廣積善緣，盡行佈施，雖無濟於我，也有益於他，若不信，可記吾言，某月某日吾家已剋火部矣，其子諸事一一如命，獨不肯散財，至某日某家果被火，此康熙甲寅年七月事。

庠生李某，工詩善文，年逾五十屢薦不中，因請乩，鶴衣童子判曰，子平生好雞姦，今上帝命添兩翼矣，李愧而不信，自後亦書戒男色事警世，求免墮畜生道，後竟作雞鳴而死，無子。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註)晦一月之盡，臘一歲之盡，朔一月之首，且一日之首，人當於此勵志進修，乃至任情傲慢，酣歌恒舞，號鳴怒叱，非朝乾夕惕之意矣。

薛永年家饒於貲，傲慢暴戾，僕婢畏之，時逢除夕，薛謂家人曰，當茲令辰，若徒飲酒守歲，殊無趣味，乃喚梨園演千金戲文，歌舞爲樂，體倦方歇，早起命設供祀神，僕婢因看戲貪睡，未及陳設，薛大怒持杖痛責之，其妻張氏勸曰，今日元旦，君因細事，頓生煩惱，似乎不吉，薛並遷怒於妻，兩相反目，將案上所供品物香燭之類，一齊推倒，用足踐踏，呼雞犬食之，越數月，值夏夜，薛於水榭中披襟乘涼

，忽見朱鬚髮青面獠牙四鬼，持枷鎖，將薛帶至一處，有屋數間，遍貯食物，皆臭穢不堪，衆鬼令薛食之，薛曰穢食餓人，太上所戒，此物烏可食也，一鬼怒以掌擊其背，大痛難忍，不敢不依，乃念佛數聲，方欲取食，忽見一僧從雲上墜下，謂薛曰，爾既知感應篇，亦知晦臘歌舞，朔旦號怒，乃太上所最惡乎，除夕上帝下界考察功罪，爾不知敬畏，演千金戲，鑼鼓震天，驚動御駕，猶曰愚人無知，至祀天品物，爾逞一時暴怒，踏爲粉爛，以食雞犬，罪莫大焉，屋中所貯，皆爾足踏之餘，罰爾食盡，轉世落貧賤道中，受自刎之苦，幸爾於受報之時，不忘念佛，善根未泯，吾故來相救，爾回，逢晦臘朔旦，須誠敬虔，薛叩頭受教，四鬼拉住不放，僧合掌誦華嚴經，屋中穢物忽起火光，一時俱燼，鬼亦喜而釋手，薛醒背上掌擊之痕，青紫宛然，懼而改悔，再不敢踏前轍矣。

太倉強生，父死悲悼不已，往龍虎山求天師薦拔，適江右一人亦薦父道矣。蓋江右人殮父衣紫，而強父則褐也，強泣拜問何以至此，真人曰，姑置他罪，只歲臘啖狗肉，終年教優童演戲，卽宜有此報，強請

更行懺謝，真人曰，天律已定，雖懺無益也。

嘉興鄉紳吳姓者，家蓄歌妓，晝夜爲樂，庖人每至五更，不得休息，一日歌妓有暴亡者，恍惚至殿下，聞殿上曰，吳某徹夜酣飲，不恤僕婢，致來咒詛，竈神上奏，合行抄沒其家，本人奪算，歌舞者無與，各從氤氳簿配合，令卒押回，後果如所言。

陳英妻趙氏，性甚悍，好鬥詈，雖遇朔旦不止，一日獨坐，有道者登門賣靈丹，氏曰，丹治何疾，曰服之長生，氏買吞之，頓成瘖啞，一語不能發。

贛州有一悍婦段氏，常對竈門洗足，其姑禁之不聽，竈君怒奏，一子暴卒，竟斬其嗣。

魏氏福建人，每在厨下訶風罵雨，竈君申奏，舌上流血死。

近日有一婦，厭蟻上竈，舉火燒之，潑湯注之，生一子二歲，生蟻窠瘡死，後竟無嗣。

八節行刑，（註）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也，又正月十五日爲上元，七月十五爲中元，十月初一爲下元，並五臘日，亦爲八節，道經云，是日十天靈官神仙兵馬與上聖高妙

真人下降人間，開度羣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條錄人間福罪，凡含生之類，各定賞罰，飛潛動植隨緣感化，改故易新，人於此日，當存想祈謝，進善除惡，仰副太上之教，若行刑問罪，大千天地之和，刑不必殺戮，卽笞杖皆是。

昔有白雲先生者，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從遊者甚衆，一日偕衆閒行街市，見有男女兩瞽者，跪地乞錢米，男袒上身以石擊胸，皮肉青紫，女用竹片密密釘針，自刺其腦，衆問先生曰，二人以何因緣，罰受此罪，先生曰，此瞽男女，前世威風甚是慘酷，爾輩欲知之，可隨我行，歸至靜室，令衆閉目存息，衆恍惚隨先生至一衙署，大門外搭彩棚，內供春牛芒神，一官員坐堂上，下跪囚犯百餘，或打或夾或鎖，種種備施，又仰觀天上，見有無數神將，擁衛一乘輦貴人，用手下指，作怒視狀，先生復率衆至後堂，有盛服婦人上坐，一婢進茶稍偃蹇，婦人怒以錐刺之，遍體流血，看畢回至靜室，衆俱醒，先生曰，爾輩見否，街頭以石擊胸者卽決囚之人也，以針刺腦者卽錐婢之婦也，前世偶得權勢，遂狂悖放縱，於立春之日，任意行刑，致干天怒，罰變此形受此罪，却滿後入畜生道，求作人身，不可得矣。

春月燎獵，（註）前言射飛逐走，所殺尙可計數，至於燎獵，獸蟲無遺類矣，春月乃獸鳥擎尾之時，勾萌畢達之候，天方生之，我輒戕之，殘虐不仁，能無報乎。

昔湖廣湘潭縣，有一故紳，生三子，性皆狂悖，架上纏綿並不寓目，惟終日弋獵爲樂，一日糾集衆少年，駕鷹絏犬，獵於山中，忽見白衣老叟，跪於馬前曰，方長不折，啟蟄不殺，聖人愛物之仁也，今當仲春，萬物發生，公子不體聖人愛物之心，逞燎原之勢，使獸蟲無遺類，上干天怒，必召不祥，老漢一家七口，遷移不及，幸公子憐而見宥，不忘厚報，三子不明言中之意，順口應之，老叟拜謝而去，有疑之者曰，山僻之中，老叟何來，聽其乞哀之語，似非人類，必山中成精野獸也，三子率衆縱馬隨之，見老叟鑽入一山洞中，乃外張羅網，放火焚之，有一白鹿破圍而出，至山頭仍化老叟，指而罵曰，爾害我兒女七命，異日當令爾家十倍抵償，三子引弓射之，老叟接箭折爲數段，忿恨一躍不見，三子逢人誇張以爲得意，忽有一道士到門相訪曰，貧道善能呼風喚雨，役鬼遣神，一路望氣而來，見尊府五色雲現，乃王氣也，故特奉謁，三子大喜使觀相，曰貴不可言，又使觀三婦，

曰后妃也，須臾同獵衆少年一齊俱集，道士賀曰，俱王侯將相也，三子留道士在家，與之談兵法皆有妙旨，時或剪草爲馬，洒豆成兵，三子深信，遂決意謀爲不軌，製造刀鎗，招集亡命，定日舉事，有人至制府出首，制府大驚，卽命五營兵將圍其宅擒之，搜得軍械及封官冊籍，謀反情真，全家七十人與燎獵衆少年俱斬，查拿道士。已經逸去，出首之人亦渺無踪跡，或謂皆老叟所化云。

唐汾州獵戶劉摩兒，一日與子師保相繼而死，鄰人祁龍威病卒復甦，言至冥司，見摩兒父子在湯鑊中，皮肉俱盡，惟見白骨，良久復還本形，威問其故，曰爲生前專好火獵，故受此罪。

熊山一叟家富無嗣，地有猛虎爲患，叟以草木叢茂，因借咸陽一炬，片時地皆灰，年餘生一子，稍長，卽欲縱火燒父居，至十八歲，忽躍出狂呼，流涎仆地復甦，謂父曰，我非汝子，實汝仇家，吾本山中一巨蟒，春抱娠，被汝放火燒山，傷及萬億生靈，吾母子俱成灰燼，今冤可雪，不復在此矣，言畢而逝，是夕火發，舉家盡滅。

無故殺龜打蛇，（註）前言昆蟲草木猶不可傷，龜蛇各有生命，無故打殺何爲。

朱又寶，成景仲，皆富家子，不事正業，以游戲爲事，朱好食龜，謂滋陰大補，一日以五百錢買一大龜，或勸之曰，此九尾龜神物也，殺之不祥，驗之果九尾，兩邊有四小尾，朱笑曰，縛龜容易放龜難，立命庖人烹之，或歎息而去，成出遊於郊，見一巨蛇引數小蛇至河邊吃水，成取棒打之，大蛇逸去，小蛇並被打死，歸過西市，有一白衣少婦，駕青犢車，隨小鬟，在綢帛店中看貨，婦容色嬌艷，成心動，亦下馬買帛，以便飽看，小鬟曰，娘子帶銀不足，官人可暫貸一時，明早加利相償，成曰，但恐粗幣不足奉佳人，何相償之足云，遂出己資代買，婦亦不甚愧荷，惟向小鬟云，可令此官人，明日至青龍橋左側，門有雙槐樹宅內取銀，上車而去，成於次晨，潔沐盛服往訪之，小鬟已在門首曰，來何暮也，娘子候久矣，偕至廳上，酒席已端正，婦出遜坐，對飲數巡，成滿鼻但聞異香，飲畢告別至家，卽云頭痛，蒙被而寢，須臾間，骨肉盡消，祇存頭髮，其妻詢隨行諸僕，方將前事實告，且曰，官人聞有異香，吾輩但覺蛇腥氣耳，遂同往青龍橋，看是何怪，至則前宅全無，惟槐樹孔外有蛇盤之跡，或疑婦人卽前蛇所變，朱後渡鎮江，至金山脚下，偶於船邊濯巾，忽見水中伸出一手，

將朱拉下，乃一大龜也，久撈不獲，想被食矣，此殺龜打蛇之報也。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太白山鍊氣養神，精究醫藥，以濟物爲心，偶出行，見牧童擊一小蛇脫衣贖之，以葯封裹，放草澤中，後月餘道遇白衣少年，邀至宮殿，有幘帽絳衣者出，欣然相接，曰前小兒獨出，爲人所傷，賴道者贖救，又一妃率青衣小官再三謝，命殷勤設筵，留三日，以輕絹金珠贈行，辭不受，乃出藥方三十，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矣，命僕馬送之歸，歷試皆效，乃編入千金方中傳世，至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更衣，遂尸解焉。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註）如是等罪，卽上文一切不當爲之惡事，然罪過不無輕重，故司命之神酌其罪重者奪紀，輕者奪算，苟犯罪之極重，奪之盡時，便當身死，若死猶未足償，則遺殃及乎子孫，大抵人性本善，各具福壽，惟作惡造孽自壞根基，故天鑒奪之。

昔有張甲者，因病至冥，見冥王陞座，一枷鎖者跪階下對簿，視之乃鄉紳李某也，冥王閱簿良久，曰爾壽該八十四歲，子三人，一爲郡守，一爲縣尹，一爲中翰，諸孫皆克繼書香，緣某年某事，不合受某人

金，雖非逼勒，實屬壞法，以此減算，又某年某事，一時逞忿，將某人立斃，以此奪紀，計居官五年，或緣受贓，或緣任性，過惡大小不一，俱照所犯奪爾紀算，今雖命盡，猶有餘殃累及爾之子孫矣，紳伏地懇饒，冥王曰：我處賞功定罪，俱按天律，分毫不爽，非比爾在世間做官，是非曲直，可以任意也，命鬼卒帶赴罰惡司收管，餘孽令其子孫填補，並將張甲放回，張醒自念曰：某紳乃鄉人共稱君子者也，陰間已奪其紀算，還要報及子孫，天律何等森嚴，藏之於心，不敢告人，越三年，紳之數子貧無立錐，兩孫皆瞽廢，田房賣盡，合家居坎堂內，作乞丐以終。

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統後夢神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今欲以刑毒人，將來汝子孫皆被判刑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後統二子皆死於非命，至冀竟滅族。

合州都吏孫亮，一日見冥吏來追，亮曰：相者謂我壽七十三，今方六十二，豈誤追耶，吏曰：汝有陰譴者三，故減十一年耳，郡人馬清訟婚事，理直而汝曲之減三年，吏人孫侑無罪，汝欲取悅於太守，譖而撻之，又減三年，汝從母怒汝，汝推之仆地，又減五年，亮無以對，

以其語告家人，遂卒。

狄某任雲南定遠縣，有富翁死，其妻擁貲數萬，叔欲爭之，訟於縣，密囑，卽判斷，以半爲謝，狄拘其嫂，酷刑拷訊，悉奪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嫂賚恨以死，狄歸，一日晝寢，忽見婦手持小團魚挂牀上，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皆動，痛徹骨髓，踰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而死，餘一孫，無立錐之地矣。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註)上文感應之理，言之詳且盡矣，此復舉橫取枉殺兩端，蓋以人惟貪嗔尤易犯，故反覆叮嚀以示戒也，財非我有，以威權凌逼取之曰橫，當直謂恰合原爲之數也，夫橫取人財者，原爲妻子人口計耳，孰知利之適所以害之，試問財重乎，妻子人口重乎，人奈何不憬然醒悟也。

天台陳遐年，狡獪奸貪，爲府東房吏，則故爲勤慎，小忠小信，取悅於官，不知其詐，凡事信任，彼遂藉勢怙寵，鈐制各吏，把持一切案牘，橫取人財物，有村民胡有義，被盜案牽累，論法不過徒杖，陳擬以大辟，繫獄待決，向其妻索三百金，許以寬釋，妻變產不足，將親

生十六歲女，賣與廣東廉訪使爲妾，得銀湊數方得免罪，時值二月十九觀音大士聖誕，善信男女皆赴普陀進香，陳之妻女獨駕一舟，鋪排齊整，儼然官眷，開舟過洋，忽起一陣颶風，將船吹覆，妻女幸未折開，共抱一木，飄至廣東，被人救起，家鄉遙遠，誰爲照應，只得求乞度命，胡有義自出獄後，知其女爲廉訪使寵愛，夫妻到廣相投，廉訪均爲親戚，留住內衙，不數月，妻不服水土身故，有義無事出署閑遊，見有乞化母女，作台州音，驚而詢之，則遐年眷屬也，合掌念佛曰，有是哉天之報應，可謂毫釐不爽矣，歸衙述與廉訪曰，感應篇有云，橫取人財者，以家口相償，吾當爲汝妻之，以符太上之言，差人將其母女喚進，爲之換衣製衾，擇日諧伉儷，妻以胡爲夫，女以胡爲父，不復以陳爲念矣，陳自妻女溺海，另娶妻置妾，豈知福去禍來，全家忽染瘟疫，死亡略盡，田遭水沒，宅被火焚，新任太守訪知前官爲其愚弄，革役居家，疾病口舌，諸事不期而至，二月又逢大士誕辰，陳乃備香燭隨衆過海，至佛座前叩頭流涕，求慈悲感應，祝罷廊下稍憩，昏昏睡，夢大士向之作偈曰，云何得重罪，爲詐三百金，云何得解脫，金剛不壞身，陳醒方憶胡有義前事，懊悔無及，遂於普陀出

家。天啟中南源嶺下有村入子，慣翦徑，一日大雨，有客過嶺，子持槌出擊，偶不中，客亦善鬪，奪其槌還擊之，破腦死，客逸走至村中，入一人家暫憩，就竈坐而烘衣，言被賊狀，其父以子出不返，密往視，死矣，歸覓巨槌，入室將殺之，客適先起，其媳抱一孫炊火爨下，父朦朧不辨，驟擊之，媳腦裂，與孫俱斃，客竟去，此人後遂絕。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註)枉殺者，無罪而置之死地，或以威力殺，或以刑獄殺，或以計謀傾陷殺，皆是也，枉殺人者不是逞貪，便是任性，而冤對分明，一還一報，曰易兵而殺，是殺人實以自殺也，人不愛人，獨不自愛乎。

袁自禧與陳必達合本經商，在外三年，各分銀五百金，買舟回家，至洋子江遇逆風不可行，於江岸泊，袁爲人和氣又慷慨，不時買酒與舟工共飲，陳則慳吝異常，一文不捨，舟工皆喜袁而惡陳，泊舟之所，僻無居民，陳忽謂袁曰，舟中悶坐不過，何不登山一遊，袁從之，陳將袁宛轉引入深林中，石上並坐，忽取身邊解腕尖刀，猛刺其頸，袁不防備，遂被刺倒地，陳又連扎數刀，登時斃命，拖其屍拋入深澗，乃假哭而回，謂衆舟工曰，袁兄被虎拖去，懇諸位往救之，衆見其身

有血跡又看其神情，心中明白，乃笑曰，虎欲害人，豈肯尙留其命待我等去救，虎旣喪心必有天報，我等管他做甚，遂收拾夜飯，一同吃畢，陳歸艙，連衣而臥，衆舟工計曰，此人待吾輩甚薄，今殺袁客欲沒其財，天理難容，吾等殺此無義之人，爲袁客報仇，諒神亦不怪也，議定，各持械入艙，陳方假寐，聞響聲卽醒，衆以刀擱其頸曰，爾要死要活，陳曰囊中有千金，願以一半爲獻，求饒蟻命，衆曰，此五百金乃袁客者，與爾何干，爾欲買命，還一文不費，大是可惡，舉刀欲砍，陳以千金盡與之，衆曰袁客辛苦所掙之資，爾害其命盡得之，豈知一文不得，反將已本全折，亦足彰天報矣，今姑饒爾命，諒此孤崖邃谷，必爲虎狼所食也，共推上岸，掛帆而去，陳徬徨水畔，忍饑至夜，遙見山上有燈光，匍匐至其處，有數大漢席地雄飲，見陳大喜曰，漢子來得正好，陳哭訴江中被劫，衆曰，但隨我行，不愁不富，遂與陳飲食畢，駕舟至一鎮，打入一大家，盡掠貲財，次日某家報官擒獲，衆共指陳爲首，無可分辨，立斬梟示。

高平有二客，就宿城中旅店，次早一客刃死於床，一不見，地方聞縣，縣拘店主窮詰，無他狀，別遣隸四出捕賊，並茫然不知所向，正鬧

間，有一少年意色倉皇，若有急者，尋竄入神廟中，伏不出，衆疑執之，則前夜刃傷宿客者也，詰其故，自言偶爾同伴，利其橐中十數金，遂殺之，非有他怨，問何以至此，曰早起到城門，門間各有獐鬼遮截，不得出，又空中有火，向身燒逼，處處皆是，無可避匿，最後過廟側，聞廟中有呼予名者，因遂漫入，不意爲衆所覺，自知罪重，願就死，送縣抵辟，斃獄中。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註）非義之財者，謂所不當有而取之也，屋漏之水，滴於脯上，曰漏脯，有毒能殺人，鳩鳥也，食蝮蛇，其羽入酒，飲之立死，夫取非義之財者，方皇皇然如飢者得漏脯，渴者得鳩酒，豈知禍已不旋踵而發也，至此則言愈危而愈迫矣，嗟乎人卽不忍於飢渴，其忍於自速其死耶。

唐明皇時，朝士鍾某，少年進士爲侍御史，見李林甫擅權誤國，列款糾參，觸林甫怒，欲擬旨賜死，時楊國忠權勢與林甫不相下，見鍾疏未曾及己，心甚喜，暗爲維持，貶四川龍安司戶，鍾椿萱旣萎，朱絃又斷，無所繫戀，束裝帶僕馮元，卽日就道，沿途辛苦，又值溽暑，鍾遂抱病，過棧道遇雨，宿店尙遙，趕至一寺，進內暫避，有數僧科

頭跳足乘涼，見客不爲禮，鍾在廊下席地而坐，馮元收拾行李，忽一僧自外入見元，曰馮叔何事到此，元一看乃京師法華寺僧欵雲，因宿娼逐境，逃住此處，僧問元曰，御史公近來安否，元指曰，此卽吾主也，僧大驚，邀至客堂奉茶，令道人將行李搬進，拱手問曰，公不隨朝而遠適巴蜀，何也，鍾告以被貶之故，僧暗笑曰，原來是個司戶官，保他可用，佯佯而去，道人曰，此人官小裝重，却而有之，可供寺中數年用，僧曰，俟至夜間行之，復僞爲謙恭，供酒膳邀至後面淨室安置，鍾已睡熟，元烘焙衣服，忽肚痛尋路欲解，見總路之門鎖斷，心甚疑之，又見外面燈火甚明，從隙窺之，一僧蹲地磨刀，數僧在棚下暢飲，聽欵雲曰，此人連當朝李太師俱參，實係利害，今日該其絕命，撞到此處受享板刀麵，衆皆大笑，元一聽膽落，飛至床前，將鍾喚醒，告知所以，二人慌忙出至天井，有樹一株，高出牆外，元爬上一看，見牆外是菜園，有門可出，掇鍾上樹，用繩縋出，自躡身縱出開門，望山僻小路亂奔，忽見一壯士手提剛叉問曰，比地虎狼當道，汝二人何大膽夜行，鍾曰，下官因參李林甫遭貶，前邊寺中借宿，又爲寺僧謀刦，故乘夜逃命，壯士曰，原來是位忠臣，可敬可敬，遂邀

至家，治酒相待，鍾苦路遙無資，壯士笑曰，賊禿非義取財，不過漏脯救飢，鴆酒止渴耳，明日當手刃之，盡還君所有也，次早果至寺中，殲衆僧取回行李，曰目今祿山作亂，天下多事，某欲圖出身，因有姪女未嫁，故爾羈留，今見尊官青年忠義，當令侍衾綯，姪女雖長山家，容頗不俗，善騎射及諸種鎗法，又有婢力敵數十人，前途爲助，可保無事也，鍾曰，感君高義，下官斷絃未續，願奉爲正室，壯士大喜，卽日成婚，另具盤費送行，壯士爲誰，卽睢陽張巡部下鐵面將軍雷萬春也。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註）凡人爲善，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於心，動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故君子貴乎慎獨，吉神善人也，善與善感，故隨之，言感應至速而不爽，以明如影隨形之義也。

江西惡俗，生女多不育，今日此家既少一女，異日彼家自少一媳，以致男子有終身鰥曠，無室家之樂者，某縣令思老禁之，呼老吏商議，吏出卷案曰，撫臺某公曾禁之而未行，藩臬某公亦禁之而未行，至本府本縣勸諭之文，如山如阜，民皆視若罔聞，公欲爲此，殊不易也，

令退堂後靜思曰，有治人卽有此治法，耶有不能禁止之理，父女天性，而忍心殺者，恐後日出嫁時，爲父母累耳，若建育嬰堂，使女有所歸，則溺女之俗，不禁而自戢矣，乃檢舊案，得廢寺，無主院田若干頃，每年收租若干石，可僱乳媪幾人，又某處神廟，可改建爲堂，原籍本家尙有田二頃，可以變賣湊用，計定，坐以待旦，欲赴天后宮求神默助，是夜廟祝卽夢聖母諭曰，明早有縣令某君，爲起建育嬰堂，特來進香，善願洪深，事雖未行，而一念之誠，已感動彼蒼，有無數吉神擁護而來，汝可善待之，廟祝醒，卽掃地烹茶以俟，少頃令果至，拈香默禱畢，道士請至客軒進茶菓，啟曰，公此來得無爲育嬰堂事乎，詳述所夢，且賀曰，公既有吉神相隨，後此福祿未有艾也，後果躋大位，享上壽。

王文正公旦初釋褐時，知臨江獄，有囚犯當死，公求出之，通夕不寐，至五鼓，忽有得，急趨出，則更卒已皆起，驚呼相向，公怪問之，對曰，值更者，纔擊五鼓，忽聞空中有聲云起起，公將出矣，方振衣，不意果出也，公默然心契，卽引囚核問，竟平反。

峨嵋令王湘，紹興辛巳，發心誓行感應經，未幾感疾悶絕，妻孥環泣

，湘覺身飛半空，下聞哭聲細如蜂蠅，頃之，有天神宣諭曰，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矢願誠篤，宜速送還陽，遂甦，後壽百有二歲。

仁和江端木名建本，父病篤，每望空叩禱，願印感應篇萬卷，減己算以添親齡，父夢亡祖語之曰，吾孫兒有善願，汝無慮也，病遂瘳。

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註)上文言爲惡得禍，皆就已行者而言，至一念方萌，遂有凶神森嚴羅列，更無一毫等待，則操持不可不慎，防閑不可不密矣，今人惡念一生，勢若燎原不可撲滅，是甘與凶神相附也，豈不哀哉。

羅天富經紀小民，持籌謀利，算無遺策，家有良田美宅池館聲妓，事事稱意，羅心猶未足，終日孳孳，時值仲春，羅邀衆賓，挈榼攜樽，至郊外遊賞，偶見一園，花木成蹊，點綴不俗，大有可觀，遂囑園丁開門，進內觀玩，甚是愜懷，詢諸園丁，知是其城中李鄉紳別墅，紳遠官雲南，多年不歸，其子耽嫖樂賭，知羅家有女優，屢次造門相訪，羅懼其借貸，推故不面，今見此園，貪心頓起，坐木香棚下籌畫曰，明日具柬邀渠到家，先以色誘，後以賭哄，借八當十，重利盤剝，諒渠不能完償，則此園可唾手得矣，衆賓見其瞑目靜坐，以爲足倦稍

愁，而不知其暗生惡念也，是晚歸家，呼幼子至前曰，吾與爾覓得一讀書處矣，妻曰，家中房屋甚多，何必花錢另買，羅曰若要花錢，不如勿買，是非爾所知也，欣欣得意就寢，夢一紫衣金帶白鬚老人指而罵曰，何物村牛，妄思謀人之產，吾兒遠官滇中，吾孫雖不肖，亦不至賣房棄產，爾思設法哄誘，天理難容，吾已訴知冥府，遣冰消瓦解二凶神，時刻隨汝，看汝尙能盤算否，羅自此死喪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無不備歷，數年而家道罄矣。

江陰南門軍張旺，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首廁中，遂懷恨，一夕匿火往燒之，道經官街，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見旺，有惡鬼數十尾之行，頃又聞履聲，窺旺回，有青衣童男前導，明日即旺，旺曰，我初往欲燬其室，忽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不意有鬼隨行如此，卽棄俗出家。

龔仲和與李長蘅友善，一日蘅過仲和，宿其家，仲和未寐，步月中庭，頃之長蘅夢覺，聞庭中履聲，起視則仲和也，因語曰，適得一夢甚可笑，夢與子同坐此庭，忽有黃冠數人，排闥而入，直前毆子，吾爲子力解，既去復來，吾復解之，仲和聞而驚曰，異哉，適欲就寢，見

月色可人，聊步於此，因思亭小，此外乃黃庭閒地，意欲備價少展二肘，不意念慮方萌，遂入於夢，此事若行，其爲異日爭端乎，相對嘆息，念遂寢。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註）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則因循墮落矣，若使悔而自新，痛改前失，譬如玉雖受玷，刮之磨之，自然復舊，所謂苦海無邊，回頭卽登彼岸也。

祁軼倫生有勇力，以拳棒自雄，貧者畏之，富者避之，皆莫敢撻其鋒，以致愈趨愈下，無所不至，一日遊泰山殿，見兩廊十八重地獄變相，各有標記曰，陽世作某惡者，應受此報，祁不覺汗流，自念曰，吾十有九犯，死後豈不遍受諸苦乎，自此時存畏懼心，遇年高有識之人，卽拜求解釋之方，識者曰，天律雖嚴，不加悔罪之人，子但悔而自新，則從前惡事不必論矣，屠子放刀，立地成佛，子獨不聞乎，祁敬受教，盡反平日所爲，畫地獄相，粘諸座右，觸目驚心，有友人犯罪應遣，祁慨然曰，子家貧母老，妻少子單，子去合家俱死矣，吾隻身到處皆可爲家，可推罪於我，我代爾行，乃到官自認罪，友得不遣，後遇赦減杖，官訪知其義，並免杖焉，又有豪家，因劉姓欠二十金未

楚，逼令其女爲妾，祁至劉宅，見七八狼僕正在逞威使勢，祁大聲曰，此吾甥女也，爾輩要銀，只要銀耳，敢有無禮者，先試吾拳，僕知是祁，俱斂手不敢動，祁曰，取券來，吾還爾銀，乃賣田得二十金，悉以償之，女父母感激，欲以女妻之，祁曰，豪以索銀而逼爲妾，吾以還銀而娶妻，相去特一間耳，拂袖而去，時方秋深，祁與衆獵徒入山逐獸，衆先歸，祁獨宿山神廟，夜半月色微明，腥風起處，一虎突入，向山神作人言求食，神曰，明早溪邊有藍色母猪，浣衣服，汝可食之，虎謝而去，祁思曰，豈有猪而藍色者乎，有何衣服可浣，此必隱語也，天明持巨斧，溪邊伺之，見一少婦穿藍布衫，持裙至溪欲浣，虎出將婦啣去，祁奮力用斧砍之，虎捨婦撲祁，祁持斧與鬪斃之，村人皆集，祁告以夜來所見，衆曰，此婦生於己亥年，乃猪屬耳，祁率衆至廟，指神而責之曰，爾血食一方，不佑民而害民，是不仁也，率獸食人，是不義也，不仁不義，何以爲神，用斧碎劈之。

諸惡莫作，(註) 諸惡兼存心行事，一切大小罪過，言莫作，明以察機，健以致決也，卽顏子四勿功夫，今之愚氓，自知所作不端，罪惡山積，止憑誦經禮懺，捨財作福，而根本之地依然如故，是以杯水救車薪之火

也，豈不謬哉。

鄭其心，志在清修，常思惡事難除，惡念易起，乃至淨慈寺，謁六通和尚問曰，念經求佛可以消罪否，師曰，經從佛口出，佛不在經裏，念經何能消罪，鄭再拜懇問，師曰，莫如去惡，惡之已爲者，如穢汗積身，濯之欲淨，惡之當境者，如漏脯鳩酒，勿使稍親，至種種未來壞念，務要隨起隨消，待至諸惡淨盡，自然萬善圓滿，蓮座可登，西方可到矣，鄭敬受教，自是不敢存邪心，一日遠歸天暮，投宿無所，遙見樹林中有燈光，趨而至其處，則一大庄院也，雖非畫棟雕楹，卻齊整精緻，一老者策杖出迎，邀至客廳，鼎爨書畫，士大夫家莫能過也，茶罷獻酒，鄭曰，小生已受過五戒，斷不敢飲，老者掀髯笑曰，老夫少年時，也曾盲修瞎煉，何嘗有一點影響，中年方悔而還俗，享妻妾之奉，田園之樂，卽是現在活佛，君前程萬里，勿自愚也，老夫有小女，容頗不俗，若肯入贅爲婿，則現前家業，皆君有矣，鄭拱手謝曰，小生是夢醒者，不肯又着迷，翁慎勿言，老人亦不再講，送至西廂住宿，夜半忽聽叩門聲，問爲誰，答曰吾主人女也，刺繡燈滅，特來乞火，鄭拒而不納，女在外吟曰，夜闌風雨撲銀缸，乞火端來叩

玉窗，恨隔疎櫺一片紙，却教鸞鳳不成雙，鄭曰，男女有別，小生寧死不敢廢禮，娘子宜速回，女又吟曰，誰道神仙不嫁人，請看弄玉與雲英，藍橋若肯通消息，好共乘鸞赴玉京，鄭噤口不答，忽老者帶僕打進，云鄭勾引其女，嘗辱無所不至，鄭並不生嗔，惟遜謝而已，老者命縛於柱上，俟天明送官，鄭始亦困苦，既而酣臥，天明視之，繩索盡解，庄院全無，惟和衣睡芳草中耳，樹上粘一紙帖，上寫云，酒色不侵，財氣無着，諸惡消除，從此解縛，鄭遂得證大道。

衆善奉行，（註）衆善一切好事也，人生在世，誰無行善之心，或苦於力之不能爲，或阻於時之不得爲，致有因循怠惰者矣，奉行云者，擔當在我，無所推諉也，心無虧欠，則無論能爲與不能爲，得爲與不得爲，而善量自滿矣。

單心湖南人，高才博學，屢赴棘闈不第，年五十外，尙未生子，遂反躬自責，憶少年行事，多不合理，欲多立善功，以贖前愆，苦寒士無力，乃改業學醫，閉戶鑽研，三年術大精，病者用藥，靡不應手而愈，求醫者其門如市，單乃發願，一不乘輿，破費人財，二聞請卽往，三用道地藥材，炮製如法，四貧者不要藥資，五貧富平等，不先富而

後貧，六施應病丸散，七遇貧者不能買貴藥，則量爲幫助，八得富貴謝資，則盡以濟人，九遇瘟疫之年，則酌定良方，遍貼通衢，十貧者病死，則施棺木，行之十年，始終不倦，年已六十四矣，功名之念既灰，生子之心亦淡，惟持齋禮佛，以修來世而已，一日夜方二鼓，有叩門者曰，某府娘子生產甚危，請先生速往，單遂與同行至一大宅院，產婦年可二十餘，單診視畢，用催生散服之，相別出門，婦令婢追囑曰，明日此刻，仍煩先生再來，單唯唯，次夜至其處，則宅院全無，惟有茂林豐草，單大驚懼，方欲回步，忽聞林內有啼聲，趨而視之，則紅羅包一小兒在地，其羅上有律句云，紅羅三尺裹呱呱兒，送與君家好護持，甲戌年干己巳月，壬申日主丑初時，天生地長人非異，神質仙胎事甚奇，十六登科三十相，榮封正遇百年期，單抱回撫養，取名天賜，後果十六歲成進士，羅上之言悉驗。

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註）久久者，久而又久也，世人抱咫尺之義，以責報於上天，執一時之窮，以抗懷於千古，謂彼蒼漠漠，爲善未必有報，不知感而無應，皆其爲善之心未真耳，如果回頭猛省，勇往精進，久久不倦，豈有不格天心哉。

許大年善謀什一之利，美田華宅，無不備具，家資將近十萬，惟中年無子，時以爲憂，年四十三，正室生子，許萬事已足，自悔生平所爲，多不當理，遂回頭行善，一切家產，由折準而得者，加倍償還，由計謀而得者，許其取贖，濟人利物之事，靡不踴躍樂行，年五十而其子夭殤，復行塞運，家亦中落，許謂天道無知，終日仰空呼籲，忽轉念曰，天心仁愛，豈有錯罰之理，必是我所存之善心，虛而不實，所行之善事，假而不真耳，於是痛自悔責，遇有善事，戒其虛假，務求真實。行之數年，已五十四矣，塞運如故，家更貧薄，時天寒大雪，許與妻食小菜豈粥，迴憶昔年披狐裘，食嘉餚，飲美酒，召賓客開樽，掃雪烹茶，何等繁華，今改悔行善，反遭天罰，真是枉然，忽又轉念曰，釋迦牟尼，在雪山修行，受盡苦楚，方纔成佛，我雖遭魔難，而布衣薄粥，尙未缺乏，不感上天之恩，反存怨心，益要墮落矣，乃焚香禮佛，流涕懺悔，再不敢復萌退轉之心，是夜與妻，同夢一紅衣僕頭神道，進至中堂，呼出許多奇形異狀之鬼，指而謂許曰，此喪門弔客冰消瓦解諸惡神也，上帝因爾少時爲惡種種，使破星爲爾之子，以敗爾業，更遣此輩相帮作耗，喜爾得子後，回心向道，力行諸善事

，足蓋前愆，故將破星先爲收回，此輩仍留相隨，以試爾心，歷試久
久，爾並無退轉，上帝克嘉，特命吾神送福祿二星官，爲爾令嗣，爾
失一得兩，失壞得好，可謂獲大利矣，遂向許拱手作賀，率諸惡神出
門而去，是年妻已五十，忽懷孕學生二子，取名增福增祿，皆躋大位
，許夫婦親受殊封。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註）此以下正
言以結全篇也，吉人卽善人，不曰善而曰吉，以善能召吉也，所語皆善
，所視皆善，所行皆善，則其善純矣，三善卽指此三者而言，如此積至
三年，毫無作輟，有不致福者乎，三年非遲其期，蓋必三年，而其真始
見也。

程溥字萬涵，生性慈祥仁恕，急遽之色不施於婢僕，叱咤之聲不及於
犬馬，時時以濟人利物爲心，人皆稱爲吉人，蓋取古語吉人爲善惟日
不足之意，嘗見趙清獻以黑白豆記善惡，竊自念曰，理欲不兩立，如
君子小人並不居，若一日之間，有善又有惡，則一小人足害衆君子，
烏乎可，故其用功學顏子之四勿，非善則不言，非善則不視，非善則
不行，如是三年，動則萬善俱隨，自覺俯仰無愧，一夜月明，程玩賞

未睡，忽聞月中有雅樂之音，洋洋入耳，須臾見一仙官，手捧丹詔，二童子左右相隨，一捧金章，一捧赤丸，冉冉從空而下，謂程曰，以子厚德深仁，必能爲帝廣沛恩膏，特命冠帶隨駕，又恐彼處寒冷，賜藥一丸，程跪而服之，但覺一股煖氣，送入丹田，遍體盡是陽春，仙官與童子升碧落中，停雲以待，程乃召家人作別，端坐而逝，後數月，有友人山行，逢一乘輿貴人，儀從森嚴，呵道而來，友避於路傍，視輿中人乃程也，執手相叙，不異生時，臨別謂友曰，吾以多立善功，故膺帝眷，可語吾子，克遵吾志，切勿視爲迂談，自甘墮落，拱手登輿而去，後其子若孫，皆以善繼善，代代相承，而天亦降之以福，故至今簪纓之盛，無過程氏焉。

諸生景文，甲子科薦復不售，疑命途多舛，終身與科名無分，憂鬱成病，乙丑元旦夢文帝諭以天時人事未至，遂奉行感應篇陰騭文，每旦虔誦文帝寶誥，紫陽咒，開心咒，舉念應事，時覺神明在前，不敢稍涉非禮，行甫三年，丁卯遂登賢書。

休甯程祥善，清羸多病，生八女俱育之，居恒以乏嗣促齡爲憂，至四旬，忽發願持誦感應篇，遵訓力行，甫三載，妻妾生五子，會里中饑

瘦，設粥食餓，施藥療病，全活無算，年七十，子孫繞膝者二十四人。

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註)凶人卽惡人，惡未有不凶者也，語視行皆惡，而至三年，則害人害物，不知幾何，且三年之久，曾無改悔之意，則終於不改矣，夫必如是而始降之禍，是天心未嘗速於絕之也，人奈何不悟耶。

同泰寺住持鍾守靜博通經典，寺外有民婦黎氏，於元夜進寺聽講，守靜一見留情，囑媒媪趙蜜口婉轉達意，遂通好焉，副住持林澹然見其破壞佛戒，且懼天子知之，貽累闔寺，直言諫阻，守靜外順內違，一夜帝住寺中，遂造無影之詞，誣陷澹然，帝曰，明日當付法司治罪，被供茶僧竊聽，私告澹然，連夜潛遁至梁魏交界之地，入深山結茅而居，日夜參悟得大道，守靜自澹然去後，益無忌憚，與氏在寺中姦宿，觸怒韋陀，杵擊其頂，病頭瘟而死，黎生產不下，亦死，趙遭雷擊，俱受天報，一日澹然瞑目跌坐，忽見守靜持利刃入曰，向被兩婦所迷，以致得罪師兄，墮入畜道，今日午時，兩孽來此，誓必殺之，澹然啟目笑曰，此禿又作孽矣，隨携杖至門外，見一猪一犬，飛奔而人

，後一猛虎趕來，見澹然俯首不動，澹然舉杖喝曰，業障作惡萬端，閨中婦女被爾勾引，致失人身，彼不怨爾，爾反怨彼，恃強欲啞，天理安在，虎連連叩首，似有醒悟意，澹然曰，爾既知非，可至佛前懺悔，遂授以如來大戒，又將猪犬趕出，亦與說戒，二畜皆弭首聽從，自此虎居山洞，犬豕居屋中，澹然呼虎曰鐘和尚，犬曰老蜜，猪曰小黎，無不應聲而至，後澹然朝峨嵋山，年餘方歸，見小黎跳躍而迎，問彼二畜行，童曰，老蜜喫水墮澗，鍾和尚茹素日漸尪瘦，前日勉至佛前稽首，似有盼望師父早回之意，今晨已圓寂矣，澹然不勝嘆息，命依釋禮舉火荼毘，火中見虎仍化守靜，合掌向西而去，小黎亦得善終。

簡州王行庵，居恒喜閱感應篇，與中表弟沈生比隣，沈擅才藻而風流放誕，頗躡名場，王屢規之不聽，沈欲破王戒，誘以僕婦，拒之，繼誘姣婢，又拒之，沈哂其迂，自恃年富，益縱情花柳，未幾暴死，是歲冬，王病，建醮，道士上章，伏地久而起曰，君無恙矣，查君生籍，壽止五旬，天曹以君力持感應篇，且不淫人妻女，加壽三紀，既而病瘳，成進士，八十有六而終，子孫簪纓不絕，而沈無後。

胡不勉而行之，（註）胡不二字，總承上文而咏嘆之言，人不行善，獨不求福畏禍乎，蓋深望之也，夫自然而善固難多得，至於勉則人人可能，不論貧富，不論貴賤，不論智愚，皆有秉彜之良，惟在自己發憤，恒久不息而已。

著者自記，黃正元先世籍隸江夏，遷中州，南渡遷福省羅源，愛其俗樸風醇，遂家焉，代有長者稱，先大夫穎公公以征臺功，加左都督，蒙聖祖恩，自遊擊參副，洊至福建金門總鎮，所至樹政聲，積德累仁，兵民被澤，元自弱冠時，先大夫卽以感應篇垂訓曰，此修身立命之本原，超凡入聖之階級，汝其勗之，元仰遵庭訓，敬謹奉持，見女色項下列諸般惡孽，種種報應，不禁悚然，立願誓不敢犯，癸巳萬壽恩科，忝捷南宮，挑選侍衛，隨侍禁庭，退食之暇，持誦不輟，雖同袍或笑爲迂，不計也，後以筮仕西陲，命運不辰，遣眷屬及次子三子七子回閩，元子身獨處，稍弛前戒，不意閩中次子三子七子先後殞，原配郭氏亦相繼云亡，吁天降鞠凶，是誰之過歟，雍正八年，量移江左，每憶疇昔之失，深自愧悔，力行功過格，以改前愆，於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繼妻李氏生八子光琦，初六日妾李氏生九子光鎮，光鎮

幼穉，光琦岐嶷英異，大非凡品，周歲患症甚危，醫家束手，元於八月十三日夜半，焚表告天，是夜異香滿室，似有無限神祇，往來救護，不治之症，霍然頓愈，此玉皇經，金剛經，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太微仙君功過格，諸書所由刻也，嗣調任西江巴蜀，再任江左，遷官河協，疊受聖恩，開鎮栝蒼，未免心志復懈，言語笑謔之間，不無弛縱，癸酉冬奉命入覲，偕光琦公車北上，甲戌二月初七日奏請賞差報効，奉旨命忠勇公大學士傅大學士來看驗，回奏才品俱優，天顏有喜，命往福建本省學習行走，元二月十二日隨駕恭謁景陵，十九日盤山賜宴，命謁秦陵，二十一日至京，見光琦暴染寒疾，二十四日恭謁秦陵，二十六日回至圓明園，恭請聖安，奉旨速赴任，二十七日回京，時光琦病已沉重，醫藥罔效，延至三月初一日戌時，終於旅邸，元是時雖抱西河之痛，攜棺南旋，然益痛自追悔，覺淫邪之事，雖未敢犯，卽言語戲謔，亦干天怒，洵可畏也，因而發願力行三千善事，祈光琦仍投母腹，仰蒙上蒼默佑，荆妻李氏以四十八歲近老之婦，二十二年不曾生育，忽於甲戌年閏四月懷妊，至乙酉年三月十日生第十子麒，觀其爲光琦轉世與否，雖未可知，而品貌豐美，彌月便通人

事，望而知爲再來人，以是知天道報施，應若桴鼓，信乎真實而不虛也，猶有異者，是年八月二十三夜，老僕臥病，不戒于火，衙署被焚，火起二堂後側，簷牙與內室相接，煙燄瀰漫，內外隔絕，出路已斷，元與內子抱幼兒，及二三侍女僕婦，無門可出，甚屬危急，幸家人推牆折壁，得以冒火而出，其署房什物俱成灰燼，惟玉皇經，金剛經，文昌帝君陰騭文，太微仙君功過格諸板，藏於小瀛洲書屋，烈燄圍遶，皆未損傷，其爲神靈呵護，尤自顯然，計元一生所歷，由困而通，由險而夷，無子而復得子，功名雖不敢自矜，然叨典封疆，沐皇上高厚之恩至優且渥，迴思數十年來，日凜先大夫庭訓諄切，捧誦太上感應真言，身體力行，始終不倦，得以享有今日之榮，雖當被燼之餘，猶願勉捐廉俸，謹刊感應篇圖說，以昭上蒼生成無己之意，以廣與人同善之心，庶幾於經文勉行之旨，永期遵奉無違，且願與海內諸君子，共篤志勉行，以優游於太平盛世云爾，此元自記稿也，於經文勉行之旨，非敢謂大相脗合，而數十年來刊布諸經，以公同人，邀天垂佑，不一而足，覺天人感應之理，歷驗不爽，因卽列諸勉行之案，詎敢自矜所得，亦欲質之同志，共印此心，倘肯惠而示教，則獲益更非

淺矣。

蕭山湯惇甫先生金釧，素奉行感應篇，乾隆甲寅元兩浙，旋登第入詞館，嘉慶十四年，丁內艱歸里，主講甯郡月湖書院，課士之餘，諄諄以持誦是篇，訓勉肄業者，服闋入都，不數年已晉尙書矣。

得富靈驗記，(註)世上銀錢皆由於命定，命裏若無，毫釐不能妄得，此論理之常也，若人能發憤自修，持行感應篇，貧可易爲富，經文所云，作善之人，福祿隨之是也。

徽人程致中，與弟致和，同赴瀋陽貿易，消折本錢，不能回鄉，二人在客行，代人寫賬，聊度日月，一日，致和偶過關帝廟，見壁上粘感應篇，載有報應事實，不覺心動，乃叩神發愿，刻刻持誦，以求得富，時逢九月，塞外早寒，風雪交下，致和晝則虔誠禮誦，夜則擁衾默誦，歷數日不輟，忽見一犬，頸帶金鈴，遶屋一周而去，至夜，忽有神女，隨婢數人，執絳紗燈，引導而進，霎時滿屋雪亮，致和噤不敢言，女曰，郎君尊奉太上，感動海神，使妾奉箕帚，幸勿疑慮，命侍婢與致和更換新衣，隨鋪氍毹，列錦屏古玩之類，分席而飲，侍婢或歌或舞，彈丸之室，寬然有餘，夜深撤席爲伉儷，天明辭去，囑曰

，慎勿輕洩於人，次早其兄見致和，詫曰，吾弟神采煥發，大異往常，答曰，一寒至此，那得有好氣色，兄夜來安否，兄曰，永夜並未睡也，兩房相聯，歌舞之聲，兄竟未聞，致和祕不敢言，是夕，女復來，致和告以貧苦，女曰，是不難，知君篋中有傭工銀十兩，可至某山頭，有一賣馬者，速買來，致和如言買回，女教以進貢俺答，可獲重賞，時俺答雄長諸部，已稱可汗，一見馬，大喜曰，此龍駒也，賞銀五百兩，女又曰，某行販藥材客，母病欲歸，有大黃若干担，價值千金，君可半價買回，不日即獲重利矣，月餘，瘟疫大行，大黃市缺，致和所積，獲利十倍，嗣後凡置某貨，女俱先期指點，獲貲無算，乃網載作歸計，是夜女執手泣曰，良緣已盡，固知君不能留也，敬遵感應篇，效驗甚大，君歸宜益加勉勵，身體力行，自然富壽綿長，記之，灑淚而別，致和不禁長號，其兄驚問，乃語以故，兄弟焚香拜謝，歸家成富翁，刻感應篇萬卷，以公諸世。

松江張德甫，日誦感應篇，身體力行，生子二，田八百餘畝，年老分析，各授感應篇一帙，戒曰，爲人之道，盡在於是，即作家之用，亦不外是，汝曹當如我力行之，二子問曰，篇中豈有作家法乎，父曰，

算減則貧耗，蓋言人所以貧也，福祿隨之，蓋言人所以富也，此卽作家法也，後二子奉感應篇，如父命，事母孝，置產三千餘頃，富甲一郡。

得貴靈驗記，（註）人之功名，載於桂錄，掌於文昌，作惡者按過勾除，行善者論功陞賞，人能持行感應篇，則萬善畢備，何患不桂錄書名文昌增祿哉。

明尚士英，能文善書，雖係寒士，却孳孳行善，曾見人募化刻感應篇，欲捐助，而苦無力，乃典衣衾，以勸其事，冬日着單服不悔，年逾三十，貧窶益甚，附舟到京，作竟館計，僑寓城外關帝廟中，半載渺無知者，代人書寫對聯扇頭，以資餬口，時近除夕，有重臣差其掌事，至關帝廟辦公，掌事性喜文墨，一見士英所書，不禁忻賞，問何處人，何事到京，士英以實對，掌事曰，既君皇皇無主人，予之諸子，現在覓西席，何不移榻到舍，朝夕請教，君亦得靜養讀書，可應試求名也，士英謝而許之，掌事爲之治衣整衾，煥然一新，不復寒士相矣，上元之夕，重臣於花園遍掛花燈，懸匾聯，請駕遊玩，門客所書，多不當意，掌事以士英薦，立命面試，士英運筆如飛，字畫端妍，詞

語雅切，大加欣賞，是夕駕臨園中，問何人手筆，重臣對曰，此臣家西賓尚士英寫作，次早即召見於偏殿，試稱旨，欽賜進士，爲翰林檢討，不數年陞掌院學士，凡駕臨幸之處，士英載筆相從一刻不離，遇合之隆，遭逢之盛，無有比者，退朝之暇，備盛禮至關帝廟，酬謝道士，設錦衾綉墊，俟其歇息，禮畢，稍憇，恍惚見關帝曰，爾今日之榮，乃助刻感應篇之力也，此後宜益勵初心，忠君報國，慎勿恃寵滋事，士英醒，方知獲報故，遍以勸人，多有化者。

杭州景江錦，游幕嶺南潮州署，其父亦客兩粵制府幕中，俱深信感應之理，案頭必置感應篇一卷，朝夕持誦，時江錦已年逾四旬，淡於仕進，且戀潮州美地，束金頗優，決意不復秋試，乾隆辛卯大比，父連札三四，促其旋里，最後一札云，如不急回，以不孝論，不得已，怏怏裝入闈，途中亞魁，聯捷分部，未幾放潮州知府，竟如夙願，蓋江錦鄉舉之前，辦一扳誣盜案，曾救活五十七命故也，使平日不奉行感應篇，豈能悉心平反如是耶。

得壽靈驗記，（註）語云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壽之修短，乃數之一定，不可輕移，然賦命在天，立命在我，人自受生以來，或稟賦孱弱，或疾

病纏綿，或八字有刑沖，惟實心持行是經，久久並無退轉，自然弱者可壯，病者可痊，宜歿者可登壽考，洵挽回造化之良術也。

明劉大司寇，存心仁恕，用法平允，從無苛刻，所生六子，歿殤其五，俱年不滿二十，其第六子璟，已十七歲矣，雖聰慧倜儻，而單弱多病，不異諸兄，有蜀中相士周士漣，挾術進京師，名震一時，公使觀璟相曰，此子但求得壽，不必言富貴也，周細看半晌，答曰，論公子貴格，難度十九歲之關，但修身立命，聖賢垂訓，決無虛謬，惟力行太上感應篇，可以挽回造化，舍此則非相士所能知也，璟雖年少，頗能自勉，卽對天發願，將感應篇逐條錄出，善者粘於東壁，每行一善，則加一取圈，惡者粘於西壁，每除一惡，卽加一黑圈，行之三年，已過十九歲，而竟無恙，一日渡揚子江，見漁人網龜，璟命從人給錢一千，買回放生，龜昂首隨舟送至五里，猶戀戀有不捨狀，璟謂之曰，予前途卽登岸矣，已知爾之厚意，不必遠送，龜於水面點首，悠然而逝，是夜璟宿旅邸，夢一皂衣短胖道士，向之稽首曰，公子力行感應篇，三年不倦，上帝克嘉，已增祿延年矣，但體柔神薄，難保寒暑不侵，貧道有小術相授，照此調攝，可保安身無病，乃傳以吐納導引

之法，傳畢，別去，璟醒知係神龜報德，依其所授，如法用功，甫期年，卽百病消除，召前相士備禮謝之，是夜，周與璟聯床而寢，見璟已睡熟，並無微息，捫之如死人，次早向司寇公賀曰，公子龜息也，壽元極永，富貴甚長，公從今不必憂矣，後璟享壽九十八歲，五福全臻，此持行感應篇，求壽得壽之驗也。

錢塘金鏡，聞柴虎臣先生新注感應篇成，慨然欲捐貲付梓，適其室病篤，恍見白衣神示曰，爾夫欲刻感應篇，應增爾壽，嗣後可告世人篤信奉行，刊印廣施，必迓天福無量。

朱裴玉日莊誦感應篇，康熙戊申七月三日病危，昏瞶間神諭曰，汝信誦感應篇有年，亦能勉行篇中數善事，應賜汝齡，不日病愈。

得子靈驗記，（註）人之生子，上以承祖宗，下以衍嗣續，所關最重，其無子者，或係命犯孤辰，或係稟賦薄弱，似亦數之無可如何，若能力行感應篇，久而不倦，則人事修而天意回，自然繩繩繼繼，鳳毛麟趾之祥，可操券得矣。

陝西梁公化鳳，秉性忠勇，爲江南蘇松總鎮，與士卒同甘苦，軍中有慈父之稱，時海寇鄭國性作匪，圍金陵甚急，公率兵禦之於德勝門外

，身先赴敵，盡殲賊衆，全城危而獲安，以功晉松江提憲，公年踰五十，祇生長公子鼎，身弱多病，公時以爲憂，一日覽許鶴沙先生感應篇圖說，大生歡喜，捐俸資刷印五百部，廣爲勸戒，每日清晨，着淨衣冠，焚香再拜，虔誦一篇，而後出理公事，雖盛暑祁寒，車中舟內，未嘗廢也，公會於夏夜露坐，忽一室內明如白晝，趨視之，乃所奉感應篇，放光照人，鬚髮皆見，公知持誦有靈，益加勉力，不敢稍輟，次年卽生次子鼐，誕降之夕，滿室聞異香，經文放光如前時，公向以單傳爲憂，今則雙珠並耀矣，嘗語人曰，天下無不可回之天意，但人不知求耳，求則未有不應者也，後次公子鼐，克紹前烈，由軍功出身，歷任總鎮，陞福建提臺，轉文階，爲浙閩制府，遭遇之隆，近世罕比，生子九人，俱登仕版，文孫濟濟，靡不翱翔雲路，至今陝中稱望族云。

常州右營守備曹成秀云，余乙丑補宜營，抵任初，側聞宜邑紳士徐子經陸者，孝友端方，營務旁午，未遑識荆，越數月始晤，往來款洽，余談及年逾半百，多病乏嗣，行將解組歸里，徐君慰曰，官可辭，而子不可少，但能多行善事，可以致福，余曰我輩居官，動止多尤，敢

望福報，徐君曰，不須他及，只力行感應篇，更能刊施廣佈，誠心勸善，向來靈驗，不可枚舉，余頭豁然，立願刊施，未幾身漸康強，丁卯四月，果生一子，余益信神明可以至誠感格也，後於友人案頭披讀感應篇像註，中列公案，瞭如指掌，余不勝驚喜，重誓虔印百部用公同好。

杭州周仲遠，梓人中擅場手也，五旬未得子，雍正五年，刻感應篇圖說，必誠必敬，且助刻二板不取值，是年舉一男。

祈病獲痊靈驗記，（註）人之疾病關乎性命，若輾轉牀席，羣醫束手，已成不治之症，惟急持是篇，可以起死回生，昔王異魂遊地府，覽金字感應篇，歡喜恭敬，即蒙閻羅放還，古書所載，非虛語也。

周光普得翻胃症，二十餘日，飲食不下，懨懨一息，見兩陰差鎖帶出門，約行十數里，遙見樹林中有人呼其名，趨視之，乃好友吉雲和，二人執手流涕，敝離別，吉附周耳密語，吾在生無過，因通文墨爲泰山府君總吏，甚蒙信用，一切生死，俱操我手，可以爲君維持，陰司最重感應篇，稍刻過堂，君但云，曾發願誦持萬遍，乞放還，以滿前願，府君有問，吾自代稟，語畢辭去，二差帶周至一大衙署，見紛紛

出入，有用鼓樂迎送者，有疎放散行者，有披枷荷鎖發往地獄者，俄聞，喚周聽審，周至案前跪下，府君曰，爾爲人雖云循謹，但好畜禽鳥，捉活虫飼喂，彼獨非生命乎，宜赴餓鬼獄受罪，周如吉言泣稟，府君問管行吏，有此事否，吉時侍側，稟曰，實有之，乃以簿進，府君閱畢，喜曰，有此善願，宜放還，吉又稟曰，此人病入膏肓，須令醫救治，府君吩咐關會天醫院，前二差送周回家，見己身臥床上，差推魂入竅，遂甦，因思天醫乃陶許二眞君，強起策杖，赴隔河陶許廟禱求，至橋中，僂僂欲蹶，有山西客扶住曰，觀君氣色似患翻胃症，不治則死矣，吾有小術，可以卽愈，盍隨我行，共至一小室中，取竹爐生火烹茶，身邊取一銀鍼，從心口右邊針下約寸餘，連灸二艾火，周呼痛，客卽止灸，將針拔出，貼以膏藥，時茶已熟，客斟一盞令周飲，辭曰，多日點滴不入矣，客此，此茶不同，爾請試之，周連飲二盃，並無阻隔，覺精神頓爽，客戒之曰，爾歸家宜先飲米湯，次食稀粥，七日後方許食飯，周如其言，數日果愈，尋客謝之，踪跡全無，房屋亦屬烏有，乃知爲天醫顯應，終身持誦感應篇不輟，獲享福壽。簡州進士王巽開禧，丁卯仲冬病篤，恍爲冥隸攝去，至一山，宮殿崢

嶻，高聳雲表，朱門大書東嶽府；殿左碑高丈餘，金字燦目，乃感應篇也，異莊誦竟，忻然徐出，復至一署，榜曰速報司，主者呼異曰，汝陽壽絕矣，頃見感應篇便生欽慕心，特奏天庭，放汝回生，若能從此奉行，兼痛戒殺生，勸人爲善，自有吉神擁護，異甦，病尋愈，奉行不息，後官顯要，享遐年。

遇難成吉靈驗記，（註）感應篇乃救苦之靈文，免患之妙諦，人能恭敬奉持，則隨時隨地，皆有吉神擁護，一切惡星遠遠退避，自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矣。

明季項公忠，奉持感應篇，由韋布以至釋褐，皆虔誠禮誦，未嘗稍輟，正統時，爲兵部主事，隨駕征朔漠，遭土木之變，爲伯顏所擄，羈留不放，公每於毳幕中默誦，卽有白光上騰，伯顏不敢加害，一日守者他往，公得乘間逃脫，日行山僻小路，夜宿榛莽中，常遇虎狼，並不相侵，受盡艱辛，漸近紫荆關，腹中饑餒，臥不能起，適伯顏率所部出獵，有從役遺熟羊腿一隻，卻在公前，公臥山巖，役竟不覺，去遠，公取而食之，稍得充腹，跋涉進關，腳骨已穿，寸步難移，事聞于朝，景泰帝召見，仍以原官起用，正統復辟，石亨曹吉祥徐有正

輩恃奪門之功，攬權納賄，公以耿直爲其所嫉，共相排擠，繫刑部獄，蟻生於髮，癢不可忍，忽有飛鳥啣舊篋一張，從空墜下，用以櫛髮，後公出獄，以此篋藏諸家廟，昭示子孫，每當審訊之時，公惟虔誦感應篇，以求解厄，問官雖承曹石意旨，作威相詰，而五毒未加，此中蓋有神明默相焉，後曹石事敗，公寃得白，出獄數年之間，累陞兵部尙書，爲一代名臣，以福壽終，計公一生所經，遇難成祥，逢凶化吉，其純忠至性，上格彼蒼，而曩慕光生，山巖虎避，羊腿遺於敵人，舊篋啣自飛鳥，皆感應篇之力云。

湖州孫劭，與袁了凡先生友善，先生授以感應篇功過格諸書，劭兢兢自勵，繩趨尺步，年逾四旬，由拔貢爲縣令，未幾忤上游意，落職回家，貧甚，謂天道渺茫，口占一詩，粘城隍廟柱云，寡過多年不記功，老天何苦令予窮，有談報應津津者，此後聽如過耳風，未數日病，眩慣中，見二卒引見冥官，官曰，汝前生未種福田，目前所得，已爲轉移之厚，命吏取冊示劭，劭視之，凡生平所爲事纖悉畢錄，其受福處，皆本無而轉有者，其履順處，皆本危而轉安者，視畢，方信報應不差，冥官復諭曰，砥行須求善行廣，爲人應念苦人多，嗣後汝當益

自力善不息，并廣勸世人同綿善果，勿妄怨神明，致干冥譴，揮令去，劬醒後，倍切修省，親見二子登高第，入仕籍，享壽八十有奇。

散離復合靈驗記，（註）悲莫悲兮生別離，骨肉之間，不幸而遭此變，雖云天意，未始不可以人事挽回，惟虔持感應篇，心專意篤，自然神明默佑，不期而會，無意而逢，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李得章，中年斷弦，祇有十四歲幼子壽官，得章治貨千擔，赴湖廣發賣，著家人李用管押，自同壽覓快船先行，舟次烏江，父子登岸閒玩，至大王廟中，有道士持緣簿請曰，本廟刊刻感應篇，求居士喜助工價，得章躊躇未答，篙工云，風順立等開船，遂將簿拋下，急急掛帆而去，至中流，陡遇暴風覆舟，父子俱落水，兩不相顧，得章被漁舟救起，回迎貨船，重謝漁人，主僕復至廟中，廟祝詢明所以，曰感應篇乃效世靈文，前居士不肯喜捨，以致如此，得章曰，若太上有靈，得子相會，情願全出工價，不用零募也，命李用取銀二百兩，付廟祝，主僕押貨船至武昌，行中有一老商客，姓傅名有才，折本難歸，流落于此，其人能言語，善奉承，與得章成莫逆之交，時行中貨物甚滯，得章留一半在武昌，一半與有才李用赴荆襄出脫，到未期月，接行

主人信云，貨已賣銀千兩，李用在荊襄料理，不能分身，將稟付有才至武昌取銀，有才得銀到手，頓味良心，席捲而逃，得章知之，付之一歎，從此昏昏悶悶，不想回家，流蕩二載，方圖歸計，豈知天佑善人，得章既有刻感應篇善緣，自有善報，其子壽官落水時，抱大木漂至一村，有寡婦收留作子，讀書進學，偶至溪邊，見一少女，湧身赴水，急忙救起，問其故，答曰，妾父名傅有才，久出作客，將妾寄養舅家，表兄無良，欲賣入娼門，是以尋死，忽有叢中，有一老者驚問女曰，爾何由在此，女視之，乃其父也，父女相見，其樂可知，有才感壽官之德，遂以女妻之，將所拐千金盡付焉，壽官思父心切，與岳父買舟至烏江，尋問三年前蹤跡，離大王廟不遠，見後船揚帆而來，船頭立一人，宛似其父，至則果然，父子狂喜欲絕，細問別後之事，壽官將娶妻得金原由，一一細說，得章進艙請姻翁相見，則以被蒙首，堅臥不起，揭而視之，乃有才也，大笑曰，昔爲好友，今結姻親，千金仍與我子，何害焉，相好如初，同至大王廟酬願，板適刻成，復施三百金，刷印千部，廣爲勸戒，骨肉散而復聚，何莫非刊刻感應篇之報云。

蘇州崑山葛朗玉，子名穉堅，同心好善，嘗刻感應篇廣疏，及法華感通錄，印施甚多，乙酉七月初六，遇亂兵入城，父子俱匿草莽中，兵聞其好善，爲守門三晝夜，全家六十口俱保全。

合宅同升靈驗記，(註)經云，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此特約舉其數耳，若全持太上感應篇，則諸惡淨盡，萬善圓滿，不必煉汞燒丹，蓬萊三島，金闕玉京，計日可到，拔宅飛昇，非難事也。

萬德聚，祖遺太上感應篇一卷，供奉中堂，四代相承，俱虔誠禮誦，至德聚更身體力行，其妻及兒女皆具善根，互相勉勵，一舉一動，悉遵理法，一日有羽士造門相謁，德聚設齋供養，卽問元門妙旨，羽士曰，心卽是道，道卽是心，心與道離，則入六道三途，心與道合，則造蓬萊三島，地獄天堂，祇爭此一念耳，若夫講白雲黃芽，產嬰兒姪女，無論萬不能求，卽使火候將完，必有物焉以敗之，終成望梅止渴，畫餅充饑，吾觀尊府祥光盤結，未知藏有何寶，德聚曰貧家四壁蕭然，並無寶也，羽士携其手，尋至中堂，見所供太上感應篇，曰此卽至寶也，三教聖賢，撰造經文，示人以修行之路，人能依經而行，則

心之精誠，發爲英華，經文必字字現寶光，若徒事諷誦，以希福報，則私意掩蓋，經文必黯淡無色，今觀子家感應篇，瑞靄直達霄漢，是子之心允符大上之心，大丹成矣，殊爲可賀，但天爵雖可預期，而人事尤宜加謹，子其勉之，勿墮前功可也，德聚遵羽士教，修持益力，三十年，濟人利物，無善不行，果有天官捧詔仙樂來迎，萬目共覩，德聚携妻挈子，白日上昇，鄉里之人，卽於其家立像祀之，每遇水旱，祈禱輒應，勅封普應靈濟眞君。

臨江韓容字廣夫，綺歲好道，事親孝，嘗從父郊遊，花徑柳陰，每携榼酒以娛父，雖僕從罕使承役，一日父命花石潭邀友，行至修篁下，有道人布袍籜冠，止容坐語，容曰，父命招客，不敢遲留，先生道席何所，詰朝恭叩仙闕，可乎，道人曰，俟我於茲，旣而白父，恭詣前訂處，凡五日，道人不至，翼晨乃見扶醉而來，容稽首，道人曰，予偶東歸弱水，子誠信士，予有玉書授子，行當證果，子之孝行，上清已錄金函矣，容奉書拜謝，歸而啟帙，惟素帛一卷，駭愕莫測其故，越數日，一鶴下檐際，見容而舞，容奉帛審玩，鶴忽人言，令焚香莊禮，忽見金文燦爛，乃感應篇也，於是老少奉行，十年，皆拔宅飛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

因果

定價壹角伍分

編訂者 信厚堂

印刷者 北平京城印書局

代售處 文奎堂
北平隆福寺街

10

448011

10

448011